SDE UNIVERSE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503 号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爱的箴言新解

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 · 第 503 号

爱的箴言新解

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 Singapore

出　版　信　息

书名	《爱的箴言新解——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口述承重命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503 号
ISBN	979-8-90690-175-0
定价	US$23.4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__WAN__ 万字
版次	2026 年 10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判断、口径与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

经文用《圣经》和合本（1919），已进入公有领域，可全文引用。书中所引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克尔凯郭尔、尼格伦、刘易斯等人的话，一律转述大意，不作逐字引文；凡标〔待核〕处，出处尚未逐字核对原文，汇总于附录，供出版前逐条核对。

书中陪读的一家人（沈秀芝、梁静、程远、程一苇）及各章日常场景均为虚构。关于健康的章节讲理解、习惯与相处，不构成医学建议；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本书的 8 条承重命题由王德生于 2026 年 10 月口述，登记见附录三。

全书结构：出版信息、作者介绍、十分钟读完这本书、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十编五十一章；结语、参考书目、附录六件、后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哥林多前书》13:13

作者介绍

王德生，SDE（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本体论思想体系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生长于中国农村，1990 年进入湘潭大学。后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科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包括 Voronoi 图、Delaunay 剖分、质心 Voronoi 剖分与有限元方法。曾任教于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起定居新加坡。

他的工作一贯从一个问法出发：一件事不是先摆在那里等人去发现，而是在一块土里，一步一步发生出来的。

他的思想经过四站：2015 年 7 月起的「三视角」，2021 年 7 月起的「321 智慧」，2025 年 7 月起的 SIO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的 SDE 本体论。后一站继承前一站，也翻过前一站。

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出版多部专著，包括《三视角发生学导论》《夫子之道》《价值是谁创造的？——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经济学》《病在哪里？——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西医》等。

本书是这一系列里写一章经文的一卷。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如果你只有十分钟，读这几页就够了。

◆ 一、一个出站口

腊月二十九，傍晚，高铁站的出站口挤满了人。

一家人站在栏杆外面。外婆七十一岁，捧着一只保温杯。女儿四十四岁，每隔几分钟就看一次手机。外孙女十五岁，靠着柱子，一句话也不说。他们等的是女婿，车次晚点了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没有一个人走开。

本书从这一件小事问起：是什么，让一家人在冷风里站了四个小时？是心情吗？心情早就坏了。是道理吗？道理只说得出一句「再等等」。

站住他们的，是别的东西。这本书要给它起一个名字，再看它是怎么来的。

如果你去问这一家人，他们多半会说：不知道，就是不想走。这个「不知道」，正是本书要拆开来看的东西。它不是没有原因，而是原因太厚，厚到当事人自己也说不出口。

◆ 二、一块土

先看一个说法。大家都习惯说：信、望、爱是三种美德，一个人有，或者没有。

本书换一种读法。信、望、爱不是带来的，是长出来的，像一块土，一层一层积厚。外婆今晚能站得住，不是因为今晚有了力气，而是因为几十年里一回回走过难处，每走过一回，土就厚一层。

这块土，SDE 叫特征纠缠，本书只叫它「土」。土里长出来的样子叫形状，走过的难处叫路，形状回头加厚土，叫回写。四个词，够用一整本书。

回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一个孩子学骑自行车，摔了第一跤，爬起来；这一跤不是白摔的，它回头改了孩子的平衡感，也改了他对下一次的看法。摔倒是形状，改过以后的平衡感，是土。

打个比方：一块刚翻过的新土，和一块种了三十年的老土，浇同样一壶水，水的去处不一样。新土存不住，老土接得住。人也是这样。同样一场晚点，落在不同的土上，长出来的是不同的东西。

◆ 三、三样东西，一张表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点了三样东西：信、望、爱。本书把它们放进一张表。

	在土里的样子	管什么	能量
信	定态：站住的	信息	内能
望	波：走动的	逻辑	动能
爱	场：托着的	数学	势能

用出站口来看：外婆握着保温杯不动，是信，站住的那一个样子。女儿来回走、看屏幕，是望，走动的样子。而这一家人、这片出站口、这一年年的交情，是托着前两样的那片场，是爱。

信和望说的是一个东西站着的样子、走动的样子。爱说的是东西与东西之间。所以爱不是排在第三的一项，而是前两项所在的地方。

再看那一列「动力」。经文没有直接说动力，是本书从九格表里读出来的：信是连接的动力，望是次序的动力，爱是结构的动力。动力，指的是让它持续的那股劲。连接要稳定下来，靠信；次序要排得下去，靠望；结构要经得起时间，靠爱。

经文里「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一句，本书就这样读：最大，是层级最大，不是程度最大。信不是小一号的爱，望也不是。三样各管各的事，只是爱管的那件事，把另外两件都装在里面。

三个学科的名字，也先说一句。信息，说的是什么稳定地在那里；逻辑，说的是什么跟着什么走；数学，说的是东西与东西怎样连、怎样排、怎样成形。三样放在一起，恰好是一块土从站住，到走动，到成形的三种样子。

◆ 四、一张蹦床

打个比方：蹦床。

人站在网上不动，是定态。弹起来、落下去，是波。绷紧的网，是场，网里存着势能。弹跳的劲一次次被网的阻尼磨掉，化成一点热，那是内能。网的弹簧一根根断，场就塌了。

这个比方对在哪儿，全书会一路用。它错的地方也有三处：蹦床的网是先装好的，爱的场却是一层层长厚的；网不会被跳的人改，场却会被回写；网只撑一个人，场同时托着许多定态与波。比方带你进门，错处帮你认路。

你可以拿它随手试试：想一件你家里的事，问自己，谁是站在网上不动的，谁在弹，哪一张网在托着，哪几根弹簧最近有点松。不到一分钟，你就会发现，这个比方比许多大道理好用。

为什么挑蹦床，不挑别的？因为它是一个人人跳过、至少看过的东西。它同时有站着的人、跳起来的人、绷紧的网和慢慢发热的弹簧。别的比方，要么只有静的，要么只有动的。

◆ 五、所望之事的实底

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有一句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实底」是站在底下的东西。所望之事是一个「尚未」，信给它一个底，把尚未接到现在。

用蹦床的话说：势能放出来，成了向前的动能；动能走在路上，被摩擦与黏滞磨去一层，落成热，也就是内能。望走了一段路，沉下来，成了信。这个磨，经文叫忍耐。罗马书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本书的说法是：忍耐这一层粘性，把动能落成内能，落下来的就是「实底」。

经文接下去还有半句，说「盼望不至于羞耻」。本书的读法是：望从信里再生出来，不会落空，因为托着它们的那片场一直在。波衰减了，定态里又长出新的波。这一圈一圈转，土就一年比一年厚。

想一杯水。你烧开了一壶，倒进保温杯，拧紧盖子。过了一晚，水不烫了，可还是热的。那份还热着的水，不是烧开的那一下，是烧开以后慢慢沉下来的那一份。望是烧的那一下，信是沉下来的这一份。

◆ 六、一条苦难之路

可是，不是每一条难处都会加厚土。

两个人走进同一场病、同一次失业、同一回争吵。一个人走过去了，后来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了。另一个人卡在里面，一年后还在同一个地方。前一个，每走过一段，形状就回写一层，土厚了。后一个，卡着不动，回写没有发生，反而让场一点点松。

沈秀芝年轻时那几年，就是一条走过去的路。她没有说过什么大道理，只是一天一天地走。几年以后，别人说起她，说的不是她多能忍，而是她站在那里，旁边的人就觉得有了底。这就是土厚了以后，显出来的样子。

所以本书的第七条口述命题是：信、望、爱，是经过不停地回写而加厚的，通过一段苦难之路，并且顺利通过。

「顺利通过」四个字，是全书最要紧的一处。

说得更白一点：难处本身，不会让人变好，也不会让人变坏。让土厚起来的，是「走过去」这件事。走过去，不是不痛，也不是不哭，是在这段路里每一个小的关口，都有人接住，都有一个地方可以放下一口气。卡住的人，常常不是不够坚强，而是身边的场，当时塌了。

还有一个相反的样子，经文叫「石心」。本书的说法是：石心，就是信望爱这块土被固化了，拒绝回写。以西结书说，要除掉石心，赐给肉心（结36:26）。肉心，是还能被回写的土；石心，是焊死的土。土一旦焊死，路上走得再多，也长不出一层来。

◆ 七、八个「不」，一个塌

十三章四至六节，保罗写了爱的样子，一连串「不」：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

八个「不」，本书读作蹦床上的八根弹簧。嫉妒，是把连接切成对比；计算人的恶，是把场冻成账本；发怒，是波断了。断一根，网还撑得住；断得多了，场塌成一个点。

这八个「不」，本书用整整一编，一个一个看，看每一根弹簧是怎样断的，又怎样接回去。你会发现，大部分家里的争吵，不是某一次大事，而是这八根弹簧里的某一两根，长年累月地松。

接着看十三章一至三节：说得再好，信得再大，舍得再多，没有爱，仍旧算不得什么。内能没有势能托着，动能没有势能托着，都落空。

◆ 八、放回日子里

这一章经文，常被念在婚礼上。本书想让你在别的地方也想起它。

婚姻里，两个人的场怎样一年年长厚。孩子身上，不是塑造，是托住。学校里，一位老师面对一个「差生」。病床边，照护里的恒久忍耐。工作里，一次调岗、一回裁员、第一次当主管。

最后还有一处很新的地方：会说话的机器。它有信息，有逻辑，有数学，三样都有。它有场吗？这个问题，本书留到第 47 章。

十分钟读到这里，你已经拿到了全书的骨头：一张表，一个比方，一个来路，一个塌法。接下来的五十一章，不过是把这几样东西，一节经文一节经文地验过去，验到你家里去。

最后补一句关于顺序的话。经文里的次序是信、望、爱，本书的次序却常常反过来走：爱放出望，望落成信。这不矛盾。一个是日子里常见的名单次序，一个是能量转换的次序。名单怎么排，是习惯；能量怎么走，是事实。两样都要记得。

还有一个可以马上做的小试验。今晚吃饭时，看一看饭桌：谁坐得稳，谁在忙进忙出，谁在把碗筷往别人那边挪。这三种人，其实是同一张桌子的三个样子。你不必告诉任何人，只在心里记一笔。

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看他怎么坐、怎么走动、怎么往大人身边靠。如果你一个人住，看一看窗台上那盆花、桌上那杯没喝完的水。哪里有一点热，哪里有一点动，哪里有一块地方托着它们。这样看三天，你对这本书的前三章，就已经懂了一半。

先交一个预告：本书不会说机器「没有爱」，也不会说它「有爱」。它会问机器有没有一片自己的场，有没有被回写过的路。有的话，在哪里；没有的话，我们人和机器放在一起，场在哪里。

还有一句要先说清楚：本书不是教你怎样「做到」信望爱。它没有一张打勾的清单。它讲的是一块土怎样长厚，也讲土怎样塌。你读完以后，会更容易认出自己家里的那块土，现在是什么样子。认出来，是第一步，也往往是最难的一步。

◆ 九、带走三个问题

读完全书，你可以只带走三个问题，随身问：

这一处，是站住的、走动的，还是托着的？它走过苦难之路了吗？场撑开了，还是塌了？

问完了，再听这一句判词：

信、望、爱不是带来的，是一层层长厚的土：每顺利走过一段苦难之路，显露就回写一层。信是这土站住的定态，是内能；望是它走动的波，是动能；爱是托住二者的那片场，是势能——所以最大的是爱。

前言

从出站口说起

◆ 一、一个晚点四小时的车次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在站台或者机场，等一个人，等到消息一条条变成「再晚一点」。

腊月二十九的高铁站，最能看清这件事。出站口的栏杆外面站满了人，手里提着年货、举着名字牌、抱着睡着的孩子。大屏幕上，一个车次后面的「晚点」两个字，从二十分钟，变成一小时，变成两小时，变成四小时。

有一家人没有走。外婆捧着保温杯，女儿看着手机，外孙女靠在柱子上。他们不是在忍。要是在忍，早就有人说「我们回去吧」了。他们是在站着。

站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动词。它不是向前，也不是退后；不是喊叫，也不是沉默。它是在一个地方停住，同时又带着随时要动的劲。蹦床上的人，在每一次起跳之前，也有这样一个站着的瞬间。

这个站着的样子，是这本书的入口。站着的人身上，有三样东西同时在：站得住的，走动的，托着的。经文把它们叫作信、望、爱。

这本书的第一个画面，是出站口；最后一个画面，也回到出站口。中间十编，只做一件事：把这一家人站着的样子，拆开来，看清楚，再合回去。

◆ 二、为什么是这一章经文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到三百个汉字，是《圣经》里被引用得最多的一章。婚礼上念它，葬礼上念它，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电影里听过它，在贺卡上读过它。

它为什么这样耐读？因为它说的事，每个人都碰过：说得再好听却没有温度，做得再多却没有人领情，等了很久仍旧不肯走开，吵完架以后又坐回同一张饭桌。

这一章还有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结构。前三节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四至七节说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八至十二节说什么会消失，什么不会；最后一节把信、望、爱三样并排放下，说其中最大的是爱。

这个结构很整齐，整齐得像一道证明题。本书想顺着这道题的次序，一节一节读下去，读成一条完整的论证，而不是几句漂亮的话。

还要交代一下它的来历。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大约在公元一世纪五十年代〔待核〕。那是一个很热闹的教会，有人会说方言，有人会讲道，有人懂奥秘，彼此比来比去，吵得不可开交。保罗在第十二章讲恩赐，在第十四章讲怎样用恩赐，把第十三章夹在中间。

这个位置很要紧。一章讲爱的文字，不是写在婚礼上的，是写在一场吵架中间的。它的第一句话，不是「爱是什么」，而是「你们那些了不起的本事，没有爱，就都是零」。所以本书读它，不当作一首诗，当作一道题的解。

一道题，就要有已知和未知，要有一步一步的推。十三章的推法是这样的：先说缺了爱是零（一至三节），再说爱是什么（四至七节），再说爱为什么常存（八至十二节），最后把三样并排放下，定一个层级（十三节）。每一步都靠前一步，缺一不可。

这样一道题，历来读的人多，真把它当题做的人少。多数人读到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就停下来，把后面的当作装饰。可第八节才是点睛：爱是永不止息，别的都会过去。为什么爱不止息，而别的会止息？这是一个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一句要背的话。本书会在第七编里回答它。

你若在一场婚礼上听过这一章，不妨想一想，念的人读到哪一节时，满场安静了。多半是第四节或第七节。那一刻，大家听见的，不是一条规矩，是一块自己家里也有的土。

还有一种读者，是在葬礼上听到它的。那一次，人们听到「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常常有人哭出来。本书的读法并不拿走这一点眼泪。它只是想说：那一刻哭的人，哭的是一块已经长厚的土，快要少一个站在上面的人了。土还在，这就是「常存」。

◆ 三、历来怎么读

先说历来的读法，因为它们是这本书的地基。

最古老的读法是德目。信、望、爱是「三主德」，是一个人该有的三样品质。后来的神学家把它们排成阶梯。

奥古斯丁看重爱的秩序，阿奎那说爱是诸德之形，路德强调信是起点。克尔凯郭尔写下《爱的作为》，要人把爱当成「作为」，而不是情绪。〔待核〕

近代又有尼格伦，把「阿加佩」（ἀγάπη，经文这里用的爱字）与「厄洛斯」分开，说一个是向下俯就的爱，一个是向上攀登的爱。〔待核〕刘易斯再写《四种爱》，把亲情、友情、爱情、慈爱摆在一起。〔待核〕

这些读法都是好读法。它们回答了「爱是什么德」「爱的次序怎样」「爱从哪里来」。本书不推翻它们，会在第十编一一请来对话。

举一个例子。奥古斯丁说过，大意是：爱得有次序，先爱该先爱的，后爱该后爱的〔待核〕。这句话本书很喜欢，第 41 章会专门回来。阿奎那把爱说成「诸德之形」，意思是别的德行都要有爱，才成形〔待核〕。这句话更近：本书说的「场」，正是想把这个「形」，读成一片能量上的地方。

可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习惯：把信望爱放在人的身上，当作人有的东西。人有，或者没有；人多一点，或者少一点。这个习惯，本书想换一换。

◆ 四、为什么叫「新解」

本书的「新」，只新在一处：把信、望、爱从德目，读成土，读成能量。

怎么说呢？打个比方。你家阳台上有一盆花，长得好。你说，这是花的品质好。可园丁会说：不是花的品质，是土。土里有多少腐殖质，排水好不好，这一盆土是不是一年年养出来的。花只是土里长出来的样子。

信、望、爱，本书也这样读。它们是一块土一层层长厚以后，显出来的三个样子：站住的，走动的，托着的。人不是发动者，人是在这块土里显出一个能信、能望、能爱的样子。

这个读法，用的是 SDE（显露·差异序列·特征纠缠）的话。本书把它们改成大白话：特征纠缠叫土，差异序列叫路，显露叫形状。形状从路上走出来，又回头加厚土，这叫回写。全书只用这一套词，从头到尾不换。

新，也不是说从前的读法错了，更不是说本书比两千年的读者高明。它只是换了一个问法：从前问「人该有什么」，本书问「这块土怎样长出这个样子」。问法变了，看见的东西就不一样。

◆ 五、三个字，先各说一句

在摆出判词之前，先把三个字各用一句话说一遍，免得后面读不顺。

信，是站住的样子：稳定，是一整个，不靠别人撑着。它管的是「有什么东西稳稳地在那里」，所以本书说它是信息的事。

望，是走动的样子：有去向，有快慢，也被拖住过。它管的是「什么跟着什么走」，所以本书说它是逻辑的事。

爱，是托着的样子：谁和谁连着，先后怎样排，整个是什么形。它管的是「东西与东西之间」，所以本书说它是数学的事。

三句话，三个样子。后面五十一章，不过是把这三句话，一遍一遍地验。

◆ 六、判词

先把判词摆在桌上：

信、望、爱不是带来的，是一层层长厚的土：每顺利走过一段苦难之路，显露就回写一层。信是这土站住的定态，是内能；望是它走动的波，是动能；爱是托住二者的那片场，是势能

——所以最大的是爱。

这句话分两半。

前一半说来路：信望爱不是带来的，是长厚的；怎么长厚？每顺利走过一段苦难之路，就回写一层。

后一半说样子：同一块土，有三种样子。站住的是信，走动的是望，托着的是爱。

最后一个「所以」，是整本书最想你带走的地方。「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历来多读成程度上的最大：爱比信更重，比望更深。本书读成层级

上的最大：爱是信与望所在的那片场。场大于场中的东西，不是因为它更用力，而是因为信和望都在它里面。

这样读，有一个直接的好处：它不用在信、望、爱之间排高低。一个只有信的人，不比一个只有爱的人低；一个望得很急的人，也不比信得很稳的人差。三样各占一格，各有各的事。只是当三样放在一起，要问谁托着谁，答案才是爱。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经文要把「最大」放在最后一句。前面十二节，把爱的样子、爱的缺失、爱的恒久，一样一样摆开，到最后才收口。收口的意思是：现在你看清了爱是什么，再回头看信和望，就知道它们在哪儿。

◆ 七、为什么是今天

保罗没有见过会说话的机器。可今天的日子，好像是照着他的第一节写的。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林前 13:1）

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今天能说几十种语言。你问它一个问题，它三秒钟给出一段条理分明的回答；你要它写一首诗，它写；你要它安慰你，它也写，写得比许多人更体贴。它有信息，有逻辑，有数学。信息是它的符号，逻辑是它的推演，数学是它的结构。这三样，本书的九格表里恰好各占一格。

于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出现了：这三样齐全，够不够？

本书的回答是：这三样，说的是定态和波，是东西站着的样子、走动的样子。它们是否在一片场里，被一片场托着，要另外看。第 47 章专门看这件事。机器并不坏，也不必怕，只是一个人若把自己的日子全放在「会说」上，就要小心保罗那只鸣的锣。

具体一点：一个孩子深夜问机器「我是不是很没用」，机器能给出一段不错的安慰。孩子读完，好了一点，关上屏幕，隔壁房间的母亲什么也不知道。这一

晚的安慰是真的，可这个家里的场，没有因此多长一层。安慰在信息里，场在人与人之间。

这一点，在今天比在保罗的时候更紧：会说的东西，从来没有这样多过，这样便宜过。

你大概也有过这样的夜晚：对着屏幕，把心里话打给一个会回话的东西，它回得很得体，你却觉得更空了。这个空，不是它的错。得体，是信息和逻辑的事；被托着，是另一回事。

一个读者可能的反对，也在这里先接一下。

有人会说：信望爱是神给的，你把它说成一块土，是不是把天上的东西拉到了地上？

本书的回答分两层。第一层，本书读的是经文本身：保罗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说的望，是「盼望不至于羞耻」；说的爱，是「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些词，没有一个是天上抽象的，全是人身上、日子里的东西，有底、有路、有地方。第二层，本书不否认也不证明它们从哪里来。土是怎样长厚的，本书可以讲；土最初是谁给的，本书不裁定。

另一种反对从相反的方向来：你把信望爱说成能量，是不是把爱说小了？

这一条更要紧。本书说爱是势能，不是说爱就是物理学里的某一种势能。意思是：二者在结构上相合。场里存着、能放出来也能存下去的东西，用势能这个词最顺手。凡是借物理的地方，本书都标「本书的说法」，不当作已经证明的结论。

◆ 八、不护教，也不反教

读这一章经文的人，站在很不一样的地方。

有的人在教会里长大，这一章是他们每年婚礼上都要听的。有的人从来没进过教堂，是在一张贺卡或一部电影里认识它的。有的人曾经信过，后来离开了，听到这一章会有些复杂的心情。

所以本书先说清一条规矩：不站护教，也不站反教。

这是一章人人能读的经文。本书把它读成发生学：它说的信望爱，是怎样在一块土里长出来、长厚、也能塌掉的。本书不替你决定信仰，也不替你否定信仰。你若是信徒，读到的是一个新角度，原来的信仰可以原样带着；你若不是，读到的是一章两千年没有读旧的文字，怎样落进你的婚姻、你的孩子、你的病床边。

这样说，并不是在两头讨好。本书确实有一个立场，只是这个立场不在「信不信」上，而在「怎样读」上：它认为，一章能被读两千年的经文，一定握住了日子里某一块真实的东西；找出这块东西，比争论它的来源更要紧。

本书对经文的态度，是对一份很好的材料的态度：先把原文摆足，把历来的读法摆足，再说本书的读法，并且写明它在哪里可能错。

◆ 九、拆不是骂，读也不是捧

对一章被捧了两千年的文字，有两种容易走的路：一是捧，二是拆。

捧的人，把它当作只许点头的金句。拆的人，把它当作一段煽情的修辞。两条路都不用读，也都读不进去。

本书想走第三条：认真读。一个节一个节读，每一节问两个问题。它说了什么？它在一块土里，对应着什么样子？

读的时候，本书有一条规矩：每个收回之前，先把它的看见写足。保罗看见的，本书不改；本书新说的，都标成「本书的说法」，可以被推翻，并且在第 51 章列出了推翻它的条件。

这一点，对读者也是一种公平。你若觉得本书读错了，可以对照第 51 章，看看是不是踩中了那几条推翻条件之一。若是，本书该改；若不是，你的不同意，也是一次回写。

回写这个词，在这里也可以先用一下。你读一本书，读到不同意的地方停下来，写下一句批注。这句批注，回头改了你下一次读这本书的方式，也可能改了你对这件事的想法。书是形状，你是路，批注把它们写回你自己的土里。

◆ 十、写给谁，是怎样写成的

这本书写给没读过神学的人。一个在医院上夜班的护士，一个被调了岗的调度，一个初三的孩子，一个七十多岁的退休纺织女工。书里会有这样一家人陪着你读。他们是虚构的，只陪读，不承担证据。

全书的判断、口径与七条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立下；文字在他的指令下由 Claude 协作成稿。这是一本人与机器合写的书，而它谈的恰好是机器有没有场。这件事，本书不躲：第 47 章里，会让这本书自己也接受一次检查。

读这本书，不必按次序。只有一个下午，读导读与导论；为婚姻来的，直接翻第 42 章。导读里有一张读法路线。

还有一个邀请：请带着自己家里的一件事来读。不必是大事，一次没回的消息、一句没说完的话、一张没吃完的饭，都行。书里的每一章，最后都会回到这样的一件小事上。

最后一件事，要先打一个预防针：本书写到健康、孩子、工作，都只谈理解与相处。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十一、这本书怎样读这一章

每一章，本书都按同一个次序读一节经文。先把和合本的原文摆出来，一字不改。再说历来怎么读，请出那些读过它的人。然后才说本书的读法，把这一节落到九格表的某一格上。

接着做一件很少有人做的事：问「只有一样会怎样」。只有信，没有望和爱，会怎样？只有望呢？只有爱呢？一样一样去掉，才看得出每一样在做什么。

最后，把它放回日子里，放回一个具体的晚上、一个具体的人。这一套做完，一节经文才算读过了。

◆ 十二、这本书没有做的几件事

它没有考证经文的写作年代与版本。它没有替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神学家站队。它没有讲怎样得救，也没有讲怎样不得救。它也不是一本心灵鸡汤：没有一章教你「多爱一点」。

它做的事很窄：把一章经文，读成一块土怎样长厚、怎样站住、怎样走动、怎样托着、怎样塌掉。窄，是为了读深。

好了，现在回到出站口。

导读

这一篇不讲经文，讲这本书怎么读。读法分得细，是因为你来读它的原因各不相同。

◆ 一、判词

全书只有一句判词。前言里已经摆过，这里原样再摆一次，之后在结语里还会再摆一次，一个字也不会变：

> **信、望、爱不是带来的，是一层层长厚的土：每顺利走过一段苦难之路，显露就回写一层。信是这土站住的定态，是内能；望是它走动的波，是动能；爱是托住二者的那片场，是势能**
>
> **——所以最大的是爱。**

前一半说来路，后一半说样子。读完每一编，不妨回来对一对：这一编，给前一半添了什么，给后一半添了什么。

◆ 二、一张九格表

全书的骨架，是下面这张表。读到后面任何一处卡住了，翻回来看它。

	学科	在土里的样子	三个性质	能量	动力
信	信息	定态（站住的）	稳定、整体、独立	内能	连接
望	逻辑	波（走动的）	轨迹、速度、粘性	动能	次序

	学科	在土里的样子	三个性质	能量	动力
爱	数学	场（托着的）	连接、次序、结构	势能	结构

横着读，是一个字的全貌：信是信息，是一个定态，稳定、整体、独立，是内能，是连接的动力。竖着读，是三个字的对照：定态、波、场，内能、动能、势能。

三行各读一句大白话。信：站得稳，是一整块，不靠别人撑。望：有去向，有快慢，也有被拖住的时候。爱：谁和谁连着，先后怎么排，整个是什么形。

有一点先提醒。信和望说的是一块土里的一个东西，站着的样子、走动的样子。爱说的是东西之间：它们的连接、次序、结构。所以爱与信、望，不在同一排。爱是二者所在的那片场。

◆ 三、八条口述命题

下面八条，是王德生口述立下的，是全书的承重梁。本书的证据，都围着它们长。照原话列在这里，不改写：

1. 信，是连接的动力；望，是次序的动力；爱，是结构的动力。
2.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希伯来书 11:1）。
3. 信是信息维度 E2 的符号，即特征纠缠的稳定、整体、独立。
4. 望是逻辑，是特征纠缠的波，即轨迹、速度、粘性。
5. 爱是数学，是特征纠缠的场：特征纠缠的连接、特征纠缠之间的次序、特征纠缠的结构。
6. 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
7. 信、望、爱是 E（特征纠缠），是经过不停地回写——即 S 显露的回写——而加厚的，通过 D 的差异序列：顺利通过苦难之路。

8. 刚硬的心，石心，就是「信望爱这个 E 被固化，拒绝回写」。

第 3 到 5 条里的字母，不必现在懂。E 是土，S 是形状，D 是路。后面每一次用到，都会换成大白话。

除了这八条，书里还有一些「本书的说法」，是执笔在这些命题上做的推论，比如能量怎样转换、爱为什么是层级最大。凡是推论，正文里都会写明，并且在第 51 章列出它可能错在哪里。命题是立下的，推论是可以推翻的。

第 1 条与第 5 条之间，有一处需要先对一下账。第 1 条说信是连接的动力，可第 5 条又说连接是爱（场）的一个性质。两条并不冲突：连接本身属于场；信是连接稳定下来以后的自持，也就是那股「让它继续连着」的劲。信不是去连的那个动作，是连好以后不散的东西。第 4 章会专门对这一笔账。

本书里有三种说法，读的时候请分开：

第一种是命题，上面八条，是王德生口述立下的，本书照原话用。第二种是推论，是执笔在命题上做的展开，正文里写作「本书的说法」，可以被推翻。第三种是旁证，是历来神学家的读法、物理学里的类比、中国人的旧话，只用来对照，不承担证据。

三种混在一起，书就会变成一锅粥。分开，读者才知道自己在同意哪一层。

一锅粥这个词，是本书借来的：什么都在，还没分开。好的写法，是把粥分成碗。命题一碗，推论一碗，旁证一碗，读者想喝哪一碗，自己端。

◆ 四、十编地图

全书导论加十编、五十一章。每一编做一件事。

编	做什么
第一编　一张九格表	第 1 至 6 章。信、望、爱各是什么，三者怎样用一份能量连起来

编	做什么
第二编　加厚	第 7 至 12 章。三样东西不是带来的，是怎样长厚的
第三编　没有爱	第 13 至 17 章。十三章一至三节：缺了场，说得再好也是零
第四编　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第 18 至 20 章。场怎样守住结构
第五编　八个「不」	第 21 至 28 章。场是怎样一根弹簧一根弹簧塌下去的
第六编　凡事	第 29 至 32 章。场里含着信和望
第七编　爱是永不止息	第 33 至 37 章。定态会散，波会衰减，场为什么不
第八编　如今常存	第 38 至 41 章。三样都留下，其中最大的是爱
第九编　放回日子里	第 42 至 47 章。婚姻、孩子、学校、病床、工作、机器
第十编　众家读这一章	第 48 至 51 章。别人怎么读，本书站在哪里

前六编是搭架子，七八两编是收束，第九编是用，第十编是对话与自检。

每一编的开头，都有一段「编序」，告诉你这一编几章，各做什么。每一编的最后一章是本编总账，把这一编的东西并排放一次。如果你时间有限，读编序和总账，就能跟上全书的主线。

◆ 五、读法路线

书很长，不必一页一页读。下面几条路，按你为什么来选一条。

只有一个下午：读导论，第 4 章、第 7 章、第 28 章、第 39 章，和结语。这几处，拼起来是全书的骨头。

为婚姻来的：读导论，第 3 章，第五编（尤其第 26 章），第 42 章。这几处讲的是同一件事：两个人的场，怎样被一根根小弹簧拆掉，又怎样一年年长厚。

为孩子来的：读第 7 章，第 8 章，第 43 章，第 44 章。这里不教你塑造孩子，讲的是托住。

为病床来的：读第 31 章，第 45 章，第 20 章。照护里的恒久忍耐，常常被误读成忍气吞声，第 20 章专门分开它们。

为工作来的：读第 22 章，第 24 章，第 46 章，第 47 章。有一次调岗，有一回裁员，有第一次当主管，还有一台会说话的机器。

如果你本来不信，也不想碰宗教，直接从第 4 章读起。那一章是把经文放在一边，只看那张九格表在日子里是否站得住。

如果你是带着一个很具体的难处来的，也可以先翻到对应的那一章，读它的「放回日子里」。难处可能是一场吵不完的架，一个不肯开口的孩子，或者一张刚拿到的诊断单。读完觉得有用，再回头补前面的。

◆ 六、陪读的一家人

书里会反复出现一家四口，一家三代。他们是虚构的，只陪读，不承担证据。

外婆沈秀芝，七十一岁，退休纺织女工。年轻时，丈夫在工厂事故里伤了腿，她一个人撑过那几年，从没跟人细讲过。

女儿梁静，四十四岁，社区医院护士，夜班多，照顾过许多临终的病人。

女婿程远，四十六岁，物流公司调度，去年被调到一个没人想去的岗位，心里一直憋着火。

外孙女程一苇，十五岁，初三，成绩时好时坏，跟母亲吵过一次大的，关过房门。

导论里，他们会一起出现在腊月二十九的出站口。之后，沈秀芝多半出现在第二编，梁静出现在第 45 章，程远出现在第五编，一苇出现在第 43、44 章。

请注意一件事：这一家人不是模范。程远会发火，梁静会累到不想说话，一苇会摔门，沈秀芝也有一件几十年没对人讲过的事。本书让他们在日子里出错，是因为场的好坏，要在出错的时候才看得清。

◆ 七、判词怎样才算错

判词能被推翻，才配站在第一页。下面三条，写明它怎样才算错。

第一条：如果有人找到一处事实，一份信、一个望、一片爱，没有经过任何一段难处，没有任何回写，就凭空厚了起来。判词前一半，要收窄。

举一个会让这一条失效的例子。一个孩子在没有任何难处的环境里长大，从没被拒绝、被冷落、被晾过，却长出了稳定的信与耐心的望。再把我们没看见的难处也排除掉。这样的人若真的有，判词前一半就站不住。

第二条：如果有人找到相反的事实，一个人卡在苦难里，长期没有走过去，场反而撑得更大、更稳，不是被压住的那种假稳，是真的撑开了。「顺利通过」这四个字，要改。

第三条：如果九格表的三项可以换位，九格表的层级就要改。比如发现爱其实站在一个定态里，而不是一片托着定态的场；或者发现信脱开了稳定、整体、独立，仍旧是信。

这三条，第 51 章会再用一章的篇幅，加上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一起交给你检验。

◆ 八、随身三问

读完每一章，不必记住全部。随身带三个问题，看日子里碰到的任何一件事：

这一处，是站住的、走动的，还是托着的？

它走过苦难之路了吗?

场撑开了，还是塌了?

第一问，是认出样子。第二问，是认出来路。第三问，是认出此刻的状态。一个下午，三问问下来，比读五十页还有用。

拿出站口试一次。外婆握着保温杯：站住的。梁静来回算时间：走动的。一家人彼此递杯子、剥栗子：托着的。再问来路：这一家人去年走过调岗那一关，写回了一层。再问此刻：场撑开了，没有人走开。三问下来，一晚上就读完了。

◆ 九、每一章怎么读，引文怎么读

每一章有同一副骨架：先是一个你大概有过的时刻，接着是经文的原文，然后是历来怎么读，再是本书的说法，落到那张九格表上。接下来看「只有一样会怎样」，也就是只有信、只有望或只有爱，会怎样。有些章会谈到机器。每章都有一个完整的例子，和一段放回日子里的话。

每一章最后，有一句带走的话，两行小账，和一到三个想一想。小账的意思，导论末尾会讲。

引文有三种。经文，用和合本，原文引用，标章节，如（林前 13:4）。历来的学者，一律转述大意，不编造原话。凡带引号处，请读作「大意如此」；凡标〔待核〕，是出处还没有逐字核对，书后会统一核对。希腊原词，只括注一两个，帮你看出经文原本的画面，比如 ἀγάπη。

◆ 十、给读书会和老师

如果你要带一个读书会，或者在课堂上用这本书，可以用下面的办法。

每次只读一章，不超过一章。读之前，先让每个人说一个自己等人的经历，不要讲道理，只讲那个晚上。读完经文，先问大家：这一节里，最扎手的是哪一个字？

然后才问九格表：这一字，是站住的、走动的，还是托着的？最后问三问中的第三问：你们读书会这片场，今晚是撑开的，还是塌了的？

不必有统一答案。书里的判词可以被推翻，所以读书会里的不同意，是这本书最想听到的东西。

如果是课堂，可以每周一章，每章留十分钟，只做一件事：让学生把那一章的「小账」自己写一遍，再和书里的对照。写得不一样，不要紧，不一样的地方，往往正是这块土不一样的地方。

目 录

作者介绍 iv

十分钟读完这本书 v

前言　从出站口说起 xiii

导读 xxiii

导论　出站口：用一次接站把九格表走一遍 1

第一编　一张九格表：信、望、爱各是什么 **13**

第 1 章　实底：信是土的定态 14

第 2 章　等候：望是土的波 23

第 3 章　托住：爱是土的场 32

第 4 章　一张表上的三样东西 41

第 5 章　所望之事的实底：望怎样落成信 50

第 6 章　一份能量，三种样子：势能放成动能，动能存成内能 59

第二编　加厚：信、望、爱是怎样长厚的 **69**

第 7 章　不是带来的，是长厚的：信望爱是土 70

第 8 章　患难生忍耐：一条苦难之路 79

第 9 章　顺利通过：走过去的苦难与卡住的苦难 88

第 10 章　每走过一次，写回一层：显露的回写 97

第 11 章　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亚伯拉罕的路 106

第 12 章　土＝H（形状，路）：信望爱的发生式 116

第三编　没有爱：十三章一至三节 **125**

第 13 章　鸣的锣，响的钹：会说万人的方言 126

第 14 章　明白各样的奥秘：先知讲道与各样的知识 135

第 15 章　叫我能够移山：全备的信为什么算不得什么 144

第 16 章　舍己身叫人焚烧：周济与牺牲为什么于我无益 154

第 17 章　算不得什么：一道乘法里的零 163

第四编　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场怎样守住结构 173
第 18 章　恒久忍耐：场的粘性 174
第 19 章　又有恩慈：场的连接 183
第 20 章　忍耐不是忍气吞声：撑住的场与压住的人 192

第五编　八个「不」：场是怎样塌的 201
第 21 章　不嫉妒：比较把连接切成对比 202
第 22 章　不自夸，不张狂：一个点要当整片场 211
第 23 章　不作害羞的事：次序乱了 220
第 24 章　不求自己的益处：把场收成一个账户 229
第 25 章　不轻易发怒：波断了 238
第 26 章　不计算人的恶：把场冻成账本 247
第 27 章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场和真 256
第 28 章　八个不，一个塌：蹦床的弹簧是怎样一根根断的 265

第六编　凡事：场里含着信和望 275
第 29 章　凡事包容：屋顶与承托（στέγει） 276
第 30 章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场里的定态与波 285
第 31 章　凡事忍耐：苦难之路上的场（ὑπομένει，留在底下） 294
第 32 章　四个凡事，一张图 303

第七编　爱是永不止息：八至十二节 313
第 33 章　先知、方言、知识终必归于无有：定态会散，波会衰减 314
第 34 章　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局部与全 323
第 35 章　作孩子的时候：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 332
第 36 章　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342
第 37 章　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先被知，后知 352

第八编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十三节 363
第 38 章　常存：三样都不消失 364
第 39 章　其中最大的是爱：场大于场中之物 374
第 40 章　望立次序，信接实底，爱守结构 384
第 41 章　爱的次序：奥古斯丁的 ordo amoris 与本书的场 394

第九编　放回日子里：家、学、身、事、机器 405
第 42 章　婚姻：两个人的场，怎样一年年长厚 406
第 43 章　孩子：不是塑造，是托住 416
第 44 章　学校：一位老师和一个「差生」 426
第 45 章　病床边：照护里的恒久忍耐 436
第 46 章　工作与团队：一个组织的势能 446
第 47 章　会说话的机器：它有信息、逻辑、数学，它有场吗 455

第十编　众家读这一章 465
第 48 章　奥古斯丁与阿奎那：爱是诸德之形 466
第 49 章　路德、克尔凯郭尔、尼格伦：阿加佩的三种读法 475
第 50 章　刘易斯的四种爱，与中国的仁、兼爱、慈悲 484
第 51 章　本书站在哪里：给本书自己写死法 493

结语　回到出站口 502

参考书目 511

附录 520
附录一　和合本《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全文 521
附录二　九格速查 522
附录三　口述命题登记 524
附录四　十大常见误读 526
附录五　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与推翻条件 528
附录六　三十天练习 530

后记 532

导论

出站口：用一次接站把九格表走一遍

◆ 一、车次晚点四个小时

腊月二十九，下午四点二十，高铁站的出站口。

沈秀芝七十一岁，退休纺织女工，戴一顶旧毛线帽，双手捧着一只保温杯。女儿梁静四十四岁，社区医院的护士，上了一夜班，直接从医院赶来。外孙女程一苇十五岁，初三，靠着柱子，耳朵里塞着耳机，里面没有放歌。

他们等的是程远。他在外地跑一个项目，今天回家过年。车次是下午四点十分到，可大屏幕上，那一行字后面写着：晚点。

三点钟变成六点，六点变成七点半，最后定在晚上八点多。

这一晚，没有人走开。

广播每隔一刻钟响一次，念一遍同样的话：「由于线路原因，部分列车晚点，请旅客耐心等候。」每响一次，人群里就有人叹一口气，有人低头看表。可没有人真的走。

你大概也在这样的地方站过。这一章要用这个出站口，把全书的那张九格表，从头到尾走一遍。用的词不多：土、路、形状、回写，再加上本书专用的六个：定态、波、场，内能、动能、势能。一个一个来。

还要先说一句：这个出站口是虚构的，这一家人也是虚构的。可你站过的出站口，不是虚构的。书里的每一个细节，你都可以换成你自己的。

◆ 二、土：这一晚不是带来的

先看土。

出站口的这一家人，今晚为什么站得住？有人会说，是因为爱。也有人说，是因为责任。这两个说法都对，可都太快。

快，是因为它们把站着的力气，当成了一个现成的东西，好像外婆出门的时候就带在身上。本书不这样看。

沈秀芝站得住，是因为她的脚下有一块土。这块土不是今天才有的。是四十年里，一件一件事垫出来的：丈夫在工厂里伤了腿，她一个人撑过那几年；女儿高考落榜，她陪着复读；老伴走了以后，她把一间屋子重新摆了一遍。这些事，每一件都在那块土里留下一层。

SDE 把这块土叫特征纠缠。本书只叫它「土」。土是推着人往前走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同一粒种子落在沙地和黑土里，长出来的不是同一棵树。

今晚站着的外婆，是这块土显出来的一个样子。她不是发动者。要是这样写，才是准的：那块土托住了她，她在里面显出一个站得住的样子。

这个写法，请你留意。本书不写「外婆决定要等」，因为那样写，好像她站在土的外面，下了一个命令。她是在土里长出来的；她的「等」，是那块土里显出来的一个样子。

◆ 三、路与形状：站着的是走出来的

再看路。

土不是凭空厚的，是走出来的。沈秀芝那几年，每一天都是一小段路：早上六点起来，给丈夫翻身，上班，下班，回家煮饭，夜里洗衣服。一天和一天不一样，今天比昨天更难一点，或者更熟一点。一先一后，不能乱。

这一串一先一后的不同，SDE 叫差异序列，本书叫「路」。

路上走出来的、能被认出的样子，叫形状。外婆今晚握着保温杯一动不动的那个姿势，就是一个形状。她这一生的好多个形状，是在不同的路段上，一个一个显出来的。

那么形状与路是什么关系？不是先有一个站着的姿势，然后走一条路去配它。是在路上走，走着走着，形状就出来了。顺序不能倒。

程远这一年的调岗，也是一条路。从接到通知，到憋着火，到开始看清新岗位上有什么，到后来找到一个办法把单子理顺。每一段都不同，而且一段比一段更靠近「能过去」。这条路上，他显出过很多个形状：沉默的、发火的、夜里睡不着的，后来是平静一点的。

◆ 四、回写：去年的那一晚

接着是回写。

形状长出来以后，不会就这样站着不动。它回头，改了土。这个回头改土的动作，叫回写。

去年秋天，程远被调了岗。一个没人想去的岗，每天对着一堆别人推下来的单子。那一阵，他回到家一句话不说，饭桌上筷子敲得响。梁静没有劝，也没有吵。她只是每晚多放一副碗筷，把他爱吃的菜往他那边挪一挪。

有一个晚上，程远坐了很久，忽然说了一句：「我再干两个月，不行就换。」这句话，是那条难处走到一半的一个形状。它不大，可那一晚过去以后，这个家里就多了一件事：大家都知道，这条路是能走过去的。

这就是回写。走过去的一小段，写回土里，土厚了一层。今晚这一家人肯站四个小时，是因为去年那一晚，已经写进了土里。

回写有一个条件：这一段，必须走过去。如果那一晚程远说的是「我再也不干了」，然后摔门走了，那一晚就不会写进土里。它会变成一个窟窿，家里每个

人都绕着它走。同样是一场难处，走过去的写回土里，没走过去的留下一个坑。第二编会整整用六章，讲这一点。

还有一个小细节：回写不是奖励。走过去的人，不会因此得到一块勋章，只会在下一次遇到难处的时候，发现自己手里多了一点东西。这一点东西，往往连他自己也说不出来。

◆ 五、定态：外婆的保温杯

现在，土里的样子，一个一个分开看。

先看站住的。沈秀芝捧着保温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姿势没怎么变。杯子里的水早就凉了，她还捧着。

这个样子，本书叫定态。它有三个性质：稳定，不容易散；整体，是一整个，不是碎的；独立，不靠旁边的人撑着。外婆站在那里，别人不扶她，她也倒不了。

经文把这个样子叫作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来 11:1），是站在底下的东西。用能量说，它是内能：是已经落下来的、存在里头的那份热，不是要往外去的劲。

注意，这里的信，不是相信一个命题，也不是相信「他一定会来」。外婆并不知道车几点到。她的信，是她站着的那个稳定的样子。

再说一个细节。保温杯的水，已经换过两次，是一苇去站里的开水处接的。外婆没有说「我要热水」，一苇也没有说「我去接」。这一来一往，说明她的定态，是被场托着的：不靠旁人撑，可也不在旁人之外。信的「独立」，不是孤立。

◆ 六、波：来回走动的人

再看走动的。

梁静站不住，她一会儿走到大屏幕前，一会儿走到问询台，一会儿去买了一包热栗子，一会儿又拿出手机，翻程远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过了前面的站就快了。」「还有一个小时。」她把这一条条消息，在心里排成一个时间表。

这个样子，本书叫波。它有三个性质：轨迹，在往哪儿走；速度，走得多快；粘性，走的时候被拖住多少。梁静的每一次走动，都是一个对「程远什么时候到」的推算，有方向，有节奏，也有被晚点一次次拖住的那种粘。

经文把这个样子叫作望。望是逻辑，是次序：先有这一站，再有下一站。用能量说，它是动能。

望不是乐观。梁静并不乐观，她是在算。她心里的账，是为了让「尚未」变成「快了」。

她还有一个动作：每过半小时，她会对母亲说一句：「妈，你坐会儿。」外婆摇头。再过半小时，她再说一次。这个一次次被拒绝的「坐会儿」，是波的粘性：有去向，也被一次次拖住。拖住，不是坏事，正是它把动能慢慢磨成了定态里的热。

◆ 七、场：出站口这片地

最后，托着的。

把外婆和女儿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她们站着与走动，都在同一个地方：这个出站口，这个家，这些年的交情。外婆的保温杯，是为了一苇冷的时候递过去；梁静的栗子，是剥好了放进外婆手里的；一苇靠着柱子，耳机里没有声音，是怕错过广播。

三个人的定态与波，彼此连着。外婆站着，梁静才敢走开；梁静走回来，外婆才放心站着。一苇一句话也不说，可她站在那里，就是在这个连接里的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这个彼此连着的样子，本书叫场。它有三个性质：连接、次序、结构。谁和谁连着，先后怎样排，整个形状是什么。场不在外婆身上，也不在梁静身上，它在她们之间。

经文把它叫作爱。爱是数学：连接、次序、结构，数学本来就研究这些。用能量说，它是势能：位置在场里的能，像拉紧的弓里的那份劲，现在不动，随时能放。

场还有一个特点：它里面的东西，不必都做同一件事。外婆不动，梁静走动，一苇靠着。三种样子，在同一片场里并存。场不是要求大家一样，是让不一样的东西，仍旧连在一起。

对这个出站口来说，场还有一个看不见的边。边外面是别的家庭：举着牌子的司机、抱着花的恋人、跟孩子视频的父亲。每一片场，都有自己的边，边里的东西才互相托着。边是怎样画出来的，第 39 章会谈。

◆ 八、势能放成动能，动能落成内能

三样东西不是各过各的，它们是一份能量的三种样子。

晚上八点十二分，大屏幕上跳出程远那趟车的名字。广播响了。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

一苇是第一个动的。她从柱子上弹起来，一口气跑了二十多米，一直跑到闸机口，踮着脚往里看。这个动作，是场里存着的势能，一下子放成了动能。

那天夜里，等了四个小时以后，一苇没有喊「爸」，她只是冲上去，抱住了那个背着一只大包、满脸疲惫的人。动能撞上了一个人，被他的肩膀、他的外套、他的笑一层层吸收，最后化成一点暖。这点暖，就是内能。

外婆站在后面，一直没有动。直到所有人都围拢了，她才把那只保温杯递过去，说：「还热着。」

这句话，是内能。四个小时的等，一路上的算，一次次被拖住，最后落成了一杯还热着的水。那个「还热着」，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程远接过杯子，喝了一口。他没有说话，眼眶红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后来他对梁静说，那一口水，是他这一年里喝过的最烫的东西。一杯水其实早就凉了，烫的不是水，是那个等了他四个小时的、站着的样子。

势能放出来成动能，动能经过粘性，落成内能。爱放出望，望经过忍耐，落成信。这是本书的说法，后面第 6 章会专门讲，并标明哪些是物理，哪些是类比。

顺着这一晚再往下想一步：如果动能没有落成内能，会怎样？一苇冲上去，抱了一下，然后呢？动能散了，就散了，家里没有留下一点东西。要把那一下冲刺留成「还热着」，要有一个肯接住的人，一个愿意递上杯子的人。这就是忍耐的位置：它是把动能接住、留下的那一层粘性。

到这里，可以把这一晚用到的词，并排放一次：

词	出站口里是什么
土	这一家人几十年垫出来的交情与底子
路	去年调岗那条难处，外婆当年那几年
形状	保温杯前的站姿；一苇的冲刺；程远的那句「再干两个月」
回写	走过去的一晚，写回土里，家里多了一层「这条路能过」
定态	外婆握着杯子，站着不动
波	梁静来回走、算时间
场	出站口里彼此连着的这一家人
内能	杯里「还热着」的水
动能	一苇的二十米
势能	四个小时里，场里一直绷着的那份劲

十个词，一个晚上，没有一个多余。

你也许会问：这十个词，是不是为了凑成一张表，才硬塞进一个晚上？不是。它们是先在这个晚上里被看见的，然后才有了名字。你若是去过任何一个等人的地方，把这十个词放在那里，一样合用。换成医院的走廊，换成学校的门口，换成一间等着孩子回家的厨房，都可以。

这就是本书想让你带走的第一样工具：不是一个结论，是一副眼镜。戴上它，你会开始看见，自己家里谁在站着，谁在走动，谁在托着；哪一段路走过去了，哪一段还卡着；哪一片场撑着，哪一片已经松了。

◆ 九、一张蹦床

现在，把这个过程，放进一个总比喻里：蹦床。

人站在网上，不动，是定态。弹起来，落下去，是波。绷紧的网，是场，网里存着势能。每一次弹跳的劲，被网的阻尼一点点磨掉，变成一点热，是内能。网上的弹簧一根根断了，场就塌了。

这个比喻对在哪儿？它把三样东西同时放进了一个画面：站着的、动着的、托着的，而且托着的那一样，比另外两样都更大。

它也有错的地方，错三处，而且正对着本书的要点。

第一，蹦床的网是先装好的，爱的场却是一层层长厚的。工厂里出来的蹦床，第一天和第一千天一个样；沈秀芝的场，是一年一年长出来的。

第二，网不会被跳的人改，场却会被回写。你跳多少次，网都是那张网；可这一家人每走过一段难处，场本身就多厚一层。

第三，网撑一个人，场同时托着许多定态与波。一张蹦床上同时跳十个人，是会撞在一起的；一片场，却可以同时托着外婆的站、梁静的走、一苇的跑。

这三处错，本书全部用得上。总比喻先承认它对，再拆它错，是为了看清爱不是一件器材，是一片长出来的地。

顺便说一句，蹦床还提醒了一件事：网的弹簧是一根一根的。场要塌，很少是一下子塌的，通常是一根一根断的。第五编的八个「不」，就是八根弹簧。

◆ 十、有一种土，是焊死的

土是能厚的，也有一种土，是不再回写的。

经文里有一个很重的词：石心。以西结书里，神说要从人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肉心（结 36:26）。

本书的说法是：石心，就是信望爱这块土被固化了，拒绝回写。肉心，是还能被回写的土，是还能加厚的土；石心，是焊死的土，再走多少路，也长不出一层来。

程远回到家的第一晚，如果把去年调岗的火气原样揣着，一个字也不肯松，那么出站口里这四个小时，就写不进土里去。他会在肉心与石心之间，站在一条很窄的线上。这个问题，第二编与第五编都会回来。

还有一个观察。石心不是坏人的专利。一个很想对家人好的人，也可能有一块焊死的土：他爱的方式，三十年前定下来，一次也没改过。别人说「你这样我受不了」，他听成了攻击，不肯回写。他是真心的，土却焊死了。

◆ 十一、为什么用一次接站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不从经文的第一节讲起，反而先讲一个车站？

因为这一章经文，本来就是讲日子的。如果我们把经文先拿来分析，再回头找例子，例子就会变成装饰。本书反过来：先有一个你站过的地方，把九格表走一遍，再回去读经文，每一节都会有一个你认得的影子。

接站这件事，还有一个好处：它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也有一个让所有人都难受的中段。信望爱都是在中段显出来的。起点没有它们，终点也不再需要它们，只有中间那四个小时，才看得出一块土有多厚。

还有一点：九格表不是按人分的。不是说外婆是信，梁静是望，一苇是爱。每一个人身上，三样都有；外婆握杯子的时候是定态，转身去接水的时候，她就是一阵小小的波。三个样子是土的，不是人的。

◆ 十二、先清三个误会

在进入正文之前，先清三个误会。

第一个误会：爱是一种心情。不是。出站口那一晚，梁静心里的火气比暖意多，一苇心里是烦，外婆心里是累。要是爱就是心情，这一晚没有爱。可是场在，这一家人站在里面。爱是场，心情只是场里偶尔冒出来的一个浪头。

这一点，对很多家庭是一种解脱。你不必在每一个早晨都感到爱，才算爱着。可也有一个反过来的提醒：心情再好，场若塌了，也只是一个浪头。

第二个误会：信是相信某个命题。不是。「他一定会来」是一个命题；可外婆的信，不是这句话。她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她的信，是她站着的那个稳定的样子，一旦换成另一种样子，比如蹲下来、坐到地上，她的信也不会少一分。

命题不是没有用。「他一定会来」可以有用，可以被验证，也可以落空。可经文说的信，是在落空以后还站着的那个东西。命题落空了，信若跟着塌，它就只是一个命题。

第三个误会：望是乐观。不是。乐观是一种对结果的预期：「会好的」。望是一个有次序的推算，在「尚未」里，一站一站地往前数。梁静不乐观，但她一直在望。

这三个误会，贯穿全书。每一次读到「爱」「信」「望」，请先问自己：我现在读的，是它的样子，还是我心里的那个旧印象？

这三个误会，不是读者的错。它们是语言里最常见的三个说法，每个人从小听到大。所以它们特别顽固，需要在这里提前清一清，不然读到后面，旧印象会悄悄回来，把新读法顶掉。

◆ 十三、每章末的小账怎么记

最后说小账。

每一章的最后，有两行小账。第一行，问的是这一章里的东西，是站住的、走动的，还是托着的。第二行，问的是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

拿这篇导论本身记一笔。

第一行：这篇导论里，外婆的保温杯是站住的，梁静的来回走是走动的，出站口这一家人是托着的。三样都有，可大头在托着的这一样。

第二行：场撑开了。因为四个小时没有一个人离开，而且离开的人也会被记得。

补一句公道话。也有可能，这一晚有人去了趟洗手间，去了趟便利店。离开一会儿，不等于离开这片场。场撑开，不是要人人钉在原地，是人走开以后，仍有一个位置，等他回来。

读到全书结束，把五十一章的小账连起来，就是一张完整的账。

两行小账，答的都是「是什么」而不是「该不该」。本书不打分，也不判对错，只记账。账记久了，你会比任何一章都更清楚，自己家里的那片场，是在一年年撑开，还是在一年年收紧。

> 带走的话
>
> **信、望、爱不是三件东西，是同一块土的三个样子：站住的，走动的，托着的。**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这一篇三样都用了一遍，大头在托住，因为出站口里的人，彼此连着。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撑开了。四个小时没有一个人走开，等的人和被等的人，都在同一片场里。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等一个人，等到心里发火，是什么时候？那一晚，你站着的是哪一个样子：站住的、走动的，还是托着的？



第　一　编

一张九格表：信、望、爱各是什么

导　语

这一编六章，做一件事：把「信、望、爱」各是什么，在一张九格表上一格一格立起来。

第 1 章讲信，它是土里站住的那一块，叫定态，稳定、整体、独立，是信息，存的劲是内能。第 2 章讲望，它是土里走动的那一道，叫波，有轨迹、速度、粘性，是逻辑，送的劲是动能。第 3 章讲爱，它是土里托着的那一片，叫场，有连接、次序、结构，是数学，摆的劲是势能。

第 4 章把三样并成一张表，同王德生博士说的三个动力对一次账。第 5 章讲「所望之事的实底」：走出去的劲，怎样被粘性拖住，存成站住的底。第 6 章是本编总账，把一份能量的三种样子连成一圈，列出看见了什么、还欠着什么。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的，是一个反差：三样东西摆在一起，像三个并排的德行；可它们其实是同一份能量的三种样子，而且其中一样，是另外两样所在的地方。

01

第 1 章

实底：信是土的定态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半夜起来，不开灯，你也走得到厨房。

左脚迈过门槛，右手扶一下墙，拐弯的地方侧一下身。桌角在哪里，椅子有没有拉出来，你的身体比脑子先知道。没有谁在旁边向你保证什么，你也没有在心里念一句「桌角在左边」。

可你就是不怕。你的脚步没有迟疑，手也没有往前探。

这份不怕，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谁教给你的，也不是你某一天决定要有的。你很难说它是一个想法，因为你根本没有在想。也很难说它是一种心情，因为它平时从不出声。它更像脚底下的一块地：你踩上去，它在。

本书要从这块地讲起。

《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末了，把信、望、爱三样摆在一起，信排在头一个（林前 13:13）。人们读到「信」字，多半想到「相信某件事」：相信有神，相信明天会好，相信那个人不会骗我。这样读当然通。可你半夜摸黑走路的那份不怕，没有相信任何一件事，它和「信」这个字却挨得很近。

近在哪里？这一章先不回答，先把经文摆上桌。

◆ 二、先把那半句话放在桌上

《希伯来书》里有一句话，本书把它当作总钥匙：

>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 11:1）**

这句话不在哥林多前书里，可它是理解信、望、爱的一把尺子。后面每一编，都要回到它。

先看前半句。所望之事，是你盼着的、还没有到的事。实底，是垫在这件事底下的东西。盼着的事还没到，底下却已经有了东西垫着。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事还没来，底怎么会先在？

再看后半句：未见之事的确据。确据，是一张凭据，一份证明。看不见的东西，手里却捏着一张证明。这张证明捏在手里，是实的。

前半句说「底」，后半句说「据」，两样都落在一个「实」字上。信不飘在半空，它有分量。

本书不急着答。只先说明一条立场：这是一章人人能读的经文，本书把它读成一个关于「东西怎样长出来、怎样站住」的说法，不替你决定信不信。你信不信，是你自己那片土里的事。

◆ 三、历来怎么读

「信」在希腊文里是 πίστις。它的意思很宽：相信一句话，托靠一个人，守住一个约，都可以叫 πίστις。

「实底」是 ὑπόστασις，拆开看，前半是「在底下」，后半是「站着」。合起来就是「站在底下的东西」。和合本把它译成「实底」，译得很好：一个字里，有底，有实。

后来的读法大致分成几路。

古代拉丁文的译本，把这个词译成 substantia，也就是「实质」。于是有一路读法，把信看成心里已经先有了所盼之事的某种实质，盼的东西在心里先落

了脚。阿奎那解释这一节，把信看作心里的一种稳定的习性，让人在还没看见的时候，就站在那件事上〔待核〕。

宗教改革以后，路德一路更强调另一面：信是托靠，是把整个人交到一个可靠者手里，不是对一堆道理点头〔待核〕。

近代的英文译本里，这个词常被译成「保证」「确信」，意思是：它像一张凭据，证明那件事是你的。

还有一件事要提前说。信、望、爱三样并排，是基督教传统里一个老格式。奥古斯丁写过一本小册子，题目就叫《信望爱手册》，把一个人该信什么、该望什么、该爱什么，一样样讲开〔待核〕。后来的神学家一直在问：这三样，是三件并排的事，还是一件事的三个面？这个问题，本书的第 4 章要接。

三路读法各有各的看见。共同的地方，是都觉得信是一样站得住的东西，不是一时的心情。

本书接着这一点往下走，只做一件事：把「站得住」这三个字，拆开来看。

◆ 四、本书先换一个字：信是土里站住的那一部分

要拆，先得有个说话的地方。这里需要借用一个词。

本书用「土」这个字（本书用它指 SDE 所说的特征纠缠）。土，是各样东西缠在一起、让路能走通、让形状能长出来的那片地。

你可以先把它想成田里的土。种子落进去，雨水落进去，根须落进去，虫子和肥也在里面，它们缠在一起，分不开。同一粒种子落在沙地和黑土里，长出来的不是同一棵树。土不是背景，土在推。

信、望、爱，在本书里，都是这片土。

土里有三种样子。有的部分站住了，不动声色；有的部分在走，在传；还有一种，不是哪一块土，是把所有的土托在一起的那片势。本书依次叫它们：定态、波、场。

这一章只讲第一种。

本书的说法：信，是土里站住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定态。

◆ 五、站住的东西有三个样子

站住，不是一句空话。拿它去量一量，至少有三样可以看见的东西：稳定，整体，独立。

先说稳定。老屋的门槛，昨天踩，今天踩，明天踩，还是那个高度。稳定不是一动不动。你拿手去晃一碗水，水会荡，可荡几下，又平了。碰一下，回得来，这才叫稳。

再说整体。盐放进汤里，你尝一口，说不出哪一粒盐在「咸」。咸是整锅汤的事。外婆沈秀芝说话带着一点老家的口音，你想把它拆成十几个发音的小毛病，可怎么拆，都拆不出她。口音是她整个人的样子，不是零件拼起来的。

最后说独立。独立不是不理人，是不用时时靠别人替它撑着。一位老师傅的手感，有人看着他，是这样，没人看着他，还是这样。一句话说出口，算数，不是因为听的人今天脸色好，是因为说的人那里有一块东西，不跟着旁人的脸色走。

三样放在一起：过了一阵还是它，是一整块不是一堆碎片，不靠外面每天重新给它撑腰。

这就是站住。

◆ 六、信和「相信」，差在哪里

到这里，你可能要问：我说「我相信他」，和这块定态，是一回事吗？

不完全是。

「相信」是一个动作，发生在某个时刻：你听了一句话，点了头。信是点头以后留下来的东西。头点过了，话听过了，可有的话过了一夜就散，有的话过了十年还在。留得下来、站得住的那一部分，才是这里说的信。

所以本书读林前 13:13 的「信」，不读成「一次相信」，读成「相信之后，土里留下的那块定态」。

王德生博士的第一条口述命题，说信是连接的动力。这句话放在这里，意思也顺了：连接是两样东西缠到一起，缠上还不算，要缠稳、缠住，有一股劲让它继续缠着。让它继续缠着的那股劲，叫信。它不是去连的那个动作，是连好之后的自持。

这一层，第 4 章会在九格表上同另外两条动力一起对账，现在先记住：信是「留下来的」。

◆ 七、站住的东西，能被认出来

站住的东西，还有一个好处：认得出。

你在楼道里，不看人，只听脚步声，就知道是外婆回来了。那声音拖一点，落得很实，每一步的间隔差不多。这一串脚步声，是一件站住的东西，所以你能认。

能认，就是「信息」这个词最朴素的意思。

这里要把话说清楚。本书说的信息，不是手机里跳出来的一条条消息，是更老的一层意思：一样东西能把「这个」和「别的」分开，隔了时间还认得它。外婆的脚步声，一个名字，一个握手的劲道，一张借条，一句说好了的话，都是这样的东西。

用 SDE 的话说，信是信息这一路（SDE 里叫 E2）的符号，是特征纠缠稳定、整体、独立的样子。这句话是王德生博士的口述命题，本书照原话立在这里，没有改动。

白话翻一遍就是：信，是土里某一块缠稳了，稳到能被认出来、能被叫出名字，别的东西碰它，它还是它。

所以你才会觉得，信是「有」的。它有一个样子，有一个名字，可以被指着说：就是这个。

◆ 八、站住的东西里，存着不出声的劲

站住的东西，里面有没有劲？

有。拿一只暖水瓶来看。

早上灌满开水，放在桌上，一天里它几乎不动。你要是只看它的位置，它没有走，没有跑，没有任何「动能」。可你傍晚拔开塞子，里面还是烫的，冒着气。

那股烫，就是物理里所说的内能。

内能是什么？一杯水里有数不清的小粒子，一刻不停地乱撞，彼此还拉着、推着。这些乱撞的动能，加上彼此牵扯的能，合起来就是内能。请注意一点：整只瓶子在桌上不动，不影响里面的粒子在动。瓶子的动，和瓶子里的热，是两本账。

所以内能是一种「不走出去的劲」。它存在东西自己里面，跟这个东西在不在赶路没有关系。

保温也有讲究。好瓶子里水凉得慢，是因为瓶胆把热往外走的路堵住了。热出不去，劲就留得住。

再换一个画面。冬天你把两只手搓一搓，手心发热。手没有去哪里，劲却存进了皮肉里。内能就是这样一种存法：不往前跑，往里存。

这就和信对上了。一个站住的东西，不去哪里，也不动声色，里面却存着一股劲：你叫它名字，它应；你推它，它回得来；你把重担放上去，它扛得住。这股撑着的劲，本书说是内能。

信，是内能。这也是王德生博士的口述命题。

◆ 九、只有信，没有别的，会怎样

假如只有这一样呢?

一块石头，稳定，整体，独立，样样都有。可你不会说它「信」，你只会说它硬。

只有定态，没有走动，土就成了一块死地。里面的劲再足，也出不来，也变不成别的。一个家里，要是什么都「一向如此」：吃饭一向这个点，说话一向这个调，谁提一句「要不换个样」，立刻被「从来都是这样」顶回来，这个家站得很稳，可它是一间只会守的屋子。

古人说的「死水」，就是这个样子：稳，却不流。

雅各书里有一句重话，大意是：信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 2:17，〔待核〕）。本书不展开它的神学，只借这个画面：定态一旦不再接着走动，就会变成一块只剩「硬」的东西。

所以信不能单独成一个故事。它是第一格，不是全部。下一章要看的，就是定态之外那一格：走动的波。

◆ 十、今天与机器：存下来的，算不算定态

今天，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很大的「存下来」：相册里几千张照片，聊天记录翻不到头，云盘里一层层的文件夹。

这些东西，站得住吗?

它们稳定，一张照片存了十年，还是那张照片。它们独立，不用你每天去撑着。有的还成了整体，比如一本按年份排好的相册。照本章的尺子量，它们占了好几样。

不过请注意两件事。

第一，相册里的东西能被认出来，认的人却在你这里。同一张照片，换一个陌生人看，只是一张脸。定态要在土里才叫定态，离了土，它只是存放。

第二，一个会说话的机器，能把你的聊天记录读得一字不差。它读到的是留下来的字，不是字背后那块缠稳了的地。字可以复制，那块地要一层层长。这一点，第 47 章还会细讲。

先记一句：存得住，不等于站得住。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外婆沈秀芝家里，有一只用了三十多年的搪瓷缸，一把一直挂在门后的钥匙，还有一条没人说过、却人人守着的规矩：饭点前，锅里总要有一口热的。

这三样，放在一起，正好是稳定、整体、独立。

三十年没变，是稳定。缸、钥匙、规矩，合起来才是「外婆家」，是整体。不管今天是谁回来、谁没回来、谁心情好不好，锅里照样有热的，是独立。

外孙女程一苇十五岁，嫌外婆家「什么都旧」。可上周她考砸了，没跟任何人说，傍晚自己走到外婆家，开门，拿起那只缸，倒了一杯水，坐了一个钟头。外婆没问她一句。

她后来对母亲梁静说：那里面，「有东西垫着」。

她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一块定态。可你听得出来，她说的就是「实底」。

梁静听了，笑她：你外婆那只缸，边上都磕掉瓷了。程一苇说：就是磕掉瓷了，才认得出是它。

这句话说得很对。定态不要求漂亮，要求认得出。一个磕了瓷的搪瓷缸，因为三十年没换，成了这个家里「站着的东西」的一个小样。

这里要补一句诚实话。上面把「信是内能，是定态」落在一只缸、一把钥匙上，是本书的说法，还没有人拿它去量过。它能不能立得住，到第 51 章，本书会给它写下推翻的条件。

一个小办法，明天能试：想一想你家里有哪一样东西，三年没变，也不靠谁每天去撑，它有没有帮你站稳过。不用改它。认出它，就够了。

带 走 的 话

信不是一个想法，是土里站住的那一块：稳定，整体，独立，能被认出来，里面存着不出声的劲。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这一章只讲站住，信是定态，它的劲是内能，不走出去，也不散掉。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只有站住、没有走动的土，是一块紧得发硬的点，场还没有登场，它要到第 3 章才出来。

想 一 想

你半夜摸黑走路时，那份「不怕」，是靠什么垫着的？它是一个想法，还是一块你踩了很多年的地？

◆

02

第 2 章

等候：望是土的波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梁静四十四岁，在社区医院做护士，这个月排了十一个夜班。

凌晨三点，走廊里只剩一盏灯。她给三床的老人量完体温，记在本子上，直起腰，往窗外看了一眼。天是黑的，什么动静也没有。

她心里在算：六点交班，六点二十下楼，地铁头班车是六点四十，七点半进门，洗个澡，睡到中午。

这一串，她没有说出口，可它清清楚楚地排在那里，像一张贴在心里的时刻表，每个点上都写着该做的事。

你一定也有过。等一个人，等一份通知，等一场考试，等天亮。人在等的时候，并不是什么都没做。人在心里把一条路排了出来：先是这一步，再是那一步，到了哪里，就算到了。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条排出来的路。它在《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里，叫「望」。

◆ 二、先把经文放在桌上

>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 8:24—25）**

这是保罗写给罗马人的话，后面还会反复回来。

请注意其中的次序。盼望，总是对着「所不见的」。已经见到的，不用盼了。盼，是对着一个「尚未」。可盼了以后，接着的不是「到手」，是「忍耐等候」。

从盼，到忍耐，到等候。这是一条有先后的路。

◆ 三、历来怎么读

「望」在希腊文里是 ἐλπίς。中文里「盼望」听起来软软的，像一种心愿。可这个希腊词偏硬：它更像「有根据的期待」，是朝着一个会到的东西伸过去的手〔待核〕。

希伯来文里的「盼望」，有一个有意思的用法。同一个词，既能指盼望，也能指一根绳子〔待核〕。《约书亚记》里，喇合从窗户垂下一根红绳，那根绳子，和「盼望」用的是同一个词。盼望，就是一根垂下去、等着被拉住的绳。

阿奎那讲望，把它看成人朝着「一个难得到、可是有可能得到的好东西」的一种伸展〔待核〕。这个定义很精确：难，所以要用力；可能，所以不是空想。

奥古斯丁讲望，常常把它放在信的后面、爱的前面，像一座桥。克尔凯郭尔把望说成一种面向「可能」的激情〔待核〕。

中文的「望」字，也有自己的来历。这个字最早画的是一个人站在高处，抬着头远远地看。汉代的《说文》里有一种讲法，说「望」是人出门在外，家里人盼他回来〔待核〕。登高，远眺，等人。字里已经有了方向，有了距离，有了一个还没到的人。

读法不一，可有一点相同：望总是带着方向的。它不是站着的，它朝一个地方走。

本书抓住的就是这一点。

◆ 四、本书再换一个字：望是土里走动的那一部分

上一章说，信是土里站住的那一块，叫定态。

这一章，换到土里走动的那一部分。本书叫它「波」。

波是什么？你去过体育场，看过人浪。一排人先站起来，坐下，旁边一排接着站起来，坐下，浪就绕场走了一圈。请想一想：浪走了一圈，可没有哪一个人跑了一圈。每个人只是站起来、坐下去。

走的是一个样子，一个先后，一串接着一串的动静。人还在原来的座位上。

这就是波：走的是形，不是料。

土里的波也是这样。一件事在土里一点点传开，一个念头在人心里一级级推下去，一个盼头从这一步引到那一步，都是波。波里没有哪块土离了原地，可一个次序，却走了过去。

本书的说法：望，是土里走动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波。

◆ 五、望里的那个「尚未」

每一条波，都有一个出发的地方。望的出发地，很特别：它从一个「尚未」出发。

梁静心里那个「七点半进门」，现在还没有发生。门没有进，澡没有洗，觉没有睡。它只是一个「尚未」。可偏偏是这个还没发生的东西，把她三点钟的这几个钟头排出了先后。

要是没有那个「尚未」，她这一夜只是一堆零散的活：量体温，换药，记本子，倒水。有了它，每一件事都有了方向：这件做完，离七点半近了一步。

所以本书说：先有所望之事，才有轨迹。一条没有终点的路，没有轨迹，只有乱走。

这是王德生博士的又一层意思：望在先，立「所望之事」，立一个「尚未」。后面信怎样给它实底，爱怎样守住它，都从这里接着讲。

请注意，「尚未」不是「没有」。没有，是什么都没有；尚未，是已经有了名字，有了方向，有了位置，只差一步到。它有点像一张已经印好座位号、还没坐上去的车票。

◆ 六、波有三个样子：轨迹，速度，粘性

王德生博士的口述命题里，望是特征纠缠的波，也就是轨迹、速度、粘性。

一样一样来看。

轨迹，是走的路线。梁静心里那条「六点交班、六点四十地铁、七点半进门」，就是轨迹。它不是一个点，是一串点，有头有尾，中间不能乱。先下楼，才能搭车，先搭车，才能到家。

速度，是走得多快。同样的路，有人半小时，有人两小时。等天亮的那个钟头，速度几乎是零；地铁里的二十分钟，速度忽然快了起来。

粘性，最不好懂，也最要紧。

你搅一杯水，手上几乎没觉得什么；搅一碗蜂蜜，手上沉得很，一勺子下去，要费力气。蜂蜜比水「粘」。粘，是走的过程中，被周围的东西拉住、拖住、磨住的那一份。

一个盼头在路上走，也有粘性。路上有人拖后腿，有事耽误，有疲倦，有心里的怀疑。走得越难，越粘。

粘性是波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样。大家都爱说轨迹、说速度，没有人爱说「被拖住」。可第 5 章要说的事，恰好全在粘性这里：被拖住的劲，不会凭空消失，它会变成别的东西。这个悬念，先留着。

波走起来，还有两个脾气，一个是衰减，一个是叠加。

先说衰减。往池塘里扔一块石头，水纹一圈圈荡开，越荡越弱，最后平了。它不是被谁拦了，是一路上水自己的「粘」，把劲一点点吃掉了。望也一样：一个盼头，隔得越远，越难撑住。头一天定下的目标，到第三十天，还剩多少劲？

再说叠加。两道水纹撞在一起，有的地方互相加强，浪头更高，有的地方互相抵消，水面反而平了。

梁静盼着夜班一结束就睡觉。一苇盼着早点把模拟卷做完，夜里开着灯做到十二点。两个人的盼头，在同一个屋子里叠在一起：一个想安静，一个要亮灯。要是不商量，两道波就会互相顶；商量好了，哪怕只是一句「你开小灯，我戴眼罩」，两道波就合上了。

所以一个家里、一个团队里的「望」，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它在场里，同别的波碰面。碰面时怎么合，是爱要管的事。第 25 章讲「不轻易发怒」，会回到这里。

◆ 七、逻辑：望总是有「下一步」的

按王德生博士的口述命题，望是逻辑。

逻辑听起来很吓人，其实家常得很。它说的，就是「从这一步，能走到哪一步」。

三点钟，梁静想：如果六点交班没有延迟，就能赶上头班地铁；赶上了，七点半进门。这就是一串「如果……就……」。每一环接着上一环，不能跳，不能倒。

反过来，一个愿望如果只是「我要是中了大奖就好了」，它没有下一步。你问它：先做什么？它答不上来。这是愿望，不是望。

本书的说法：愿望是一个点，望是一条链。愿望可以很热，可它没有路。望，把「尚未」和「现在」之间，一环一环排出来。

你也许会说，这些不就是计划吗？差不多。可望比计划多出一样东西：计划只管排步骤，望还带着「盼」，带着一股朝那个尚未去的劲。一张没人想去的计划表，是纸；一张有人盼着的计划表，是路。

所以逻辑，是波的骨头。波要走得动，每一步必须接得上。接不上的地方，波就断了。第 25 章讲「不轻易发怒」，会回到这个断字上。

◆ 八、动能：走动的东西里，存着往前去的劲

走动的东西里，是什么劲？

小学时你荡过秋千。站在地上，什么也没有；荡到最高点，一瞬间几乎停住；落下来，到最低点速度最快，风声最响；再往上冲，又慢下来。

最低点那一刻，秋千带着的，就是动能。

物理里的动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算法：它同质量成正比，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说，同一只秋千，速度翻一倍，动能不是翻一倍，是变成四倍。速度，是动能里最厉害的那一样。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走得快的盼头」和「走得慢的盼头」，劲差得那么多。一个人在考前三十天，每天做完当天的题，那种一天天往前压的劲，同「总有一天会努力」的劲，不在一个量级。

动能和内能不同。内能在东西里面，不出门；动能带着东西整个往前去。一个在里面存，一个往前送。

望，是动能。这是王德生博士的又一条口述命题。信是存，望是送；信是站着的劲，望是走着的劲。

还有一件事，是动能最软的地方。

秋千荡到最低点，动能最大。可你一松手，让它自己荡，几个来回以后，它就慢下来，最后停了。动能不能存。它只在走的时候有，一停就没了。

换成望的话来说：一个只靠「劲头」的盼头，劲头一过，什么也没剩下。你一定有过新年立志的经历：头三天干劲十足，第十天已经松了，第三十天只记得自己立过志。

不是你没有毅力。是因为动能本来就不会自己留下来。它要么继续往前走，要么在路上被拖住，变成别的东西。

动能想留下东西，只有一个办法：在走的过程里，被什么拖住，存成里面的一块底。

这个「办法」，就是第 5 章的内容。现在只先记一句：望自己存不住自己，它要靠粘性，把走过的路，存成站住的东西。

◆ 九、只有望，没有别的，会怎样

假如只有这一样呢?

一直走，从不落脚。

你一定见过这样的人，一个又一个盼头，一个计划接着一个计划，每个都排得头头是道：明年换工作，后年买房，再过两年送孩子出国。每一环都有逻辑，可每一环也都只是一环，没有哪一环落了地。

没有底的波，是散的。浪走过去，岸上什么也没留下。

反过来，它也会让人累。一个只会盼的人，到哪里都在「赶往」，没有哪一刻觉得「到了」。这样的望，越盼越空。

所以罗马书里，保罗在「盼望」后面紧跟的是「忍耐等候」。盼的后面要有一样东西接住它。这个接住它的东西，就是下一章之后的事，也是第 5 章的主角。

◆ 十、今天与机器：进度条也是波

今天，你每天都在看别人替你排好的波。

外卖软件告诉你：「骑手还有 800 米，预计 12 分钟送达。」导航告诉你：「前方拥堵，预计晚到 6 分钟。」视频底下有一根进度条。这些都是轨迹加速度。

机器很会算这个。它把路线排出来，把速度估出来，甚至连你什么时候会不耐烦都算得出来。从逻辑上说，它给你的望，比你自己排的还整齐。

可你有没有发现，盯着进度条的时候，你并没有觉得「安心」？

因为进度条只给了你一条路，没有给你一块地。那 800 米的盼头，底下什么也没垫。你是不是等到了，要看那个骑手。

机器擅长排波。波底下有没有土，它排不出来。第 47 章，本书会回到这件事上。

◆ 十一、放回日子里

程一苇十五岁，初三。离中考还有三十天。

她的班主任给每个人发了一张表：三十天，每天几道题，周末做模拟。她把表贴在书桌前的墙上。

这张表就是一条轨迹。每天做完一格，划一道。第一个星期，她划得很快；第二个星期，有两天没划；第三个星期，她有点烦，把表看了又看。

表上每一格后面的那一格，就是逻辑：今天做完这一章，明天才能做下一章。

母亲梁静夜班回来，看见她趴在桌上睡了，脸边压着那张表。梁静没叫醒她，替她把灯关了。

梁静第二天醒来，在厨房里碰到女儿，只说了一句：「表我看了，第二周那两天空着，不要紧，补上就行。」

一苇低头吃面，没有回话，可她那天晚上，把空着的两格补上了。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却是望最需要的一件：有人看见你的轨迹，有人不嫌你的速度，有人接受你被拖慢的那一段。波走得动，需要有人在旁边不催。

一个小办法，明天能试：想一个你正盼着的事。拿一张纸，写出它的「下一步」，再写「下一步的下一步」，写到你够得着的地方为止。写不出来的那一环，就是你的盼头还悬在半空的地方。

带 走 的 话

望不是一个愿望，是一条走得动的路：有轨迹，有速度，每一步都接得上，走动的劲是动能。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这一章讲走动，望是波，它的劲是动能，带着东西往前去。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只有走动的土，没有底垫着，像一排人浪绕场一圈就散，场还没有出场，波的路也还没有人托着。

想 一 想

你最近一次盼着什么，那条路上最难的一步是哪一步？是不知道下一步，还是知道下一步，却被什么拖住了？

◆

03

第 3 章

托住：爱是土的场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周日中午，外婆家一桌饭，坐了九个人。

没有谁说过座位怎么排，可每个人落座，都落得极顺。外婆坐在靠厨房的那一头，进出方便；梁静和程远并排，程一苇挨着外婆；最小的表弟被安在大人伸手够得到的地方。

菜上来，筷子伸出去，也有一套看不见的规矩：鱼先往外婆碗里放，肉往孩子那边推，汤从最远的人开始盛。

要是哪一个星期，有一个人没来，你会觉得整张桌子都「歪」了一点。吃到一半，有人下意识地往那个空位上看一眼，有人把本来要夹给他的菜，夹到了自己碗里又放下。大家都不说，可每个人的手，都在绕着那个空位走。不是少了一双筷子的事。那个座位空着，大家的手都有点不知道往哪里伸。

这一桌饭里，有人，有菜，有碗筷，可真正让它成为「一桌」的，不是其中任何一样。

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些：谁挨着谁，先后怎么走，整张桌子怎么搭。

这一章，说的就是这个「之间」。它在《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里，叫「爱」。

◆ 二、先把经文放在桌上

>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

>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7）**

请注意第二句里的次序。爱的「凡事」里，有包容，有相信，有盼望，有忍耐。信和望，被放进了爱的话里面。

这是整本书的一个关键的缝。信和望是并排的，爱却好像站在它们的上面或者外面。为什么是这样？这一章要把它说通。

◆ 三、历来怎么读

「爱」在这一章是 ἀγάπη。希腊文里表示爱的词不止一个：ἔρως 说的是被吸引、想得到的爱；φιλία 说的是朋友之间的亲爱；ἀγάπη 在《新约》里用得最多，常指那种不靠对方好不好、先自己给出去的爱。

二十世纪的瑞典神学家尼格伦，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阿加佩与爱洛斯》，把这两种爱对立起来：爱洛斯是人往上够，阿加佩是神往下给〔待核〕。这个对立后来被很多人讨论，也被很多人批评。

奥古斯丁说过一句极有意思的话，大意是：我的「重量」就是我的爱，它带着我去往我要去的地方（《忏悔录》第 13 卷，〔待核〕）。爱是重量。重量会把东西往下拉，往某个位置拉。

请记住这个画面。重量，位置，被拉向某处。这一章稍后的物理里，它会回来。

读法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是：爱不是一件东西，是一种把东西拉在一起、摆在一处的力量。

这个说法同本书要讲的东西，竟然这样合拍，不妨多停一下。重量，是东西在场里的一种倾向：它不是东西自己带的，是东西同地球之间的事。奥古斯丁说「我的重量就是我的爱」，若用本书的话读，就是：爱不是我身上的一块东西，是我所在的场，在我身上显出来的一种倾向。〔本书的读法，待验〕

本书接着这一点往下走。

◆ 四、本书再换一个字：爱是土里托着的那一片

上一章是波，上上章是定态。这一章，要换到土里的第三样：场。

做个实验你就明白。找一张白纸，铺在一块磁铁上，往纸上撒一把铁屑，轻轻敲一敲纸面。铁屑会排成一道道弯弯的线，从磁铁的一头，绕到另一头。你要是在纸上换一块磁铁，或者把磁铁转个方向，线就跟着换一个样子，一粒铁屑也没有多，一粒也没有少。

请想一想：这些线，在哪里？

不在任何一粒铁屑里。把一粒铁屑单独拿起来看，它只是一粒铁屑。线是这一把铁屑加上那块磁铁，一起排出来的。拿走磁铁，线就没了；换一块磁铁，线就换一个样。

那片看不见、却把铁屑全都托在它的样子里的东西，叫场。

本书用「场」这个字，说土里的第三样。定态是站住的，波是走动的，场是托着的。定态在场里站，波在场里走，场不是它们当中的哪一个。

本书的说法：爱，是土里托着的那一片，也就是场。

◆ 五、场有三个样子：连接，次序，结构

王德生博士的口述命题里，爱是特征纠缠的场：特征纠缠的连接，特征纠缠之间的次序，特征纠缠的结构。

回到外婆家那张饭桌。

连接，是谁和谁缠在一起。梁静和母亲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要什么。程一苇和外婆之间也有一条，却比较新。连接是线。

次序，是谁在谁前面。鱼先给外婆，汤从最远的人开始盛。次序不是写在纸上的，是桌上一遍遍走出来的先后。

结构，是整张桌子怎么搭起来的。有人靠近厨房，有人离门近，有人是大家够得到的。结构是线加先后，合成的一个整体样子。你换掉一个人，别人要重新挪位置，因为整张网都跟着动。

三样是一件事的三个面。连接在最底下，次序铺在上面，结构是整个样子。你要是想看一张桌子在不在撑，就看这三样：线还连着吗，先后还认吗，整个样子还在不在。三样里哪一样先松，往往就是一个家、一支队伍开始出毛病的地方。

◆ 六、数学：说的是「之间」

按王德生博士的口述命题，爱是数学。

数学这个词，会让一些人皱眉。可请你想一想九九乘法表。

一个「3」摆在那里，没什么可说的。数学讲的是：3 比 5 小，3 加 5 是 8，3 乘 4 同 4 乘 3 一样大。它讲的全是「之间」。一个数孤零零地站着，数学没有话说；有了数和数之间的线，有了先后，有了整张表的对称，数学才开口。

九九乘法表，是一小块完整的场：每一行每一列是连接，从小到大是次序，沿着对角线对称是结构。

所以说爱是数学，意思不是爱可以计算，是爱同数学一样，说的不是「一个东西」，是「东西与东西之间的那一整套」。

古希腊人早就看见过这件事。据传，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两根同样的琴弦，一根是另一根的一半长，弹出来的两个音听着最合；长度是三比二，也合，只是合得另一种样子〔据传，待核〕。好听不好听，不在哪一根弦上，在两根弦的比例上。比例，就是「之间」。

信息说的是一个东西站得住，逻辑说的是一个东西往哪里走，数学说的是东西与东西之间托成什么样。三门学科，三样东西，正好摆成一排。

◆ 七、势能：托着的东西里，存着放得出来的劲

场里面存的是什么劲?

举一块石头。你把石头从地上举到桌上，用了力气。这份力气没有消失，它存起来了：石头一松手，就往下掉，掉的速度越来越快。

石头在桌上，静静的，什么也没做。可它里面存着一份「能掉下去的劲」，这就是势能。

这里有一个物理里很精确、也很动人的地方：势能并不单属于这块石头。石头在地球旁边，才有这份势能；把石头放到太空里，离地球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份劲就没了。势能是「石头加地球」这一对关系的能，是位置在场里的能。

再看蹦床。你站上去，网下陷，拉紧。网被拉紧的那份劲，是存在网里的势能。你一松，网弹回去，把你送上半空。

势能的特点是：它不动，却随时能放出去。它不像内能那样往里存，也不像动能那样往前送，它是「摆好了位置，等着放」。

爱，是势能。这是王德生博士的又一条口述命题。

信是存在里面，望是送往前面，爱是摆在位置上：放得出来，托得起来。

势能放出去以后，场还在吗？

石头落地，势能放成了动能，又成了热。可地球还在那里，下一次你再把石头举起来，它又存上势能。放出势能，场没有少一块。

蹦床也一样。你跳完走了，网松下来，可网还在，下一个孩子上去，它又拉紧。

所以爱的场，不会因为放出劲而用光。场放出去的是劲，留下来的是位置、连线、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外婆家那张桌子，吃完一顿饭，还是那张桌子。

◆ 八、场不在任何一个里面

到这里，要补上一句最要紧的话。

信是一块定态，望是一道波，爱是一片场。信和望，说的是同一个特征纠缠的两种样子：它站住的样子，它走动的样子。爱，说的是特征纠缠之间。

铁屑的线不在任何一粒铁屑里。定态和波，都在场里，场却不在任何一个定态或波里。

所以爱不是与信、望并排的第三项。它是那两样东西所在的那片场。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绕，换成日子里的话，就清楚了。一家人里，有人性子稳，是信；有人腿脚勤、点子多，是望；可真正让这家人成为「一家人」的，是他们之间那些说不出口、又谁都认的亲疏和先后。性子稳的人搬出去了，家还在；点子多的人不说话了，家还在；那片「之间」散了，人都在，家却没了。

「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因此要这样读：它是层级最大，不是程度最大。托着东西的，比被托着的大。这一点，第 39 章会细讲，现在只先立在这里。

把前面三样放回铁屑上，对一次账。

每一粒铁屑，被磁铁托在原处，一动不动，是定态。你用手指在纸背上弹一下，铁屑跳起来，又落回去，一道抖动沿着纸面传开，是波。而那一道道弯弯的线，是场。

三样同时在这一张纸上。拿掉任何一样，另两样都不成样子：没有铁屑，线显不出来；没有磁铁，铁屑不排线；没有弹的那一下，你不知道铁屑原来是可以动的。

再回到上一节的「凡事」。爱里面含着信，含着望，连望的粘性「忍耐」也含在里面。这不是修辞，是位置：定态、波都在场里，所以场里「含着」它们。

◆ 九、场里的人，是怎样显出来的

说到这里，要停下来，讲一个容易说歪的地方。

人们爱说：外婆爱这个家，所以她摆了碗筷。这样的话，好像有一个「外婆」在先，她有一颗「爱」，然后她发动了摆碗筷这件事。

本书不这样说。

照本书的看法，是这个家的场，托住了外婆；她在这片场里，显出了一个能摆碗筷、能多留一副的样子。人是在场里显影出来的，不是站在场外、发动爱的那一个。

差别在哪里？看一个反例就明白。把同一位老太太，放进一间人人各吃各的合租房，场换了，托的方式换了，她还会显出「摆碗筷」的样子吗？大概不会。她仍是她，可显出来的是另一个样子。

所以「爱」不是一个人的美德，是一片场的样子。这一点，到第七编还会回来。

◆ 十、只有爱，没有别的，会怎样

假如只有场呢？

一张摆得极好的桌子，没有人坐。座位排得整整齐齐，筷子摆得一双一双，没有人落座，没有人伸手。

场里没有定态，没有波，就只有一个「势」，没有谁在里面。这样的爱，是一句话，是一个愿，是「我爱所有人」那种很大、很空的爱。它不坏，却够不着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反过来想：这样的场，也最容易被说成「理想」，被拿去当旗，却一直没有人真的在里面站过、走过。

所以爱要靠信和望来实。有人站住，有人走动，场才是场。这一点，同信不能单独成立、望不能单独成立，是一个道理：三样互相要对方。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一桌饭。

外婆沈秀芝年轻时，家里出过事，丈夫在工厂里伤了腿，好些年上不了桌，她一个人撑着。那些年的饭桌，座位常常是空着一个的。孩子们小，不懂，只知道饭桌「窄」。

后来日子好了，她还是每次摆碗筷，会下意识多摆一副，又自己收回去。

程一苇看见了，问她：外婆你干吗呢？

外婆说：手顺了。

这一句「手顺了」，说的就是场。一个座位空了几十年，场里留着它的形。没有人坐，结构还在，次序还在，连接的线还往那里伸。

这样的空位，每个家里几乎都有。一把总没人坐的椅子，一副多洗出来的碗，一个在群里很少说话、却没有人敢把他请出去的名字。

梁静有一回说，她在病房里也见过这样的场。一位老人走了以后，那张床空了三天，护士们进出，脚步都不自觉放轻一点。没有人规定要这样。

场就是这样：人走了，形还在；形还在，就还托着。

一个小办法，明天能试：看一看你家饭桌上，每个人坐的地方是谁定的。不改，只看。看一看哪一把椅子，是大家默默替某个人留着的。

带 走 的 话

爱不是桌上的哪一个人，是把一桌人托在一起的那片之间：有连接，有次序，有结构，存着放得出来的势能。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这一章讲托住，爱是场，它的劲是势能，摆在位置上，随时能放出去。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外婆家的饭桌撑得开，一个空位还留着形；要是只剩一个人说了算，整张桌子就缩成他一个点。

想 一 想

你家里或你的团队里，有没有一个「空位」，大家都默默绕着它走？它是在撑着场，还是在拖垮场？

◆

04

第 4 章

一张表上的三样东西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有人问过你这样的问题吗：信、望、爱，这三样，你最缺哪一样？

你可能会想一想，说：缺信吧，我总是不太敢相信人。或者说：缺望，最近什么都提不起劲。或者说：缺爱，没人真的懂我。

这样回答，没有错。三样当中，你挑了一样，像在三个抽屉里翻了翻，翻出来一个空的。

可有一件事，大概你没有想过：这三个抽屉，是并排放在同一排的吗？你翻到那个空抽屉的时候，其实已经默认了一个说法：三样东西，各有各的位置，缺了哪一样，补哪一样就行。

这个说法对不对，现在还不知道。

三样东西像三个并列的德行，一人一份，各领各的？还是说，它们之间有一种更深的关系，像一栋房子的地基、墙和屋顶？

这一章要把前三章讲的东西，并成一张表。这张表是全书的骨架。读懂它，后面四十多章，你就知道每一章在这张表的哪一格上动手。

◆ 二、先把经文放在桌上

>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

保罗用的是并排的写法：这三样。可他随即又说：其中最大的是爱。

三样并排，又分出大小。这个「大」，大在哪里？

◆ 三、历来怎么读

基督教传统里，信、望、爱常被叫作「三主德」，也叫「神学三德」，与智慧、勇敢、节制、公义那四样「人间的德」分开讲〔待核〕。

阿奎那在这件事上讲得很细。他说，从「谁先生出来」说，信在先，信生出望，望生出爱；可从「谁更完全」说，爱在先，爱是所有德行的形，没有爱，别的德行都不完整〔待核〕。

这个说法值得记下：一排三样，生出来的次序是一个，大小的次序是另一个。两个次序，不是一回事。

奥古斯丁则常把这三样合起来看，说它们像是一棵树的三个部分，彼此扶持〔待核〕。

本书要做的，是把这些读法收进一张表，让三样东西的位置，一眼看得出来。

◆ 四、把九格摆出来

这张表，是全书的骨架：

	学科	在土里的样子	三个性质	能量	动力
信	信息	定态（站住的）	稳定、整体、独立	内能	连接
望	逻辑	波（走动的）	轨迹、速度、粘性	动能	次序
爱	数学	场（托着的）	连接、次序、结构	势能	结构

三行，六列，一眼看去有九格最要紧的东西。本书叫它「九格表」。

这张表里，除了最后一列「动力」，其余都是前三章已经讲过的：信是定态，稳定、整体、独立，是信息，存的是内能；望是波，轨迹、速度、粘性，是逻辑，送的是动能；爱是场，连接、次序、结构，是数学，摆的是势能。

最后一列，王德生博士的第一条口述命题：信，是连接的动力；望，是次序的动力；爱，是结构的动力。

这张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读歪。

第一，别把「信」读成「相信某个说法」。表里的信是定态，是稳定下来的东西，不是你点过的头。

第二，别把「望」读成乐观。乐观是一种心情，望是一条有轨迹、有速度、会被拖住的路。一个很悲观的人，也可以在朝一件事走。

第三，别把「爱」读成感情的浓度。表里的爱是场，是连接、次序、结构。一个很淡的场，可以很稳；一个很热的场，可能很快就塌。

◆ 五、先横着读

横着读，一行是一样东西。

信这一行：学科是信息，在土里是站住的定态，性质是稳定、整体、独立，劲是内能，动力是连接。

这一行读下来，是一个字：「存」。站住，存着，不出声。

望这一行：学科是逻辑，在土里是走动的波，性质是轨迹、速度、粘性，劲是动能，动力是次序。

这一行读下来，是一个字：「走」。往前去，排先后。

爱这一行：学科是数学，在土里是托着的场，性质是连接、次序、结构，劲是势能，动力是结构。

这一行读下来，是一个字：「托」。摆好位置，等着放。

请注意三个字的顺序，不是写作的顺序，是生活里的顺序：一个人先被托住，才敢走动；走过一段，才存得下；存下的东西，又成了下一回敢走、敢托的底。

存，走，托。三个字，正好是第 1、2、3 章的三个画面：暖水瓶，秋千，蹦床。

换成日子里的话，是三句家常话。

「这个人靠得住。」说的是信：他稳定，是个整体，不看风向。

「这事有盼头。」说的是望：有路，有步子，有下一步。

「这个家撑得住。」说的是爱：谁和谁连着，先后有序，整张网没散。

一句话里挑的是哪个词，就知道说话的人在看哪一格。你下回听人夸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家，可以试着听一听。

◆ 六、再竖着读

竖着读，一列是一种看法。

「学科」这一列：信息，逻辑，数学。三门学问，分别管「站得住的东西能不能被认出来」「走的路接不接得上」「东西与东西之间托成什么样」。

「在土里的样子」这一列：定态，波，场。站住的，走动的，托着的。

「性质」这一列最有意思。信的三个性质是稳定、整体、独立，说的是一个东西自己的样子；望的三个性质是轨迹、速度、粘性，说的是一个东西走动时的样子；爱的三个性质是连接、次序、结构，说的是东西与东西之间。

请你注意：爱这一行的三个性质，同动力那一列的三个词，是一样的词，只是排法不同。这个对应，下一节专门讲。

「能量」这一列：内能，动能，势能。物理课本里的三兄弟，原封不动地住进了这张表。

竖着读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防止一种常见的偷换。有人谈「爱」，说着说着，把「爱」换成了一个人「站得稳」（那是信的一列），或者换成了一个人「冲得快」（那是望的一列）。竖着读，每一列的性质对不上，换了就露馅。

◆ 七、同「三个动力」对账

现在到了这一章最难、也最要紧的一笔账。

王德生博士有两条口述命题，乍看有点打架。

第一条说：信是连接的动力，望是次序的动力，爱是结构的动力。

第五条说：爱是特征纠缠的场，场的三个性质，就是连接、次序、结构。

那就有一个问题：连接、次序、结构，既然是爱，也就是场的三个性质，那信为什么是「连接的动力」？它凭什么推动一个属于场的东西？

本书的说法是这样的。

连接本身，是场的一个性质：土里东西缠在一起，这是场的事。可连接起来以后，要它不散，要它持续，需要一股劲。这股劲，在连接已经稳下来之后，从定态里来。信，就是这股「让它一直连着」的劲。

所以信不是那个「去连」的动作。去连，是一次发生；信是连好以后的自持。

次序也一样。次序是场的性质，可要让一个次序一直往前走，一步接着一步，需要一股往前推的劲，这股劲从波里来。望是次序的动力。

结构也一样。结构是场的性质。守住结构的劲，来自场自己。爱是结构的动力，这里的「动力」，是场自己撑着自己。

一句话收在这里：性质属于场，动力来自三样东西各自的样子。同一件事，这样一说，两条命题就对上了。

拿程远的调度来试一试。

两个站点之间的那条线路，是连接。连接是线路图上的一性，属于场。可这条线要天天有车走、天天对得上账，靠的是两头的站点都站得稳：库存清楚，人员到位，规矩没变。哪一头一乱，这条线就断。让线路一直连着的那股劲，在两头站得住的定态里。这就是「信是连接的动力」。

再看次序。哪一班先到、哪一班后到，是线路图上的先后，也是场的性质。可班次要一班接一班地走起来，靠的是车在路上往前的劲。这就是「望是次序的动力」。

最后是结构。整张网为什么不散？靠整张图自己的搭法：哪个点是枢纽，哪条线是备用，哪里有余量。这是场自己撑着自己。这就是「爱是结构的动力」。

这是本书的说法。它能不能立住，本书会在第 51 章列出推翻的条件。

◆ 八、两种读法：并排的，和分层的

有了前面这些，就可以回答第一节的那个问题：这三样，是并排的吗？

可以这样读，也可以那样读。

第一种读法，把九格表看成一张三行三列的方格：三行并排，各领一份。信管存，望管走，爱管托，三样分工明白，缺一不可。这是「并排的读法」。

第二种读法，注意到信和望，说的是同一个特征纠缠：它站住的样子，它走动的样子。爱说的却是特征纠缠之间。这样一来，前两行在一层，第三行在另一层。信和望是场里的东西，爱是场。这是「分层的读法」。

两种读法都对，只是各对各的事。

并排的读法，适合用来查「这件事缺了哪一样」。分层的读法，适合回答「为什么最大的是爱」。

两种读法合在一起，才是这张表的全貌。只用第一种，会把爱看成并列的第三项，漏掉它是场的那一层；只用第二种，又容易让信和望显得像是爱的附属，

忘了没有它们，场里什么人也没有。所以本书的做法是：查缺口时并排读，讲大小时分层读，两样都不丢。

有了这个分法，这张表可以当一把尺子用。

遇到一件事，先问三句：这里面，什么是站住的？什么在走动？托着它们的场，撑开了没有？

站住的找不到，说明没有底；走动的找不到，说明没有路；场撑不开，说明站住的和走动的各自为政。三个问句问下来，哪一格空着，一眼就看得出。

◆ 九、旁证：真、善、美（待裁）

还有一个旁证，放在这里，本书标作「待裁」。

SDE 对能量有一个更早的说法：内能近真，动能近善，势能近美。内能是东西自己里面的实在，靠近「真」；动能是往前去的劲，靠近「善」；势能是摆好位置的样子，靠近「美」。

照这个说法排下来，信近真，望近善，爱近美。

这个对应听起来整齐，可它是不是站得住，本书没有把握。比方说，内能为什么近真，而不是近善？这一步，要有一个讲得通的理由，现在还没有。整齐的说法，最容易让人松懈。所以本书不拿它当承重的梁，只当旁证放着。它到第 22 章还会出来露一下脸，再由读者和王德生博士来裁。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调度大屏

程远四十六岁，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每天上班，他面前是一块巨大的屏幕。

屏幕上有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仓库和中转站：一个个固定的点，什么货放在哪里，库存多少。它们不动，却撑着一切。这是定态。库存稳定，一个仓就是一个整体，自己守着自己的账，这是稳定、整体、独立。

第二样，是满屏爬着的货车：每一辆有路线，有速度，有时候堵在路上，被拖住。这是波：轨迹、速度、粘性。

第三样，是线路图：哪个仓同哪个仓连着，货从哪里先到哪里后到，整张网怎么搭。这是场：连接、次序、结构。

程远有时说，他干了二十年，才明白一件事：车和仓是看得见的，可真正管事的，是那张线路图。线路图一改，车再多、仓再满，也要重新乱一遍。

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可你听得出来：他说的就是「场大于场中之物」。

有一回，中转站的一台分拣机坏了。库存对不上，货车赶来也无处卸。程远说：这是「站住的」出了毛病，先修机器。

又有一回，一条高速封路，几十辆车同时绕行，路上多出来三个钟头。他说：这是「走动的」被拖住了，先通知客户。

还有一回，公司合并了两个片区，线路图要重画。他说：这回麻烦了，是「托着的」在变，所有的车、所有的仓，都要跟着挪。

三回事，三种修法。分清是哪一格出了毛病，是他二十年调度练出来的手感。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外婆沈秀芝听外孙女讲完这张表，没说话，把手摊开，放在桌上。

她看着自己的手心，慢慢说：这里一道纹是我走过的，这里一道是我存下的，这里一道是我托着你们的。

她没有读过什么九格表。她说得并不准，可你看得出，她摊开的手，同这张表一样，是一个「三合一」的东西。

她摊开手那一下，一苇看得很清楚。多年以后，她大概还会记得：外婆的手心里，有纹路，有温度，有一块可以托东西的凹处。

外婆那一下摊手，没有教给她什么道理，只是让她看见：自己的手心里，本来就有这三样。

一个小办法，明天能试：拿一张纸，画三栏，写上「站住的」「走动的」「托着的」。把你眼下的一件事，比如一个职位、一段关系，分别往三栏里填。看哪一栏空着。空着的那一栏，就是这件事眼下最缺的一格。

带走的话

信、望、爱是一张表上的三样：存、走、托；性质属于场，动力来自三样各自的样子。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这一章把三样并成一张表，信站住，望走动，爱托住，三行一眼看得全。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一张表若只读成并排的三项，场就被压成其中一行；读成分层，场才撑得开。

想一想

你眼下最缺的那一格，是站住的，走动的，还是托着的？你以前把它当成了哪一样？

◆

05

第 5 章

所望之事的实底：望怎样落成信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程远开车下一段很长的坡，路边写着「连续下坡，请勿空挡滑行」。

他一路踩着刹车，到坡底，把车停进服务区。下车的时候，他闻到了一股焦味。蹲下去，手背靠近轮子，一股热气扑在脸上，烫得他赶紧缩回来。

刹车片烫了。

他站在那里想：车那么重，下坡那么快，那一大股往前冲的劲，都去哪儿了？

没有消失。冲下坡的劲，变成了热，存在刹车片和刹车盘里。人踩下去的每一脚，都在把「往前去的劲」，换成「待在原地的热」。

这件事，你在手上也有过。冬天你把两只手搓一搓，手心就暖了。用力搓，暖得更快。

走出去的劲，被拖住，变成了留下来的热。

本章要讲的，就是这件事，同「信」有什么关系。

◆ 二、先把两段经文放在桌上

第一段，我们见过：

>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 11:1）**

第二段，是保罗写给罗马人的：

> **「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 5:3—5）**

请把两段放在一起看。

前一段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望的东西还没到，信已经是它的底。

后一段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是一串，最后停在「盼望不至于羞耻」，原因是爱浇灌在心里。

两段话，一头一尾，说的是同一件事：望，怎样一步步变成站得住的东西。

◆ 三、历来怎么读

罗马书这一串，学者称它是「连锁式」的写法：一环套一环，像一条链子〔待核〕。

「忍耐」，希腊文是 ὑπομονή，拆开是「在底下」加「留下」，合起来是「留在底下不走」。它不是咬牙硬撑，是肯留在重量底下，不逃开。

「老练」，希腊文是 δοκιμή，指经过检验、证明可靠的状态，就像金子过了火，成色验明了。和合本译成「老练」，现代译本多译作「品格」或「经验」〔待核〕。

「实底」那个词我们已经见过：ὑπόστασις，站在底下的东西。

请你留意这三个词。忍耐是「留在底下」，老练是「过了检验」，实底是「站在底下」。三个词，都在往下、往里走，都是「底」的意思。

历来的解释，大多把这串话读成「苦难锻炼品格」：人在患难里被磨练，磨练出品格，品格带来盼望。这样读通顺，也有道理。

本书想多问一句：磨练的那个「磨」字，到底磨掉了什么，又磨出了什么？

◆ 四、先把物理摆清楚

要回答这一问，得先回到物理。

物理里有一条最稳当的规矩：能量不会凭空多出来，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样子换成另一种样子。

石头举到桌上，存的是势能；掉下来，势能放成动能；砸在地上停住，动能去了哪里？变成了一点点热，一点点声响，一点点把地面压凹的功。

车下坡也是这样。往前冲的动能，经过刹车片同刹车盘的摩擦，变成热，也就是内能。

搅蜂蜜是同一回事。你手上费的力气，一半推动了蜂蜜转，另一半被蜂蜜里分子之间的「粘」吃掉了，变成了蜂蜜自己的一点点热。水几乎不粘，所以手上不费力，也几乎不发热。

这里要说清楚两个词。摩擦，是两个东西挨着滑，互相拖；粘性，是一团东西内部，一层拖着另一层。叫法不同，做的事相同：把「整体往前走」的动能，拆成无数小粒子的「乱动」，也就是热，也就是内能。

你现在就可以试一件事，不花一分钱：把两只手掌贴紧，用力来回搓，数到三十。手心会发烫。再用同样的时间，两只手轻轻擦着，不用力，几乎不热。

用力，是动能大；贴紧，是拖拽大。两样加起来，热才多。

流星是最壮观的例子。一块石头以每秒几十公里的速度冲进大气，空气拖着它，它浑身烧起来。动能变成热，一道光划过夜空。

好了。物理就说这么多。你会发现，整个过程里最要紧的一个字是「换」：劲不是没了，是换了一个地方住。

◆ 五、本书的说法：望经粘性，落成信

现在可以把前面三章放进来了。

第 1 章说，信是内能：站住的东西里，存着不出声的劲。

第 2 章说，望是动能：走动的东西，带着往前的劲，走的路上，粘性会拖住它。

物理说，动能经粘性、摩擦，会存成内能。

三句放在一起，是一个很自然的推论：

望（动能）经过粘性，落成信（内能）。

罗马书说的「忍耐」，就是粘性。患难，是路上的拖拽。忍耐，是肯留在拖拽里面、不逃开。忍耐生出来的「老练」，就是那一份被磨出来、留下来、站住了的东西，是定态，是内能。

于是来 11:1 的「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有了一个很具体的意思：

所望之事还没到，可是朝它走的路上，那股往前去的劲没有白白丢掉。它被路上的拖拽，一点点存成了你里面的一块底。那块底，就是信。

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动能经粘性落成内能。

把罗马书那一串，同九格表逐环对一遍：

罗马书的话	本书的读法	九格里是哪一格
患难	路上的拖拽，粘性的来处	波走动时遇到的阻力
忍耐	肯留在拖拽里，不逃开	粘性（望的第三个性质）
老练	被检验过、站住了的东西	定态，内能（信）
盼望	从底上重新出发的波	动能（望）
爱浇灌在心里	一直托着的那片场	势能（爱）

这张小表，是整个第二编的预告。

这样一对，罗马书那一串话，忽然有了骨头。过去读它，容易只读到「苦难是好事」这一层；现在可以读出，它说的是一个有先后、有换算、有条件的过程。

这是本书的说法。它不是保罗原话里的物理，是本书借物理做的一个读法，不是定论。它立得住立不住，到第 51 章，本书会交代。

◆ 六、粘性不是敌人

一般人对「被拖住」没有好感。大家都想顺利，想一路畅通，想一件事不被任何东西耽误。

可请你想一想，要是世界上一点粘性、一点摩擦都没有，会怎样。

你站在冰上，一步也迈不出去，因为脚下没有一点可以蹬的东西。车开起来，永远停不下来，因为没有刹车片可以把劲吃掉。你搅了一杯水，搅出的涡一直转下去，永远不停。

没有粘性的世界，什么都留不下来。走过去的路，一点痕迹也没有；用过的力，一点热也没有。

粘性是把「走过」变成「留下」的那只手。

所以忍耐的好处，不在忍耐本身多受用，是它让你走过的路，在你里面留下点什么。不走过去的人，不会「留下」；走过去而一点没有被拖住的人，也留不下。

这一点，要好好记住。它是第二编的核心。粘性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它是把一段走过的路换成一块留下的东西的那个办法，缺了它，走再多的路，也只是路过。

◆ 七、「实底」的底

回到那个词：ὑπόστασις，站在底下的东西。

为什么说内能是「底」？

因为内能在东西的里面，不出门，不显眼。一壶开水，放在那里，看上去什么也没发生，可它里面存着一份热。你要用它，随时可以。

再看「所望之事的实底」的「的」字。底，是所望之事的底。

不是随便哪一种内能都行。这份内能，是朝着某个方向走的路上存下的。程远下坡的那些热，是下坡存的；搓手的那些热，是搓手存的。信，也是朝着某一个「所望」的路上存下的。

所以你信一件事，不是平白无故地信。你信它，是因为你朝它走过一段，被它拖过，被它磨过，你里面有一块东西，是在这条路上长出来的。

有人会问：为什么偏偏是「内能」，不是别的？

因为内能有三个别的能量没有的脾气。它不依赖整体在不在动，所以静下来的时候它还在；它存在东西里面，所以别人拿不走；它很难一下子清零，要凉下来，要慢慢散。这三样，对着信的三个性质：独立，整体，稳定。

物理里的内能，同人心里的信，当然不是一回事。本书只是看见，两边的脾气长得像，借这一座桥，把话说得清楚一点。

这块东西，别人看不见，你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可当你想起那件事，脚底下就有「踩实了」的感觉。

◆ 八、从忍耐到盼望：一圈怎么转回来

罗马书这串话，最后一环是「老练生盼望」。

看起来奇怪：望，经过忍耐，落成了信；信又怎么回到望？

本书的读法是这样的：定态里存着劲，这份劲在合适的时候，可以重新放出去，推动一道新的波。

好比开水，里面存着热，你用它去推动蒸汽，蒸汽就可以推动别的东西。

这里要诚实地补一句物理。热，不能全数变回动能，每转一道手，总要散掉一些。所以「信又生出新的望」，不是热水倒流，是别的东西在帮忙：场一直在，场里的势能，不断向外放，推着新一道波出发。

罗马书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本书这样读：盼望不落空，是因为底下始终有一片场托着。波走出去以后，总有地方接住它。

势能放成动能，动能落成内能，内能又支持新一道波，场始终在上面托着。这一圈，是第 6 章要完整画出来的。

◆ 九、不是所有的拖住，都落成信

要把话说得公道。

刹车片是会烧坏的。连续下长坡，刹车片热过了头，反而不管用，司机管这叫「刹车热衰退」〔待核〕。热留不住，也散不出去，东西就坏了。

人在苦难里也是这样。有的拖拽，肯留下来，劲被存成了底；有的拖拽太重太久，人被压垮了，什么也没存住，只剩一身的伤。

所以罗马书里的「患难生忍耐」，不能读成「患难越多越好」。它说的是：走得过去的患难，才生出忍耐，生出老练。

比方说，同样是失业。有一个人，花了半年，一封封投简历，一次次被拒，一遍遍改自己的说法，最后走进了另一个行当；他回头看那半年，说不上好受，可他知道自己里面多了点东西。另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半年没出门，整个人像被什么按住，连简历也不再投。前一个，拖拽走过去了，存下了底。后一个，卡在了里面，什么也没存住。

这一点，第 9 章要单独说，叫「顺利通过」。卡在里面不走过去的，另当别论。

先把这个提醒放在这里：粘性落成信，是有条件的。

◆ 十、今天与机器

今天的机器学东西，很快。

它读一遍几百万本书，调整一遍自己的数字，就「学会」了。它几乎不被什么拖住，也不为什么发热、疲倦、犹豫。

这样的快，当然有它的好处。可从本章的角度看，也有一个问号：一个没有走过拖拽的东西，它存下的是不是「底」？

它存下的是数字。数字可以复制，可以复原，可以一键清零。人里面的那块底，是从一条具体的路上、一次次被拖住中，长出来的，复制不走，也清不掉。

这一点不是说机器不好，只是说：它走的，是另一条路。第 47 章，本书会认真问这个问题。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外婆沈秀芝很少讲她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程一苇问过一次。外婆想了很久，只说了一句话：日子是一天天磨出来的。

「磨」，就是粘性。外婆那几年，天天早起生炉子，送丈夫去厂里的医务室，回来再去上班，晚上缝缝补补。每一天，都有一份往前去的劲，被一天的琐碎拖住，用掉，磨成她里面的一块东西。

后来丈夫的腿好了一些，家里也慢慢有了起色。外婆自己说：那时候也不觉得苦，就是一天天过。

她说得轻描淡写。可那「一天天过」之后留下来的，就是程一苇说的「有东西垫着」。

程一苇的书桌上，有一本错题本。她不爱它。每做错一道题，就要抄一遍，写下错在哪里。这件事慢，烦，一点也不痛快。

可上个月她说：有一类题，我现在看一眼就知道要用哪一招了。

那一类题，是被她「抄烦了」的。每抄一遍，就被拖住一次；每被拖住一次，就在她里面存了一点。到后来，存下的东西，成了她看见题目时脚下的「实」。

错题本，是一个很小的、天天可见的粘性装置。

一个小办法，今晚就可以：睡前拿一张小纸条，写一行字：今天，我被什么拖住了？再写一行：我走过去了吗？不要评价，只写。过一个月翻出来看，你会看见，有一些拖住已经落成了你的底，有一些还卡在那里。

带 走 的 话

走出去的劲，被拖住，存成了留下来的底：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动能经粘性落成内能。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这一章是走动落成站住，望（动能）经粘性（忍耐）落成信（内能），场在上面托着。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粘性过大、拖得太久，场会塌成一个点，人被压垮，什么也没存住；走得过去的拖住，场才撑得住。

想 一 想

你身上有没有一块东西，是在某一段难熬的日子里被「磨」出来的？那时候你是走过去了，还是仍然卡在那里？

◆

06

第 6 章

一份能量，三种样子：势能放成动能，动能存成内能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带孩子去过那种蹦床公园吗？

程一苇小时候，梁静带她去过一次。一大片连在一起的蹦床，孩子们在上面一蹦三尺高。一苇起初怕，站在网上不敢动；后来蹦开了，笑声压过了整个场子。

玩了一个钟头，她跳不动了，坐在网边。梁静伸手摸了摸蹦床的网，发现它微微有点温。

她当时没有多想。现在回头看，这是一件很值得说的小事：孩子一个钟头里蹦出去的那么多劲，没有消失，一部分变成了网里的热。

蹦床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人站上去，网下陷；人弹起，网放劲；人落下，网再下陷。如此往复，一个钟头。每一次，都有一点点，从「弹跳的劲」变成了「网里的热」。

这一章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一圈完整地画出来。它是第一编的总账。

◆ 二、先把三段经文摆回桌上

前五章讲过的三段话，这里并排放一次：

>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 11:1）**

> **「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 5:3—5）**

>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

三段，三个角度。第一段说信是什么，第二段说苦难怎样一环套一环地生出盼望，第三段说三样里谁大。

这三段话，隔着好几封信、好几十年，写在不同的人手下。本书没有说它们出自同一处心思，只说它们摆在一起，恰好能被同一张表读通，这比一句一句地解释更让人放心。

本编的任务，是把这三段话背后的东西，用一张表和一条能量的线索，串起来。

◆ 三、历来怎么读

历来对信、望、爱的读法，多半是「一个接一个」。

阿奎那说，信先于望，望先于爱，这是生出来的次序〔待核〕。后来的神学传统，大多按这个次序讲：先信，再望，终于爱。

这样读，把三样排成一条线，像三级台阶。

本书的读法不同。三样东西不是一条线，是一个圈：爱放出望，望落成信，信又在场里支持新的望。每一样既是前一样的结果，又是后一样的来处。

这个圈，要用能量来画。

一条线和一个圈的差别，不只是形状。线有头有尾，走到爱就算到了，信和望成了爱的垫脚石。圈却没有谁是终点：爱放出望，望落成信，信又回到爱的场

里去支持新的望，每一样既是出发，也是到达。读成线，容易把前面两样看轻；读成圈，三样才都有分量。

◆ 四、一份能量，三种样子

先把物理的话说清楚。

一份能量，可以有三种常见的样子：势能，动能，内能。

势能，是东西在场里的位置带来的能。石头举高，网拉紧，弹簧压住。它不动，却摆在那里，随时能放。

动能，是东西整体运动带着的能。秋千荡到最低点，最快的那一刻，劲都在动能里。

内能，是东西里面无数小粒子乱动、互相牵扯的能。暖水瓶里的热，刹车片里的热。

三种样子，一份能量。它们之间可以互相换：势能放成动能，动能经摩擦存成内能，内能再支持别的东西动起来。换来换去，总量不多，也不少。

拿秋千来看，一目了然。

荡到最高，停住一瞬，这时候势能最大，动能几乎是零。往下落，势能一点点放成动能。到最低点，动能最大，势能最小。再往上冲，动能又变回势能。

可你要是不推它，秋千一次比一次低，最后停下来。那些劲去了哪里？一点点给了空气，一点点给了绳子同横梁的接头，变成了热。

势能，动能，内能。秋千一荡，三种样子都见了。

◆ 五、把这一圈画出来

现在把九格表里的三行，同这三种样子放在一起。

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

爱（势能）放出望（动能）：场里摆好的位置，把东西推上路。

望（动能）经过粘性，落成信（内能）：走出去的劲，被路上的拖拽，存成你里面的底。

信（内能）又回到场里，支持新的一道波：底垫着，波再出发。

三步，一圈。

这里还得认真补一句。物理里，热不会全数变回动能，每转一圈，总要散掉一些。如果一个小系统里只有这三样，转几圈就会停，像没人推的秋千。

那么这一圈，凭什么能一直转下去？

本书的回答是：因为场不是一个封闭的盒子。场是被一层层加厚的。每一次顺利走过苦难，就有一份新的东西写回场里，场的势能就多了一点。至于这份势能怎样来，怎样一层层长厚，要留给第二编。

秋千其实已经给了半个答案。你有没有看过孩子自己荡秋千？没人推，他靠在最高点屈腿、最低点蹬腿，一下一下，越荡越高。他没有凭空变出能量，是把自己身体里的力气，一点点送进秋千的来回里。

对着这件事，本书留一个问号：土里那股「送进去」的劲，从哪里来？第二编的回答是：从每一次顺利走过苦难后，写回土里的那一层。

这一点，本书标作「本书的说法」。物理本身不会说「信是内能」，是本书借物理搭的一座桥。桥能不能走，由你过去看。

◆ 六、看见清单，并排放

到了本编的总账。总账有总账的规矩：左边记已经落了地的，右边记还欠着的，两边都写清楚，才不至于把一个没证明的东西，悄悄当成已经证明了的东西用下去。

第一编做了什么？把清单摆出来，一边是本编看见的，一边是本编还没有说的。

本编看见了	本编还没有说
信是土的定态：稳定、整体、独立；信息；内能	这块定态是怎么一层层长厚的
望是土的波：轨迹、速度、粘性；逻辑；动能	波为什么有时候走不过去
爱是土的场：连接、次序、结构；数学；势能	场是怎么被写厚、又是怎么塌的
九格表：存、走、托	没有爱，信和望为什么「算不得什么」
三个动力同场的性质对账	场里怎样含着信和望（「凡事」）
势能放成动能，动能经粘性存成内能	人是在场里怎样显出来的
所望之事的实底：动能经粘性落成内能	苦难之路上，什么叫「顺利通过」

左边七行，是本编靠物理、靠例子、靠经文已经站住的东西，右边七行，是本编欠下的账。

欠的账，不是漏了，是故意留的。

它们各自占着后面的一整编。第二编讲加厚，第三编讲没有爱。第四编到第六编，讲场怎样守住结构、怎样一根根塌掉、怎样在凡事里含着信和望。第七编讲永不止息，第八编回到三样的次序，第九编放回日子里，第十编请别人来评。

◆ 七、蹦床：对在哪里，错在哪三处

本书拿蹦床做总比喻。到本编的末尾，该把话说公道。

它对在哪里？

人站在网上，是定态；弹起落下，是波；绷紧的网，是场；网里存着势能；弹跳的劲，经网的阻尼慢慢化成热，就是内能。九格表上的三样东西，蹦床上样样都有，还有现成的能量转换。

它错在三处。

第一，蹦床的网是厂里先装好的，爱的场是一层层长厚的。网不会因为你跳了一千次就变成别的网，场会。

第二，网不会被跳的人改，场会被回写。你每顺利走过一段路，场里就多了一层东西，下一次的弹法也跟着不同。

第三，网只撑一个人，场同时托着许多定态和许多波。一桌饭里，几个人一起落座，一起走动，场同时托着他们。

先说对，再说错，这是本书对每一个比喻的规矩。拿一个比喻当真，是偷懒；把一个比喻骂倒，也是偷懒。留下它对的地方，记住它错的地方，才算把它用明白了。蹦床对了三样，错了三处，都留着，后面还要用。

◆ 八、四个容易读歪的地方

第一，别把三样读成三个人。

信、望、爱不是三个分头出场的角色。它们是同一片土的三种样子。外婆沈秀芝不是「信的人」，程一苇也不是「望的人」。在这套说法里，人是在场里显出来的，一个人在这一刻站得住，在那一刻走得动，在另一刻被托着，都是场里的事。

第二，别把物理当装饰。

这里的内能、动能、势能，用的是物理里的本义。本书只是借它搭一座桥，说一件事：站住的、走动的、托着的，三者之间有换算。桥是本书的说法，等着你去验。

第三，别以为「最大的是爱」，就是信和望可有可无。

场里面没有定态，没有波，场就是空的。三样互相要对方。大，是层级大，是托着别人的那个大。

第四，别以为这座桥已经验过了。

照本书的读法，如果一段路上的望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拖拽，顺顺当当，什么阻力都没有，那它在土里应该存不下多少底：一路畅通的地方，信会薄。反过来，如果拖拽重得压垮了人，走不过去，底也存不住。只有走得过去的拖拽，才落成信。

这两个推论，一个说「太顺不行」，一个说「太重也不行」。它们可以拿具体的人生去对：看看那些底子厚的人，是不是多半走过一两段难走的路，而且是走过去的。看到反例，本书就要改口。这是本书的「待验」。

◆ 九、本编的总判断

两张清单并排放，第一编的总判断是：

信是站住的定态，是内能；望是走动的波，是动能；爱是托住二者的场，是势能；它们是同一份能量的三种样子，势能放成动能，动能经粘性存成内能，所以最大的是爱。

这一句里还欠着一笔：这份能量是怎样一层层长厚的，要到下一编才说得清。

这一句，是第一编收的账，也是第二编欠的账。收账的人要记得，这一句里有两处是本书自己的读法：一是把信望爱同三种能量一一对上，二是说动能经粘性就落成了信。两处都标着「本书的说法」，两处都留着被推翻的门。

下一编，不再问「它们是什么」，改问「它们是怎么来的」。

具体说，要回答三个问题：苦难之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什么叫「顺利通过」，同卡在里面有什么分别？走过去的那一下，怎么就「写回」土里一层？

信、望、爱，不是带来的。它们要经过一条路。这条路，罗马书叫作「患难」，雅各书叫作「各种试炼」。每走过一段，土里就写回去一层。第 7 章从这句话开始。

◆ 十、今天与机器：这一圈里，它少了哪一段

会说话的机器，今天什么都能谈，谈信，谈望，谈爱，条理分明，比许多人讲得还清楚。

请你拿这一章的圈去对它。它有定态吗？它存着大量的信息，这一块几乎不缺。它有波吗？它会推理，会排步骤，一句话接着一句话往下走，逻辑很顺。它有场吗？它同一个人之间，托不托着对方的位置和次序？这一块，要打一个问号。

更要紧的是中间那一段：动能经粘性存成内能。机器说话时没有被什么拖住，它说错了可以重来，说完了可以清空。这一圈里，它是不是少了最费力的那一段？

本书不下结论。第 47 章，会拿这个圈认真地问一次。

◆ 十一、放回日子里

梁静值完最后一个夜班，早上七点，推开家门。

屋里有一股粥的香味。是外婆来了。一苇已经去上学，桌上给她留了一碗，还热着。

她坐下来，喝一口粥，忽然觉得整个人松下来了。

这一刻，她身上有三样东西同时在：这碗粥带来的热，在她里面存着，是内能；她一个晚上走来走去的劲，在这一口粥里终于有了落脚，是动能落成内能；而这间屋子，这张桌子，这碗专门留给她的粥，托着这一切，是场。

她没有想到什么九格表。她只是觉得，回家了。那一口粥下去，一夜里被拖住、被磨过的那些时刻，好像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放下的地方，在她里面慢慢暖开。

后来梁静想起这一刻，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人累到极点，要的不是被夸，也不是被教，是有一碗热的，有一个地方让她坐下。这话里，有内能，有动能，有势能，一样不缺。

一个小办法，明天能试：晚上回家，别急着掏手机。坐下，问自己一句：今天我的劲，哪些用完了，哪些存下了，哪些被托着？不用回答，问一问就好。

带 走 的 话

势能放成动能，动能经粘性存成内能：信、望、爱是同一份能量的三种样子，最大的是托着它们的场。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这一章把三样并成一圈，爱（势能）放出望（动能），望落成信（内能），信又在场里支持新的波。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这一圈能转下去，是因为场在被一层层加厚；若场不再长厚，三样会像没人推的秋千，慢慢停下，塌成一个点。

想 一 想

你家里或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哪一样，转了几圈以后停了？它缺的是势能，是动能，还是存下来的底？

◆



第　二　编

加厚：信、望、爱是怎样长厚的

导　语

这一编六章，回答一个问题：信、望、爱这三样东西，是从哪里来的？第 7 章先把两个最常听到的答案摆出来，一个是「天生的」，一个是「一念之间」，再说本书的答案：它们是土，土是一层层长厚的。第 8 章和第 9 章写长厚的那条路，路上有苦难；第 9 章要分出两种苦难，走过去的，和卡住的。第 10 章讲每走过一段，那个形状怎样回写进土里。第 11 章请亚伯拉罕来，看一条最长、最没有指望的路。第 12 章是本编的总账，把前面的看见排成一张清单，写下一条式子。

第一编那张九格表，是一张照片：信站着，望走着，爱托着。这一编要把照片放成一段录像，让你看见这三样东西是怎样一天一天长成那个样子的。

07

第 7 章

不是带来的，是长厚的：信望爱是土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腊月二十六，沈秀芝坐在小板凳上剥毛豆。外孙女程一苇蹲在旁边，手机放在膝盖上，半天没点亮。

「外婆，你是不是生下来就这么稳？」

一苇读初三，下个月有一次摸底考，她这几天吃不下饭。她看外婆什么事都不慌：菜价涨了不慌，电梯坏了不慌，隔壁半夜装修电钻响，外婆也只是把电视声音调大两格。

沈秀芝没有抬头，剥开一个豆荚，拇指一推，三粒豆子落进盆里。

「稳？」她说，「稳是后来的。我三十五岁那年，一夜一夜睡不着。」

她只说了这一句。一苇等了一会儿，外婆的手没停，话也没再来。

这一句「稳是后来的」，是这一编的入口。

你身边大概也有这样的人。遇事不乱，说话有底，别人慌的时候，他往那儿一站，屋子就安静下来。你羡慕他，也许还悄悄想过：这种人是不是天生的？我是不是少了那一块？

◆ 二、两个最常听到的答案

关于信、望、爱从哪里来，日子里最常听到两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天生的。有的人信心足，有的人信心差，像个子高矮，随了爹妈。这个说法有它对的地方。刚出生的孩子就不一样，有的好哄，有的难哄，有的一点响动就哭，有的睡得又香又沉。底子有厚薄，这一点不用争。

第二个答案：一念之间。你一定听过这类话：只要你决定相信，只要你选择盼望，只要你下了决心去爱，一切就会不同。这个说法也有它对的地方。很多人真有过那样一个晚上，念头一转，后面的路就换了方向。

本书不否认这两个答案里的事实。底子有厚薄，念头会转弯，都是真的。

可是这两个答案有一个共同的预设：信、望、爱，在你走上路之前，已经整个放在那里了。一个放在血里，一个放在心里。路上的苦难，不过是一场考试，考出来你有没有。

要是这样，沈秀芝那句「稳是后来的」就没法解释了。她三十五岁那年睡不着，血里的东西没有变，心里的决心也不是一夜之间有的。她后来稳了，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

本书要问的，就是这个「中间」。

◆ 三、底子的厚薄，也要认

在往下走之前，要先把「底子」这件事认下来，免得读者觉得本书在说「人人起点一样」。

不一样。有的孩子生在一个安稳的家里，从小被托着；有的孩子一出生，就在一个天天吵架的屋子里。头一种孩子的土，从第一天起就比后一种厚一层。这不是他的功劳，也不是后一种孩子的错。

本书的说法，是把这种差别，放在「起点」上，而不是放在「终点」上。起点那一层土不同，不过长厚这件事，不是只有起点说了算的。一个起点薄的人，

如果路上有人托、有路走、有难能走过去，他可以比起点厚的人，长得更厚。反过来，起点厚的人，一旦卡住，也会硬。

所以「天生的」这个答案，对了一半：起点确实是天生的。错了另一半：终点不是。

◆ 四、先看经文怎么说

这一章不先从苦难进，先回到十三章最后一节：

>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13:13）**

历来的读法，大致有两路。

一路读成「赐下的」。信、望、爱是从上头来的礼物，没有谁能凭自己挣出来。中世纪的神学家把它们叫作「神学上的三样德行」，说它们是被「注入」的，和靠练习养成的德行不一样〔待核：阿奎那的区分，大意如此〕。这一路抓住了一件真事：没有谁能凭一口气把爱生出来。

另一路读成「练出来的」。信要守，望要等，爱要做，天天练习，慢慢就有了。早期教会里，有人专门写过讲忍耐的小书〔待核：特土良、居普良各有论忍耐的短篇〕，劝人在难里站稳。这一路也抓住了一件真事：没有谁是坐着不动就有的。

两路读法，一个看见了「不是我挣来的」，一个看见了「不是白来的」。本书不替读者在两路之间选边，也不替读者决定信不信。这一章人人能读；本书只是换一副眼镜，把它读成一件发生的事。

◆ 五、本书的说法：信望爱是土

先把本书的方言摆出来。

土，指一块地里那些缠在一起、一起推着长的东西（SDE 叫它特征纠缠）。路，指一串有先后的不同，一先一后，不能乱。形状，指长出来、能被认出来的样子。回写，指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

第一编说过，信、望、爱就是土：信是土站住的定态，望是土走动的波，爱是托着二者的场。这一章要加上第二句：这块土不是带来的，是长厚的。

信、望、爱不是带来的，是一层层长厚的土。

土不是背景。同一粒种子落在沙地里和黑土里，长出的不是同一棵树。人也是一样：同一个人落在不同的难处里，长出来的信，不是同一种信。

什么叫「长厚」？不是往里堆东西，像往仓库里堆货。长厚是每一次走过一段路，那段路留下的形状，回过头来改了这块土：土里多了一层，下一回长出来的东西，就站在这一层上面。

所以那个能让屋子安静下来的人，不是少了某个零件的人，也没有比别人多下一个决心。他是这样一个人：他走过一些路，那些路的形状一层层写回了他的土里，于是在他周围，有一片托得住人的场。他往那儿一站，是那片场把他显出来，不是他拿一个主意去撑着那片场。

这一句要慢慢读：不是人发动了信，是土厚了，一个能信的样子显了出来。

◆ 六、蹦床再问一次

全书的总比喻是蹦床。现在拿它再问一次：蹦床哪里对，哪里不对？

对的地方还是那几样：人站在网上是定态，弹起落下是波，绷紧的网是场，网里存着势能。弹跳的劲，一点一点化成热，是内能。

不对的第一处，就在这一章。蹦床的网是厂里先装好的，一买回来就绷在那里，谁都不必先走过什么。爱的场不是这样。它是一层层长厚的，每一层背后有一段路。

打个比方。一块老田埂，几十年来踩出来的。没人在某一天宣布「这里有一条路」，是一年又一年，走的人多了，土被压实，草不长了，路就硬了。你可以说这条田埂「托得住人」。可是它托得住，是因为被走过。新铺的一条水泥路，托得住，是因为铺了；两样托住的法子不一样。

信、望、爱的场，更像田埂，不像水泥路。

而且田埂有一件水泥路没有的事：它还会被下一个人踩出新的样子。这是回写，第 10 章细说。

◆ 七、只有一样会怎样

如果只承认「带来的」，会怎样？

结果是：苦难成了筛子。筛出来有的留下，没有的出局。一个人在难里慌了，别人就说：他本来就没有。这句话是封口的话，它不给人留下一条路。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后果：站在「本来就有」这边的人，也会被困住。他以为自己的稳是自己的，不是走出来的，于是路上一遇到没走过的难，他以为是自己「出了毛病」，而不是「这一段路我还没走过」。

如果只承认「一念之间」，会怎样？

结果是：失败成了责怪。谁没有信，就是谁没有下决心。一个人在难里吃不下饭，旁边的人轻轻一句「想开点」，听着是安慰，其实是在说：你只要换个念头，这事就过去了。念头当然会转，可是转得动的念头，也得有地方落脚。一个没走过那段路的人，念头转了，脚下仍然是空的。

这两样，各自守住了一件真事，又各自丢掉了另一件：「带来的」丢掉了路，「一念」丢掉了土。

本书的说法是：把这两样放回它们的位置。底子的厚薄，是起点那一层土不同；念头转弯，是路上某一个岔口的不同。它们都在，可是真正让土变厚的，是中间那条路。

◆ 八、三格是一起长厚的吗

读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信、望、爱三样，是同时长厚的吗？

不是同时。本书的说法是，大致有个先后，不过这个先后像三级台阶，却不用先修完一级再上一级。

最先摸得着的，常常是站住的那一格。沈秀芝说「还站着」，说的就是这一格。一个人走过一段难，回头发现自己没倒，这是定态落了地。第 1 章说过，定态有三个性质：稳定、整体、独立。走过一段难以后，这三样都比从前结实一点：不容易晃，不容易散，不容易随别人的脸色倒。

接着是走动的那一格。站住过一回的人，对「接下来」的看法会变。从前看后面是一团雾，现在看后面，有了几步可走的次序。这是波有了轨迹。

最慢长出来的，是托住的那一格。因为爱的场要托住的不只是自己，还有别人的定态和别人的波。外婆的场能托住一苇，是因为外婆自己的难路上，既有站住，又有等候，还有一回一回被人托过。

这样排下来，你会看出一件事：长厚是三样互相垫着长。站住给等候垫底，等候给托住开路，托住又反过来让下一回的站住更稳。它们像同一块地里三种缠在一起的东西。

还要补一句诚实话：这个先后，是本书的说法，经文里没有。经文只说了「三样常存」，没有排过谁先谁后。本书这样排，是因为它和沈秀芝那样的日子对得上，是否到处都对得上，要拿更多的日子来验。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一盆土

沈秀芝家阳台上有一排花盆，种的是葱、薄荷，还有一盆栀子。那盆栀子养了十一年。

她每年做一件事：把剩茶叶、蛋壳、煮过的豆渣，一点点埋回盆里。落叶也不扫，压进土里。十一年下来，盆里的土黑、软、有一股潮潮的香味。

隔壁邻居看了羡慕，说自己也买了栀子，不过总养不好。沈秀芝让她去买一袋好土，邻居买了最贵的营养土，倒进盆里，栽下去，一个月叶子就黄了。

邻居说：「我用的是好土啊。」

沈秀芝没争，只说了一句：「你的土是袋子里带来的，我的是养出来的。」

这个例子里，有三样东西对上了这一章的话。

第一，土可以买来，也可以养出来，不过两样不一样。买来的是一堆成分，养出来的是一块有自己历史的地：哪里透气，哪里存水，哪里有看不见的小东西在干活，一年年写进去的。

第二，养土的人并没有「决定」让土变好。她只是年年把用过的东西埋回去。土变好，是一年年回写的结果；人也在这个过程里，显出一个会养花的样子。

第三，这块土一旦厚起来，就能托住更难养的东西。同一盆栀子，头两年差点死掉，第五年之后，经得住一个冬天的冻。

信、望、爱的土，也是这样养的。养它的东西，不是顺利，是走过的难。

◆ 十、今天与机器

今天，还有一种新的「带来的」。

一个孩子半夜睡不着，对着手机里会说话的机器说：「我怕考不好。」机器回得很快，很温和：「你已经很努力了，相信自己，你可以的。」第二天晚上他又问，又得到几乎一样的话。

这些话没有错。不过你看那个孩子的土：它每天收到的，是别人现成的、整句的「相信自己」，这是一袋买来的土。他自己没有走过那一段，所以话落下来，只落在面上，渗不进去。

机器能给的，是一个起点：一句听着舒服的话，一张路的照片。本书不反对起点。只是起点不是土。土要他自己的脚去踩。

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可以帮你分辨。买来的话，听完当下松一口气，第二天原样。长出来的东西，是下一次遇到同样的事，你发现自己手里多了一样。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剥毛豆的那个下午。

一苇等了好一阵，外婆没再说下去。她把毛豆壳拨到一边，小声问：「那你后来是怎么稳的？」

沈秀芝停了一下，说：「不是我怎么稳。是后来一回一回，我发现自己还站着。」

这句话朴素，却和本书的说法对得上：稳不是一个决定，是一回一回「发现自己还站着」留下来的东西。每一回站住，都往土里写了一笔。

一个小办法，今晚可以试：找一张纸，写下你这一年里走过的一件难事。不要写结果，写顺序：先发生了什么，再发生了什么，再再后来呢。写完看一眼，

你会发现，在这件事的最后几步，你已经比一开始多会了一样东西。那一样，就是土里新长的一层。

要是写到一半写不下去，不要硬写。这一点，第 9 章细说。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信、望、爱不是带来的，也不是一念之间得来的，是走过一段段路，一层一层长厚的土。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这一章讲的是三样东西共同的出处，三样都是土；其中「稳是后来的」，说的是站住的那一格，也就是信，先长厚。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天生的」和「一念之间」都是把场收成一个点，一个放在血里，一个放在心里；本书把场放回路上。

想 一 想

你身边那个「让屋子安静下来」的人，你知道他走过哪几段路吗？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不是说明，你一直把他的稳当成了天生的？

◆

08

第 8 章

患难生忍耐：一条苦难之路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梁静八岁那年的冬天，父亲从厂里被抬回来。

那天她放学，推开门，看见屋里站满了人，母亲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两只手攥着一条湿毛巾。父亲躺着，左腿用木板夹住，脸白得像墙。

后来她才知道，是车间里一根吊起来的钢卷落了，压在腿上。厂里给了一笔钱，不多；医生说腿保得住，不过以后走路，会瘸。

多年以后，梁静在社区医院当护士，每次碰到家属在走廊里坐着发呆，她就想起那条湿毛巾。她从来没问过母亲，那一夜是怎么过的。她只记得第二天早上，母亲照常起来，生了炉子，煮了粥，把她的书包塞好，说了一句：「走，上学。」

你大概也有过这样的一夜。事情砸下来，天没塌，第二天还得起来煮粥。

这一章，就写那一夜之后的路。

◆ 二、经文：患难怎么就生出了忍耐

两段话，一段是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一段是雅各写给散居的人的。

>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 5:3—5）**

>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一无缺乏。」（雅 1:2—4）**

两段话的骨架一样：难，生出忍，忍，生出别的。保罗那边写到盼望，写到爱浇灌下来；雅各这边写到「成全完备」。

请注意这两段话里的一个小处：它们都没有说「苦难是好的」。它们说的是「知道」。因为知道，难里才能欢喜。知道什么？知道这条路往哪里通。

◆ 三、历来怎么读

历来的读法，大约有三种。

第一种，读成「苦难有教育意义」。难是老师，磨人，炼人，人在难里长品格。这种读法很得人心，几乎成了一句俗话：吃一堑，长一智。

第二种，读成「欢喜不在苦难里，在盼望里」。保罗并没有说苦难本身可喜，他说的是人在难里还能欢喜，因为难的那一头有盼望。这种读法拦住了一个危险：把受苦说成好事，劝别人去受苦。

第三种，读成「一环扣一环的次序」。患难、忍耐、老练、盼望，一个接一个，不能跳。先后是经文里自带的。

希腊文里有几个字值得停一下。「患难」是 θλῖψις，原意是压，像把东西夹在两块板中间，压到变形。「忍耐」是 ὑπομονή，由「在……底下」和「留下」两个部分合成，直译近乎「留在底下」。它不是咬牙硬撑，是压下来的时候没有走开。

本书采取的，是第三种读法的骨架，加上第二种读法的小心，再往前走一步：把这条链子，读成一条路。

◆ 四、本书的说法：苦难是一条路，不是一件事

先说一个区分。

「苦难」这个词，常常被当成一件事：出了事，疼了，过去了。像摔了一跤。

可是梁静的母亲那几年，经过的不是一件事，是一条路。这条路有先后：出事的那天，要不要手术；手术以后，钱从哪里来；钱借来了，还不上怎么办；孩子发烧了，夜班和照料怎么排；厂里传下岗了，该不该提前找别的活。每一步都不一样，每一步都得在上一步走完之后才有。顺序不能换。没有借到钱，就没有第二个月的药；没有第二个月的药，就没有后来能下地的那条腿。

这就是本书说的「路」：一串有先后、会修正、会收拢的不同。苦难之路，就是这样一串，每一步都是新的难，每一步都压在上一步的后面。

用大白话说：苦难不是一块大石头，是一条上坡路。

罗马书里的那条链子，患难、忍耐、老练、盼望，放回路上看，正是一段一段的：

患难是路上压下来的那一段。忍耐是压着的时候，没有走开，留在了底下。老练是这一段走过之后，回头发现自己站住了，站住的样子被验过了。盼望是站住之后，眼睛能望见下一段。

四样东西，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都是上一个落下的那一层。

回头看保罗那一句，有一个字容易滑过去：「因为知道」。

患难里能欢喜，不是因为疼不疼，是因为「知道」。知道什么？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也就是说，他知道这条路的样子。

这和梁静母亲第一个月的难，正好对上。她说最难的是第一个月，后来就好了，「不是事少了，是我知道每天晚上要做什么了」。

一个人对路有了一点点「知道」，难就变了味。同样的重量，压在一个不知道路的人身上，是一座山；压在一个知道路的人身上，是一段坡。

所以请注意，「知道」不是把苦难想开。它是对路的熟悉：下一步是什么，再下一步大概是什么。这种知道，常常是别人给的。一个过来人说一句「这一段，我走过，是这样的」，比一百句「你要坚强」都有用。

◆ 五、「知道」与欢喜

保罗说，患难中也是欢喜的。这句话容易被读成逞强，所以要停一下。

梁家那年冬天，丈夫住院的第四十天，病房里来了一个新护士，手很轻，针一下就进。沈秀芝看着那只手，忽然笑了一下，对床上的丈夫说：「你看，这回不疼吧。」

那一笑，是真的。难没有变小，可是在这条路的某一小段上，有了一点能松的地方。

这就是经文里「欢喜」的尺寸：不是对苦难欢喜，是在路上，每走过一小段，那一小段里有一点光。光很小，可是它是真的，而且它是土里长的，不是外面贴上去的。

所以不必要求自己在难里一直笑。笑不出来的时候，就让它不笑。等路上有一小段松下来，笑自己会来。

◆ 六、忍耐是什么：粘性，又回来了

第 5 章讲过粘性：动能经过粘性，化成内能。一个东西在水里划，水拖着它，它的劲就一点一点变成了水的热。

忍耐，就是路上的粘性。

苦难压下来的时候，一个人身上本来有一股劲，想挣、想逃、想把事情一下子了结。这股劲遇到的，是一层拖着它的东西：钱不够，时间不够，人手不够，事情不会因为你急就快。这层拖着它的东西，叫粘性，在经文里，就叫「忍耐」。

忍耐不好受。它拖慢了你，使你不能一下子到想去的地方。可是它也做了一件事：它把那股要冲出去的劲，慢慢化成了热，留在了土里。

这就是为什么「患难生忍耐」。患难是压下来，忍耐是压下来的时候，那层拖着的粘性。没有粘性，劲就冲走了，什么也没留下。有了粘性，劲被留住，一部分化成了内能：定态里的那份热。

所以梁静的母亲那几年，是在积一样东西。她自己不知道，她只觉得日子重。不过几年过去，她身上多了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不管多大的事，到了面前，她手里都先有一点热。

◆ 七、一个完整的例子：一笔借来的钱

把梁静母亲那几年，拿出其中一笔账来细看。

手术费，差一万二。丈夫的哥哥那边能借三千，厂里的互助会能借两千，剩下七千，只能去找同院的几户邻居。

沈秀芝挨家敲门。头一家，借了两千，说话客气。第二家，借了一千，没说什么。第三家，门口站了一会儿，女主人说：「秀芝，不是不借，我们家也紧。」她点点头，转身下楼，在楼梯拐角站了一会儿，自己把脸擦干。

第四家，借了三千。第五家，凑了一千。差不多了。

这笔账，要是只算钱，是一万二。不过放在路上看，它是五扇门。五扇门里，三扇开了，一扇开了一半，一扇没开。每一扇，都在她的土里写了一笔：开了的，写的是「这个人托得住」；没开的，写的是「不怪她」。

后来这笔钱，她分了三年还清。还清的那一天，她把五家人都请到家里，吃了一顿饭。梁静记得，那一顿饭里，没开门的那家女主人也来了，带了一篮橘子。

你看，一笔钱，是一条路。路上的每一步，都是不同的，一先一后。借钱、还钱、请吃饭，这是一个完整的段落，从压下来，到走过去。走完这一段，沈秀芝的场里，多了五家邻居。

◆ 八、一条路上，先后不能换

苦难之路有一个别的路没有的特点：它不让你挑。

你可以挑工作，挑城市，挑哪一天开始减肥。可是苦难这条路，你没有挑过。它是砸下来的。你只能问：路在哪里，下一步是什么。

这使得苦难之路上的先后特别要紧。

第一步，往往是站住：不倒，先不倒。第二步，是看清有几件事压着。第三步，是分出哪一件现在能动。第四步，动那一件。第五步，再看下一件。这样的先后没人教过，是很多人走过之后，彼此相似的样子。

沈秀芝那几年，大概也是这样。她后来跟梁静说过，最难的不是难，是「不知道是哪一件在压」。等到把几件事一件件分开，一件一件摆到桌上，每一件虽然都重，却都能搬了。

你看，这里面有一件事要看清：她没有「决定变得坚强」。她只是一步一步，在路上走。走到某一步，她显出一个坚强的样子，坚强是走出来的形状，不是一个先于路的主意。

再回到那个词：ὑπομονή，「留在底下」。

这个词有一个细处，平常读不出来。「在底下」，不止是被压着，也是托着。一个人撑着一块板，是被板压着，同时他也在托着那块板。压和托，是同一个姿势的两面。

梁静的母亲那几年，就是这样的姿势。她被日子压着，同时她托着丈夫，托着女儿，托着那个家。她自己并不觉得在托，她只觉得被压。不过从外面看，这个家没有塌，是因为有一个人，一直留在底下。

这正是第三编、第四编要讲的事：爱的场，是托住的。忍耐在这里，已经露出了场的影子。

本书的说法是：忍耐是粘性，粘性把劲化成热，这是从定态那边看；忍耐是留在底下托着，这是从场那边看。一个字，两面。

◆ 九、只有一样会怎样

如果只承认「患难」，不承认「路」，会怎样？

结果是：把苦难看成一件一件的坏事，数一数，加起来，叫「命苦」。命苦这个词，把一条有先后的路压成了一个总数，什么都在里头，却没有方向。你再也看不出，哪一段是走过去的，哪一段还在脚下。

如果只承认「忍耐」，不承认「路」，会怎样？

结果是：忍耐成了美德的名字，却失去了位置。一个人在难里「忍」，忍到哪里去？没有终点的忍，就是把人冻在原地。第 20 章会专门谈这件事，忍耐不是忍气吞声。这里先记一句：忍耐有方向，它是在路上留下，不是在原地待着。

如果只承认「盼望」，不承认前面那几段，会怎样？

结果是：盼望变成口号。「会好的」这三个字，说起来容易，不过它没有压过任何一段路，所以托不住任何人。罗马书的次序，盼望排在最后，不是排得客气，是它本来就长在最后。

◆ 十、今天与机器

今天有一个新的办法，可以让人觉得，苦难之路可以跳过去。

你把难处打给一个会说话的机器，三秒钟，它给你五条建议：先稳住情绪，再梳理问题，再寻求支持，再制订计划，再给自己留出时间。条条在理。

它没有错。这五条建议，大概也正是梁静母亲那几年一件一件做过的事。

不过读完这五条，你手里有的是一张路的照片，不是路。路上的那一层粘性，要你自己的脚去蹭，一步一步，没有人能替你蹭。机器能给你一个次序，它给不了你走过这个次序以后，土里多出来的那一层。

机器当然有用。有一张路的照片，走的时候心里有底，这本身就是帮助。本书的意思只是：别把照片当成走过。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梁静八岁那个冬天。

很多年后她问过母亲一次，那几年最难的是什么。沈秀芝想了很久，说：「最难的是第一个月。后来就好了，不是事少了，是我知道每天晚上要做什么了。」

这句话里，有这一章的全部意思：难没有变少，路有了先后。

那天晚上，梁静把这些零碎的话都记在心里，一直没有拿出来说。直到她自己当了母亲，又在医院里见了许多个家属，才慢慢看明白：母亲当年那样做，并没有谁教过，也没有谁看着。那是一块土在压力底下，自己找到的走法。

走法一旦找到，就成了路的一部分，后来的人才有迹可循。梁静今天陪家属站在走廊里，说的每一句话，都踩在这条被母亲踩出来的路上。

一个小办法，今晚可以试：你手里要是有一件压着的难事，别问「怎么办」，先问「先后是什么」。把它拆成四五件，写在纸上，不用排对，只要写下，哪一件我今晚能动一下。动完那一下，就够了。路是这样一步一步压出来的。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苦难不是一件事，是一条有先后的路；忍耐不是硬撑，是压下来的时候没有走开，把劲留在了土里。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这一章写的是走动的那一格怎样落成站住的那一格，忍耐是粘性，把动能留成内能。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命苦」和「会好的」都是把一条路压成一个点，一个压成总数，一个压成口号；场要的是有先后的路。

想 一 想

你手里压着的那件难事，它是一件事，还是一条路？如果是一条路，你现在走到了哪一步？

◆

09

第 9 章

顺利通过：走过去的苦难与卡住的苦难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沈秀芝的纺织厂里，当年出事的不止她丈夫一家。

同一个车间有位姐妹，大家叫她周姐。周姐的丈夫也在那几年伤了，伤得比梁家重。两家人差不多的难，差不多的年纪，孩子差不多大。

三十年后，沈秀芝每次路过老厂区，还会想起周姐。周姐那几年没有倒。她跑赔偿，跑了六年；她写材料，写了厚厚一摞；她去过市里，去过省里。每一次回来，人都比去的时候更硬一点。

后来赔偿的事终于有了结果，钱的数目，跟她想要的对不上。她却没有因此松下来。再后来她不跟老同事来往了，说谁都在背后看她笑话。有一年春节，沈秀芝提着一篮鸡蛋去敲门，门开了一条缝，周姐看了她一眼，说：「你过得好，不用来看我。」

门关上了。

沈秀芝站在楼道里，手里的篮子突然变得很沉。她心里清楚：周姐比她更有劲，比她更不认输，周姐的难，不比她少。

两个人，同一条路的开头，走到后来，是两个样子。

这一章，就写这两个样子。

◆ 二、两种苦难

先把两种难分开。

第一种，走过去的难。它有头，有尾，中间有一段一段的先后。每走完一段，就多一点东西：多一个办法，多一点底，多一个能说话的人。走到后来，回头看，能说出：「那一段，是这样过来的。」

第二种，卡住的难。它也有头，不过没有尾。人在同一处转：同一件事，同一句话，同一个人，每天翻出来，一遍又一遍。看上去在用力，其实没有往前走一步。回头看，说不出「怎样过来」，只能说「还在里面」。

注意，这两种难，不按大小分。小的事可以卡住一辈子，大的事可以走过去。也不按苦的程度分。周姐比沈秀芝苦得更多，也许更久。

它们是按「有没有往前走」分的。

还要先说一句公道话：卡住，跟有没有本事无关。有时是路本身被挡住了：没有人替她分担，没有人告诉她下一步，案子一拖六年，没有一个出口。一个人能不能走过去，不光是他自己的事，是他所在的那片场，托不托得住他。

◆ 三、「顺利通过」是什么意思

本书的命题 7 里有一个词：顺利通过。这个词容易被读歪，所以先讲清楚。

顺利，并不轻松。梁静的母亲那几年，一点不轻松，每天都重。顺利，也有错。她借钱借错过人，也曾在医院走廊里对着医生发过火。

顺利，是顺着路走过去。

什么叫顺着路？苦难这条路有它的先后：先站住，再分清，再动手，再看下一件。顺着它走，就是在每一段上，做那一段该做的事，做完了，往下一段去。逆着它走，就是该站住的时候急着冲，该分清的时候急着判，该往前的时候停在原地反复数落。

通过，是真的走过去了。没有忘记，没有绕开，也没有用一句「都过去了」盖上。是那一段，在她的日子里有了位置：它发生过，它是怎样过来的，她说得出来。

走过去的难，有一个很清楚的记号：你能把它讲成一个有先后的故事。卡住的难，讲出来是一团。

◆ 四、走过去的，土厚了一层

先看走过去的，土里发生了什么。

每走过一段，那一段的形状，就回写进土里。这里的形状，指的是：这一段是怎么被走过去的，留下的那个样子。第 10 章会细讲回写。这里只说结果：土多了一层。

这一层不是一个想法，是一个可以再用的东西。下一回遇到类似的难，那一层就在脚下，托着，使你不必从头再站一遍。

所以沈秀芝才有后来的稳。她的稳，是几次走过去的难，一层一层垫起来的。垫得足够厚，别的事砸下来，先落在这一层上。

◆ 五、卡住的，场会塌

再看卡住的，土里发生了什么。

卡住的难，也有形状，也在往土里写。可是它写进去的，是同一个形状，一遍又一遍。路没有往前，每天的难是同一件，所以每天回写的也是同一笔。这样写下去，土不是厚了，是被压实了、压死了。

压死的土有什么特点？它不再收新的东西。

好土是松的，雨落下来能渗进去，种子落下来能扎进去。压死的土，雨来了只在面上流，种子来了只在面上滚。同样的话，别人说了一百遍，它一句也进不去。

这时场就塌了。第一编说过，爱的场是一片托着的东西：连接、次序、结构。卡住的人，这三样一样一样地松：

连接，先断了。他和别人之间那些能通的线，被「你们都不懂」一根一根拔掉。次序，跟着乱了。该先做的事，他最后做；不该计较的事，他天天计较。结构，最后塌了。原来能把他托住的那片场，缩成了一个点，就是那件事、那个人、那笔账。

周姐的门，开了一条缝，又关上。那一条缝，就是场塌之后，仅剩的一点。

◆ 六、经文：石心和肉心

圣经里，有一对特别的字，说的正是这件事：石心和肉心。

>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结 36:26）**

>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结 11:19）**

石心，是硬的，一块石头，装在胸口。肉心，是软的，是活的，能跳，也能被扎疼。

经里别的地方，也写到心硬。出埃及记里，一次又一次写到法老：灾来的时候，他松动一点；灾一过，他又把心硬了回去（出 8:15）。〔经文里还有「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一类的话，历来读法不一，本书不在这里断。〕新约里，希伯来书引了诗篇里的话：

> **「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经历试探的日子一样。」（来 3:8）**

马可福音里有一个很小的场面。安息日，会堂里有一个人，一只手枯干了。耶稣看着周围的人，是怎样看这件事的：

>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可 3:5）**

这一节有一个对称，细读才看得出：一边是一只枯干的手，一边是一群刚硬的心。手伸出来，复了原；那群人的心，故事没有说。

◆ 七、本书的说法：石心是焊死了的土

历来的读法，大致是把石心读成「不肯悔改」「拒绝神」。这是它在经文里的直接意思，本书不推翻。

本书在这上面，加一层发生学的读法。

刚硬的心，石心，就是信、望、爱这块土被固化，拒绝回写。

肉心，就是还能被回写的土：还收，还松，还能被下一个形状写进去，还能再加厚。

这句话要慢慢拆。

第一，石心不是天生的。它是长成的。走过去的难，长出肉心的厚土；卡住的难，长出石心的硬壳。两样的差别，不在原料，在于那条路走通了没有。

第二，石心不是一个人「决定」把自己硬起来。没有人早上起来说：从今天起我要变硬。是一遍又一遍，同一处，同一个形状压下去，土不再收新的，于是显出一个「谁的话也进不去」的样子。这个样子，是土的状态，不是一个人下的决心。

第三，石心有它的功劳。这是公道话。一块土被一遍遍砸，硬起来，是一种保护：它把里面最要紧的东西护住了，不让再砸。周姐的那一层硬壳，帮她撑过了六年。可是壳是壳，不是土。壳外的人进不去，壳里的人出不来。

第四，肉心并不软弱。它能被扎疼，所以才能被写。一块不会疼的土，是一块不会被写的土。

用这一章的话，把前面几章连起来：

信，是站住的定态，定态要是被焊死，就成了不肯动的「我对」。望，是走动的波，波要是被焊死，就成了停在原地的「怨」。爱，是托着的场，场要是被焊死，就成了一本不翻页的账。三样都在，三样都不再长厚。

石心里面的人，看见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一点，要替他说清，不然读的人会一直觉得他「想不开」。

在他看来，世界是对的，他的感觉是对的：每个人都在看他的笑话，每一句话里都有刺，每一个好意都带着目的。这些都是他的土告诉他的，没有一句是编的。一块被反复砸过的土，对任何落下来的东西，第一个反应都是「这是又一次」。

所以劝他「想开点」，等于叫他把一块石头想软。他想过，只是这块土，这几年里，没有收过一次没有疼的东西。

周姐那条缝里说的话：「你过得好，不用来看我。」细听，这里面没有恨，有一种累。她想要那一篮鸡蛋，只是不知道，接了这一篮鸡蛋以后，她该怎么做。

一个人在壳里，最怕的不是被拒，是被可怜。因为可怜是一个新的形状，要写进去，而壳已经没有口子了。

◆ 八、石心怎样长成的

石心不是一天长成的，它也是一条路，一条反方向的路。

第一段，是疼。一件事砸下来，疼是真的，反应也是真的。

第二段，是没有地方放。疼得没有出口：没有人听，没有人分担，没有下一步。这一段最要紧。走过去的难，在这里有人递来了一件能做的事；卡住的难，在这里什么也没有。

第三段，是反复。没有出口的疼，会自己转圈。同一件事，每天翻出来，每翻一次，壳厚一层。

第四段，是封口。壳厚到一定程度，外面的话进不来，里面的话出不去。这时旁边的人劝，只会加速，因为每一句劝，都被当成又一次砸。

第五段，是固。此后新来的事，一律往旧的壳上套：来了好意，被读成算计；来了问候，被读成可怜。土不再回写。

读到这一串，你大概看出了：石心的每一段，都有一个地方，如果有一只手伸进来，路就可能转。这也是第二编想让你看见的：卡住，大多不是一个人的单独失败，是路上缺了一只手。

◆ 九、只有一样会怎样

如果只承认「走过去才厚」，不承认「卡住会硬」，会怎样?

结果是：苦难被歌颂。所有的难，都成了好东西，「苦难是财富」。这句话对走过去的人是真的，对正卡在里面的人，是一记闷棍。

如果只承认「卡住会硬」，不承认「能走过去」，会怎样?

结果是：苦难被恐惧。人一遇到难，就怕自己硬起来。怕本身，也成了一层壳。

本书的说法，把两样放在一起：难有两种，土有两种去向。去向取决于路通不通，而路通不通，不光看一个人，还看他周围那片场。

还要讲一个常被忽略的事：长出肉心，不是不再疼。

反过来，是更疼。

一块松的土，雨落下来，渗进去，每一滴都得到。一块硬的土，雨落下来，只在面上流，什么也没感觉。肉心之所以是肉心，是因为它还能被扎到。梁静看见走廊里的家属在哭，会难受；一个石心的人，也许看了没感觉。

所以走过去，并没有变得不痛。走过去，是痛的时候，痛能被收进去，成为土的一部分。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变得「什么都不在乎了」，别急着说那是成熟。有时它是壳。成熟的人会疼，也会走过去；壳里的人不疼，也不走。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楼道里的那只篮子。

沈秀芝后来没有再去敲周姐的门，可是每年春节，她都叫梁静把一袋鸡蛋放在周姐家门口，不敲门，不留名字。第七年，门口出现了一个空篮子，里面放着两个橘子。

没有一个字。

那只空篮子里的两个橘子，是三十年里，周姐给的第一件东西。它的意思是：壳上，开了一个很小的口。

梁静后来说过，母亲这一辈子，最舍得做的一件事，就是不评判周姐。她既不说周姐想不开，也不说周姐活该。她只是年年放一袋鸡蛋，在那里等。

等，是场做的事。场不催人，只是留着一个位置，等那块硬了的土，哪一天自己想靠近。

一个小办法，明天能试：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卡在一件事里，别劝，别讲道理。放一件小东西，不留话，不等回应。你没有在撬那块石头，你是在壳上，给它一个能收进去的东西。

如果卡住的是你自己，先写下这一件事里，哪一步你已经走过了，哪一步你还没动。写下来，就是给壳开一个口。再往下，请找一个人，一起看一遍。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走过去的苦难回写加厚，卡住的苦难压成石心；两样的差别，不在苦的多少，在路通没通。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这一章三格都讲到了，走过去，三格一起厚；卡住，三格一起被焊死，站成「我对」，走成「怨」，托成一本账。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卡住的难把场收成一个点，连接先断，次序跟着乱，结构最后塌；开口，常常来自场外的一只手。

想 一 想

你认识的人里，有没有谁卡在一件事里很多年？你能想起，他的路上，缺的是哪一只手？

◆

10

第 10 章

每走过一次，写回一层：显露的回写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腊月二十七的晚上，梁静下夜班回来，脸色很差。她没说什么，换了鞋，坐在饭桌边，端起一碗粥。

沈秀芝从厨房出来，看了她一眼，没问「怎么了」，只把一碟咸菜往她手边推了推，又转身去热了一块馒头。

梁静吃了两口，眼眶忽然红了。

那天夜里，病区里走了一位老人，家属在走廊里哭得很凶。梁静做了该做的一切，不过回家以后，那个哭声还留在耳朵里。

外婆什么也没问，她只是知道。一个人从门里进来的那几步，肩膀怎么落，鞋怎么脱，她看一眼就明白，今晚不能问。

一苇在房间里写作业，听见外面没有声音，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她心里想：外婆怎么每次都知道？

这一章，就想回答这个问题。外婆的「知道」，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想出来的。它是走过的难，写回来的东西。

◆ 二、什么叫回写

先把「回写」这个词，讲到你可以讲给别人听。

回写的意思是：一个东西长出来了，这个东西回过头来，改了它从里面长出来的那块土。

打个比方。一条小河在山坡上流，冲出一道沟。沟一旦有了，水就顺着沟走；水一多，又把沟冲深、冲宽。沟和水是一起长的。沟是水留下的形状，这个形状回过头来，改了下一回水怎么走。这就是回写。

再看一个反例，免得和别的词混了。

你有一间屋子，每年把旧东西往里堆，堆了三十年，满满当当。屋子里什么都有，不过屋子本身没变，墙还是那面墙，地还是那块地，你今天要做的事，也不会因为屋里多了三十年的旧物而变得更容易。这算存档，算不得回写。库房越堆越多，不回头改生产线，就不是回写。

所以回写有两个要点：一，是形状回头改土，不是东西存起来；二，是改了之后，下一回长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了。

◆ 三、经文：老练，和被火试验的金子

罗马书那条链子里，有一个词，我们前面一直没停：老练。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罗 5:4）

「老练」在希腊文里是 δοκιμή。它的意思，是经过检验之后，站住了的那个样子。它和另一个字 δοκίμιον（试验）同出一源，这个字眼，在彼得前书里出现过：

> **「叫你们的信心所经验的，远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前 1:7）**

上一节（彼前 1:6），彼得说得更近人：「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他写的对象，是一群正在受压的人。他没有说试炼不疼，他说它是暂时的，而且它在做一件事：试验。

雅各书也一样（雅 1:3）：「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历来最常见的读法，是「金子的比喻」：火为的是烧掉渣滓，让真金露出来。试炼，是为了看出信心是真的。这个读法很有力量，也有它的道理：很多人在难里，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真正相信的是什么。

◆ 四、本书的说法：老练就是一次显露的回写

本书的读法，沿着这个「试验」往前走一步，也有一处要收一收。

先说收的一处。金子的比喻，对一半。火试金子，金子本身不会因为火而变厚，火只是让它露出来。如果信心像金子，那么试炼只能「验」，不能「长」。可是前面几章看到的是，沈秀芝的稳不是验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她三十五岁的时候没有，三十年后有了。

所以本书的说法是（这是本书的说法，不是经文的说法）：

老练，就是一次显露的回写。

一段难走过去，它的形状被站住了，这就是「经过检验而站住」，也就是老练的字面意思；这个站住的形状，回头写进土里，土厚了一层，这就是回写。

这样，彼得讲的「试验」和本书讲的「加厚」，是同一件事的前后两半：试验，是形状在难里被站住；加厚，是这个站住的形状回写进土里。金子的比喻，讲了前半；本书加上后半。

◆ 五、一次回写，土里改了什么

一次回写，改了什么？按第一编那张九格表，分三格看。

站住的那一格，信。走过一段难，定态更结实了：稳定、整体、独立，三样都多了一点。以前一阵风就晃的地方，现在不晃了。这是内能，土里多存了一份热。

走动的那一格，望。走过一段难，波有了新的轨迹。以前看后面是一团雾，现在看出了几步的次序。这是动能，有了一条能走的线。

托住的那一格，爱。走过一段难，场里多了一处能连的地方。梁静下夜班回来，外婆「知道」，这个「知道」就是一处新连上的线：外婆自己的难，和女儿今晚的难，接上了。这是势能，场里多存了一份位置上的能。

三格是一起改的，不是分着改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经过一段难，会觉得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不是某一样变了，是整块土厚了。

◆ 六、回写成了没有，三个记号

怎么看一次回写成没成？本书给三个记号，都是日子里看得见的。

第一，说得出来。走过去的难，能讲成一个有先后的故事。讲的时候，不是一团。沈秀芝讲不清那几年，可是她能说出「最难的是第一个月」，这就是一个记号。

第二，用得上。下一回遇到类似的难，手里有东西。不是想起一句大道理，是手里真的有一件能做的事。梁静面对新来的护士，第一次碰到家属哭闹，能递一杯水，说一句「我陪你站一会儿」，这个动作，是她当年从外婆那里，也从自己的夜班里，一层层回写来的。

第三，托得住别人。这是最后一个记号，也是最慢的一个。一个人走过的难，如果只能自己受用，不能托别人，土还不算很厚。外婆的「知道」能接住梁静，这一层才算真的写进了场。

三个记号，一个比一个难。第一个，很多人有。第三个，要很多年。

◆ 七、只存不改，不是回写

回写最容易被冒充的，是存档。

有的人，难事讲了一百遍，每遍都讲得更生动。听的人听得入神，讲的人也越讲越顺。可是讲完，什么也没变。第二天遇到同类的事，他又是一模一样地慌。

这就是存档。故事存下来了，土没改。

有的人，把难事变成了一本账：谁欠他多少，谁对不起他几回。账越记越厚，这也不是回写，是把场冻成一本账。第 26 章会细说。

有的人，把难事变成了勋章：我受过多大的苦。苦成了身份，不成了路。他不想再走过去，因为一走过去，勋章就没有了。这种人也在不断讲，但他拒绝的，恰恰是回写。

分辨的办法，只有一个：看下一回。下一回长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了，才是回写。

◆ 八、今天与机器：它存得很多，写回得到吗

会说话的机器，是史上最大的一个库房。

你问它什么，它都能从里面翻出一份。它读过几乎所有人写过的难：失去亲人，失业，生病，离婚。它能把别人走过的路，一条一条给你列出来，有先后，有细节，有时比过来人讲得还清楚。

这是真本事，本书不贬低它。

不过库房和土，是两样东西。机器里存着一万条别人的回写，这一万条，没有一条回过头来改它自己：你关了对话，它就还是原来那个。而你要的，是你自己手里多一样。

所以有一个好用的办法：把机器当作一个路上的同伴，不当作路。问它「别人是怎么走过这一段的」，这是借一张图。图借到了，仍然得你自己去走，走完，土才厚。

反过来也要看到，一个人要是什么难都先交给机器去想，自己一步也不走，那么他的土，会一天比一天薄。薄的土，经不起第一场雨。

◆ 九、只有一样会怎样

如果只有火，没有回写，会怎样？

结果是：苦难成了一场接一场的考试，考完就考完，什么也不留下。一个人被考了一辈子，每一次都是从头来。这样的人，会特别累，因为他的每一次，都没有土可站。

如果只有回写，没有火，会怎样？

结果是：写什么呢？没有一段真正走过的路，就没有一个真正站住的形状，回写写的是空的。网上有很多「过来人的话」，大道理都对，不过读的人手里一点土也没有。这就是把别人的回写，当成了自己的。

火和回写，缺一样，土就长不厚。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梁静的第一年

梁静二十三岁当护士，第一年夜班，扎针扎不好。

有一回，一位老人手背上血管细，她扎了三针没成，家属在旁边急了，说了很重的话：「你到底会不会？」

她把针头放下，手在抖。那一刻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出了病房，在走廊尽头站了一会儿，回去换了另一位护士。

回家以后，她哭了一夜。外婆那时还没像现在这么老，只是把一杯热水放在她手边。

第二年，她开始在休息的时候，拿一块海绵练。第三年，她学会了先看那只手：手背的皮是松是紧，青筋是浮是沉。第五年，她能在三秒之内，判断这只手适不适合第一针。

这一串里，有那个「火」：被家属骂，是一次被试验。有那个「站住」：她把针放下，退出来，没有崩。有那个「回写」：此后的每一个动作，都因这一次而不一样。

而且这里要看清楚一件事：梁静没有「决定变成一个好护士」。是那一次，那一次一次接着一次，她的土里一层一层有了东西，一个会扎针的人，从里面显了出来。

最后要说一件容易让人泄气的事：回写有快有慢。

有的回写很快。被家属骂了一回，第二天你就知道了：扎针前先和老人说两句话，让他放松。一夜之间，土多了一层。

有的回写很慢。像外婆那种「看一眼就知道」，是三十年才写成的。它不是一次难的结果，是几十次难叠在一起，才写出来的一种整体的敏感。

最慢的，是关于人的那一层。你对一个人信不信得过，爱不爱得深，往往不是一件事、一段难能写定的，要很多年、很多回。

所以，一个人如果想「走过一段难，就一下子变了」，多半要失望。回写不是开关，是年轮。一圈一圈，外面看不出，砍开才看得见。

这一点，要劝读者耐心。不是劝他忍着，是劝他看懂：你现在觉得自己进步很慢，也许只是年轮在长。

◆ 十一、回写和粘性，是一回事吗

读过第 5 章的人，可能会问：忍耐是粘性，回写又是什么？两个词会不会说重了？

不重。它们是同一次走过的两条线。

从能量那边看，路上压下来的劲，经过粘性，化成内能，留在定态里。这是第 5 章的账，账上记的是热。

从形状这边看，那一段难走完，站住了一个形状，这个形状回头改了土。这是本章的账，账上记的是样子。

热和样子，是同一块土上的两种记法。热多了，样子就稳了；样子稳了，热就存得住。一个人身上的稳，既有热，又有样子，缺了哪一样，都稳不久。

所以后面每一章，凡说到「忍耐」，是在记热；凡说到「回写」，是在记样子。账是同一本。

◆ 十二、放回日子里

回到饭桌边的那碗粥。

梁静吃完，把碗放下，说了一句：「妈，今天走了一个老人，家属哭得很厉害。」

沈秀芝点点头：「你没做错什么。」

这句话很短，可是只有走过相似的路的人才说得出。它不是安慰，它是一层土，递给另一层土。

一苇在门边听了这一句，慢慢走进来，坐在母亲旁边的椅子上。

「妈，那你以后也会这样对我说吗？」

梁静想了想：「会。可是我说的话，大概没有外婆说得好。」

「为什么？」

「因为外婆说话之前，已经走过了很多回。」

一苇没有再问。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在桌子底下，慢慢攥了一下，又松开。她那天夜里没有失眠，是这个冬天头一回。

一个小办法，今晚可以试：想想你最近走过的一段难，哪怕很小。问自己一句：下一回遇到类似的事，我手里多了什么？只要说得出一样，哪怕是「我知道了那个时候别急着说话」，那一层就回写了。写下来，贴在你常看见的地方。

带走的话

老练就是一次显露的回写：难走过去，那个站住的形状回头改了土；只存故事，不改土，不算回写。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一次回写，三格一起改，定态更稳，波有了轨迹，场里多了一处连得上的线。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存档和勋章，都是把难收成一个点，收成一个故事，或一块牌子；回写让场多长一处。

想一想

你上一次走过一段难，下一回再碰到类似的事，你手里多了什么？如果说不出来，是那段难还没走过去，还是它只被存了档？

◆

11

第 11 章

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亚伯拉罕的路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腊月二十八，一苇陪外婆去楼下取快递。电梯里没别人，她忽然问：「外婆，你最难的时候，指望什么？」

沈秀芝按着电梯的键，想了一会儿。

「最难的时候，没有指望。」

电梯到了，门开了，她没有立刻出去，站在门口，把话说完。

那一年，医生在病房外对她说，腿骨接上了，可是神经伤得重，以后能不能走路，说不准，多半不能。她回到病房，丈夫睁着眼睛，看她的脸。她把脸整理好，说：「医生说，要慢慢养。」

从那天起，她每天早上给丈夫的脚趾按摩一遍，每个脚趾，一个一个，按十下，不多不少。她不是为了什么指望，她那时没有。她只是每天早上做这件事。

按了四个多月。有一天，大脚趾动了一下。

一苇听完，没说话。电梯门在她们身后慢慢合上了。

◆ 二、经文：在没有可指望的时候

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里，说过一个人，就是这样：

> **「亚伯拉罕在没有可指望的时候，仍然凭着指望相信，就得以作多国之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也没有因不信，对神的应许生疑惑，反倒因信心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作成。」（罗 4:18—21）**

希伯来书里，也有他的影子：

>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来 11:8）**

>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来 11:10）**

这两处，合起来是一个人的一生：出发的时候，不知道去哪；中途，住帐棚；将近百岁，身体如同已死；最后，被要求献上等了一辈子的儿子。

◆ 三、历来怎么读

历来的读法，大致把亚伯拉罕当成「信心的榜样」。保罗用他，证明人是凭信称义，不是靠行为（罗 4 章通篇在讲这件事）。希伯来书用他，鼓励正在路上的人不要退缩。

罗 4:18 的头一句，希腊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ἐπ' ἐλπίδι παρ' ἐλπίδα，字面近乎「在盼望之外，凭着盼望」。意思是：照眼前看，已经没有可盼的了，他还是盼。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历来的读者都停下来过。

后世还有人把他读成「信心的骑士」，一个敢于放下一切、走向荒谬的人〔待核：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的读法，大意如此〕。也有人把他读成「顺服的典范」，一声令下，就献上儿子。

这些读法，都读出了一个人的决断。本书想换一个问法：这个人，是怎样被走成那样的？

◆ 四、本书的说法：亚伯拉罕的路是一条长路

不写「他决定相信」。写：他走了很长一条路，路上的每一段，都在他的土里写了一层，到了百岁，一个能在无可指望时仍然站着的样子，从那块土里显了出来。

这条路有多长？照创世记的记载：

七十五岁，蒙召出发（创 12:4）。到了迦南，遇到饥荒，下埃及，在那里为了保命，说妻子是他的妹子（创 12:10—13）。后来有一夜，神带他走出帐棚，叫他数星星：「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 15:5—6）

又过了些年，眼看没有孩子，撒拉把使女夏甲给了他。夏甲怀了孕，家里从此不安（创 16 章）。

九十九岁，又一次听到应许，这回他俯伏在地，笑了（创 17:17）。撒拉在帐棚里听到，也笑了（创 18:12）。

一百岁，以撒生下来（创 21:5）。

再往后，他被要求把这个儿子献上（创 22 章）。

从出发到以撒出生，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里，有信，也有走偏，有笑，也有怕。它不是一条直路。

◆ 五、没有可指望的时候，是谁托着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的问题了：「没有可指望的时候」，是谁托着他？

按九格表看。盼望是走动的波。波要有轨迹：一个「尚未」，一条往那里去的线。到了身体如同已死的时候，轨迹断了。照眼前看，那条线没有路可走。

这时能站着的，只有信，站住的定态，内能。罗 4:19 写得很准：「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不软弱，是定态没有散。定态为什么没散？因为它已经被二十五年的路写得很厚了：每一段走过，土里多一层。到了最后这一段，别的都断了，土还在。

土在，波就能再起。罗 4:18 说「仍然凭着指望相信」：波断了，是土托着，使它重新有了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次序：不是先有指望，所以能相信；是先有被路写厚的土，指望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能从土里长出来。

沈秀芝那四个月也是这样。她每天早上给脚趾按十下，不是因为有指望，是因为那一块土已经被前面一段段的难，写得足够厚，使她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有一件能做的事。事做下去，波就有了轨迹，动一下，是波的回应。

◆ 六、疑惑没有硬成石头

有一处，容易读歪。

罗 4:20 说，他「也没有因不信，对神的应许生疑惑」。如果读成「他一点疑惑也没有」，那就和创世记对不上了：九十九岁那年，他是笑了的；撒拉也笑了。早先，他还把夏甲领进了家门。

所以这一节更合适的读法是：疑惑来过，没有在那里硬成石头。

这正好接上第 9 章。石心是土被焊死，拒绝回写。亚伯拉罕的路上，处处都有该卡住的地方：下埃及说谎，是怕；娶夏甲，是急；俯伏而笑，是不信得来的震动。每一个地方，他都有可能把自己焊在那里：「我就是这样的人」「事情已经这样了」。

可是他没有。每一次走偏，路都还接得上：说谎的事被指出，他回来；夏甲的事闹出了家变，他仍旧听神说话；笑了以后，他还是照应许做了割礼，把家里的男丁都带进了约（创 17:23）。

肉心，就是这个样子：会疼，会错，会笑，可是还能被写。

◆ 七、帐棚里的撒拉

这条路上，还有一个人，常被忽略。

撒拉。创世记 18 章里，三位客人到了帐棚前，说明年这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撒拉在帐棚里听着，笑了，心里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创 18:12）

这一笑，笑得很真。她的身体，她的年纪，她等了几十年的落空，都在里面。

从本书的角度看，有两件事值得停一下。

第一，路上的人不止一个。亚伯拉罕的路，是和撒拉的路缠在一起的。夏甲那一段，是撒拉出的主意；家里的不安，撒拉承担得最多。一个人的场，不是一个人的，是一片连在一起的东西。

第二，她笑，不等于她卡住。她笑过之后，被问了一句，「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创 18:14）后来，她怀了孕，生下以撒，给孩子起名，意思是「笑」（创 21:6）。那一声笑，没有焊成石头，反而被收进了孩子的名字。

这也是肉心的样子：疑惑出来了，没有被压下去，也没有被焊死，被放进了日子，成了名字的一部分。

来 11:9 里还有一个细处：亚伯拉罕「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棚」。

帐棚，是一个很薄的东西。风一大，会响；雨一大，会漏；拔起来，一天就能搬走。他在应许之地，住了一辈子帐棚。

可是帐棚里，有撒拉，有以撒，有牲畜，有仆人，有来来往往的客人。帐棚外，有一座他等候的、有根基的城。

按本书的眼光，这是一幅很清楚的图：帐棚是眼前的场，薄，却托着人；城是尚未的场，厚，却还没落地。人就住在这两片场之间，靠眼前这一片，往那一片去。

这也是苦难之路上，许多人的实际处境。眼前的场很薄，薄得不像个家；可是只要它还托着人，路就还通。

◆ 八、路比一辈子长

来 11:13 里有一句话，常常被读快了：

>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来 11:13）**

亚伯拉罕得了以撒，却没有得着应许里的全部：他没有看见「多国之父」的那一天，只买下了一块墓地。照字面，他是带着「没有得着」死的。

这给本书的说法，带来一个难处，同时也是一层加深。

难处是：如果信、望、爱的土，是靠顺利通过苦难之路加厚的，那么一条路，在一个人身上走不完，怎么办？

加深是：土不只在一个人身上。场同时托着许多定态和波。亚伯拉罕那一层一层的土，传给了以撒，以撒传给了雅各。以撒走的是另一条路，可他一生下来，就站在一块被写过的土上。

所以路比一辈子长。一个人走不完的那一段，下一个人在那块土上接着走。这是本书从这一节读出来的，一个让人安静的意思：你今天走过的难，不只是你的。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把亚伯拉罕的路排一排

把前面的几段，排成一张表，看一看每一段是什么难，写回来的是什么。

段	经文	难	写回的一层
出发	创 12:1—4	不知往哪里去	能在没有答案时先动身
下埃及	创 12:10—20	饥荒，怕	走偏以后，路还接得上
数星星	创 15:5—6	没有后裔	一个「尚未」站住了
夏甲	创 16 章	等得急，抄近路	抄近路的代价，也是一层土
俯伏而笑	创 17:17	年纪，不信	疑惑可以带着走
以撒	创 21:5	终于来了	应许落成了站得住的东西
献以撒	创 22 章	最重的一段	来 11:19 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

这张表，要看两个地方。

第一，每一行的难都不同，而且先后不能换。没有走过出发，就没有数星星；没有数星星，就没有那个「尚未」，也就没有后面的急与笑。

第二，夏甲那一行不是光彩的一段，可是它在表里。走偏的路，也是路。被写进土里的，不只有走对的，还有走偏之后回来的。

◆ 十、最重的一段怎样读

还有一段，不能绕过去：创世记 22 章，献以撒。

这是整条路上最重的一段，也是最容易读出事端的一段。要先把话说在前头：本书无意劝谁献上自己的孩子，也无意替这段经文辩护。历来的读者里，有人读到的是顺服，有人读到的是不安，有人读到的是一场试验的反面（神最后拦住了）。这些读法，本书都不否认。

本书只问一个小问题：走到这一段的人，是什么样的土。

来 11:17—19 说：

>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

细读，这里写的不是一个被命令推着的人，而是一个「以为」的人。他在想，他在推算，他从前面二十五年的路里，带来了一点东西：神从前说过的话，是算数的。

这就是那条路写厚的土。最重的一段，从来没有单独发生过。它压在前面所有段落的上面。没有前面二十五年，同一句话，落在另一个人身上，会是另一个结果。

所以这一章想留给读者的，不是「你也要献上什么」，而是一个更朴素的看见：你最重的那一段，永远是压在你前面所有走过的段落之上的。你今天觉得轻的那些，也许正在为那一天垫底。

◆ 十一、只有一样会怎样

如果只读结局，会怎样？

结果是：亚伯拉罕成了一个「得了儿子的人」，信心成了一张兑奖券，押对了，中奖。这样读，经文里最重的二十五年，就被压成了一个点。

如果只读过程，会怎样？

结果是：路成了目的。「重要的不是结果，是过程」，这句话听起来宽慰，却把来 11:10 里那座「有根基的城」搁空了。那座城是他等候的，他的路是往那里去的。

两头都要。路是路，城是城。土在路上长，波往城那边去。

◆ 十二、放回日子里

回到电梯门口。

一苇说了一句话，是她那天说得最像大人的一句：「外婆，所以你不是有指望才按脚趾的，是按了脚趾才有指望的。」

沈秀芝笑了笑：「差不多。」

她提着快递，往家走。走到门口，又补了一句：「不过要是前头那些年没有走过来，我那天早上，大概连手都抬不起来。」

这句话，是本章的底。

这天晚饭，一家人没有再谈这件事。程远今晚还在公司加班，电视里放着春晚的预告，桌上多摆了一副碗筷。

沈秀芝把那副碗筷往中间拢了拢，说：「他到了，饭还热着。」

这是一句最日常的话。可是你若知道她用多少年才学会说这句话，就会听出里面一整条路：不催，不慌，把饭留热，等人。等候这件事，是望的波走过粘性以后，落成的一个动作。

一个小办法，今晚可以试：如果你正处在一段看不到头的难里，别急着问「有没有指望」。问一个更小的问题：今天早上，我手里有哪一件事，是不需要指望也能做的？做那一件。波，常常是从这样的一件事里，重新起来的。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带 走 的 话

无可指望的时候，不是指望托着人，是走过的路写厚的土托着人；波断了，土还在，波就能再起。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望的波断了，是信的定态撑着；等定态站稳，波重新有了线。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亚伯拉罕的土传给了以撒，场托着许多代的定态和波；路比一辈子长。

想 一 想

你今天走的这一段难，将来有谁会站在它写厚的那一层土上？

◆

12

第 12 章

土＝H（形状，路）：信望爱的发生式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腊月二十八的晚上，一苇在错题本上画了一张图。

图很简单：一条往上斜的线，线上有几个点，点和点之间有一小段平的。旁边写着几个字：难，站住，难，站住，难，站住。

外婆端着一盘切好的梨走过来，低头看了一眼。

「这是什么？」

「你的稳。」一苇说，「我想了一下午，觉得是这样的。」

沈秀芝把盘子放下，戴上老花镜，又看了一遍，指着其中一小段平的：「这里，要是画长一点，更像。」

一苇笑了：「你那时候，是不是在这里待得最久？」

外婆没有回答，只把梨推到她手边。

你也许会问：一个初三的孩子在错题本上画的这张图，和一整编的论证有什么关系？有关系。这一编六章写的，就是这张图，只是还没有写成一条式子。这一章，写成式子，把账算一遍。

◆ 二、这一编看见了什么

先把前五章的看见，并排放在一张表里。

章	看见了什么	靠什么看见
第 7 章	信、望、爱不是带来的，是一层层长厚的土	「稳是后来的」；一盆养出来的土
第 8 章	苦难不是一件事，是一条有先后的路；忍耐是路上的粘性	罗 5:3—5；雅 1:2—4；梁静母亲的那几年
第 9 章	走过去的难，土厚一层；卡住的难，土被压死，场塌；石心是焊死的土	周姐与沈秀芝；结 36:26；可 3:5
第 10 章	老练是一次显露的回写；存档、勋章都不是回写	彼前 1:7；梁静的第一年
第 11 章	无可指望时，是走过的路写厚的土托着；路比一辈子长	罗 4:18—21；来 11:8—19；亚伯拉罕的二十五年

五行，是一个意思往深处走：先说土是长厚的，再说长厚靠路，再说路有两种走法，再说走过去的是怎样写回来的，最后说这条路可以长到一个人走不完。

◆ 三、一条式子

现在可以把它写成式子了。

SDE 有三条基本的式子，每一条把三样东西中的一样，写成另外两样的函数。第三条，是土的：

土＝H（形状，路）

读成大白话：一块土（特征纠缠）长成什么样，由两样东西一起决定：一，走过了什么形状（显露）；二，这些形状是沿着怎样的一条路走过的（差异序列）。

这里的「函数」不要吓到你。它的意思，就是一件事取决于另外两件事，缺一不可。

拆开看，有两个要点。

第一，同一个形状，走在不同的路上，写回去的不一样。梁静母亲「站住」了那一回，和周姐「站住」了那一回，形状看上去相近，可是前者站在一条走通

了的路上，后者站在一条原地转的路上。前者写回去的是一层松土，后者写回去的是一层硬壳。

第二，同一条路，没有形状，也写不出土。路是空的，一个形状也没站住，就是白走。所以经文说「老练生盼望」，老练在先，它是一个站住了的形状。

所以信、望、爱，不能直接取，不能直接给。它们是在「形状」和「路」两边夹出来的东西。你能做的，是走路，是把每一段走过去，是看着形状站住。土，是它们共同长出来的结果。

◆ 四、式子的反面：回写被拒，土就焊死

有一条式子，就该有它的反面。

上面那条式子里，形状是要回写的。回写是说：形状成了，回头进入土里，成为土的一部分，使得下一回的土不一样。式子是一个循环：土里长出形状，形状写回土，新的土里再长出新的形状。

那么反面就清楚了：

回写被拒，循环就断了。形状还是会长出来，可是它进不了土。土不再收，一遍又一遍面对相同的形状，一层一层压，压实，压死。这是第 9 章的石心。

用式子的话说：在土＝H（形状，路）里，如果回写被拒，土就不再随形状改变，它只剩下一个固定的值。土被焊死了。

我们可以把两面并排放在一起看：

	顺利通过	卡住
路	有先后，一段接一段	原地转，同一处反复
形状	每一段站住一个，不同的	同一个，一遍一遍
回写	收进去，土松、土厚	被拒，土压实、焊死
土的去向	肉心：还能被写，还能再厚	石心：不再被写

	顺利通过	卡住
场	撑开，托得住别人	塌成一个点

要补一句：焊死不是一次性的判决。可 3:5 里，手枯干了，听见一句话，伸出来，复了原。第 9 章说过，石心常常是路上缺了一只手。有手伸进来，焊死的土，也可能重新被写。这是本书最想留给读者的一线光。

◆ 五、与第一编对账

第一编给了一张九格表：信是定态，内能；望是波，动能；爱是场，势能。

这一编给那张表，加上了时间。

信、望、爱各自的样子，是第一编的。它们是怎样长成那个样子的，是这一编的。两编合起来，是一幅完整的画：

一块土，经过一条路，一层一层长厚。长厚了的土，有三种样子：站住的，走动的，托着的。内能，是定态里存着的热，是走过的难化成的；动能，是波往前去的劲，是土里存着的尚未；势能，是场里存着的位置，是土厚到能托得住别人。

三样能量，来源也一样：都是路。

这就和第 6 章那份「一份能量，三种样子」接上了：势能放成动能，动能存成内能。这一编补了一句：存下来的内能，是土的一层，下一回，它又成为势能的底。循环转起来，土就长厚了。

◆ 六、把九格表放成录像

用沈秀芝那几年，把这条式子走一遍。

她三十五岁，丈夫出事。那个冬天，她的信、望、爱，都在一个很薄的层次上：站不稳，看不见后面，场里只有一个丈夫和一个孩子。

第一年，路上的一段是「站住」：不倒，煮粥，送孩子上学。形状是：我还站着。写回去的是第一层内能，很薄，不过是实的。

第二年，路上的一段是「分事」：借钱，排班，找医生。形状是：这些事，我一件一件能搬。写回去的是波的轨迹：后面不再是一团雾。

第三年，路上的一段是「有人」：五扇门，邻居的橘子，厂里的互助会。形状是：我不是一个人。写回去的是场里第一批连接。

后来的几年，下岗，孩子长大，丈夫能拄着拐走路，又过了许多年，他走了。每一段，都是一条小路，每一条小路，都往土里写了新的一层。

到了七十一岁，剥毛豆的这个冬天，她的土已经很厚了。外孙女问她「你是不是生下来就稳」，她答「稳是后来的」。

这就是一段录像。第一编的九格表，是其中任意一帧。

◆ 七、本编自认最弱的几处

按本书的规矩，要给自己写下几处死法。这一编有四处。

第一处，「顺利通过」不好验。一段难算不算走过去，没有统一的尺。本书给了一个记号：能不能把它讲成一个有先后的故事。这个记号有主观成分。如果有人能证明，讲得清楚的难，同样可以只是存档，那这个记号要收窄。

第二处，「卡住的不加厚，反让场塌」说得太满的可能。心理学里有人研究过，人在重创之后，有一部分人会报告自己有所成长〔待核：有研究称「创伤后成长」，大意如此〕。如果有人能拿出一个长期卡住、却在信望爱三格上都明显加厚的例子，这条命题要改写。到时候要问的是：他是真的卡住了，还是在别处，有一条本书没看见的路。

第三处，「老练」的读法。δοκιμή 在学者那里有多种读法〔待核〕，本书取「经过检验而站住」。如果这个词的用法，在原文里不支持「站住的形状」的意思，第 10 章的对应，要重写。

第四处，三格先后的说法。第 7 章说，站住的那一格常先长厚。这是本书的说法，经文里没有。如果更多的日子证明，有人是爱先厚、信后厚，这个先后要改。

写下这四处，并非示弱。一条式子知道自己在哪里不对，才能被放心地接过去。

◆ 八、「顺利通过」会不会成了成功学

还要拦住一个读法。

有人读到这里，可能会想：这不就是「苦难出人才」吗？走过去的难就有用，走不过去的就废了？

不是。有三条界。

第一，走不过去，算不得失败。第 9 章说过：路被挡住，是常有的事，场不托，人就走不动。一个人卡在那里，该问的是「路上缺什么」，不是「他怎么这么差」。

第二，本书从来没有说苦难是好的。苦难是压，疼是真的。本书只说：难已经发生了，走过去的和卡住的，去向不一样。

第三，本书不替人选路。一个人在难里，要不要找医生，要不要停一停，要不要放下一段走不通的路，改走另一条，这些是日子里的事，本书的式子决定不了。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九、三个追问

读到这里，常有人追问三句。

第一问：这样说，人是不是就没有选择了？不是。路上有岔口，每一个岔口都有选择，亚伯拉罕下埃及、娶夏甲，都是选择。本书只是不把选择写成一个先于路的「我」的发动。选择是在路上，在场里，由整块土一起显出来的。

第二问：苦难不够大的人，是不是土就薄？不是。土的厚薄，不看难的大小，看走过去的次数。一个人一辈子没有遇到大难，不过每一件小事都走过去了，他的土也可以很厚。

第三问：已经卡住很久的人，还来得及吗？本书的回答是：土焊死了，不是不能再写。可 3:5 的手，伸出来，复了原。只是这件事，往往不是一个人自己能做的。第三编要讲的「场」，第四编要讲的「恒久忍耐」，说的正是这个：别人的场，怎样托住一块已经硬了的土。

◆ 十、式子里每个字，都在路上

最后，把式子里的字母，一个一个放回日子里。

土，是外婆的稳，是周姐的壳，是亚伯拉罕那块传给儿子的地。它看不见，只能从一个人遇事时的样子里，反推出来。

形状，是每一段难走完以后，那个站住的东西：一句「我还站着」，一个扎针的手法，一篮送出去的鸡蛋。它很小，常常小到没人记得。

路，是这些形状的先后。一段接一段，顺序不能换。路要走通，需要有人递来下一步，有时是一个邻居，有时是一位医生，有时是三十年前的自己。

H，是把形状和路合成土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它没有名字，也不归哪一个人。它就是日子本身：每一天，每一段，一层一层，把走过的东西，压进地里。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错题本上的那张图。

一苇把那张图又画了一遍，这次，把中间那一小段平的画长了。她在平的下面，写了两个字：「不动」。

「外婆，这一段，是不是也算？」

沈秀芝看了很久：「算。那一段，就是土在厚的时候。」

她的意思是：一段路上，最不显眼的，是那些看上去没有动的时候。不是卡住，是站着，是吸收，是粘性在做它的事。外面看，像没有进展；里面，正是回写发生的时候。

梁静端着水杯路过，听到母女俩的对话，没有插话。她想起自己刚做护士那年，有一个晚上，也是这样，在值班室里对着墙发了很久的呆，什么也没做。第二天，她发现自己能做了。

那个晚上，也算。

这一点，写进式子里：形状要站住，需要时间；路要走通，需要时间；回写要沉下去，更需要时间。时间不在式子里，可是式子里每一个符号，都泡在时间里。

一个小办法，明天能试：你若是在一段难里，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做，别急着责备自己。问一句：我是卡住了，还是站着？卡住的人，每天翻同一件事；站着的人，每天多一点点东西。如果是后者，那一段平的，请允许它长。

◆ 十二、本编总判断

两张清单并排放，这一编的总判断是：

信、望、爱是土，不是带来的；每顺利走过一段苦难之路，显露就回写一层，土就厚一层；走不过去的，回写被拒，土焊成石，场塌成一个点。

两件事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走过去，土长厚；卡住，土变硬。这一编前五章给的，是这个动作的材料；这一章，把它写成了式子。

可是到这里，还有一样东西没有写：厚土要是只有信和望，没有那片托着的场，会怎样？一个人信得很足，望得很远，说得很动听，做得很大，却没有爱，那些厚，算不算数？

第三编，就从这里开始。保罗在十三章的头三节里，给了一个很重的回答：「算不得什么。」

带 走 的 话

土＝H（形状，路）：信、望、爱在一条走得通的苦难路上，一层层写厚；回写被拒，土就焊死成石。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三格是同一块土的三种样子，来源只有一个，就是走过去的路。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顺利通过，场撑开，托得住别人；卡住，场收成一个点，土焊成石。

想 一 想

错题本上的那张图，如果画你自己的，哪一小段平的，你一直以为是浪费？

◆



第　三　编

没有爱：十三章一至三节

导　语

这一编五章，读林前 13:1—3 这三节。第 13 章读第一节：会说万人的方言，却没有爱，是什么样子。第 14 章读第二节的前半：先知讲道，明白各样的奥秘和知识。第 15 章读第二节的后半：全备的信，能够移山。第 16 章读第三节：周济穷人，舍己身叫人焚烧。第 17 章把前四章的账并在一起，算一笔总账。

前两编把信、望、爱各自摆开了：信是土站住的样子，望是土走动的样子，爱是托着它们的那片场。这一编换一个问法：把场抽掉，剩下的是什么。

保罗给了四样东西：方言，讲道与知识，信，周济与牺牲。这是当时人人羡慕的四样，也是今天人人想要的四样。每一样他都先说到顶，再补一句「却没有爱」。这一编要看的，就是这个「却」字后面，到底丢了什么。

13

第 13 章

鸣的锣，响的钹：会说万人的方言

◆ 一、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话

程一苇十五岁，初三，英语好。那年十一月，学校办演讲比赛，她背了一篇三分钟的稿子，每个音都是跟着软件一个一个抠出来的。上台的时候，一个磕巴也没有，连停顿的地方都是算好的。

评委给了高分。

下台以后，英语老师把她叫到走廊，只说了一句：「很标准。可我没听见是谁在说。」

一苇没有回话。她回到座位，把稿子折了两折，塞进书包最底下。

那天晚上她对外婆说，感觉像拿着一把很亮的钥匙，却找不到一扇门。外婆沈秀芝没有听懂「钥匙」是什么意思，只是把一碗热着的汤往她面前推了推。

后来一苇自己想明白了一点。那篇稿子里，每个词她都认识，每句话她都背得出，可是没有一句是从她这里长出来的。她只是把一串别人铺好的符号，按顺序送了出去，送得很稳，很干净，像快递员把一个箱子放在门口。

箱子里装的东西，没有人打开过。

这句话，一苇记了很久。她不知道，两千年前，哥林多城里的人也听过同样的话。写信的人没有说这话出在谁身上，只打了一个比方：锣，和钹。

◆ 二、经文

>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林前 13:1）**

先交代这封信的来处。哥林多教会里，有人会说一种旁人听不懂的话，叫「方言」，被看作很高的恩赐，聚会的时候争着说（见林前 12—14 章）。保罗在第 12 章末尾说，我还要把一条更妙的路指给你们（林前 12:31）。第 13 章就是这条路，它夹在两章讲恩赐的话中间，像在一屋子热闹里，有人忽然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要紧的。

这一节的结构很简单：先把方言说到顶，万人的，再加上天使的；然后一个「却」字，翻过来。

注意他没有说「方言不好」。他是把它说到最好，再问一句：好到这样，够不够？

还有一层背景。哥林多是个港口城市，南来北往的人都在这里换船、做买卖，街上同时有好几种话。会说话、说得漂亮，在这里是一种看得见的本事，能换来名声，也能换来生意。保罗自己写信的时候，倒是很克制，他说过，我到你们那里去，不用高抬的言语（林前 2:1，大意如此）。

所以这一节不是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说的。它是对一群正喜欢热闹的人说的。

◆ 三、历来怎么读

「方言」在希腊文里是　　γλῶσσαι，原意是「舌头」。有人读成各国的语言，有人读成出神时说的、没人听得懂的灵语。第 14 章的上下文，两种味道都有。

「鸣的锣」，希腊文是 χαλκὸς ἠχῶν，字面是「发响的铜」。「响的钹」是 κύμβαλον ἀλαλάζον，「喧嚷的钹」。这两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点：敲一下，响一阵，响完就没了。

历来的读法，大意有三条。一条是劝诫：别拿方言夸耀，哥林多人把它当成了比高低的东西。一条是排次序：恩赐再大，也排在爱的后面。还有一条说得最朴素：话说得再多，里头没有人，就只是声音。

这三条都有道理，都站得住。本书接着第三条往下走，因为它最接近一苇在走廊里听到的那句话。

「天使的话语」这几个字，也有人读成夸张，有人读成哥林多人自己的说法：他们觉得自己说的灵语，已经是天上的话了（大意如此，〔待核〕）。不管哪一种，保罗都是顺着他们的自夸，把它说到顶，再翻过来。

保罗在第 14 章里，自己就把第三条说得很明白：「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林前 14:19）万句和五句，他挑五句。他挑的理由不是「万句不对」，是五句里有人听得明白，万句里没人听得明白。

被听明白，就是有一片场把说的人和听的人放在了一起。

◆ 四、本书的说法

先问一个小问题：万人的方言，是多少样东西？

是万样。每一种方言都是一套符号。一个符号有三个性质：稳定，今天写的字，明天还是这个字；整体，一个词是一整块，拆开就不是它了；独立，查词典的时候，每个词都能单拿出来看。

这三条，正是第 1 章里信的三个性质。所以，本书把方言读成信那一行里的一样东西：符号，也就是站住的、一粒一粒的信息。这是本书的说法。

再看「天使的话语」。保罗不只说人间所有的话，还把天上的话也加了进去。这是把符号推到了能想到的最远：人间的、天上的，所有的符号系统，全在手里。

不过符号再多，也只是定态的数目在加。一粒加一粒，加到一万粒、一亿粒，它们还是一粒一粒。哪一粒在前、哪一粒在后，哪两粒连着，合起来是什么样子，这些不在任何一粒里。

它们在场里。

把这一节放进九格表，是这样的位置：

	学科	在土里的样子	缺了什么
方言	信息的符号	定态，一粒一粒	连接：粒与粒之间的牵引

表里只有一格是满的，那就是「定态」。其余的，要靠场来补。

◆ 五、只有一样会怎样

想一想词典。

一本词典里有几万个词，每一个都准，每一个都稳，每一个都能单独拿出来用。可是词典从来不说话。它不说话，不是因为词不够多，是因为词和词之间没有东西牵着。

锣也是这样。一面锣挂在那里，是一块站住的铜。敲一下，它响，响的是敲它的那一下的劲。劲一衰减，声音就停了。下一声和这一声之间，没有任何东西连着；这一声没有留下什么，也不通向什么。

所以保罗不说「你的方言是假的」。方言可以是真的，准的，万人的。他说的是：只剩这一样的时候，它响得再大，也只是一阵响。

这一阵响，不被谁托着，也不托着谁。

这一节也不是劝人少说话。沉默同样可以没有场。一个人整晚一个字不说，坐在床边，眼睛盯着手机，那份沉默，也是一阵响不起来的响。场不在说得多还是少，在有没有托着。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个声音要被听见，要有空气，要有耳朵，要有一个愿意听的人。锣自己不提供这些。它响，是借别人的空气、别人的耳朵、别人的在场。借来的东西一收，它就什么也不剩。

方言也是这样：它的意思，是借听的人那一边的场撑起来的。没有那一边，它是一串真的、准的、没人接的声音。

再往前想一步。一个人如果只有符号，那么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被另一句话换掉，换成一句同样准的。没有哪一句是非他不可的，因为符号本身不认人。认人的是场。

看一个小例子。商场的客服有一套话术：「您好，很抱歉给您带来不便，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每个词都得体，每句话都客气。只是这一段话，换一个人念，换一天念，换一个顾客听，一个字都不用改。

这就是符号的独立：它不认人，所以可以拿走，可以复制，可以放进任何一张嘴里。这是符号的长处，没有这个长处，就没有文字，没有书，没有今天你手里的任何一种消息。

可它同时也是符号的短处：它不认人，所以它不记得你。只有场认得你。

先说它哪里对。

符号是人类最了不起的发明之一。没有符号，就没有账本，没有法律，没有数学，没有一代人把另一代人的经验接过去的可能。万人的方言，意味着万人的心思，有了通路。保罗没有一句话看轻它。

符号完全成立的条件，是它被放在一片场里用。一封家书，字字平常，可是写信的人和读信的人之间，有几十年的日子托着，所以每个字都有重量。同一封信，换一个陌生人念，就只是字。

字是一样的，托着字的地不一样。

◆ 六、今天与机器

今天有一台机器，可以把一句话译成几百种语言，再用各地的口音念出来。万人的方言，对它不算上限。

先把公道给它：字字准，音音正，三秒钟换一种，速度和范围都比人强得多。从符号这一格看，它是满分。

可是第一节提的问题，恰恰不在这一格里。问题是：这些符号，被什么托着？

一个人听到一句话，会不会觉得「有人在里面」，这件事和字准不准，是两回事。一苇的稿子比她平时说话准得多，不过准，并没有让老师听见她。

本书不替机器回答，第 47 章专门谈它有没有场。这里只记一个观察：「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这句话并不专门针对机器。一个人照着稿子念，念得再动听，他也是锣。一苇站在台上的那天，就是。

这个检验对谁都一样：不看符号有多少，看符号背后有没有一片托着它的场。

还有一个小细节值得记下。翻译软件越好用，人越容易把「听懂了」当成「听见了」。词一到，就以为话到了。可是话到了，和人到了，是两件事。一个孩子给远在外地的父亲发了一长段语音，字字清楚，父亲回了一句「收到」。两边都没有错，两边的符号都是满的，不过中间那一片地，空着。

◆ 七、一个完整的例子

梁静上夜班。那天凌晨，急诊送来一位外省的老人，捂着肚子，说的是老家话，整个科室没有一个人听得懂。

她拿出手机，打开翻译软件。老人说一句，屏幕上出来一句：「疼，这里，吃了饭之后。」这就够了：疼在哪里，什么时候疼起来的，都问明白了。符号的活，软件干得很好。

可是梁静注意到，老人说完这一句，眼睛并没有看屏幕，也没有看她，只盯着天花板，手把被角攥得发白。

她把手机放下，在床边坐下来，把那只攥着被角的手，轻轻按住。什么话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那只手松开了。

老人后来一直在说着什么，梁静还是听不懂。可她点头，等着。老人说完一段，她就递一口水。

软件把「疼」送到了。送不到的那一样，是这里有人。

那一晚，两个人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词，却有了一片能放下手的地方。这片地方，不是任何一个词，也不是任何一句话。

后来梁静跟同事说起这件事，同事说：「你不是听不懂吗？」梁静想了想，说：「词我是听不懂，可他要说的那个意思，我是接住了的。」

这句话说得有点绕，本书把它拆开：词是一粒一粒的符号，意思是符号之间连起来的样子。词没有送到，意思却送到了，是因为有一片场，先托住了两个人，词只是后来才补上的。

◆ 八、放回日子里

回到程一苇。

比赛过去两个月，她又要在班会上说几句话。这一次她没有背稿子。她先去找外婆，把想说的那一段，一句一句说给外婆听。沈秀芝听着，说：「你刚才讲你小时候怕黑那一句，我听着了。后面那些，我没听着。」

一苇把后面那些都删了。

班会上，她只说了那一句，怕黑的那一句，说得有点结巴。有几个同学笑了，只是笑完，教室里很安静。

那天下课，英语老师路过，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朝她点了一下头。

一苇回家以后对外婆说：「今天我没有背，可是我好像是在说话。」外婆说：「说话就是说话，还分背不背？」一苇笑了。她这才知道，外婆那句话里，有她想了两个月的东西。

她还想到一件事：两个月前那篇稿子，她背得很熟，熟到闭着眼也能念。熟，本来是好事。可是熟到不用再想的时候，说话的人就从话里退了出去，话自己往前走，像一辆没有司机的车。

明天能试：把要说的一段话，先说给家里的一个人听，只问他一句：「哪一句，你觉得有人在里面？」留下那一句，其余的，再看。

◆ 九、收尾

九格表里，信那一行有三个性质：稳定、整体、独立。方言落在这一行，是它的符号这一半，站住的，一粒一粒的。

第一节没有说这一行不好。它只说：这一行不能一个人站着。站着的东西再多，也还是站着，没有谁托住它们，也没有谁让它们连成一句话。

锣和钹最后的样子，是一阵响，一片静。保罗想让哥林多人，先看见那一片静。

中国的老话里，有一句与此相近。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话说得好听，脸色做得好看，很少有仁在里头。这句话也不是骂口才，是说口才和仁是两样东西，口才再好，也换不来仁。两千年前的两个地方，各有一个人，说了同一件事。

这里只作旁证，不把两家混为一谈。哥林多人要的是方言，孔子身边的人要的是巧言，要的东西不同，不过缺的那一样，指向同一片地方。

下一章，保罗从方言走到更体面的东西：讲道，奥秘，知识。那是脑子里的东西。他的问法没有变。

带走的话

符号可以多到万种，场只有一片；符号再多也只是站着，被托住的符号，才是说话。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 方言是站住的符号，既没有走起来，也没有被托住。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 场不在，符号成了一阵响，一响过去，就塌成一个点。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听一场很漂亮的讲话，听完记住的是话，还是那个人？

如果你自己要说一段话，你会把哪一句，只说给一个人听？

◆

14

第 14 章

明白各样的奥秘：先知讲道与各样的知识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程远的新主管姓郑，四十出头，是个公认的明白人。行业里的每一个门道，他都说得出来；淡季旺季怎么排车，哪条线哪个月容易堵，他开会时随口一讲，三个月后十有八九应验。

下属们背地里管他叫「先知」。

每周一的例会，他都带一份自己做的预测表，上面写着这一周哪几条线可能出问题，原因是什么，该怎么提前绕开。表做得漂亮，数字对得上，连脚注都有出处。大家看完，都说：服。

服是真的服。可服，只是把头点了一下，点完头，就各自回座位了。

可是这个先知开会，从来没有人先开口。他讲完了，问一句「大家有什么想法」，会议室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声音。有一回，程远实在忍不住，下班路上跟妻子梁静说：「他什么都懂，可我就是不想跟他说实话。」

梁静问：「为什么？」

程远想了半天，只说出一句：「跟他说话，像对着一本书说话。」

这句话，本书想在这一章里拆开看看。书当然不坏，书是人类最好的发明之一。不过对着书说话，书不会回答你，也不会记得你。

◆ 二、经文

>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林前 13:2）**

这一节很长，本书分两章读。这一章只读前半：先知讲道，奥秘，知识。后半的信，留给第 15 章。

保罗在这里把层级抬高了一级。上一节是方言，是嘴上的本事；这一节是脑子里的本事，看得远，看得深，懂得多。哥林多教会里，这几样都是被羡慕的。保罗在第 14 章开头就说过，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作先知讲道（林前 14:1，大意如此）。连他自己也承认，先知讲道比方言高。

这一点要说清楚：保罗并没有看轻知识，也没有看轻讲道。他在这封信的别处，认真地教哥林多人怎样讲得让人听明白，怎样把话说得对别人有用。他看重的东西，他是真的看重。

可是他在这一节里，还是补了那句「却没有爱」。

◆ 三、历来怎么读

三个词，三种本事。

「先知讲道」，希腊文是 προφητεία，不只是预言未来，更多是把神的意思向众人说明白。「奥秘」是 μυστήρια，指那些原本隐藏、后来才被揭开的事。「知识」是 γνῶσις，认得、晓得。

历来的读法大意有两条。一条是排次序：这几样恩赐越高越好，只是它们全都排在爱的后面。另一条是提醒：保罗在这封信的更早处说过，「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 8:1）知识让人自己变大，爱让别人被造

起来。这两句话放在一起读，意思很清楚：知识本身会往一个方向长，它长出来的是一个越来越大的自己。

本书想在这两条上再走一步：为什么知识会往那个方向长？它缺的那一样，到底是什么形状。

还有一个词值得停一停：奥秘。保罗在第 14 章开头说过，有人用自己也不懂的话，「讲各样的奥秘」（林前 14:2，大意如此），旁边的人却一点也没有听出来。奥秘在他那里，是一样被看见了的事，可是看见和送到，隔着一段路。

◆ 四、本书的说法

先把这三样放回九格表里。

	学科	在土里的样子	缺什么
知识	信息	定态：一条一条的	条与条之间的牵引
先知讲道	逻辑	波：有顺序地走出去	托住它的地方
奥秘	关于结构的信息	把场的样子画下来	画不是地

知识，是站住的信息，一条一条，稳定，整体，独立。这是信那一行。

先知讲道，是把知识按次序讲出来，有轨迹，有速度，有粘性。这是望那一行的东西：逻辑，一个有先后的走动。先知厉害的地方，正是把眼下的事推到后面去，推得对。

奥秘最有意思。奥秘是一个藏着的结构，被人看明白了。不过请注意：看明白一个结构，和待在这个结构里，是两件事。一个人把一座房子的图纸画得清清楚楚，哪里是承重墙，哪里是水管，他仍然可以没有住过这座房子。奥秘，是场的图纸，不是场。

这是本书的说法，可以推翻：推翻的办法，是找到一个只靠图纸、没有人住过，却把场撑起来的例子。

先说它哪里对。

这三样东西，在场里是极有用的。没有知识，场里的人会摸黑走；没有先知，场会撞上自己看不见的墙；没有人把奥秘画出来，后来的人要重新受一遍同样的苦。一座有场的房子，需要图纸，需要预报，需要一个能看远的人站在窗口。

它们完全成立的条件，是它们被放在场里用。图纸在住的人手里，预报被家里人听进去，窗口的那个人，是这家人中的一个。

这就是郑主管的那一半：他的本事，在一个有场的团队里，会是一份很大的礼。

再把逻辑多说一句。逻辑是波，意思是它有轨迹：从这一步走到那一步；有速度：走得快还是慢；有粘性：一个推理能被打断、被拖住、被留下来多久。好的先知，这三样都在：他推得远，推得快，也推得稳。

这些都是走动的好处。可是波有一个前提，它得有个地方走。

波的第三样，粘性，值得多说一句。粘性是走动时的阻力，是一件东西被拖住、被留下的程度。后面第 18 章讲「恒久忍耐」，说的正是场的粘性：在场里，一个人的话不会马上过去，会被留住，被掂量，被接着往下想。

没有场的先知，话是没有粘性的。听的人点了头，转身就忘。不是他们不尊重他，是话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粘住。

◆ 五、只有一样会怎样

把这三样加起来，会得到一个什么人？

一个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推得出来、连结构的图纸都画好了的人。他的知识站得住，逻辑走得顺，图纸画得准。他像一座塞满了书的图书馆，里头的每一本都对，每一条线索都通。

不过图书馆里没有人。

这里有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逻辑是波，波要在什么东西里走。一段水波，要有水；一段声波，要有空气。一串推理走得再漂亮，它也是在某个地方走。如果那个地方是空的，推理就成了一串在真空里的话，每一步都对，却不通到任何人。

这就是郑主管的会议室。他讲的每一句都准，可是那些话，没有落进一片大家一起站着的地里，只是从他嘴里放出来，穿过会议室，就散了。

「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也可以这样读：知识若是只有定态和波，没有场，它能做的，只是把「那个知道的人」越抬越高。因为没有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放它。

宋朝的陆游给儿子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纸上得来的，是知识，是图纸。要「绝知」，要走进去，躬行一回，才算落了地。

陆游这句话，也只作旁证。它说的是同一件事的另一头：光有纸上的，不够；要有一个地方，让纸上的东西下来，住进日子里。

◆ 六、今天与机器

今天有一台机器，可以读完一个领域所有的论文，再用一个小时给你讲出来。它能预测，能推理，能把一个深奥的东西讲得浅，还能一问三答，答得有板有眼。

按今天的话说，它是很强的「先知」，很全的「知识」。

其实今天人人手里都有一个小先知：天气预报告诉你明天下雨，导航告诉你前面堵车。它们大多是准的。你听了，带了伞，绕了路，不用谢它。这是信息与逻辑在日子里最本分的样子：准，快，不求回话。它们是工具，所以没人要求它们有场。

问题出在工具坐上主座的时候。

从九格表看，它占了前两行的大部分：信息，和逻辑。这一点不用争，也不必贬。

这一章要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这些信息和逻辑，被什么托着？

本书同样不在这里下结论。第 47 章会专门谈。这里只记下一件事：一个人面对这样一台机器，最容易犯的错，是把它的「什么都知道」，当成「什么都懂我」。知道很多，和懂一个人，用的不是同一种地。

再往细处想一点。一个人读了一万卷书，他的信息是很多的。一台机器读了更多，它的信息比他还多。只是一个人读书的时候，书是在他的日子里被读的：这一页他在医院的走廊里读，那一页他在失眠的夜里读。每一页读完，他这个人，都多了一点点别的东西。

这是一种回写。书写回了人，人也写回了书。机器读书是不是这样，本书不知道。这个问题留给后面。

◆ 七、一个完整的例子

回到郑主管的部门。有个新来的小伙子叫小乔，二十三岁，入职第二个月，不小心把一批货的发车时间填错了一天。

他自己发现的时候，货已经在路上。按规矩，他应该立刻报告。可是他拖了整整三天。

后来程远问他为什么拖，小乔说：「我知道郑主管肯定会给我讲一大套，讲为什么会出错，该怎么避免，下次怎么做。每一句都对。我就是怕他讲得那么对。」

程远听完，没有讲任何道理。他拉了把椅子，坐在小乔旁边，问：「这三天，你睡得着吗？」

小乔低了头，过了很久，说：「睡不着。」

小乔开口，不是因为程远讲对了什么。是那把拉过来的椅子，和那一句问话，让桌边多出了一小块可以坐下的地方。在那块地方里，小乔显出了一个能说「睡不着」的样子。换一个房间，换一个问法，同一个人，说出口的只会是「我明白了」。

这就是全部。程远没有教他任何东西，也没有给他任何答案。不过这三天里，第一次有人在问「你怎么样」，而不是「你错在哪」。

后来，那批货追回来了。小乔下一次出错的时候，第一个来找的，是程远。

过了几天，郑主管把程远叫到办公室，问：「你是怎么让小乔开口的？我讲了三遍，他都说『明白了』。」

程远想答，却发现自己讲不出一条方法。他说：「我就是……问了一句他睡得着不。」

郑主管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句话，我怎么没想到。」

他不是想不到。他是从来没站在那个位置上。

◆ 八、放回日子里

程远回家以后，跟梁静讲起小乔的事，讲到最后他说：「我今天什么也没教他。」

梁静笑着说：「那你可能是今年教得最多的一次。」

程远没有接话。他想起郑主管，想起那个会议室。他忽然有点明白，郑主管不是不关心人，他是把关心也说成了一套道理，讲得太准，没有留一个缝，让别人可以把真话塞进去。

明天能试：下一次开会，在讲正事之前，留三分钟，只问一句：「这周最难的是哪一刻？」不评论，不解答，只听。你会发现，会议室里第一次有了不是你说的话。

如果你是那个懂得多的人，还有一件事可以试：把一个你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当成不知道，问别人一遍。不是装，是真的听一遍。有时候别人说的，比你知道的少，可是那一遍里，你和他之间，多了一块地。

◆ 九、收尾

这一章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比上一章更高一层：从嘴上的符号，走到脑子里的信息和逻辑。九格表的前两行，都被保罗拿出来，说到了顶。

他没有说知识不好，先知不好。他说的是，这些东西全加起来，仍旧缺一样：一个把它们放在一起、让它们落地、让它们通到人那里的地方。

那个地方，不在任何一条知识里，也不在任何一段推理里。它在二者所在的那片场里。

场不是第四样知识，也不是第三种推理。它不增加任何一条信息，也不多走任何一步逻辑。它只是让这些信息和逻辑有了位置：谁和谁挨着，谁在谁前面，合起来是个什么样子。

这一点，是理解整个第三编的钥匙。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对牛弹琴」。它常被拿来笑话听的人，其实弹琴的人也该想一想：琴声是准的，曲子是好的，可是弹和听之间，有没有一片共同的地方？这个旁证只说一点：好东西送不到，不一定是东西不好。

下一章，保罗要问的是：如果连「信」本身，也满到能够移山，会怎样？

带 走 的 话

知道得再多，说得再准，也只是图纸和路线；有人住进来，图纸才成了房子。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知识是站住的，先知讲道是走动的，奥秘是画出来的场，三样里没有一样在托住。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全知的人，场没有撑开，所有的知道都聚在「那个知道的人」一个点上。

想 一 想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什么都懂的人，你有事的时候反而不想找他？

那是因为他懂得太多，还是因为他那里没有一块可以坐下来的地方？

◆

15

第 15 章

叫我能够移山：全备的信为什么算不得什么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老宋是程远的老同学，四十出头，辞了职，要做自己的生意。他跟谁都说那一句话：「我信这件事能成。」说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激动，像在说今天是星期几。

他是真信。亲戚劝他，他不辩，笑一笑；银行不放款，他回头去找下一家；妻子半夜醒来，看见他坐在客厅里算账，他说：「你睡吧，没事。」第二天一早，他照旧精神抖擞地出门。

家里的积蓄一笔一笔投进去了。妻子问过一次：「要是不成呢？」老宋说：「不会不成。」

两年以后，生意还是没成。老宋的信，却一点没裂。他对程远说：「我没有错，我一直信着。」

那一年的春节，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程远后来跟梁静说起这事，说了一句他自己也没想明白的话：「他的信，是满的。可那个满，好像谁也进不去。」

◆ 二、经文

>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林前 13:2）**

这一章读这一节的后半：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

「移山」在这里，用的是一个人人听得懂的说法。耶稣对门徒说过类似的话：「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太 17:20）另一处还说，不但能挪山，还能叫山投在海里（太 21:21，大意如此）。保罗这里用的，很可能就是这个说法，当时的人一听就明白：移山，是信心大到极处的样子。

所以这一节说的，是信的顶点。不是一点信，不是很多信，是「全备」，是一个人能有的、最大的信。

还有一个线索，在更早的地方。保罗在第 12 章列过一份恩赐的清单，里面有「信心」，被当作圣灵赐给某些人的一样特别的本事（林前 12:9，大意如此）。哥林多人把它排在和方言、医病、先知同一排，看作一种了不起的能力。

所以这里的「全备的信」，放在这份清单的语境里读最顺：它是一种能耐，一种能耐到极处的信。能耐，是可以拿来比的。这又回到哥林多人最爱的那件事：比高低。

◆ 三、历来怎么读

「全备的信」，希腊文大意是「所有的信」「全部的信」。不少注释者把它读成「行神迹的信」，一种能做出非凡事情的信，和「得救的信」不同。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想的，是信里最耀眼的那一种。

还有一条读法，来自中世纪。阿奎那把信分成两种：没有爱的信，叫「未成形的信」；有爱的信，叫「成形的信」（大意如此，〔待核〕）。爱，是信的形。没有这个形，信是一团东西，有料，没有样子。第 48 章会专门谈这条线。

这两条读法，本书都接得上。第一条告诉我们，保罗说的信，是真信，是满的。第二条告诉我们，缺的那一样，叫「形」。

本书把「形」，读成场。

历来读法还有一处值得记：不管怎么分类，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这一节里的信是真的，不是假的。保罗没有说「你那个信是装的」。他是说：真到这样，仍然缺一样。

这一点和第 13 章是一个路数：把一样东西说到最真、最满，再问一句，够不够。

这一点和第 13 章是一样的路数：把一样东西说到最真、最满，再问一句，够不够。

◆ 四、本书的说法

信是内能。这是王德生博士的命题，本书接着用。

内能是什么？一壶水烧开了，水里头装着热，这些热不在水的哪一个位置上，它散在整壶水里，每一个水分子里头都有一点。这就是内能：东西自己里头的能。

信的三个性质，稳定、整体、独立，正好对着内能的样子。信站住了，不晃，是稳定；信是一整块，不是零零碎碎的，是整体；信不靠别的什么才站住，是独立。「全备的信」，就是这三条都到了顶：稳到不晃，整到不缺，独到不靠任何东西。

现在问一个物理上的小问题。一壶水里头有那么多热，你能用它做什么？

如果这壶水就在一间同样温度的屋子里，你什么也做不了。热是满的，不过没有地方可以让它流过去，没有落差，没有位置高低，它干不了活。要干活，要有落差：水从高处流到低处，热从热的地方流到冷的地方。落差，是位置带来的，是场里才有的。

移山是一件很费劲的活。它需要一个落差。内能再满，没有落差，山不动。

山为什么难移？因为山是一个很重的定态，它在自己的位置上，稳，整，独立，它的三个性质，和信的三个性质一模一样。移山，是一个定态去推另一个定态。两个同样稳的东西碰在一起，谁也推不动谁，除非有一个落差，让其中一个先动起来。

信去推山，没有落差，就像一堵墙去推另一堵墙。

这个说法与物理相合，是本书的说法。

还可以和第 4 章的对账对一下。命题里说，信是连接的动力，意思是信让连接稳下来、自己持续。这份持续，是连接已经有了之后的事。内能是连接稳定下来的结果，不是去连的那个动作。所以满的信，前提是有一个可以稳下来的连接；没有连接，满的是一个空壳子。

再换一个比方。一桶温水放在屋子里，和一座水库的水，各自装着不少的热。可是水库的水在高处，它的水位比下游高出许多，这个落差，让它能发电，能推动一整座城的灯。那桶温水没有落差，它只是温着。

两个都「有能」，一个能做事，一个只是在那里。差别不在水的多少，在水的位置。位置，是场给的。

还要补一句公道话：内能并不坏。第 5 章说过，动能经过粘性，落成内能，这是望变成信的路，是土变厚的路。内能是好东西，是一层一层攒起来的实底。本书不是说内能没用，是说内能一个人，不够。

◆ 五、只有一样会怎样

「独立」这条，最值得停下来看。

信的三个性质里，独立最容易被当成优点。一个人的信不靠别人，不被别人的说法动摇，这是值得敬佩的。只是独立走到顶，是什么？

是孤。

一个定态满得不靠任何东西，也就满得不接任何东西。它里头什么都不缺，所以它不要外面。外面也进不去，因为它没有留一个缝。老宋的信，就是这个样子：满，稳，整，不靠任何人，也不让任何人靠。

再看那句「算不得什么」。和合本这四个字翻得极好。「算」，是数学做的事：把一个东西放进数里，给它一个位置，让它能被算进去。「算不得」，是没有位置，没法被算进去。原文的意思更直白：我什么也不是（οὐθέν εἰμι）。

它不是说这个信没有分量。分量是满的。它说的是：这份满，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被放进去、被算进去。

爱在九格里，管的正是数学：连接，次序，结构。爱不在，位置就不在。

再看第 1 章说过的那一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是 ὑπόστασις，字面是「站在底下的」。它是一块地板，托着上面的东西。

一块地板，要有人走在上面，才叫地板。如果上面什么也没有，没有所望的事，没有走过来的人，没有要放下的重量，那它只是一块平平整整、结结实实的板子，在一间空屋子里。

全备的信，是一块特别结实的地板。可是一块地板，没有房子。

◆ 六、今天的满信

今天满街都是这种信。短视频里有人说：「只要你相信，宇宙会帮你。」书店里有一整个架子，教你怎样把「我能行」说到自己真信。

先把公道给它：这些话里有真东西。一个人对一件事有信，才会开始走，才会在最难的时候不松手。信的力气，是真的。

先说它哪里对。

一个信得满的人，在最难的时候，是真的不会松手。沈秀芝那几年，家里的灯泡坏了没钱换，她就摸黑做饭，嘴里说：「明天就好了。」那句话，是内能，是一个人里头没有熄的那点热。没有这点热，后面的什么都发生不了。

信的满，完全成立的条件，是它旁边有地。热要有人围着，才暖得起一间屋子。一个人对着一堵空墙，满得再久，也只是自己暖。

不过请注意，这些话几乎都在一个地方打转：把信，放在一个人的里头，要这个人把它弄得更满、更稳、更不动摇。

没有人问：这份信，被什么托着？

一个人信得越满，越容易把没成的原因，往外推。不是我不够信，是别人不够信；不是路不通，是路上的人心不诚。因为内能是满的，他挑不出自己的毛病，只能把毛病挑在外面。

这件事本书不想说成人的缺点。它更像是一个位置上的现象：内能满而没有落差的时候，里头没有一个可以挑出毛病的缝。毛病在哪里，是场才能照出来的。有场，有别人，有一面可以回话的墙，毛病才有机会被看见。

这样的场不在，信就像一个密封的罐子，里头越满，越听不见外面的声音。

按王德生博士的偏好，这里要换一种说法，不说「这个人太固执」。更准的说法是：在那三年里，老宋显影出来的，只有一个「信的人」的样子；没有一片场，让他同时显出「丈夫」「父亲」「会听」的样子。显影得单薄，是因为场薄，不是因为他选了单薄。

◆ 七、一个完整的例子

老宋的故事，要把它说完才公道。

第三年的春节，程远去看过老宋一次。老宋住在一间租来的小屋里，桌上摊着一堆账本。他还是那句话：「我信的东西，没有错。」

程远没有跟他争。程远问：「你家那位，这两年跟你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老宋愣了一下，没有马上答。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她说，『我能不能先睡了』。」

这个回答，老宋自己也没有想到。

他说完，坐着不动。那一晚，两个人没有再谈生意。老宋第一次说起，妻子那些半夜醒来的时候，他其实听得出她没睡着，可是他怕她开口劝他，他就不敢转身。

信，没有错。满，也没有错。只是这份满，在那三年里，没有一刻是有人托着的。

后来的事情，没有一下子变好。老宋没有马上放弃生意，也没有把生意完全交给妻子管。他们之间的话，是一点一点多起来的：先是今天吃了什么，后来是账上还剩多少，再后来，是夜里他坐在客厅，妻子也出来坐一会儿。

有一天，妻子说：「我不要你不信，我只要你问我一句，我信不信。」

老宋沉默了很久。他这辈子问过很多人「你信不信」，问的是别人信不信他。他从没问过一个人：你自己呢？

那天夜里，两个人坐到很晚。没有谈生意，没有谈对错。妻子说起自己小时候，家里也经历过一次很难的事，爸爸的信，也是这样满，满到家里谁也不敢大声说话。她说：「我那时候就想，要是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家，我要在里面可以说『我怕』。」

老宋听完，说了一句他自己也没想过的话：「那你现在，可以说。」

后来，老宋去了妻子娘家一趟。他没有带任何新的消息，没有说生意会怎样。他只是在那儿，吃了顿饭，洗了碗。

◆ 八、放回日子里

沈秀芝听程远讲完老宋的事，没有评论。过了一会儿，她说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丈夫在工厂出了事故，腿伤了，她一个人撑了好几年。有人问她，你那时候靠什么撑过来的，是不是信？

「我哪有什么信，」外婆说，「那几年，隔壁的老张天天早上帮我把煤球搬上楼，楼下的小李每个礼拜给我一把青菜。我只管把今天过完。」

她停了停，又说：「你说那是信，也行。可那不是我自己的信，是一屋子人托着我，我才有劲信。」

明天能试：如果你信一件事信得很满，去找一个最不信的人，请他说出理由。不辩，不解释，只听完。你要看的不是他对不对，是你的信里，有没有一个口，可以让人进来。

还有一件小事：把你最想做成的那件事，对一个不懂行的人讲一遍，讲到他听明白为止。讲的时候，会有一两个地方，你自己也卡住。那个卡住的地方，就是你的信里，第一个可以让外面进来的口。

◆ 九、收尾

第 1 章说，信是土站住的样子，是实底，是稳定、整体、独立。这一章要加上一句：站住的东西，要站在地上。

全备的信，是内能的满。不过满，并不等于能动，更不等于能移山。要动，要有位置、有落差、有地方让能量流过去。这些，在场里。

所以保罗这一句写得很重，「我就算不得什么」。它不是对信的否定，是对信的一个提醒：你可以满到溢出，可是没有那片托着它的地，满，也是一团不会动的热。

下一章，保罗换了一个方向：不再是站着，是给出去。

> **带 走 的 话**
>
> **信可以满到谁也动摇不了，只是满不等于有地方放；没有落差的热，干不了活，移不了山。**

> **小　账**
>
>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全备的信是站住的，站得稳，站得满，没有人托，也没有去处。
>
>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信满到独立，独立到孤，场塌成了一个人的内心。

> **想 一 想**
>
> 你信一件事信得最满的时候，身边有没有人悄悄不再说话了？

如果有，那份安静，是同意，还是不敢开口？

16

第 16 章

舍己身叫人焚烧：周济与牺牲为什么于我无益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梁静上夜班的第一年，什么活都抢着干。

同事要回家照顾孩子，她替班；病人家属在走廊里坐了一夜，她去买粥；有个老人没有亲人，她下班以后绕路去病房，帮他剪指甲。工资里有一笔，她悄悄垫给了一户付不起押金的人家。

科里的人都说，梁静是个好护士。

三个月后的一个凌晨，梁静在更衣室里，对着自己的储物柜站了很久。她把手放在柜门上，忽然哭了。她不知道为什么哭。没有哪一件事特别难，可是她觉得自己像一只被挤干了的海绵，连「累」这个字，都说不出口。

她后来对母亲沈秀芝说：「我给出去那么多，怎么一样也没有回来？」

她问的不是钱，也不是谢谢。她问的是，那些给出去的，去了哪里。

◆ 二、经文

>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林前 13:3）**

这一节有两样：一样是把所有的东西分出去，一样是把自己整个交出去。前者是钱和物，后者是命。这是能想到的、最大的两种给。

有两处文字上的细节值得一提。「周济」，希腊文是 ψωμίσω，据词典，字面是「一块一块地分给人吃」〔待核〕，画面里是一个人把自己的粮食，一口一口喂给饿着的人。「叫人焚烧」，有的古抄本写成另一个只差一个字母的词，意思变成「可以夸口」〔待核〕。两种读法，都有人支持。

不管读成哪一种，这一节的重量是一样的：给到极处，也可能没有爱。

这一节放在哥林多，也有它的来历。这封信的第 11 章里，保罗批评过教会的聚餐：有的人饿着，有的人已经喝醉了（林前 11:21，大意如此）。一桌饭，富的人带了很多，穷的人带不起，聚在一起吃，却谁也没有和谁坐在一起。

所以「周济穷人」在哥林多不是一句空话。那里有穷人，有富人，有钱也有物，也有从钱和物里生出来的高低。保罗说这一节的时候，眼前是一张真桌子。

◆ 三、历来怎么读

先说「焚烧」那条。如果读成被火烧，背景可能是殉道，也可能是当时一种极端的苦行。如果读成「可以夸口」，那这一节的意思就是：我把一切都给了出去，却只是为了让人夸我。

这两条读法，看起来相反，其实说的是同一个危险：给得极多，仍可以出自别的东西。前一条说，给出去的劲，可以是一股硬撑；后一条说，给出去的劲，可以是为了自己的名。

还有一条朴素的读法，几乎所有注释都提到：「与我无益」。这四个字，保罗说得很直。给出去的东西，对受的人也许有用，对给的人，什么也没有长出来。

本书抓住的，就是这个「无益」。它不是说给的人该得到奖赏，而是说：给出去的劲，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益」这个字，希腊文是 ὠφελοῦμαι，意思是得着好处、被帮助。保罗不是教人去算计回报，他的意思更近于：一件事做完了，有没有什么，真的长在了那里。

本书接着往下读，把它读成土有没有加厚。

◆ 四、本书的说法

本书把周济和舍身，放到九格表的第二行：望，波，动能。

为什么？因为给，是一个走动的过程。财物从这里出去，到那里去，有轨迹，有速度，有一路上的阻力。舍身更是这样：把一个人整个变成一道要烧完的光。它们是波，是动能。

现在问一个物理上的问题。动能从哪里来？

第 6 章说过：势能放出来，成了动能。一块石头在山顶，它有位置带来的能；它滚下来，这份能就变成了速度。动能是有来处的，来处是场里的位置。

如果一道动能，没有场里的势能做来处，它的劲是从哪里来的？

只有一个办法：烧自己。把自己里头那份内能，一点一点烧成动能。这样的给，每给一次，自己就少一点。给得越狠，烧得越快。

这就是「舍己身叫人焚烧」，在九格表里的意思：内能被拿来点火，烧成了动能，没有场来补，也没有场来收。

这个读法是本书的说法。要紧的是接下来这一句：动能烧完了，要落到哪里？没有场，就没有地方可以落。它经过粘性，散成了四周的热，没有一层一层存成实底。所以是「无益」：不是没有人得益，是土，没有加厚。

这里要回到第 10 章。每顺利走过一段路，形状就回写进土里一次，土厚一层。回写要有一个能写进去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场。动能没有场，就是一道光打在了没有墙的空地上，光很亮，墙没有被照出来，也没有留下任何影子。

还有一个对比，可以帮着看清楚。有场的时候，动能来自势能，去处是土的加厚；周而复始，给出去的会一点点回来，成了下一次能给的力气。这是一个圈，是一片场里发生的事。没有场，这个圈是断的，只剩一条直线，从里头出去，不再回来。

学物理的人，对这件事有个熟悉的说法：一个被封起来的系统，能量只出不进，早晚会耗尽。不是系统不好，是没有一条路，让能量回来。

梁静的科室，在第一年里，对她来说就是这样的。她的善意源源不断，只是出去以后，没有一条路回来。

◆ 五、只有一样会怎样

想象一颗被扔出去的球。

扔的人用了力，球飞出去，飞得很远。不过如果球落下去的那片地，是一个无底的洞，球落下去，没有声音，没有回弹，什么也没有留下。扔的人再扔一个，再扔一个，扔到手臂发软。

这不是球的问题，也不是手臂的问题。是没有地。

梁静的更衣室，就是这个情形。她给出去的，是真的；她的力，是真的。可是在那个科室里，没有一块地，把她给出去的东西接住、存下来，再慢慢地放回给她。每一次给，都是一次单向的出去。

于是第三个月，她里头的内能烧完了。她没有「变坏」，没有「不爱了」，她只是没有东西可以再烧。

这一点要说清楚。本书不把这当成梁静的毛病。她的善意是真的，她的力气也是真的。毛病，如果说有，在于她所在的那片地，没有被想起来。

还要补一个侧面：没有场的给，对受的人，也不见得是轻松的。一个人被给了太多，又不知道该怎样回，心里会压着一笔账。给的人越是不求回，这笔账越重，因为它连还的地方都没有。到后来，受的人想躲开，给的人觉得委屈，两边都说不清楚怎么回事。

这是动能没有势能的另一个后果：给的人被烧空，受的人被压着，中间那片本该托住两边的地，是空的。

先说它哪里对。

周济和舍身，在场里是极重的东西。一个家里有人肯把最后一碗饭让出去，一个科室里有人肯在最累的夜里多站一班，这样的给，是场里最结实的几根梁。没有这些，场撑不起来。

它们完全成立的条件，是给的劲有来处，也有落处：来处是场里的势，落处是土的加厚。条件在，同样的给，就从「烧自己」变成了「在场里流」。

◆ 六、今天的付出

今天有一种说法，叫「为了孩子，牺牲自己」。一个母亲辞了工作，把所有的时间都给孩子：接送，陪读，辅导，营养餐。她给得极多，几乎没有一刻留给自己。

先说公道话：这样的付出，很多是真心的，也很辛苦。

不过几年以后，有些母亲会发现，孩子并不感激，甚至在疏远。母亲自己，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给了一切，怎么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按本书的读法，原因不一定是孩子不懂事，也不一定是母亲给错了。更可能是，这一切给出去的时候，家里没有一片托着这一切的场：母亲和孩子，母亲和

丈夫，母亲和她自己的生活，彼此没有连起来。给，是单向的，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一直一直地出。

这样的给，是动能，没有势能。烧得越久，越凉。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工作里。有的人，每天最晚一个离开办公室，什么活都接，什么忙都帮，几年以后，忽然提出辞职。同事们都很惊讶：「他明明那么拼。」可是那份拼，从来没有人替他接住过：没有人在交接的时候说一句「这件事，多亏了他」。他的劲是真的，只是一直在往外送，没有回来。

◆ 七、一个完整的例子

科里有个护士长，姓方，五十出头，大家叫她方姐。

那天梁静从更衣室出来，眼睛是红的，方姐什么也没问，只说了一句：「走，陪我去楼下买杯热的。」

两个人在楼下的小店里坐着。方姐慢慢地喝完一杯豆浆，才开口：「我当年第一年也是这样。后来是我师傅，在我哭的那天，说了一句话。」

梁静抬头。

「她说：『你给出去的，没有一样回来，不是因为你给错了，是因为这个科里没人记得你给过。』」

方姐接着说：「那天以后，我们科有了个规矩。每次交班，不只是交病人，还要交一句：今天谁帮了谁。就一句。不为表扬，就是让它有个地方记下来。」

梁静听着，没有说话。她想起自己替班的那些夜晚，没有一个人在交班的时候提起过。

方姐说：「一个人给多少，不是重点。重点是，有没有一块地，接得住。」

梁静问：「那我以前给的那些，算白给了吗？」

方姐摇头：「没有白给。只是那时候，它们落在了没有人看见的地方。现在补上，也来得及。有些东西记下来，比当时就记下来，晚一点，也还是记得住的。」

梁静回到病房，翻开交班本，在最后一页空白的地方，写了一行字：「三床家属今早把粥让给了隔壁。」写完，她没有觉得是在表扬谁。她觉得是在给一件事，找一个位置。

◆ 八、放回日子里

从那以后，梁静没有变得吝啬。她还是会替班，还是会买粥。只是她多做了一件事：每次下班之前，她留两分钟，跟接班的同事说一句：「今天三床的家属，你多留意。」

这句话很小。只是它的意思是：我给出去的这一点，我交到你手里了。

渐渐地，别人也这样对她说。她接班的时候，会听到：「昨晚你帮的那位老人，今天精神好多了。」

她发现，这些话，不是奖励。它们是一种回写，给出去的东西，一点一点写回了科里，写回了这一片地。那片地厚起来了，她也就不再被挤干了。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值得看清楚。梁静并没有少给，是给的方式变了：以前的给，是一条从她到别人的线，线的这一头是她，那一头没有人接；现在的给，是一圈，她给出去，别人接住，别人再给出去，一部分绕回到她这里。圈里的东西是流动的，不会烧空任何一个人。

按本书的说法，这就是势能放成动能、动能落成内能的那个圈，在一个小小的科室里，转起来了。

明天能试：给出去一样东西之前，问一句：这个给出去之后，谁在接？没有人接的话，先别急着给更多，先找一个人，把「我给了什么」说出口。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九、收尾

周济和舍身，是保罗能想到的、最重的两样给。他把它们放在这里，是因为一个很朴素的事实：给得多，不等于有爱。

九格表里，望是波，是动能。动能的好处是动，是有方向，是真的送到了人那里。动能的缺处，在这一节里露出来：它要有来处，也要有去处。来处是势能，去处是土的加厚。这两头，都在场里。

没有场，动能只好烧自己；烧完了，没有回写，也没有留下。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保罗把周济和舍身，放在三节话的最后。方言是嘴，知识是脑，信是心里的一件东西；周济和舍身，是手和身体，是一个人能给出去的最后一样。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别的可加的了。他把最重的放在最后，让那个「无益」落下来，落得最重。

还有一句话，留给读到这里、也许正在给出很多的人：这一节不是在说你给错了。它说的是，请你也被接住。

给，需要两只手，一只递出去，一只在对面。对面如果没有手，递的人就算臂再长，也是在对着空处递。

「于我无益」，这四个字读到这里，才露出它的底色：不是说给的人没得到什么，而是说，那一层该加厚的土，没有加厚。

> 带 走 的 话
>
> **给出去的劲，要有来处，也要有落处；烧自己点的火，不是爱的火，是爱缺席的时候，替它顶着的一把柴。**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周济和舍身是走动，是动能，有去处没来处，也没有落处。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给的方向只有一条线，场没有撑开，给的人成了线的那一端的一个点。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给出去很多东西，之后有没有一个人，替你记得你给过什么？

如果没有，你觉得缺的是一句谢谢，还是一块能把这一切接住的地？

◆

17

第 17 章

算不得什么：一道乘法里的零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程一苇做数学作业，做到一道连乘的题，三乘五乘七乘零。她算了半天，答案是零，觉得不对，跑去问外婆。

「这道题是不是错了？三、五、七都这么大，怎么乘出来是零？」

沈秀芝正在择菜，没有抬头，说：「你种过地没有？」

一苇说没有。

外婆说：「种子有，力气有，天时有，样样都有。就是没有地。你说收多少？」

一苇想了想，说：「零。」

外婆说：「那不就对了。」

一苇没有再问。她回到桌前，在那个「零」旁边，用铅笔轻轻画了一小块田。

后来她想，外婆的话里，有一件事她一直没问：如果种子、力气、天时都有，那块田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个好问题。田是别人一年一年翻出来的，是一代一代的人，把荒地翻成了熟土。它不是一天有的，也不是谁带来的。这个问题，第二编已经回答过。

这一章要算的，就是这样一笔账。前四章，保罗把四样东西各说到了顶；这一章把它们放在一起，看那个「零」，到底是怎么回事。

◆ 二、三节经文，并排看

>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林前 13:1—3）**

三节话，一个句式。先是「我若……」，把一样东西说到最高；然后「却没有爱」；最后是一个结果：成了锣和钹，算不得什么，与我无益。

三个结果，一个比一个重。第一个，是声音，响了就散；第二个，是「我」，什么也不是；第三个，是「益」，没有什么长出来。保罗没有一次说完，他让这个「却」字，在三节话里，敲了三下。

还有一个次序，值得停一下。三节话是一级一级往上走的：第一节是嘴，会说；第二节是脑和心，会想、会信；第三节是手和身体，会给、会舍。从嘴，到脑，到心，到手，到整个人，越往后越重，越往后越难。

保罗是在用一把梯子，把哥林多人最羡慕的东西，一级一级地搬到最上头。每一级，他都停下来，问一句：到这里，够了吗？答案，每一次都一样。

◆ 三、看见清单

先把前四章看见的，并排放在一起。

保罗说到顶的	在九格里是	它是什么样子	缺什么
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	信那一行，符号	站住的一粒一粒	粒与粒之间的牵引

保罗说到顶的	在九格里是	它是什么样子	缺什么
先知讲道，明白奥秘与知识	信息，加上逻辑	站住的，加上走动的	托住它们的地
全备的信，能够移山	信，内能	站得满，站得稳	落差，位置
周济穷人，舍己身焚烧	望，动能	走得远，烧得狠	来处，落处

四行，四种「托不住」。

第一行是符号，托不住，所以成了一阵响。第二行是信息与逻辑，托不住，所以成了没有人住的图书馆。第三行是内能，托不住，所以满而不动。第四行是动能，托不住，所以烧完即散。

这四行有一个共同点：全都在土里。全都是定态，或者是波。全都是信那一行或望那一行里的东西。

四行里，没有一行是爱那一行里的。

这里要先还一笔公道。这四样东西，没有一样是坏的。方言能把话送出去，知识能让人少摔跤，信能让人在黑里不松手，周济和舍身能把冷的人暖起来。它们每一样，在场里，都是好东西，甚至是难得的好东西。

保罗并没有叫哥林多人把它们扔掉。第 14 章里他还在教人怎么好好用这些恩赐。他只是把它们摆在一张桌子上，指着桌子底下说：你们看，这张桌子，是放在什么上的？

◆ 四、为什么是一道乘法

现在可以问：为什么本书说，这是一道乘法里的零？

先看如果是加法，会是什么样子。信、望、爱是三样并列的东西，缺一样，只是少一份。方言有，知识有，信有，周济有，少一个爱，不过是四样里缺了一样，剩下的，还是三份。

可保罗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就算不得什么。」不是「我少了一份」，是「我什么也不是」。这是乘法的口气：有一个零，整个积，就是零。

这里的「我」，也值得停一下。按王德生博士的偏好，本书不把「我」当成一个先站在那里、自己决定去爱或不爱的人。「我」是在场里显出来的。场在，这个「我」才有一个可以显出的样子；场不在，哪怕嘴上说着方言，手里握着知识，心里装着满信，「我」也无处显影。

所以「我就算不得什么」，不是一个审判，更像一句描述：一个没有处所的「我」，没法被算进任何地方。第 37 章还会回到这件事，那里要说，人是先被知，后知的。

乘法为什么成立？本书的说法，是这样：爱不是和信、望并列的第三项，是信与望二者所在的那片场。定态在场里，波在场里。场不在，定态没有位置，波没有可走的地方，它们不是「少了一份」，是「没处可在」。

日子里有很多这样的事。一首歌，旋律和歌词都在，没有人唱，它就不在；一个人，名字和履历都在，没有人认他，他也像不在。在，是被放进一片地方里的。

所以前四章里反复出现的那一个词：托不住。定态托不住，波托不住；内能托不住，动能托不住。托不住，是没有场。没有场，不是减掉一部分，是整件事失去了落脚。

这是一个比方，不是一条公式。三样东西不能真的去乘出一个数。本书用乘法，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缺了场，剩下的不是「少一点」，是「没有」。

再用外婆那块田，说一次。种子、力气、天时，一样一样数得出来，各有各的多少。可是地是什么？地不是第四样，和它们并排的一样，地是它们所在的地

方。种子要落在地里，力气要使在地上，天时要落到地面。没有地，三样都「没有处所」，不是各自少了一点，是整件事无从说起。

乘法里的零，说的就是这种无从说起。

◆ 五、同一个零，四种托不住

把四种「托不住」，再并排看一遍，会发现它们不是一样的。

方言托不住，是连接没有了。符号和符号之间，没有牵引。所以响了就散，没有下一声。

知识和先知托不住，是次序没有了。信息在，逻辑在，不过没有一个地方，让它们排成「谁在谁前」的位置。所以像一座没人住的图书馆。

全备的信托不住，是位置没有了。内能再满，没有落差，没有高低，就没有地方可以流过去。所以满而不动。

周济和舍身托不住，是来处和落处没有了。动能要有势能做来处，要有土做落处。两头都空，只好烧自己。所以与我无益。

连接，次序，结构。这正是第 3 章说的、场的三个性质。四种托不住，其实是场的三个性质，一个一个地缺了。第一节缺的是连接；第二节缺的是次序；第三节缺的是结构，位置和来去，都是结构里的事。

这样读，三节话不是并列的三条警告，是一张表：场的三个性质，被保罗，一个一个地拿走了。

再把保罗收回的东西，也列一张。上一张表是看见，这一张是收回。

他看见了	他收回了
方言能把话送到万人那里	送到了，却没有人在里面
知识与讲道能照亮前面的路	路是亮的，却没有人一起走

他看见了	他收回了
信能满到移山	满是真的，山却没动
给能给到身家性命	给是真的，土却没有加厚

四行里，每一行，保罗都是先承认，再收回。他没有一次说「这是假的」。他说的是：这是真的，还不够。

◆ 六、一个完整的例子

有一位母亲，姓邵，儿子读初二。

邵女士会说。家长会上，她的发言总是最动人的一个，每个词都在位置上。她读过很多教育方面的书，孩子的每一个年龄段该怎样养，她都说得出道理。她对儿子的信，满得不能再满：「我相信你一定行。」她也辞了工作，专心陪读，每天晚上陪到十一点。

方言，知识，信，付出，样样都有。

可是儿子关上了房门。邵女士在门口站了很久，听见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她不明白，她说得那么好，懂得那么多，信得那么满，给得那么多，为什么这扇门，还是关着？

按本书的读法，这四样东西，每一样都是真的，也每一样都是单向的：从她，到儿子。没有一样是「在这个家里，两个人彼此托着」。她的话在她那一头，她的知识在她那一头，她的信在她那一头，她的给在她那一头。儿子这一头，没有一片可以接的地。

她把一座很漂亮的桥，从自己这一岸，一直修到了河中间。不过对岸，没有一个桥墩。

邵女士有一天对朋友说：「我不明白，我哪一样做错了？」

朋友想了很久，说：「你哪一样都没有做错。你只是每一样，都是对着他做的，没有一样，是和他一起做的。」

这句话说得很轻，可它把四个「多」里藏着的那个零，说出来了。对着他，是符号、信息、内能、动能都有的方向；和他一起，是场。

◆ 七、本书自认最弱处

这一编读下来，有三处，本书自己最不放心。

第一，九格表和这四节经文的一一对应，是本书的说法。历来的读法，多数把这三节读成「恩赐排在爱后面」，没有读成「场的三个性质」。把方言对到符号，把先知对到逻辑，把信对到内能，把周济对到动能，这是一个很整齐的对子，整齐得叫人起疑。如果有人能拿出同样好的、完全不同的对法，本书要认真看。

第二，乘法是一个比方，不是推导。「没有场」和「等于零」之间，本书只是用日子里的事去支撑，没有证明。

第三，保罗写这三节话，用的是修辞：夸张，对比，反复。把修辞读成结构，是冒险的。

可以推翻本书的办法有一条：找到一个没有任何连接、次序、结构，却站得稳、走得远、对人有益的例子。找到了，这一编就要收窄。

读者不必信本书。读者可以拿这三处，去对一对自己的日子：有没有一个人，他样样都有，在他身边你却觉得踏实？如果有，请把他的样子写下来。那个样子，也许正是本书该改的地方。

还有一件事，要向保罗学。他从头到尾没有说那四样东西不要。他让哥林多人把它们都留着，只是请他们换一个顺序：先问场，再问那四样。顺序一换，同

样的方言、同样的知识、同样的信和给，就从四个零的因子，变成了四样有处所的东西。

◆ 八、放回日子里

回到邵女士。后来，她的一个朋友对她说了一句话：「你有没有试过，什么也不讲，只在他门口放一杯热牛奶？」

邵女士照做了。第一晚，牛奶放在门口，第二天早上，杯子空了，放回了厨房。第二晚，又放了一杯。到第四天，杯子底下压了一张字条，只有三个字：「别放糖。」

她拿着那张字条，坐在客厅里，坐了很久。

那是三个字，不是一个答案，更不是一座桥。可那是对岸的第一个桥墩。

后来，邵女士的儿子开口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话。他说：「妈，你今天回来得晚。」

邵女士愣了一下，说：「嗯，加班。」她其实是去了一个陪读家长的聚会，可是她说的是加班。她第一次没有讲一套关于时间管理的道理。

儿子说：「哦。」

这一声「哦」，比她讲过的任何一段话，更像一个对岸的回声。

明天能试：把你最擅长的那一样，说得准的、懂得多的、信得满的、给得多的，先放下一天。只做一件小事，留一个缝，让对方可以回你一句。

◆ 九、本编总判断

这一编读完了。把四节经文背后的账并排放，总判断是：

说得再准，懂得再多，信得再满，给得再狠，都还是土里的定态和波；缺了托住它们的那片场，一乘就是零——不是少了一份，是整件事没有了落脚。

这个判断，有一半是保罗说的，有一半是本书说的。保罗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本书加的是：这个「算不得」，是因为爱不是并列的一样，是一切所在的场。

那么，场是什么样的？它怎样托住，又怎样守住？保罗在下面几节，一一说了出来：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是第四编的事。

到这里，本书把「爱」这个字，放了一个暂时的位置：它是定态与波所在的那片场。可这还只是从反面看出来的轮廓，是把场抽走之后留下的那一块空。下一编换到正面：场自己，做了什么。

带走的话

四样都有，样样都满，缺了场，就是一个零；零不是少了一份，是没有一处可以落脚。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本编四样东西，站住的，走动的，都有；唯独没有一样是托住。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四样都是单向的，场收成了一条线，线的尽头是一个人。

想一想

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样样都有，却让你觉得哪里不对？

你自己呢，有没有哪一样是你最擅长的，也是你最容易拿来代替「在这里」的？

◆



第　四　编

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场怎样守住结构

导　语

这一编三章，写场怎样守住它托着的东西。第 18 章写"恒久忍耐"，把它读成场的粘性：结构要经得起时间，靠的是这一点黏劲。第 19 章写"又有恩慈"，把它读成场的连接：连得上，而且连得合手。第 20 章是本编总账，专问一件容易混的事：撑住的场，和压住的人，从外面看几乎一样，从里面看差得很远。

第三编说的是没有场会怎样：锣有声，没有托；信有力，没有托。这一编反过来，看有场的时候，它每天在做什么。答案很不起眼：它在慢慢地黏住，在一点一点地接上。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一个反差：忍耐看上去是"不动"，其实是场在使劲；恩慈看上去是"软"，其实是场在合手。

18

第 18 章

恒久忍耐：场的粘性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照顾一个病了很久的人，或者陪一个孩子过一段怎么讲都讲不通的日子。某天夜里，你坐在床边，觉得再也撑不下去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水还是烧上了，药还是摆好了。

没有人夸你，你自己也说不清，那股劲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有人问你，你多半会说一句：习惯了。

平常人们看得见的，是发火，是流泪，是大声说一句"我受不了了"。看不见的，是那些既没有发火、也没有垮掉的日子。这一章要看的，就是那些日子。

第三编把"没有爱"的几种样子摆过一遍：有锣，有钹，有奥秘，有能移山的信，有烧得起来的身子，各缺一样东西，缺的是场。从这一章起，本书看场自己怎样做事。它做的第一件事，是守住。

◆ 二、经文，和历来怎么读

>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林前 13:4）**

保罗列了十五样爱的样子，头一样就是忍耐。排在第一，不是随手写的。后面十四样，不论是不嫉妒，还是不计算人的恶，都要靠它先撑出一段时间来，才有地方发生。

先看字。"恒久忍耐"在希腊文里只是一个词：μακροθυμεῖ。拆开是两半，μακρός 是"长"，θυμός 是"气息"，也有"怒气"的意思。合起来，字面是"气长"。

中文和合本用了四个字去译一个词。"恒久"是长，"忍耐"是不发作。这个译法很准，也很重：一读就知道，这是一件辛苦事。

历来的读法大致走两条路。

一条把它读成德行：这是人要练的一种品格，对冒犯的人不急着还手，对迟迟不好的事不急着扔掉。古代的教父与中世纪的神学家，多半沿这条路走，把耐心放在勇毅与节制的一路里讲〔待核〕。

另一条把它读成神的样子：神对人"气长"，所以人学着对人"气长"。这是一条更古老的线，犹太经卷里就有"神是迟于发怒的"这样的说法〔待核〕。

两条路都认一点：忍耐不是没有感觉。气长，是因为有气，而且气不短。

还有一个字要提前认一认。第 7 节"凡事忍耐"，用的是另一个词：ὑπομένει，字面是"留在底下"。两个词都译作忍耐，其实一个是对人的，一个是对事的。μακροθυμεῖ　多半用在人与人之间，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气长。ὑπομένει　多半用在苦难底下，像一个人在重压之下不撤走。本书把前者放在这一编，把后者留给第 31 章。

◆ 三、本书的说法：场也有粘性

本书的说法是，忍耐是场的粘性。（本书的说法，待验。）

先回到蹦床。人在网上弹起来，落下去，网把劲接住、存起来，再放出去。如果网是一块光溜溜的弹簧板，一点黏劲都没有，会怎样?

人落下去，网弹回来，再落，再弹。弹跳越来越乱，网自己也在抖，停不下来。一个小小的颤动，被放大成一场谁也控制不了的晃。

网要稳，得有一点黏。一部分劲，在网丝与网丝之间的摩擦里，慢慢变成热，悄悄散掉。就是这一点点散掉，让晃动一圈比一圈小，让人最后能稳稳站住。

这就是粘性。它不是爱的反面，是爱能留在时间里的条件。

用第一编的话说：爱是场，场里存着势能；势能放成动能，动能经粘性存成内能。第 6 章已经把这条线走过。那条线上的"粘性"，本书一直叫它忍耐。这一章把话说全：不止望有粘性，场也有。

◆ 四、两种粘性，别混

第 2 章说过，望的粘性，是波贴着轨迹走的那股黏劲。一个人盼一件事，盼得久了，会慢下来，会绕路，可他没有飘走。那是粘性在把波拴在轨迹上。

场的粘性是另一回事。

望的粘性管的是一条波：它别走丢。场的粘性管的是整片场里许多定态和许多波：它们别散，别互相撞碎，别被一场风吹成两半。

打个比方。一条绳上的一个结，结自己要有摩擦，才不松开。这是望的粘性。可一张网，整张网也要有摩擦，才不会一抖就整个乱。这是场的粘性。

前者让一个人的盼望不落空。后者让一家人的日子不散架。

所以保罗把"恒久忍耐"放在爱的第一条，不是放在望的第一条。望里有，场里更要有。场的粘性，是经得起时间的那一层。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辨认办法。看一个人"忍"得怎样，别看他脸上，看他的周围。周围有几个人能接话，有几件事能放下，有几处地方能让他歇一歇。脸上平静，周围却一片空，那不是黏，是冻住了。脸上有倦色，周围的人却在轮着伸手，那才是一片场在做事。

◆ 五、这点黏劲是怎么长出来的

粘性不是网出厂时就带的。

这是蹦床和爱的场差得最远的地方之一。蹦床的网，买来就有一个固定的黏度，十年后还是那个黏度。爱的场不一样。它的黏劲，是一层一层长出来的。

回想第二编。苦难之路上，每顺利走过一段，显露就回写进土里一次，土就厚一层。这一层一层的厚，落在场上，就是黏劲。

新婚的小两口，一句重话就能吵起来，因为两个人之间的网，还是新的，薄的，一碰就弹。过了十年，同样一句重话，落在这张网上，会被吸掉一大半。不是两个人变得迟钝了，是网上已经有了十年的东西：吵过又好过的夜，一起扛过的一场病，各自丢下又捡起来的脾气。每一件，都是一次走过去的苦难，都往网里写回了一点黏。

所以忍耐可以学，可以养，不只能靠天生的好脾气。可是它不能靠"忍"来养。第 9 章说过，卡住的苦难不加厚，反而让场塌。要黏，得先走过去。

◆ 六、只有一样会怎样

先设想场没有粘性。

一个小孩摔了一跤，大人一拍桌子，满屋子都是回声。回声撞着回声，一个小小的火气，滚成三天的冷战。没有哪一句话能落下来，因为每一句话都在弹。这样的家，什么都敏感，什么都有感觉，就是没有"过去"。

再设想场粘性太大。

大人说什么，孩子都不弹，大人做什么，孩子都不回。一张网黏成一块泥，谁也跳不起来。日子是稳的，稳得像一池糨糊。没有哭，也没有笑，什么都"忍"着，什么都在原地。

还有第三种，更隐蔽：黏劲只长在一个角落里。一家人，所有的耐心都由一个人出，其余人的网都是光溜溜的弹簧板。这个人身上的黏越来越厚，别人的弹越来越乱。外人看，这家人"一直很稳"；里面的人知道，稳的只有那一个点，别处都在晃。这样的稳撑不了多久，因为黏劲要靠整张网来分，一个点分不动。

好的场在这两样之间。它有弹，所以人能飞起来。它有黏，所以人能落下来。

这也解释了一件事：为什么"恒久"和"忍耐"合起来才是一个词。只有恒久，没有忍耐，是一个不肯松手的人。只有忍耐，没有恒久，是一阵忍不下去的气。

◆ 七、一个完整的例子：沈秀芝那几年

沈秀芝七十一岁，退休前是纺织厂的女工。她年轻的时候，丈夫在厂里出了事故，一条腿伤了，躺了大半年，之后拄了很多年的拐。

那几年，她白天上三班倒，晚上给丈夫翻身、擦洗、熬药。孩子才四五岁。

后来女儿梁静问过她：妈，那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她想了想，说：就是一天一天过呗。

这句话很容易被听成谦虚。其实它是一个精确的描述。

那几年里，她肯定有过很多想放弃的晚上。可是那个家有一张网：左邻右舍轮着送一碗汤，厂里的师傅替她顶了几回夜班，丈夫自己也咬着牙练着下地。网上有火气，网上有眼泪，可没有一阵火气滚成了没有过去的回声。每一次想不下

去的时候，都有一小段劲散进了这张网的黏劲里，化成了热，化成了踏实，化成了第二天继续的力气。

这不是说她"意志坚强"。本书不这样写。本书要写的是：那片场托住了她，她在里面显出一个撑得住的样子。

撑得住的，是那片场。

◆ 八、她没有说出口的那一半

沈秀芝说"一天一天过"，还有一半，她没有说。

那一半是：过着过着，日子自己变了样子。

头一年，她夜里翻身，丈夫疼得出声，她也跟着心慌。到第三年，同样的夜，她的手已经知道该扶哪里，嘴里甚至哼得出调子来。心慌没有消失，只是被另一样东西垫住了：知道这一夜会过去。这个"知道"，不是别人告诉她的，是她过了一千个夜晚攒下来的。

罗马书里有一串话，和合本译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罗 5:3—4）。第二编用了整整六章去读它。这里只取最前头那一环：患难生忍耐。

本书的读法是，患难是路，忍耐是路走过之后留下的黏劲。路在前，黏劲在后。没有人是先有了忍耐才去走路的，走了路，才有忍耐。

沈秀芝的"一天一天过"，说的就是这个次序：先是一天，再是一天，黏劲是在这些天里长出来的。

◆ 九、从外面看，一片黏得好的场有三个记号

场看不见，可它留下的痕迹看得见。去一个人家里坐一坐，大致能看出三样。

第一样，事情能"落下来"。一句重话说出口，过了一晚，第二天早饭桌上，它已经变小了。不是被假装忘掉的，是被这片场吸住了，化成了一点热，一点"这个人原来是这样的"的了解。那些总也落不下来的家，三年前的一句话今天还能原样搬出来吵，说明网上少了黏。

第二样，小事不会被放大。一只碗摔了，只是一只碗。放在没有黏劲的网上，一只碗能变成"你从来都不在乎这个家"。放在黏得好的网上，它还是一只碗。

第三样，重的时候有人换手。病人一躺三个月，不会永远是同一个人守着；谁累了，另一个人接过去，不必先开一个会。这不是分工表排出来的，是网上已有的次序，在难处里自己长出了补位。

三样放在一起，是同一件事：劲没有一直停在某一个点上。它被摊开、被吸掉、被换手，所以谁也没被压垮。

沈秀芝那几年，三样都有。弟媳妇送来的汤，不用说谢谢，下回她家有事，沈秀芝不用说"我欠你的"，直接去了。

◆ 十、今天与机器

今天有一种东西，看上去比任何人都有耐心。

你问机器同一个问题，问十遍，它十遍都客客气气地答。你对它发火，它不还嘴。你半夜两点去找它，它也不嫌烦。

这算不算"恒久忍耐"？

本书的回答是：它缺了一件东西。粘性是要付出代价的。沈秀芝每忍一次，是有一小段劲，真的在她身上、在那个家里，变成了热。那是一笔真实的耗费，花掉了就是花掉了。机器的"耐心"没有这笔耗费，它不会被磨热，也不会在忍耐之后变成另一个样子。

不是说机器的好脾气没有用。它很有用，有时在半夜里比人更管用。只是请你分得清：不累，不等于忍耐。忍耐是累过之后还在。第 47 章回来细说。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个夜里坐在床边的你。

那天夜里，你以为是自己在硬撑。换一个看法：你其实是被一张网接住了。这张网也许是一个同样熬夜的人，一通不用多说的电话，一句"明天我来"，也许只是一个多年的习惯：水总是这个时候烧上。

明天能试：找一件你拖了很久、一直没放弃的事，在纸上写下它已经走过的三步。不要写它还差多少，只写走过的。

如果这三步一时写不出来，也不要紧。那只说明，你眼下最需要的，不是再忍一阵，是找一个人，陪你把路再走过去一小段。

这三步，就是粘性留下的东西。它们不是你"忍"出来的，是这片场一点点黏出来的。写下来，是让它再回写一次，让这层土再厚一点。

"恒久忍耐"这四个字，容易被读成一个人咬着牙。

本书把它读成另一幅画：一张网，有弹，也有黏。弹让人飞起来，黏让人落得下来。人在网上显出一个撑得住的样子，那样子是网给的，也是一天一天的日子回写进网里的。

第 19 章接着看：这张网上，还有什么。这一章先放下一句话，请你带着：能撑过去的日子，从来不是一个人撑的。

这一章只想留下一个小小的改变：下次看见一个人在硬撑，先别佩服他，先看看他的周围有没有网。有网，你可以放心；没有，你可以做那第一根丝。

带走的话

忍耐不是一个人咬牙，是一片场有一点黏劲：让晃动一圈比一圈小，让人落得下来。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托住。粘性不属于哪一个定态或哪一条波，它属于它们所在的那片场。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撑开。沈秀芝那几年，邻里、厂里、丈夫自己，都在这片黏劲里；一旦只剩她一个人在硬撑，场就塌成一个点了。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撑过去"的事里，除了你自己，还有谁、还有什么，在悄悄托着你？如果把它们都拿走，你觉得你还撑得住吗？

◆

19

第 19 章

又有恩慈：场的连接

◆ 一、沈秀芝留的那碗饭

梁静是社区医院的护士，夜班多。那天她值完夜班，快九点才到家。

灶上的锅是温的。揭开盖，是一碗稠稠的小米粥，一碟咸菜，一个剥好壳的鸡蛋，放在她平时坐的那把椅子正对面，勺子的柄朝右。

没有字条，母亲沈秀芝早就出门买菜去了。

梁静端起碗，粥的温度正好，不烫嘴，也没有凉。她吃了两口，忽然停了一下。

她想起前两天，邻居劝母亲给她炖补汤，说夜班的人要补。母亲没炖。母亲说：她夜里吃油腻的，白天睡不着。

这一碗粥，没有一句"我心疼你"，也没有哪里写着"我爱你"。可是梁静知道，这就是。

这一章要读的，就是这样一种"好"：不是好听的好，是合手的好。

◆ 二、经文，和历来怎么读

>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林前 13:4）**

"恩慈"在希腊文里是一个动词：χρηστεύεται。它的名词形式是 χρηστός，意思是"有用的、合用的、好使的"。在古希腊的日常话里，它可以说一件工具顺手，说一种酒陈得好，也可以说一个人待人和善。

新约里还有几处用到同一个词根。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太 11:30），那个"容易"就是 χρηστός，意思是这副轭做得合肩，压在身上不磨人。路加福音里，说陈酒"好"（路 5:39：「他总说陈的好」），也是这个字。保罗在别处劝人「以恩慈相待」（弗 4:32），用的是同一路字。动词 χρηστεύεται 在新约里只出现在这一处〔待核〕。

所以字面上，"又有恩慈"更像是说：爱是做起来合手的。

历来的读法大多把它放在品德里。奥古斯丁一路更看重"爱的次序"，把善待当成爱的自然出口〔待核〕。阿奎那把"善待"放在仁爱的果子里讲，是爱外溢出来的样子〔待核〕。这些读法都不算错，只是它们大多把恩慈读成"心里存着善意"。

字面上的意思，比这个更朴素：做出来的东西，要用得上。

◆ 三、本书的说法：恩慈是场的连接

本书的说法是，恩慈是场的连接。（本书的说法，待验。）

先回九格表。爱这一行的三个性质是连接、次序、结构。第 18 章看的恒久忍耐，是结构经得起时间的那一面。这一章看的恩慈，是连接。

连接是什么？不是"两个东西挨在一起"。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并不等于连上了。连接是这一头的劲，能传到那一头，而且传过去之后，对方接得住、用得上。

蹦床的网丝与网丝之间，要接得牢。一根丝断了，劲就传不过去，别处的丝要多担。可是仅仅接得牢还不够，还要接得对：这根丝的松紧，要和旁边那根配得上，整张网才弹得匀。

这就是"合手"。

这里要和第 4 章的账对一下。口述的第一句话说，信是连接的动力；第五句话说，爱是场，连接是场的一个性质。两句话并不打架。连接是场里的东西，是这头和那头之间通着的劲。信，是这个连接稳下来之后，让它继续通着的那股自持的劲。恩慈写的是连接本身长什么样：合手，还是不合手。信写的是它通了之后站不站得住。一个管样子，一个管持久。

连接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紧越好。连接要合：合对方的手，合此刻的事，合这个人现在能接住的分量。

所以恩慈在本书里，不是一个情绪词，是一个连接的质量词。沈秀芝的小米粥，连接得好，是因为她把梁静的夜班、梁静的胃、梁静到家的时间，都算进了这一碗里。

◆ 四、好，是给对方的手量过的

可以问一个很笨的问题：什么叫"好"？

一种答法是看用意。他出于好心，所以是好。另一种答法是看结果。对方用上了，所以是好。恩慈这个字，倾向第二种。陈酒好，是因为喝着顺口。轭好，是因为压着不磨肩。

这里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好意并不保证合手。

一位母亲，一心想让孩子吃好，每天一大桌子菜，孩子吃一半，倒一半。她的好意是满的，连接却是断的。因为那一桌菜，是按母亲心里"孩子应该吃的"量的，没有按孩子今天能吃的量。

本书不是说她不对。她的爱是真的。本书只是想把一件事说清楚：爱是真的，不等于连得上。要连得上，得有一个很小的动作，就是量一量对方的手。

沈秀芝没读过书。她量手的办法，是看。看梁静早上回来是先脱鞋还是先喝水，看她吃饭是快是慢，看她夜里睡了几个钟头。看得久了，那碗粥的温度，就长在她的手上了。

这就是第 18 章说的黏劲在这里起的作用：看得久，才量得准。恩慈需要时间。

量手，大致有三个动作。第一，看：看对方的日子，不看对方的话。第二，试：做一点，不做满，留给对方说"不是这样"的余地。第三，改：试错了就改，改完再试。这三个动作转一圈，就往连接里回写一次。

所以合手的人，并不是一次就猜中的人。是改得快、不嫌烦的人。沈秀芝的粥，头几个月并不是这个温度。梁静有一回说"今天有点烫"，第二天的粥就晾了一会儿再端出来。

梁静后来才明白，母亲不是在做一碗粥，是在和她的作息对表。她几点下班，几点能坐下，几点胃口最好，这些都在母亲的脑子里排成了一张看不见的表。这张表不是一天画成的，是一碗一碗粥试出来的。

◆ 五、恩慈和讨好，差在哪

有人会问：合对方的手，这不就是讨好吗？

差得很远。

讨好是看对方的脸色，对方一皱眉，立刻改。它连的是对方此刻的情绪。情绪一变，连接跟着变，所以讨好的人总是累，也总是不稳。

恩慈连的是对方的手，也就是对方长在日子里的那个样子：他吃什么，他怕什么，他需要什么才能把今天过完。这不跟着一阵脸色走，它走得慢，也走得稳。

再说一层。讨好的人，往往要的是回应：你要说谢谢，你要记得我的好。恩慈不要。沈秀芝的粥放在那里，她人都不在场。这不是她高尚，是这个连接本身不靠回应来维持。只要粥是合手的，梁静吃下去，劲就传过去了，连接就成了。

所以恩慈的样子往往是安静的。它不抢戏，因为它不是演给人看的，是做给手用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界线。合手，不是无限地让。梁静有时嫌粥太稠，沈秀芝就少放一把米，下次稀一点。这是合手。可是如果梁静说"我想天天吃外卖"，沈秀芝不会立刻把灶台拆了。合手是在这个人的日子里合，不是顺着他的每一阵念头改。

◆ 六、连接有三种坏法

连接坏的时候，大致有三种样子。

第一种是断。劲出去了，没有落点。你想对一个人好，可他不在你够得着的地方：搬走了，冷了，或者干脆不再回你的话。断了的连接，不是你没有爱，是爱没有路。

第二种是过紧。连得太紧，对方一动，你这头就跟着抖。母亲对孩子，常有这样的紧：孩子晚回家十分钟，她心里已经演完了一场车祸。紧的连接传得很快，可是它不合手，因为对方没有一点转身的余地。

第三种最常见，是错配。劲是出去了，也落下了，只是落错了地方。

程远有一回为这个吃了亏。女儿程一苇初三，成绩起落，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个晚上上网挑了一整套名师的复习资料，贵，也厚，花了小半个月的工资，往女儿书桌上一放。

程一苇看了一眼，说：爸，我不缺这个。

程远愣在那里。他想：我花了钱，花了心思，怎么还不对？

他没有错。他的好是实的，钱也是实的。只是那一刻，女儿缺的不是题，是一个晚上不被问成绩的安静。资料这条线，接到了一个今天不用它的地方。

错配的难处在于，它看起来像爱，付出的人也觉得自己在爱，只有接的一头知道，这一下没有落在手上。

◆ 七、只有一样会怎样

只有恩慈，没有忍耐，会怎样？

想想那种"人很好"的朋友。热情，体贴，什么都为你想到。可是一到你真有难处，一拖三个月，他就渐渐淡了。他的好，是一阵一阵的，没有黏劲，撑不过去。

只有忍耐，没有恩慈，又会怎样？

那是另一种让人窒息的稳。一个家里，有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守着，可是他守着的东西，从来没有问过对方要不要。每天一样的菜，一样的叮嘱，一样的脸。守是守住了，连接却是单向的，劲从他那头出去，没有哪一次落在对方的手上。

这两样合起来，才是一个词：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一个守得住，一个接得上。

用蹦床说，一张网只黏不弹，是一块地毯。一张网只弹不黏，是一堆乱抖的弹簧。好的网，得两样都在。

◆ 八、今天与机器

今天，最会"合手"的东西，也许是一个会说话的机器。

你说你今天心情不好，它会用你喜欢的语气回应你。你说你想要一个短一点的答案，它就给短的。它记着你上次提的偏好，下次不用你重新说。

这当然是一种连接，而且常常合手。本书不否认。

只是本书想请你看一个细节：它的合手，是对着你的"这一次"，对着你说出口的话。沈秀芝的合手，是对着梁静的日子，包括梁静没说出口的那些。粥的温度，没有人告诉她。

机器能不能长出这样一层？第 47 章再说。眼下先记一句：合手有两种，一种合你说出来的，一种合你过出来的。后一种，需要时间，也需要场。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一把锅铲

沈秀芝家里有一把用了二十多年的锅铲，木柄已经磨出了手指的凹痕。

女婿程远有一回想给岳母换一把新的，不锈钢的，好看，也好洗。她用了两天，把它收进了抽屉，又拿回了那把旧的。

程远问她为什么，她说：不顺手。

程远不太明白。新的更轻，更光滑，哪里不顺手？

后来有一天，他看见岳母在炒菜。那把锅铲的弯度，正好贴着她的虎口，翻起菜来，手腕几乎不用转。二十年，她的手把锅铲磨成了自己的形状，锅铲也把她的手教成了锅铲的形状。

一件东西合手，是两边一起磨出来的。人和人之间的恩慈，也是。

程远还看见另一件事。岳母每次炒完菜，都把那把锅铲在水龙头下冲干净，擦干，插回灶台边那个固定的竹筒里，柄朝外。他后来才明白，那个"柄朝外"也是合手：下一个人伸手去拿，不用转。一把锅铲上，有两层连接，一层在她和铲之间，一层在她和下一个要用它的人之间。

这个例子要说的，不是旧的好。是合手这件事，没法一次做到位。它是一次次磨出来的。每一次相处，都在往连接里回写一点，下一次就更合一点。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梁静和那碗粥。

梁静吃完粥，把碗洗了，倒扣在架子上。那天下午母亲回来，什么都没问，只是看了一眼碗，就知道她吃完了。

两个人，一句话没说。可是一个连接，就这样又往里写了一次：下回的粥，可以再稠一点点，或者再稀一点点。

明天能试：找一个你每天都见的人，不问他"你要什么"，只在一天里留心他三个小动作：他先拿什么，他先躲什么，他先叹一口气。到了晚上，想一想，有没有哪一件小事，可以按这三个动作做得合手一点。

不必做大事。一碗粥的温度就够。这一点点合手，攒起来，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大的"在"。

程远后来换了一个办法。他不再挑资料，只在女儿晚自习回来的时候，把一杯热牛奶放在她手边，什么也不说。过了几个晚上，程一苇自己开口说，英语的阅读，她有点跟不上。

连接是这样一点点通的。先通了一个小口，大的才过得去。

恩慈被很多人读成"善良"。善良当然是好的，本书没有一个字想去削减它。

只是本书想把恩慈再往前推一步：善意是心里存着的，恩慈是手里做出来的；善意可以一个人有，恩慈一定在两个人之间发生。它是场里的连接，是劲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被接住、被用上。

下一章把这两样放在一起，看一个最容易混的地方：忍耐和压抑，从外面看几乎一样，从里面看，相差千里。

说到底，恩慈是一件慢手艺。慢，是因为要看；手艺，是因为要练。看和练一多，连接就一层一层厚起来。

带 走 的 话

恩慈不是心里存着善意，是手里做得合手：这一头的劲，传到那一头，被接住、用得上。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托住。恩慈是连接，连接在两个定态之间，不在任何一个定态里。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撑开。沈秀芝的粥里算进了梁静的夜班和胃口；一旦只按"我觉得她该吃什么"来做，连接就塌成了单向。

想 一 想

有没有一个人，你对他很好，可他并不觉得"合手"？你是怎么发现的，或者，你还没发现？

◆

20

第 20 章

忍耐不是忍气吞声：撑住的场与压住的人

◆ 一、程远憋着的那团火

程远四十六岁，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去年年中，他被调了岗，从调度中心的大屏幕前，调到一个没人想去的地方，管一个快要关停的中转仓。

那天宣布的时候，他没说话。散会后，他自己在楼梯间站了十分钟，然后回去，把东西一件一件搬到新工位上。

回到家，吃饭，洗碗，看新闻。梁静问他：今天怎么样？

他说：没事。

一个月过去，他还是这句。三个月过去，他还是这句。女儿程一苇有一回在饭桌上问：爸，你是不是不开心？他笑了一下，说：爸好着呢，你吃饭。

夜里，梁静醒过来，看见阳台的灯亮着。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手里捏着一个早就空了的茶杯，杯口朝下，转来转去。

外人看，这是一个很能忍的男人。上了岁数，扛着，不抱怨，不给家里添乱。

可是梁静心里清楚，这不是忍耐。这一章要把它们分开。

◆ 二、从外面看，忍耐和压抑几乎一样

先承认一件事：从外面看，两样东西几乎一模一样。

都不发火。都不抱怨。都咬着牙把日子往前过。都被人夸"稳"。你站在一个人身边，只看他的脸、听他的话，根本分不出他是"撑住"了，还是"压住"了。

因为分别不在他身上。

这是本书最想让你记住的一个判断：撑住与压住，不在人的表情里，在人所在的那片场里。同一张平静的脸，可以长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场上。

经文自己其实留了一个提醒。保罗写的不是"不发怒"，是「不轻易发怒」（林前 13:5）。"轻易"两个字，说的是发怒有时也是有的。第 25 章会细读这一节。眼下只取一点：经文并没有要人把火气一律按下去。它要的是，火气不要成为轻易就把场烧穿的东西。

历来讲忍耐的人，也大多看出这一层。古代的斯多亚一路，讲的是不被情绪牵着走，不是没有情绪〔待核〕。后来的心理学，把"压抑"另外立了一个名目，说它是一种把感受推到看不见的地方去的办法，推得越用力，回来得越凶〔待核〕。两边的话合起来，意思很近：忍和压，是两件事。

◆ 三、本书的说法：看劲到哪里去了

本书的说法是，撑住的场，劲有地方去；压住的人，劲没有地方去。（本书的说法，待验。）

回想第 6 章。一份能量有三种样子：势能放成动能，动能经粘性存成内能。场的粘性，就是动能的去处：一场火气起来，它在网里被摩擦、被吸收、被换手，慢慢变成热，变成"事情过去了"的踏实，变成下一次更厚的土。

这是一条通路。劲从一头进去，从另一头以另一种样子出来。

压住的人，是这条路被堵了。火气起来了，没有网接它，没有人换手，也没有一个能说话的地方。它不能走过去，只好被塞回身体里。

于是有三样可以看的东西，用来分辨撑住和压住。

第一样，难处有没有走过去。撑住的人，事情是一段一段走过的：今天比昨天多过了一小截。压住的人，事情停在原地，每天都是第一天。第 9 章说过，走过去的苦难回写，卡住的苦难不回写。

第二样，周围有没有人换手。撑住的场里，总有一个人在某个时刻接过一点。压住的人身边，没人知道他需要接。

第三样，过些日子是更厚了，还是更薄了。撑住的人，一年后回头，会觉得自己长了一点东西。压住的人，一年后回头，只觉得自己更累，话更少。

这三样有一个共同点：都不在当事人的脸上，都在他的周围。所以想知道一个人是撑住了还是压住了，别盯着他看，往他旁边看。

◆ 四、一张对照表

把这三样，加上两样身体上的迹象，排成一张表：

	撑住的场	压住的人
劲到哪里去了	被网吸收、换手，化成"过去了"	被塞回身体里，哪里都没去
难处有没有走过去	一段一段在走	停在第一天
周围的人	知道，也能伸手	不知道，或知道了不敢碰
一年后	土厚了一层	话少了，人薄了
身体	累，睡一觉能缓	睡不着，或睡不醒；胃、背、头容易出毛病

最后一行要多说一句。压住的劲，常常会从身体里找出口：失眠，头痛，胃不舒服，一点小事就心口发紧。这不是"想多了"，是劲真的在身体里转，找不到路。本书只谈理解与相处，不谈诊疗。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五、压住的人：场在塌

为什么说压住的人，是场在塌?

回蹦床。一根弹簧要弹，网才弹得起来。现在想象有一个人，用手死死按住网上的一根弹簧，不让它弹。弹簧里的劲出不去，在他手底下越攒越紧。同时，旁边的几根弹簧，要多担一点，网面慢慢变形。

网还在，人还站在上面，从远处看，一切正常。可是网的某一处，已经在偷偷地裂。

压住的人，就是那个按弹簧的手，同时也是那根被按的弹簧。他一个人身兼两职：既是产生劲的，又是堵住劲的。这是场被收成了一个点：本该由整张网分担的东西，都压在一个人身上。第 18 章末了说过的"只有一个点在硬撑"，就是这个。

程远在调度中心的时候，手边永远有几十个人的电话，一个决定下去，几十辆车跟着动。他习惯的是：自己是那个把劲分出去的点。调岗之后，他一下子成了那个只接劲、不能分劲的点。这种转换，很多人一辈子没遇到过，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也不奇怪。

所以本书不说"压住的人意志不够"。他往往意志很强，强得惊人。问题是，一个点再强，也撑不起一整片场的活。

这也是为什么，压住的结局常常不是慢慢好，是忽然塌：一个很小的事，一碗洒了的汤，一句无心的话，他一下子炸开，把周围人吓一跳。其实那一下，不是汤的事，是这一年的劲，找到了一个缝。

程一苇有一次说过一句让梁静记了很久的话。她说：爸不吵架，可是他一进门，家里就变得很小心。

一个家变得"很小心"，就是网上有一处绷得过紧了。大家都知道，谁也不说。

◆ 六、只有一样会怎样

只有"忍"，没有"放"，会怎样？前面说了：压住，然后忽然塌。

那只有"放"，没有"忍"呢？每一阵火都立刻发出去，每一个委屈都立刻说出来。听上去痛快，其实也是一种塌。因为场没有时间吸收，每一次发出去的劲，都变成对方网上的一次冲击。对方的网也薄，经不起，也跟着弹回来。吵架就是这样升级的。

好的场，既不按，也不泼。它有一个容得下火气的"间"：一个晚上，一个能说话的人，一段先走一走再说的路。

压住的人为什么压？多半不是他不想说，是他觉得这片场没有口：说了会添乱，会让人担心，会显得自己不中用。他把"场有没有口"这件事，替场做了决定。

可是场有没有口，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口，是要两边一起开的。

这个"间"，就是粘性给的。有它，劲才能慢慢变成热；没它，劲只能要么憋在里面，要么抛在外面。

◆ 七、一个完整的例子：沈秀芝砸过的那只碗

那年春节前，沈秀芝来家里帮忙。她看了几天，什么都没问。

有一天晚上，程远去倒垃圾，她跟了下来，帮他拎了一袋。走到楼下的垃圾桶，她忽然说：我年轻的时候，砸过一只碗。

程远没接话。

她说：你岳父出事的第二年，有一个晚上，他不肯吃药，说不如死了。我那天上了三班，回来又给他擦洗。他这句话一出来，我一下子就把手里的碗砸了。就在灶台边上，碎了一地。

她笑了笑，说：他吓着了，我也吓着了。我们俩看着那一地的碎片，谁也没说话。后来我蹲下去收，他在床上说：对不起。我说：我也是。

程远听着，不知道该说什么。

沈秀芝说：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叫你砸碗。我是想说，人憋不住的时候，不丢人。丢人的是，憋到没有一个人知道。

说完，她把那袋垃圾扔了，上楼去了。

这个例子里，最要紧的不是那只碗，是碗碎之后的那一下。碎了，是劲出来了。可是出来之后，这张网接住了：丈夫说了对不起，她说了我也是，两个人看着同一地碎片，没有谁扭头走开。劲没有白出，它变成了一次两个人一起收拾的动作，变成了往后几年更厚的一层土。

撑住，不是不碎。是碎了之后，场还在。

还要补一句：沈秀芝讲这个故事，没有讲给全家，只讲给程远一个人，在楼下，在垃圾桶旁边。她选的地方和时机，本身就是一次合手的连接。这也是第19章留下的尾巴：好的场，连接和粘性总是一起出现的。

◆ 八、本编总账

这一编走了三章，把它们并排放：

第18章看粘性：场有一点黏，晃动才会一圈比一圈小，结构才经得起时间。

第19章看连接：场里的劲要传得过去，而且要传得合手，才算数。

这一章看辨认：同一张平静的脸，可以长在撑住的场上，也可以长在压住的人身上。分别在于劲有没有地方去，难处有没有走过去，周围有没有人换手。

三章合起来，是一句话：

忍耐不是把劲按住，是让劲有地方去；恩慈不是把话说软，是让劲落在对方的手上。守住结构的，是这片场，不是哪一个咬牙的人。

这句话还要对上口述的第五句。爱是场，场里有连接，有次序，有结构。结构是什么？不是一堵墙，是一件劲能通过、通过之后不散的东西。粘性管"不散"，连接管"通过"。两样都在，结构才是活的。

两样缺一，就是第五编要讲的那种事：弹簧一根根断。

◆ 九、旁边的人能做什么

既然撑住与压住，分别在场里，旁边的人就有事可做。

第一件，别急着夸"稳"。夸一个压住的人稳，等于告诉他：你这样做是对的，请继续。他会更用力地压下去。

第二件，别急着劝"想开点"。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劲不该有，请收回去。劲收不回去，只会换个地方堵。

第三件，留一个小口子。一杯茶，一段并排走的路，一句"你不用说，我在"。口子要小，小到他不用下决心就能往里走一步。

旁人还有一件事不该做：替他把难处"讲道理"。你不该这样烦，公司也有公司的难处，这些话都对，却是把他的劲当成了一个要被说服的错误。劲不是错误，劲是需要路的东西。

梁静就是这样做的。她没有追问程远，没有替他骂公司，也没有劝他想开。她只是每晚把阳台的灯留着，把门虚掩着。有一天他自己走进来了。

这里面藏着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场不是一个人造的，也不是一个人能拆的。程远压住自己，是场里少了一个口；梁静留灯，是往场里添了一个口。口一通，劲就有了路。

有人读到这里会担心：那是不是说，人什么难处都该往外说？

不是。有些事不该对所有人说，有些话要等到对的时候。本书说的是"有地方去"，不是"到处都去"。一个口子，通到一个信得过的人，就够了。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程远。

那天夜里，他在阳台坐到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对梁静说了一句话。不长，也没有道理，只是：我这一年，有点难。

梁静放下手里的碗，说：我知道。

就这么两句。可是这一晚之后，家里的网上，有一个地方变了：他的难，不再是一个人的难，进了场。

明天能试：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很"稳"的人，别夸他稳。问一句："这一阵，有什么是你没跟别人说的？"不用逼他回答。只要让他知道，这条路是通的。

如果你自己就是那个"稳"的人，也试一句：对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说一件你已经憋了一个月的小事。小到不值一提也行。劲一出去，网就开始接了。

忍耐和忍气吞声，差的不是多少。差的是方向。

忍耐，劲是往场里走的，走进去，被吸收，被换手，变成土。忍气吞声，劲是往人里走的，走进去，就出不来。

保罗说的「恒久忍耐」，说的是前一种。它不要人当一个咬牙的英雄，它要的是一片够厚的场。

下一编，换一个方向看。场既然是这样守住的，它是怎样塌的？十五样里的头一个"不"，就从比较开始。

下一编要讲的八个"不"，每一个都从这里出发：场有口，劲有路，才谈得上不塌。

带 走 的 话

撑住和压住，从脸上看不出来；要看劲有没有地方去，难处有没有走过去，周围有没有人换手。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托住。撑住的是场，压住的是点；点再强，也托不起整片场的事。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本编总账，撑开。程远那一年是塌成一个点；他说出"有点难"之后，场才重新撑开。

想 一 想

你最近一次说"没事"的时候，真的没事吗？如果有一个人，你可以把那件事说出来，你会选谁？

◆



第　五　编

八个「不」：场是怎样塌的

导　语

这一编从第 21 章写到第 28 章，写的是十三章四至六节里的八个"不"：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经文把这八样一口气排在爱的名下，读起来像一张禁令清单。本书换一个读法：它们不是八条规矩，是八处会断的地方。

回到蹦床。一张网能把人托起来，靠的是许多根弹簧一起使劲。每一根弹簧，管着网上的一块。八个"不"，就是八根弹簧：嫉妒断了，连接就被切开；自夸张狂断了，一个点就要当整片场；害羞的事断了，次序就乱；求自己的益处断了，场被收成一个账户；轻易发怒断了，波就折了；计算人的恶断了，场被冻成账本；喜欢不义断了，场和真就分了家。

这一编的读法是，一根一根看它怎么断，再看断了一根以后，别的弹簧怎么被拖着一起断。第 21 章到第 23 章先看前三根：嫉妒、自夸张狂、害羞的事。它们有个共同点，都发生在人和人之间的位置上，一个比较，一个膨胀，一个错位。

最后一章，第 28 章，是本编总账：八根弹簧，一张网，怎么塌。

21

第 21 章

不嫉妒：比较把连接切成对比

◆ 一、走廊里的那张榜

程一苇十五岁，初三。月考成绩出来的那天，年级的红榜贴在教学楼一层的走廊里，从第一名排到第一百名。

她在榜上找到了自己，第三十七名。往上看，第三十六名的位置，写着陈晓。

陈晓是她同桌，初一就坐在一起。两个人合伙买过一支笔，分过一盒饼干，在晚自习的角落里讲过很多不能给老师听的话。上学期期末，陈晓发烧请假，程一苇把全部笔记一页一页拍了发过去。

现在，陈晓在她前面一名。

程一苇看了一眼那个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转身去了食堂。可是吃饭的时候，她忽然发现，自己在想：数学那一道大题，我明明也会，她怎么就多得了两分？

晚上回家，她把书包放得很重。外婆沈秀芝从厨房探出头，什么也没问。

这个时刻，你一定遇到过。不一定是考试，也许是同事升了职，也许是一个老朋友在朋友圈里晒了新房。你并不恨他，他也没有做错什么，可是心里有一个地方，忽然硬了一下。

这一章，就写这一下。

◆ 二、经文，和历来怎么读

> **「爱是不嫉妒。」（林前 13:4）**

这句话在希腊文里是 οὐ ζηλοῖ。动词 ζηλόω 的名词是 ζῆλος，这个字有意思：它既可以指"热心"，也可以指"嫉妒"。同一个词根，朝好的方向，是为一件事发热；朝坏的方向，是盯着别人的好发热。

保罗在这封信里，别处也用到它。他批评哥林多教会时说，你们中间有「嫉妒分争」（林前 3:3）。可见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是一个教会里天天在发生的事：谁讲道讲得好，谁属哪个门派，谁有什么恩赐，一比较，就起了火。

历来的读法，几乎一致把嫉妒看作一种恶。奥古斯丁说它是最接近魔鬼的罪〔待核〕；阿奎那给它下的定义，大意是：因为别人有好处而难过，仿佛别人的好处压低了自己〔待核〕。后一个定义很精确。嫉妒的难过，不是为自己缺了什么，是为别人有了什么。

这些读法的共同点是：嫉妒是一个人心里出了毛病。要治，就先治这个人的心。

◆ 三、本书的说法：比较把连接切成对比

本书换一个角度看。（本书的说法，待验。）

先回九格表里爱的第一个性质：连接。程一苇和陈晓之间，原本是一条通着的线。笔记可以递过去，饼干可以分着吃，话可以不设防地说。劲从这头走到那头，被接住，被用上。这是连接。

红榜出现的那一刻，发生了一件事：两个人之间，多了一把尺子。

尺子上有刻度，有先有后。陈晓在三十六，程一苇在三十七。原先是"我和她"，现在变成了"上面的她"和"下面的我"。连接是横着的，两个点肩并肩；尺子是竖着的，两个点一前一后。

本书把这个变化叫作：连接被切成了对比。

必须先说清楚，对比本身不是坏东西。有了对比，你才知道自己哪里弱，哪里强，知道往哪里使劲。一个班没有榜，不一定更好。对比是正当的工具。

坏的是另一件事：对比占了连接的位置。

原先通着的那条线上，劲是往来传递的。尺子一架上去，劲就只往一个方向走了：往上看，或者往下看。线上不再传笔记，传的是分数；不再传话，传的是名次。

嫉妒，就是连接被对比顶替之后，心里发出的那一声响。

◆ 四、嫉妒里有什么，先把公道还给它

不能把嫉妒只当成恶。

程一苇那一下"硬"，里面其实有三样东西，每一样都值得认真对待。

第一样，是看见。她看见了一个差距：两分。这个看见是准的，没有错。

第二样，是想要。她想要那两分，想要更好的自己。这是一股劲，是正经的动能，不该被压下去。

第三样，是在乎。她在乎陈晓，不然不会在乎排在谁的前面。一个无关的人排在你前面，你不会有感觉。嫉妒总是发生在近的人身上：同桌，同事，同学，亲兄弟。越近，越疼。

所以嫉妒不是一块坏掉的肉，是一股好的劲，走错了路。这股劲本来可以走连接的路：去问陈晓，那道题你是怎么想的？可它走了对比的路：她比我多两分。

路一错，劲没有变坏，只是回不到那个人身上了。它落在自己身上，变成了一块硬。

◆ 五、为什么偏偏是身边的人

有一件事，值得停下来想。

程一苇不会嫉妒一位拿了奥运金牌的运动员，也不会嫉妒全年级第一的那位陌生学长。她嫉妒的是陈晓，一个只比她高一名的同桌。

为什么？

因为嫉妒需要两个条件：两个点之间已经有一条线，而且两个点在尺子上靠得很近。没有线，对比只是对比，数字而已。线越粗，尺子一架上去，切下的伤越深。

《论语》里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这句话说的原本是治国，说有国有家的人，不愁财物少，愁的是分得不均匀。放到家常里，意思很近：人不太会为"有多少"难过，会为"他比我多一点"难过。

所以嫉妒的方向，是一条指路牌。它往往指向你最在乎的那条线。程一苇那天晚上的那一下硬，如果翻译成话，不是"我恨陈晓"，是"我不想她跑到我前面去"。这句话里，有一个很深的东西：她不想离开她。

这样读，嫉妒就不只是该清除的毛病。它是连接发出的警报，说的是：这条线上，有什么要被切了。

◆ 六、连接是怎样一步步被切的

切的过程，大致有三步，每一步都很小。

第一步，一个数字落进两个人中间。两分，一个名次，一个职称，一套房子。数字本身没有恶意。

第二步，数字变成了尺子。这是转折。一个数字只是一个数字，可当你开始拿它去量两个人，它就成了尺子。两个人从"我和他"，变成了两个点。

第三步，尺子占满了视野。你看这个人，眼睛里先看到的是他在尺上的位置，然后才是他这个人。他借你的笔记，你想的是"他会不会超过我"。他请你吃饭，你想的是"他是不是在炫耀"。

到了第三步，连接还在，线还没有断，可是上面传的东西全变了。

蹦床的网上，如果两根相邻的弹簧被硬生生分开，各自去拉不同的方向，网面就会皱。皱的地方，人踩上去，会觉得别扭，不知道往哪里使劲。

有人说，嫉妒是一种"看不得别人好"。这话说得太重。更精确的说法是：你把别人的好，当成了你的坏。这不是心肠的事，是这条线上，只剩一把尺子了。

◆ 七、嫉妒的三个出口

那一股劲出来了，大致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条，朝向对方：想办法让他不如自己。在背后说一句话，在群里留一个冷淡的表情，在他需要帮忙的时候晚一步。这是拆别人的网，拆来拆去，拆掉的是自己和他之间的那条线。

第二条，朝向自己：我就是不如人，我什么都比不上。劲全部压回心里，变成自责。这看上去是谦逊，其实也是一种堵，第 20 章讲过，堵住的劲会从身体里找缝。

第三条，朝向连接：把这股劲，变成一个问题递出去。"你那道题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准备的？"这是把尺子挪到一边，让线重新通。

三条路里，只有第三条会让场长厚。因为只有它，让劲经过了另一个人，被吸收、被回应，写回一点什么。前两条，劲都只在一个点里打转。

沈秀芝说过的"顶班"，走的就是第三条路。小周请假的三个月，她顶上去，是把那股硬劲，变成了一个手上的动作。动作做完了，硬疙瘩也就化了。

◆ 八、只有一样会怎样

只有对比，没有连接，会怎样？

那是一个人人在榜上、没有人在身旁的世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排第几，没有人知道隔壁的人今天在难过什么。竞争是激烈的，进步是快的，可是网很薄。一个人掉下去，旁边的人不会伸手，因为伸手的那一秒，名次会掉。

再看相反：只有连接，没有对比。

那是一对分不清彼此的母子，或者一个太紧的小圈子。大家挨得很近，谁也看不见谁的差别。谁比谁强一点、弱一点，没人说。连接是满的，对比是空的。表面上最亲，其实也缺了东西：孩子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也就长不出自己的形状。

所以爱并不是要把所有对比都拿走。爱要的是：对比放在连接之上，不是之下。榜可以贴，尺可以量，可是尺子架在线上面，线仍然通着。

这个"线仍然通着"，是整章最要紧的一句话。

还有一件事，容易被忽略：尺子有两头。

程一苇在红榜上看陈晓，陈晓也在看她。陈晓的数学好，可是英语排在后面，她看着程一苇的英语分，心里同样硬了一下。一把尺子架上来，两头的人都不舒服，谁也没说。

嫉妒从来不是单方向的。榜一贴，所有被量到的人，都在同一时刻，被同一把尺子割了一下。这也是为什么，把尺子挪开，两边会一起松一口气。

◆ 九、今天与机器

今天，尺子比任何时候都多。

朋友圈里，每个人晒的是最好的那一天。短视频里，每一个同龄人都比你过得精彩。学习软件会告诉你，你今天的专注时长超过了百分之八十三的同学。

软件还会替你选出"和你水平差不多的人"，把他们排在你上下。这样做，为的是让你有劲。可是它同时做了一件事：把你身边最近的那些线，换成了排行榜上最近的那些点。

这些数字都是真的，也都是有用的。可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做法：把你从一条线上拎出来，放到一把尺子上。你不再是"和陈晓同桌的程一苇"，你成了"全国第 12,408 名的程一苇"。

机器很擅长做尺子。它不累，不偏心，能把任何东西量出一个数。本书不反对量，只想提醒：量的时候，别忘了问，这个数字，是落在两个人中间，还是落在一条线上面？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两个同桌

红榜贴出来后的第四天，晚自习。

陈晓转过头，压低声音说：一苇，英语完形填空，你是怎么做对那么多的？我这次错了七个。

程一苇手里的笔停了一下。

那一刻她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把头低下去，说：我也是蒙的。另一个是把试卷推过去。

她把试卷推了过去。

她们一起看了二十分钟。程一苇发现，陈晓错的七个，不是不会，是读到一半就被前面一个生词卡住了，后面全断了。她教她跳过去，先看后一句，再回头。陈晓听完，说：那你的数学大题，最后一问，我能不能看一眼？

两个人又换了二十分钟。

晚自习结束，走出教学楼，陈晓说：其实我看到榜的时候，也有点不舒服，我数学好，但英语排在你后面。

程一苇说：我也是。

两个人都笑了。

名次没变，三十六还是三十六，三十七还是三十七。变的是尺子的位置：它还在，可是已经不在两个人中间了，它被放到了桌子边上，成了她们一起拿来用的一样东西。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个晚上。

沈秀芝什么也没问，只是第二天早上，在程一苇的书包里放了一个煮鸡蛋，一个小字条：同桌的那个孩子，请她来家里吃顿饭。

不是安排，是一个口子。

那天晚上，祖孙俩洗碗。沈秀芝忽然说起厂里的事。她年轻时，车间里每年评一个先进，名额只有一个。和她同一排机台的小周，手比她巧，年年都是她。沈秀芝说：我那几年，一见她就别扭，连中午打饭都不愿意排她后面。

程一苇问：那后来呢？

沈秀芝说：后来她家里老人病了，她请假，我替她顶了三个月的班。顶完了，她把评上的奖状给我看，说，这上面应该有你一半。我嘴上说，哪儿的话，心里那个硬疙瘩，就是那一天化的。

她擦着碗，没有再往下讲。

程一苇没说话，可她记住了一个词：顶班。不是道理，是一个动作。线通了，尺子就挂回了墙上。

明天能试：下一次你心里发硬，别急着去压它。先问自己一个很小的问题：这个人，我手里有没有什么，是他用得上的？一道题，一本书，一个电话号码，一句"那件事我也经历过"。

找到一样，递过去。尺子还在，可线通了。

陈晓后来常来家里吃饭。她们说起那张红榜，已经像在说别人的事。名次还在榜上，线却在她们手里。

带走的话

嫉妒不是心坏了，是劲走错了路：该走连接，走成了对比。尺子可以量，可别让它挡在两个人中间。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托住。被切断的是连接，连接属于场，不属于任何一个定态。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塌。嫉妒的时候，场里只剩"我"和"他"两个点，中间一把尺子；把尺子挪到一边，场才重新撑开。

想一想

最近有谁让你心里"硬了一下"？他身上有哪一样东西，是你真正想要的？你手里，有没有什么可以递给他？

◆

22

第 22 章

不自夸，不张狂：一个点要当整片场

◆ 一、年夜饭上的那位表舅

梁静有一位表哥，论辈分，程一苇要叫他表舅。每年年夜饭，他都来，一坐下就是整桌的中心。

那一年也是。菜才上了三道，他已经讲了二十分钟：他儿子的公司怎样做到了第三轮融资，他当年一眼就看出这个行业会火，他对亲戚里哪几家的孩子"早就看出来不行"。他讲得声音很亮，手一挥一挥的，筷子在半空里画圈。

桌上的人笑着，点着头，说：是，是，还是你有眼光。

程一苇坐在角落，看着看着，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大家的筷子，都往自己面前的盘子收了。刚才还会互相夹菜的手，现在各吃各的。程远给岳母夹的那块鱼，夹到半空，又放回了自己碗里。

一桌子人，本来是一片热闹的场。表舅讲了半个钟头，这片场慢慢缩成了一个点：他。其余的人，成了围着这个点的观众。

沈秀芝站起来，端着汤锅，绕到他身后，说：来，喝口热的，说了半天了。

表舅停了一下，接过碗。那一瞬间，桌上有人轻轻吐了口气。

这一章，写的就是那口气。

◆ 二、经文，和历来怎么读

>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林前 13:4）

这一句里有两个动词，在希腊文里是两个不同的字。

"自夸"是　　περπερεύεται。这个字很少见，在新约里只出现在这一处〔待核〕。它的意思像是"吹嘘"，一个人把自己说得比实际大。"张狂"是φυσιοῦται，字面意思是"吹胀"，像给皮囊打气。这个字在《哥林多前书》里出现了好几次：保罗批评教会里有人「自高自大」（林前 4:18—19，5:2），还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爱心能造就人」（林前 8:1，大意如此〔核：大意〕）。

可见保罗写这一节的时候，眼前有一群具体的人：知道得多的，讲得好的，有恩赐的。他们不是坏人，只是胀了。

历来的读法，几乎都把这归到"骄傲"一条下。奥古斯丁认为骄傲是罪的根，是一切偏离的起点〔待核〕。克尔凯郭尔在《爱的作为》里也反复提醒：爱不求显示自己〔待核〕。这些讲法都是对的，也都是从一个人的心往里看：骄傲，是这个人心里太看重自己。

本书想问另一个问题：一个人胀起来的时候，周围的东西发生了什么？

◆ 三、本书的说法：一个点要当整片场

本书的说法是，自夸张狂，是一个点要当整片场。（本书的说法，待验。）

回到九格表。信、望、爱里，信与望说的是一个特征纠缠，说它站住的样子、走动的样子。爱说的是特征纠缠之间。站住的东西，也就是定态，是点；

场，是托着许多点的东西。点可以很强，可以很亮，这没有问题。信的三个性质里就有"独立"。一个有底气的人，是一个站得稳的点。

问题在于，点自己要变成场。

自夸，是用话把自己说成场。"我有眼光""我早看出来了""要不是我"：每一句，都在说，这片场里的事，都是从我这里来的，都该回到我这里去。

张狂，是用劲把自己撑成场。声音越来越大，位置越来越中，别人的话越来越插不进去。

两样合起来，是同一个动作：把一个定态的亮度，当成整片场的亮度。

这里要谨慎。本书不说"他骄傲，所以他自夸"。那是把人当成发动者。换成运行态的说法是：那片场把他托到了一个亮的位置，他在上面显出一个"能干"的样子；自夸，是把托着他的那片场，忘在了脑后。

◆ 四、自夸用嘴，张狂用地方

两个字，虽然常连着说，其实是两件事。

自夸用嘴。它靠的是话：说得比实际大，说得多，说得别人没有地方插进去。表舅的二十分钟，是自夸。

张狂用地方。它靠的是占：位置占得多，声音占得大，目光占得久。一个人进会议室，总要坐在正中间；一个人说话，总要把别人的话接过来；一个人在家里，所有人都得为他的心情调整自己。这些都不需要夸，只需要占。

有的人从不夸自己，却张狂得很。他不说话，可他一皱眉，一桌人都不敢动筷子。他没有一句自夸，但他的脸色是一片会下雨的云，全场的人都得抬头看天。

这样看，张狂比自夸更难察觉。自夸的人，话在那里，可以指出。张狂的人，什么也没说，只是场里的空气被他一个人用光了。

本书把两样合在一起讲，是因为它们的方向相同：都是一个点，往场里扩张。一个用话，一个用地方。

◆ 五、光不是他一个人发的

表舅讲的那些事，大多是真的。他儿子确实做成了一家公司，他也确实早年看好过一个行业。

可是请想想，一家公司从哪里来。要有一个儿子，儿子要有一个能读书的年纪，读书要有一个能供的家，家里要有一个肯在深夜等他回来的人。要有一个正好赶上的年头，一些没有给他使绊子的同行，一批愿意签字的钱。

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表舅一个人的。他站在其中，被托得很高，高得值得被看见。这没有错。

可是自夸的话，把这一整片托着他的东西，一刀切掉了。话里只剩一个"我"。

所以自夸最不对的地方，不是"他说了自己的好"，是他说漏了：好是从哪里来的。那些没被说出口的部分，才是场。

沈秀芝端汤上来的时候，其实做了一件很准的事。她没有拦他的话，没有说"你别吹了"。她只是递上一碗汤，让他的手去接，让话停一停。这一碗汤，是整片场里的一根线，轻轻往回一拉，把一个正在胀的点，拉回到桌子上。

《老子》里也有一句话，说的是同一个样子：「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老子》第二十四章）。踮着脚的人站不稳，迈大步的人走不远。接着又说，

「自矜者不长」。踮脚是为了比旁人高一截，可它把脚下那一块实地，换成了一个更小的立足点。

自夸的人踮着脚。他的话越大，立足的地方越小。这是中国人早就看见的事。

◆ 六、一个点胀起来，别的点怎样了

回蹦床。

设想一个人站在网上，越弹越高，高得所有人都在抬头看他。网为了让他弹得更高，要绷得更紧。紧到哪里去？紧到别人站的那几块。那几块网面被拉走了劲，越来越松。站在上面的人，脚下发软，开始往中间滑，滑到最后，大家都站不稳。

这就是张狂的代价：不是他一个人吃亏，是一整片场的力气，被他一个点抽走了。

表舅那天晚上，桌上有三个人没吃好。一个是程一苇，一个是年纪最小的堂弟，还有一个是平时话最少的二姨。他们的筷子都收回去了。他们不是不想夹菜，是场里的位置，被占满了。这个占满，没有一句话是恶意的，却让一桌年夜饭，少了该有的热气。

还有一层，不太容易看出来。自夸的人，自己也会累。他要不停地加码：昨天说融资，今天就得说上市。因为他把自己立成了整片场，就得时时撑着，一松，整片场就缩回成一个小小的点。

所以自夸的人，常常是场里最孤独的人。话越大，听的人越远。

程远的调度中心里，有个同事小马，手脚快，什么事都抢着做。月底考核的时候，小组的数据一汇总，他在会上说：这个月能这么顺，主要是我把几个关键

节点盯住了。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那几个关键节点，有两个是夜班的老张守的，一个是程远提前一周就调好的车。

小马说的是真话，没有说谎。可从那天起，夜班的老张不再主动提醒他任何事。一个点把场认作自己，场就把它放回成一个点。

◆ 七、有底气和胀起来，差在哪里

有人会问：难道一个人不能说自己的好吗？

能。有底气的人，也说自己的好。可是两种说法听起来很不一样。

有底气的人说：这件事我做成了，是因为有两个人在最难的时候帮了我。他把自己说成一个点，同时把托着他的那片场也指给你看。他的"独立"，是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也知道是什么托着他。

胀起来的人说：这件事，只有我能做成。他把自己说成场，把那片场藏了起来。

一个看得见底下，一个看不见底下。

再往深一层。有底气的人，不必证明。表舅那一晚讲了二十分钟，是因为他心里有一块地方不踏实：这些年，他儿子越走越远，他在儿子面前，渐渐没有话说了。他讲给一桌子亲戚听，是想让自己在场里，有一个位置。

这是自夸最软的一处。自夸的话，是向场要位置。胀得越厉害，里面越空。

所以对付自夸，最管用的办法，往往不是反驳，是给他一个位置。一个真被看见的人，不需要把自己吹大。

◆ 八、只有一样会怎样

只有点，没有场，会怎样？

就是表舅那一晚。一个点越来越大，场越来越小，最后桌上只剩他一个人在说话。

那只有场，没有点呢?

有的人学会了不自夸，就一路缩下去：不敢说自己的好，不敢占一个位置，别人夸他，他赶紧说"没有没有"。久了，他把自己削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点。场里没有他，场也就少了一个能托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塌，只是塌得安静。

本书不劝人缩。不自夸，不是不发光。是发光的时候，指一指光是从哪里来的。一个点亮，一片场亮，两样可以同时成立。

◆ 九、今天与机器

今天，自夸有了很大的舞台。

一个人，一个账号，一支手机，就能每天对着几万人讲"我的方法""我的成就"。点是被放大了，场被抹掉了。看的人也在不知不觉里，把一个点当成整片场：他是因为这个方法成的，我只要学这个方法。

机器也有它的张狂。一个会说话的机器，有时候会很笃定地给你一个答案，语气平稳、条理清楚，可是答案是错的。它把一个未经托住的点，说成了整片场。这种事，本书叫它"没有底下的笃定"。

对机器，对人，有一个同样的办法：多问一句，这话是在哪片土里长出来的?

还有一种更细的张狂，是被喂大的。一个人的每一句话都有人点头，每一个想法都有人说好，不论是好友、下属，还是一个永远顺着你说的软件。久了，这

个点会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场：因为场里再也没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哪里是他够不着的。

被顺从包围的人，最容易胀。不是因为他更骄傲，是因为场里没有一根线，在他胀的时候往回拉。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一碗汤，和后来的话

那天饭后，表舅帮着收碗，在厨房里，和沈秀芝站在一起。

他忽然说：姨妈，我今天话是不是太多了？

沈秀芝一边洗碗，一边说：你话多，是因为心里有事。

表舅没有出声。

她说：你儿子好久没回来了吧。

表舅叹了口气，说：他忙，一年见不到两回。

沈秀芝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她把洗好的碗递给他，他一只一只擦干。

过了一会儿，表舅忽然说：明年的饭，你多叫几个人。我不讲了，我听。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可是它说明一个道理：张狂不是靠指出来才收回去的。靠的是场里有人往回拉了一下，让那个胀着的点，有一个地方可以落下来。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年夜饭桌上。

后来的半个钟头，表舅没有再讲自己，改成问起每个人今年过得怎样。桌上的筷子，一双一双，又伸出来，往中间的盘子里去。

那一晚之后，表舅还有一个变化：他开始打电话给儿子，不谈生意，只问吃了没有。这当然不是一顿饭的功劳，是饭桌上那口气，让他意识到，他讲了半天，场里没有人在接。

沈秀芝在这件事上，用的是自己多年练出来的办法：不顶，不揭，不劝。她知道，对一个胀着的点，最没用的是在它上面再压一块。最有用的，是给它一个落下来的台阶。台阶是一碗汤，是一句"你心里有事"，是一个不需要它再证明什么的位置。

明天能试：下一次你想说"我"的时候，先停一秒，替一个帮过你的人说一句。"这件事能成，多亏某某。"只要说出来，场就被你指给大家看了。

表舅第二年又来了。这一次，菜上到第五道，他还没怎么开口，只是不停地给旁边的人夹菜，有人问他儿子的事，他笑着说：你们问他自己吧。

带走的话

一点可以亮，不可以冒充场；亮的时候，指一指光是从哪片场里来的。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站住。自夸与张狂说的都是一个定态，它想把自己的亮，当成场的亮。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塌。表舅讲话的那半个钟头，一桌子人缩成了观众；一碗汤递上去，场才重新撑开。

想一想

你上一次忍不住说自己的好，是在什么场合？那一刻，你是不是有一个地方不踏实？

◆

23

第 23 章

不作害羞的事：次序乱了

◆ 一、饭桌上的那阵脸红

正月初二，程远的几个同事带着家人来拜年。客厅里坐了十来个人，茶水点心摆了一桌。

一位长辈随口问程一苇：一苇，初三了，成绩怎么样啊？

程一苇还没张口，程远抢着答了：还行，上次月考三十七名，数学有点拖后腿，英语倒是不错。他越说越起劲，又补了一句：她就是不肯下功夫，你看这个年纪，一天到晚就知道关着门。

满屋子的人笑起来。有人说，孩子嘛，都这样。

程一苇低下头，脸一下子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她没有说话，端起面前的杯子，喝了一口凉水，起身去了厨房。

厨房里，沈秀芝正在切水果。她看了外孙女一眼，什么也没问，递给她一块苹果。

程远自己并没有恶意。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语气里甚至带着几分疼爱。可那一刻，程一苇的脸红得那样厉害。

这一章，要问的就是：那阵脸红，是怎么回事？

◆ 二、经文，和历来怎么读

> **「不作害羞的事。」（林前 13:5）**

和合本这五个字，希腊文是一个动词：ἀσχημονεῖ。拆开看，前面的 α 是"没有"，后面的 σχῆμα 是"形状"。这个词字面的意思，是"没有形状""不成样子"，也就是不合体、不得体。英文旧译本里常译成"不举止失当"〔待核〕。

这个字根在《哥林多前书》里并不孤单。第 12 章讲身体和肢体，保罗说「我们觉得身上比较不体面的肢体，越发给它加上体面」（林前 12:23），"不体面"用的是同一路的字。第 14 章结尾，保罗说了一句：「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林前 14:40）。"规规矩矩"是它的反面，εὐσχημόνως，"有形有样地"。

所以"不作害羞的事"和"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是这封信里的一对：一个是爱不做的，一个是爱要的。

历来的读法，多半把它读成礼貌与得体：不要做让人脸红的行为。这没有错。奥古斯丁、阿奎那一路，把它放在节制与端庄里讲〔待核〕。

本书想追问一层：为什么这样的事会让人脸红？

◆ 三、本书的说法：次序乱了

本书的说法是，害羞的事，是次序乱了。（本书的说法，待验。）

回九格表。爱的三个性质里，中间一个是次序。口述的第一句话说，望是次序的动力：望立下"所望之事"，一个"尚未"，把事情排出先后。场里存着这个次序，所以场里的东西，各有各的位置。

位置是什么？不是等级，不是谁比谁高。位置是这样一件事：这个东西，放在这里，这片场才托得住它。

蹦床上，人该站在网中间，而不是站在边框的铁管上。铁管是真的，网也是真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用处，可站错了地方，就出事。

程远那一天说的话，每一句都是真的。错的不是内容，是位置：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成绩，被放在了十来个外人面前；一个孩子的门，被拿出来当笑话。这些东西，本该放在一个更小的地方，放在父女之间，放在晚饭后的一次散步里。

放到客厅里，次序乱了。

那一阵脸红，就是场发出的信号。不是孩子"脸皮薄"，是这片场里有一样东西被放错了位置，消息通过她的脸，送了回来。

◆ 四、羞，是场在说话

一直以来，人们把羞耻看成一种心理毛病，说一个人太敏感，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本书的读法不太一样。羞是一个信号，不是一个缺陷。

信号的内容是：这里的次序出了问题。

动物的巢里，小的不能睡在门口；乡下的婚礼上，新人不能先于长辈敬酒；医院的走廊里，不能大声喧哗。这些规矩，表面是礼节，深一层是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能被托住的位置。位置对了，每个人心里踏实；位置错了，场里的所有东西都得重新摸索站在哪里，累，也不安。

脸红，是身体先知道的。它比说话快，比想明白快。一个人身上显出的羞，是那片场在告诉他，刚才有一处偏了。

这样看，羞不是该被消灭的东西。一个完全不会脸红的场，是危险的：它连自己乱了都不知道。

有的人到了五十岁，在任何场合都不脸红，有人以为这是"成熟"。其实更常见的情况是，他身边的场已经习惯了他，没有人再用脸红的方式提醒他。所有的信号都被他身边的人咽下去了。咽下去的信号，没有消失，会换成另一种形式回来：下属的沉默，孩子的躲闪，伴侣的一声叹气。

孟子有一句话，值得放在这里：「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他把羞，看成"义"长出来的一个芽。一个人会为不对的事脸红，说明他心里有一个"对"的位置；这个位置，不是读书读来的，是在场里一点点长出来的。

孟子和保罗隔着几百年、几千里，却指向同一个地方：羞不是弱点，是一片场里次序的根。

◆ 五、次序有三层

次序，大致有三层。

第一层是先后。话要说在什么时候。一个人刚失去亲人，你不能拿着一个笑话去安慰他；一个人刚考砸，你不能立刻讲"下次努力"。同一句话，早一刻说是安慰，晚一刻说才是。

第二层是远近。话要对谁说。程远说的话，对父女之间是关心，对客厅里的外人就成了展示。远近错了，同一句话换了意思。

第三层是轻重。事有大小，分量不同。一个人把一件小事讲得惊天动地，把一件大事轻轻带过，听的人会本能地觉得别扭。轻重一乱，场里的重心就偏。

沈秀芝没读过书，但这三层她都懂。她给外孙女递苹果，什么也没问，这是先后：先让她缓一缓，再说话。晚上，她单独去找程远，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责备，这是远近：这种话，只能在门关起来的屋里说。她说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没有拔高，这是轻重。

三层放在一起，才是次序。哪一层错了，场里都会有人脸红。

《论语》里记孔子的日常，有一句很不起眼的话：「席不正，不坐」（《论语·乡党》）。席子摆得不正，他不坐。这不是洁癖。席子是一个人坐下来的位置，位置歪了，他坐下去，整个人就在场里歪了一下。孔子很早就知道，次序不是用来管人的，是用来让人坐得安稳的。

◆ 六、次序是怎样长出来的

次序不是谁规定的，是长出来的。

回想第二编。苦难之路是一先一后的不同：先有什么，后有什么，每一段走过去，就回写一层。次序，就是这些先后在场里沉下来的样子。

沈秀芝家里有一条没人说过的规矩：开饭的时候，第一碗汤，先盛给坐在靠墙那把有扶手的椅子上的人。如今那个人不在了，这个习惯还在。孩子们小时候不懂，只知道盛汤要从那边开始。后来才知道，那是她当年伺候丈夫吃第一口饭的次序：先喂他，因为他不能自己动手。

那条路她走了好多年，走完了，路没了，次序留了下来。留在手上，留在碗柜里，留在一家人不用商量的默契里。

所以次序不是死的规矩，是走过去的路沉下来的东西。一片场有多厚，就看它有多少这种不用说的先后。

反过来也成立：一个刚搭起来的场，比如新组的团队、再婚的家庭、刚入学的班级，次序是薄的。里面的人，很容易互相踩脚。这不是谁没教养，是路还没有走够。

◆ 七、次序不是尊卑

有一个常见的误读，要先拆开。

有人听到"次序"，立刻想到"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担心这是在为等级辩护。

本书说的次序，不是这个。

尊卑的次序，是把人放在高低上。本书说的次序，是把东西放在能被托住的位置上。一个婴儿，需要先被抱起来；一个老人，需要先坐下来。这不是因为他们"地位高"，是因为他们的身体，需要先有一个托。

次序也不是死的。一个家里，孩子长大了，位置就变了。初一的孩子，可以不问你就进你的房间；到了初三，她关上门，这是次序往前走了一步。第 43 章会细说。

所以真正的次序，是随着场长厚而挪动的。挪的时候，会有一阵不稳，这是正常的。但如果一片场里的位置，永远不许挪，那就成了尊卑，成了一道墙。

◆ 八、只有一样会怎样

只有次序，没有连接，会怎样？

那是一间规矩森严的屋子。吃饭有座位，说话有顺序，每一句都对得上辈分。外人看，礼数周到；里面的人，每一口饭都吃得小心。次序是满的，连接是空的，所以规矩成了负担，没有人真的被托着。

只有连接，没有次序，又会怎样？

那是一个"我们太亲了，什么都可以说"的家。孩子的日记，父母随时翻；夫妻吵架，当着孩子的面把对方的底翻出来；晚上十一点，家长群里还在@每一个人。亲近是真的，可没有门，没有先后，没有哪里是可以安静待着的。

这样的家，也在塌，只是塌得很热闹。

程一苇关上房门，其实是在修一道次序：她需要一个地方，让这片场里属于她的那一块，能安静地待着。门不是用来隔开爱的，是用来让爱有位置的。

所以两样要合在一起：连接让人想靠近，次序让人靠近之后不被压住。蹦床的网，既要连得牢，也要有分区。

◆ 九、今天与机器

今天，次序最容易乱的地方，是手机。

半夜十二点，一条工作消息跳出来，你要不要回？饭桌上，一家人各看各的屏幕，算不算在一起吃饭？一个哀悼的场合，有人拍照发了朋友圈，算不算失礼？

这些问题，以前没有现成的答案。因为手机把所有的场合压成了同一块屏幕：葬礼、会议、床头，都是同一个动作。

会说话的机器更是如此。它不会因为你在深夜、在难过、在医院里，而改变它回答的节奏。它的"次序"，只有你问了什么，没有你是谁、在哪、此刻想不想听。

这不是机器的错。只是提醒我们：次序是场的事，不是句子的事。一句话说得再对，放在不合适的地方，仍然让人脸红。

手机还有另一个坏处：它把"悄悄话"和"广播"之间的那道门，变得很薄。一句本该关起门说的话，只要手一滑，就能发到一个三百人的群里。这时候脸红的，往往不是发的人，而是被提到的那一个。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书房里的那十分钟

当天晚上，客人走了，程一苇进房间，关上了门。

沈秀芝洗完碗，没有去敲门。她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等程远从阳台抽完烟回来。

她说：今天一苇脸红了。

程远一愣：她怎么了？我也没说什么。

沈秀芝说：你说的都是真的。

程远没有出声。

她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厂里当过组长。有一回，当着全车间的人，夸一个新来的小姑娘手快。夸得很好，句句都是实话。她当天晚上哭了，说她以后不想来上班了。

程远问：为什么？

沈秀芝说：因为那些话，该在没人的时候说。

程远低着头，过了好一会儿，说：我明白了。

后来程一苇说起这件事，说得很平静。她说：我不是怕爸说我成绩。我是怕有人看着我。

这一句话，比任何一本讲礼仪的书都准。她怕的不是内容，是被放在一个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位置上。

第二天早上，他敲了敲女儿的门。没有进去，只是隔着门说：昨天爸说错了地方。对不起。

门里没有回声。可是过了几分钟，门把手轻轻响了一下。

◆ 十一、放回日子里

次序这件事，没有什么大办法。

明天能试：在你说一句话之前，问自己三个小问题。现在说合适吗？对着这些人说合适吗？这件事，值得用这么大的声音说吗？

三个问题，一秒钟的事。大多数时候，三个都是"合适"。偶尔有一个是"不太合适"，那一秒，就是场替你拦住的那一下。

如果已经说错了，也可以补。补的办法很简单：回到那个被放错位置的人那里，把话再放回原来的位置。像程远隔着门说的那一句。

补的时候，有一个小窍门：补在原来错的那个层上。错在远近，就回到近处补；错在先后，就等一个合适的时刻补。拿一句更大的话去盖一句错话，只会让次序乱得更厉害。

程一苇后来跟同学说起这件事，说：我爸那天说错了地方，可他知道回来补。同学说，那也算不错了。她说，是挺不错的。一个家里能补的，就是有次序的。

带 走 的 话

害羞的事，不是做错了事，是把事放错了位置；脸红，是场在告诉你，次序偏了。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托住。次序是场里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一个定态，也不属于任何一条波。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塌。客厅里，所有人的目光落在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身上，她缩成一个被看的点；把话放回父女之间，场才重新撑开。

想 一 想

最近有没有一句话，你说的是真话，可说完之后，对方的脸红了？它错在内容，还是错在位置？

◆

24

第 24 章

不求自己的益处：把场收成一个账户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腊月二十一，晚饭收了，程远把手机放在桌上，说了一句：「今年的年三十，回我妈那边吧。」

梁静正在剥橘子，手停了一下。去年的年三十在她妈这边过，这没错。前年在程远家。再前年她值班，两边都没吃上团圆饭。她把这几笔在心里排了一遍，没有排出结果，只觉得胸口紧了一点。

「年三十我可能还是夜班。」她说。

「那你就换一下。」

「换一个班，是要还人家一个班的。」

沈秀芝坐在旁边择菜，没有抬头。程一苇在房间里写作业，门没关严，一句一句都听得见。

这一桌上没有坏人。程远算的是，老母亲一年见不了几回。梁静算的是，一个班要还几个班。沈秀芝算的是，自己七十一岁了，不想成为谁的难题。一苇算的是，能不能别让她夹在中间。

每一笔都有道理。

可是桌子冷了。四个人各自站在自己那一格上，把「这对我怎么样」算得清清楚楚，算完了，谁也没有错，谁也没有被托住。

◆ 二、经文

>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林前13:5）**

这一章只看中间那一句：「不求自己的益处」。希腊文是 οὐ ζητεῖ τὰ ἑαυτῆς，字面是「不寻求属于它自己的」。

保罗在同一封信的前面写过一句相近的话：「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林前 10:24）

两处放在一起，看得出这不是顺口一提。整封信里，他一再回到这个题上。

◆ 三、历来怎么读

最常见的读法，是把它读成一种品德：爱的人不自私，肯让，肯吃亏。

奥古斯丁把爱分成两种，一种把别人当作该爱的，一种把别人当作拿来用的，大意如此〔待核〕。路德说，基督徒不活在自己里面，活在基督和邻舍里面，大意如此〔待核〕。克尔凯郭尔在《爱的作为》里专写过这一句，转述大意：不求己，不是叫人把自己抹掉，是爱不在「我的」上打算盘〔待核〕。

还有一条提醒，来自刘易斯的《四种爱》。他写过一位什么都为家人操劳的母亲，操劳到家里人谁也喘不过气，大意如此〔待核〕。这是在说：把「不求己」读成「全给出去」，也会读歪。

这些读法各有看见，也有一个共同的样子：问的都是「一个人该怎样」。本书换一个问法，问的是「这片场是怎样转的」。

这个换法，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它来自一个很朴素的观察：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家里，会显出不同的样子。在这个家里斤斤计较的人，到了老朋友的饭桌上，抢着买单。这不是他有两副面孔，是两片场在他身上显影出了两个样子。

如果「不求己益」只是个人的品德，这件事就解释不了。把它读成场的事，才解释得通：场里有没有账户，比人心里有没有账户，更先一步。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歪读：「求别人的益处」读成了新的账户。我替你做了这么多，你该记得；我为这个家牺牲了这么多，你们该有数。给出去的一方，开的也是账。这样的爱，嘴里说的是别人的益处，手里捏的是自己的簿子。

这一点，沈秀芝一眼就看得出。她年轻时在纺织厂，见过太多「我替你顶了一个班」的人，顶完了，一辈子都记着。

◆ 四、本书的说法：益处是场里的一格

物理课本里有个小细节，容易被略过。一块石头举在半空，重力势能写起来像是「石头的」，可它其实是「石头和地球这一对」的。你把石头单独拿出来，问它有多少势能，问不出来。势能住在安排里，不住在某一样东西里。

本书借这个细节说爱。第 3 章说过，爱是场，场里的势能，是各个定态和各道波摆在一起时存下的那份能。

那么「我的益处」是什么？是我这一格摆在场里的位置，带来的那一份。

这一份是真的，没有人要抹掉它。**本书的说法：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说这一格没有益处，是说场不用这一格的算盘在转。**

一旦有一格只算自己那份，别的格就都成了「对方」。连接变成转账，次序变成排队，结构缩成一张表：谁给了谁，谁欠了谁。

账户有户主，有余额，有进有出。场没有户主。把场收成一个账户，就是让一个本该托着所有人的东西，有了一个名字。

再对一下九格表。第 4 章列过：信的动力是连接，望的动力是次序，爱的动力是结构。账户一开，三样都受伤，只是伤的先后不同。

连接先变味：两个人之间不再是「我在你旁边」，成了「我对你有多少」。次序跟着变味：谁先让、谁后让、谁该轮到，全按账面排。最后是结构：整片场不再按「谁需要托、谁能托」来摆，按「谁欠谁」来摆。

这是本书的说法，可以推翻：如果有人能举出一个家，账记得清清楚楚，连接、次序、结构却都在长厚，这一节就要改。

还有一处要补。账户并不是一开始就坏的。刚结婚的两个人，把工资放在一起，把开销记在一个小本上，那是在搭场，用账来帮着搭。坏的时候是：本子越来越像法庭，不再像家里的墙。账从工具变成了尺子，这个变化，往往没有人察觉。

◆ 五、只有一样会怎样

假如一个家里，每个人都只算自己那一格，会怎样？

蹦床是个现成的画面。设想一张网，四周的弹簧各归各的：靠左边的归左边跳的人，靠右边的归右边跳的人，谁也不去拉别人那一侧。每个人脚下的几根弹簧，都被照顾得很好。

不过网不再是一张网了。它成了几小块各自绷着的布，中间那条线没人管。人一旦跳到线上，哪边都托不住他。

家里也是这样。每个人把自己那一格算得清楚，没有一个人是自私的人，可是中间那些谁也不归谁的地方，慢慢松下去。年三十到底在哪边过，吵起来的不是哪边的饭，是那条没人管的线。

◆ 六、不求己，不是不要己

这里要先打一个预防针。

这句经文最容易被读成：你的需要不重要，你要先让别人。本书不这样读。

梁静连着三个夜班，早上八点回到家，她需要睡到中午，这是她那一格的真实需要。场要托住她，也包括托住这一格。一张网上少了一个人的位置，网也是歪的。

所以「不求己」的另一半，是「也不亏己」。第 20 章说过，撑住的场和压住的人是两回事：压住的人，是把自己的那一格硬塞进别人的账里，表面上没有账户，其实开的是另一个账户，叫「我吃了多少亏」。

真正不开账户的家，会有这样一句话：「我这一格今天撑不住，你们看看，网要怎么挪一挪。」说的是格，问的是网。

◆ 七、三种常见的账户

账户不总是以「算计」的样子出现。家里常见三种，面孔都很好看。

第一种叫公平。轮流做饭，轮流接孩子，轮流去两边老人家。公平是好东西，可它一旦成了唯一的尺子，就把「这一周梁静特别累」这样的事挡在门外：轮到你了，就是轮到你了。

第二种叫付出。「我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我为你们放弃了多少」。这是给出去的账，余额写在心里，随时可以取出来，砸在某一个晚上。

第三种叫委屈。什么也不说，把一件件事收进心里，积着。它看起来最不像账户，因为户主一声不响。不过它存得最快，也最容易在某一天一次提空。

三种账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一个点在替整片场记数。点在记数的时候，场就没有人在托了。

◆ 八、账户为什么看起来那么讲理

账户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它讲理。

每一笔都有来历，每一个数都对得上。你要反驳它，得先把整本账翻一遍。所以身在账户里的人，常常觉得自己是最讲道理的那一个，也确实是。

问题不出在哪一笔上。出在「用账来看一家人」这个动作本身。一家人是一片场，场里的东西，一半是算得出来的，一半是算不出来的：谁在半夜起来给孩子盖过被子，谁在对方最难的那个月什么也没说就把话咽了回去。这些东西，账里没有科目。

于是账越记越准，家越看越空。准的是数，空的是场。

◆ 九、今天与机器

今天的日子里，账户越来越容易开。

打卡有积分，外卖有满减，群里抢红包有手气最佳，手机上连每天走了几步都排着名。一件事做完，先问有没有记上。

会说话的机器也一样：它能立刻把「这个月我多做了几件家务，你多做了几件」列成一张整整齐齐的表。表是准的，也是有用的，可它一出现，家里就多了一个新的位置，叫「裁判席」。

账本要不要？要。本书在第 26 章会说，记录和账本不是一回事。这里先说一句：当「算清楚」成了目的，场里就没有人在托了。

孩子们也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一苇这一代人，小时候就有「小红花」「积分榜」，做一件好事，换一枚印章。她并不贪那枚印章，可她很早就学会了一件事：做了，要有人看见，要有地方记。

这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到了家里，这套办法有一个缺口：妈妈半夜起来给她盖被子，从来没有积分。那份托住，是在没有记录的地方发生的。孩子长大后，常常是靠回头想，才发现自己是被托着长大的。

梁静有时候想起，自己小时候发烧的那些夜里，是谁在床边守着，她一个也记不清。她只记得毛巾是凉的，手是热的。这样的事，没有账，却是她后来肯在夜班里守着陌生病人的底。

这就是第二编说的回写：没有记录的托住，也在往土里写。只是它写得慢，写得深，要许多年以后才看得出来。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那个年三十

腊月二十二，沈秀芝先开了口。她放下手里的菜，说了一件很久以前的事。

那年丈夫的腿伤了，厂里赔的钱不多，有好几个月，家里靠隔壁邻居送饭。送饭的人家从来不记，她也不记。后来她只记得有一碗面，是哪天晚上，谁端来的，面上卧了一个鸡蛋。

「那时候不算账，」她说，「也算不过来。」

这话没有劝谁，也没有谁被说服。可是程远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

梁静先动了。她没有再说夜班的事，只问了一句：「你妈那边，年三十晚上，几点开饭？」

「六点。」

「我六点前到不了。」

「那我先去，你下了班来。」

「可以。」梁静停了一下，又说，「但我想在你妈那边只待到初二，初三要回我妈这边，我妈今年腿不好。」

程远点了头。这不是一个公平的方案，哪一边都不算足额。不过这一次，桌上说的不是「谁欠谁」，是「这一格需要什么，网怎么挪」。一苇在房间里，把耳朵收了回去。

过了几天，年三十真的到了。梁静下午四点才下的班，一进婆婆家的门，菜已经上桌，程远的母亲给她留了一碗热汤，什么也没问。

那天的饭并不圆满。梁静累得话少，程远也没太会说话，饭桌上有几次冷场。可是汤是热的，位置是留的。

晚上回家的路上，程远忽然说了一句：「你初三回你妈那边，我送你。」

这不是一句漂亮话。可它是一根弹簧：从账户那边，挪回了场这边。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一桌。

那天晚上的冷，不是因为有人自私，是因为四个人用的是同一种算法：先算自己那一格，再看对方让了多少。算法没有错，错在它一旦成了家里唯一的算法，场就剩不下什么了。

明天能试：下一次家里要商量一件事，先别报「我的」，先报「这件事里，每个人那一格需要什么」。你可以真的拿张纸，画几个格，一人一格，把需要写进去，再一起看，网要怎么挪。

还有一个更小的办法：把「我觉得吃亏」换成「我这一格撑不住了」。前一句是在向对方要账，后一句是在向这片场报告受力。

再加一条给自己的：要账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不用压下去。它是一个信号，说明这一格已经很久没有被托住了。顺着它去找，常常能找到那件真正的事，比如一个班、一个觉、一句谢谢。找到了，把这件事摆到桌上，比把账摆到桌上有用得多。

沈秀芝那一晚，其实也有自己的账。她不想成为谁的难题，这是一笔很大的、没说出口的账：我不添麻烦，你们就该安心。这种账最难发现，因为它长得像体贴。

体贴和账户的分别，在于有没有人被允许说出自己的需要。真体贴的家里，七十一岁的老人可以说「我想去你们那边过年」，而不被当成难题。

要是你发现自己一直在记账，也不必先责备自己。本书的看法是：账记得越勤，往往越说明场薄。场厚的时候，没有谁需要一本账来证明自己存在。

「不求自己的益处」，听起来像一条要求，读到最后，是一张受力图：谁在哪一格，用的是谁的算盘。

算盘一旦成了账户，下一个弹簧就会松。第 25 章接着往下看：当一格里的劲突然撞上墙，波就断了。

带走的话

益处没有错，错在用一格的算盘去转整片场；场里每一格都该被托住，包括你自己那一格。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托住。势能只算到自己那一格，别的格就成了「对方」，场不再托，只剩各自站着的定态。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塌成了账户。连接变成转账，次序变成排队，结构缩成一张谁欠谁的表。

想一想

你家里最近一次商量事情，每个人先报的是「我的」，还是「这件事里每个人那一格」？如果换成后者，那条没人管的中间线，会落在哪里？

◆

25

第 25 章

不轻易发怒：波断了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晚上七点四十，程远推开家门。这一天他在仓库外围那个没人想去的岗位上，对着一堆查无此人的滞留件，站了十个小时。

门口的地上有一只鞋。是一苇的，横着摆，挡住了路。

他低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想，嘴已经先出声了：「说了多少遍，鞋放进柜子里，放进柜子里。」

声音比那只鞋大了十倍。屋里一下子安静了。厨房里沈秀芝的锅铲停在半空，一苇的房门「砰」地合上。

程远站在原地，自己也愣住了。他知道这一句不是冲鞋的。话已经出去，收不回来。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事情那么小，火那么大，说完以后，连自己都不认识刚才那个声音。

◆ 二、经文

>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林前 13:5）**

这一章看的是第三句：「不轻易发怒」。希腊文是 οὐ παροξύνεται，动词的词根，后来进了英文的 paroxysm，意思是发作、猛然一阵。

这个词在新约里另一处出现，是使徒行传 15:39：保罗和巴拿巴为了要不要带马可同行，「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那个「争论」，用的是同一个词的名词形。

还有一句和它放在一起读很合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弗 4:26）

注意和合本这一句里有「轻易」两个字。经文没有说爱不会有怒，说的是「不轻易」。

◆ 三、历来怎么读

历来多数的读法，是把它读成自制：爱的人脾气好，不容易被点着。前面的「恒久忍耐」，字面是「长长的气」（μακροθυμεῖ），第 18 章讲过；这里的「不轻易发怒」，像是它的另一面，一个气长，一个气不短。

也有读法特别指出，保罗没有禁止怒。圣经里有义怒，也有人说，对不义不生气的人，未必更爱。阿奎那谈过怒，说它本身是一种情感，好坏要看它朝向什么、有没有被理智带着，大意如此〔待核〕。

这些读法都帮人看见：怒不是敌人，失控才是。

本书接着往下问一步：失控是什么？是一个人没管好自己，还是怒这个波，没有一片场去接？

这样问，不是要替发火的人开脱。波是他的，话是他说的，对不起也要他去说。本书只是想把这件事看全：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里，同样的火会落成不同的事。

读经的人，一直在问「怎样才能不发怒」。本书想多问一句：怒是在什么样的地上落下去的?

这个问法的好处，是把责任分成了两半。发火的人，对自己的话负责；整片场，对地的厚薄负责。后一半，常常是全家人的事。一个人被调了岗，憋了一年，这一年里，家里谁和他说过几句真话，谁给他留过一段不被追问的路，这些也在那一声吼里。

责任分成两半，不是减轻，是让它找得到手。

◆ 四、本书的说法：怒是动能撞了墙

第 2 章说过，望是波，是动能。第 5 章说过，动能走过一段路，经过粘性，一点一点落成内能。那是一条慢慢的、有轨迹的路。

怒也是动能。它是一股很大的、往前冲的劲。

本书的说法：怒本身是一道波，不是错；波断了，才是错。

波断是什么样子？是动能一下子撞上一堵墙。轨迹没了，前后接不上；速度突变，从有劲变成砸；粘性也用不上，因为粘性要靠慢慢走，才能把劲一点一点化开，而撞墙是一下子把全部的劲砸在一个点上。

砸在一个点上，落下来的不是内能，是一道疤。

同样一个往前冲的劲，落在一张蹦床的网上，网会陷下去，再把人托回来，劲被网一点一点分摊、一点一点化掉。落在水泥地上，什么都化不掉，全砸在骨头上。

「轻易」两个字，说的正是这层缓冲有多厚。同样一件小事，薄的场里一点就着，厚的场里要积到很大才会断。「不轻易」，是场的阈值，不是人的脾气。

所以问题从来不只是那个波有多大，还有它落在了什么上。场是软墙，墙就成了网；场薄了，墙就是墙。

◆ 五、憋着的火是从哪来的

程远的火，不是七点四十那一刻才有的。

去年他被调到那个没人想去的岗位。调岗那天，他有一道很大的波：委屈，不服，想问一句凭什么。不过这道波没有路可走。他不能去吵，因为吵了更糟；他不能回家说，因为不想让家里人担心；他不能辞，因为房贷还在。

波走不出去，就压在身体里。第 20 章说过，压住的人不等于撑住的场：这股劲没有被场接住，也没有经过粘性慢慢化开，它在身体里存着，没有名字，没有轨迹。

憋着的火，就是一道没有路的波。平时看不见，一碰就着。一只鞋，是它找到的第一个缺口。

这样看，程远那一声吼，不是「他脾气不好」，是这片场里，有一道波很久没有地方放。

◆ 六、只有一样会怎样

假如只有波，没有场，会怎样？

那就是最纯粹的发作：劲很大，方向很准，话说得也许句句有理，可是全砸在墙上。吵架里最常见的是这个样子。两个人都对，两个人都在说真话，每一句都落在对方没有准备好的地方，于是每一句都变成了一次撞击。

反过来，假如想靠一个人的自制来解决呢？那就是第 20 章里的压住：把波掐掉，脸上平静，心里存着。存得越久，下一次越猛。

这两种做法，看上去相反，其实一样：都没有场。

一个让波砸在墙上，一个把波埋在地下。真正的「不轻易」，是波落在一张有弹性的网上，网陷下去，劲被慢慢分开，然后人被托回来。

◆ 七、有没有该发的怒

有。

和合本写的是「不轻易」，不是「不」。本书的读法是：有一类怒，是波有轨迹、有方向、落在网上的。

比如梁静在病房里，看见一个家属把老人的药悄悄倒掉，她的声音一下子沉下来，说了一句很重的话。那一句，有来历（她知道断药意味着什么），有对象（正是那件事），有收处（说完，她就陪着家属把药重新理好）。

这样的怒，劲是大的，不过它走完了一条路，没有留疤。

分辨的办法不复杂：看它之后留下的是什么。一道走完的波，后面是一件事被改变了。一道断了的波，后面是一个人缩回去。前者在场里加了厚度，后者在场里划了一道口子。

这也是为什么不能把「不轻易发怒」读成「不许发怒」。读成禁令，就回到了第 20 章说的压住：把有路的波也一并掐掉，场里只剩下一团没有名字的东西。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门后的那一晚

回到那只鞋。

门关上以后，一苇坐在床边，手里还抓着书包带子。她十五岁，知道爸爸最近不顺，可是她不知道怎么办。这一晚，她没有出来吃饭。

厨房里，沈秀芝把火关小，没有进屋，也没有劝程远。她只是端出一碗汤，放在他面前，说了一句：「先喝，凉了就不好喝了。」

这是一个小动作，却是这片场里最要紧的一下：她没有给那道波一堵墙，也没有给它讲道理，只是给了它一碗热汤，一段可以走完的路。

程远喝了半碗，站起来，走到一苇门口，敲了两下。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才敲。那一段站着的时间，是波在重新找路：从砸，变成走。

「刚才那一下，不是冲你。」

门后没有声音。过了一会儿，一苇的声音传出来，很轻：「我知道，可它是冲我来的。」

他没有再解释，只说了一句：「对不起。」

这一下不能让今晚圆满。门还关着，饭还没吃。不过这一晚的波，有了一条路：有人认了，有人听见了。更要紧的是，它没有留到第二天——「不可含怒到日落」，说的就是这个。一道没有走完的波，过了夜，就会变成别的东西。

他听见一苇说「它是冲我来的」，才第一次明白，自己那一声吼，在别人那里落成了什么。波有两头：发出的一头，和落下的一头。发出的人常常只看见前一头。

沈秀芝后来跟梁静说起这晚，只说了一句：「他这半年，像个绷紧的弦。」她没有评价对错，她看见的是一个受力的东西。

梁静听了，也没有替丈夫辩护。她是护士，见过很多人在病床前突然发火，对着家属，对着医生，对着一杯倒洒了的水。她知道那个火后面，常常是「我什么也做不了」。程远的火后面，也是这一句。

所以那天夜班结束，她回到家，没有先问鞋的事，先问：「今天的那堆滞留件，处理完了吗？」程远愣了一下，说：「没有，永远处理不完。」她说：「那你今天说给我听听，处理了哪几件。」

一件一件说完，用了二十分钟。那些件，没有一件是大事。可是说完，他的肩膀松下去一点。这是波，在另一条路上，走完了。

程远事后想了很久，才明白那二十分钟里发生的事：不是有人劝了他，是有人愿意听他说那些没人想听的小事。小事一件一件说出来，每一件都是一小段走完的路。火不是被灭掉的，是被一段一段走完的。

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不愿把「不轻易发怒」写成一条要求。它更像一件要在日子里一点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做一个肯听的人，也做一个肯说的人。

◆ 九、墙是怎样变成网的

这一节问的是：场薄了，能不能变厚？

第二编讲过，信望爱是长厚的土，每顺利走过一段苦难，显露就回写一层。怒这件事也是这样。

程远那天晚上之所以还能走到一苇的门口，是因为这个家里，已经有很多次类似的夜晚，被走完了。沈秀芝的汤，梁静平时说的「慢慢说」，一苇小时候被爸爸背着走过的那条夜路，这些东西，一层层铺在地上，才使得那一声吼砸下去的时候，地不是水泥。

反过来，一次没有走完的怒，也会回写。它写进去的是：下次再有同样的事，墙更硬一点。

所以「不轻易」不是天生的脾气，是一层一层的地。地厚的家，同样的火砸下去，是一个坑，填得平；地薄的家，同样的火，是一道缝，越裂越长。

这也解释了一件常见的事：同一个人，在这个家里很凶，在另一个地方很温和。不是他变了，是两处的地不一样。人是在场里显影出来的，凶的样子和温和的样子，都是那片场里显出来的。

◆ 十、今天与机器

今天，波断得比以前更快。

一条评论，三秒钟，打完发出去，对方已经看见。以前的人要写信、要等邮差、要隔几天，信写到一半还会撕掉。路长，粘性就在路上。现在的路被压成了一个按键。

有人用会说话的机器来「降火」：把一句气话丢进去，请它改写成客气的版本。这样做有用，至少那条评论没有砸出去。不过本书想提醒一句：被改写的，是那句话，不是那道波。波还在身体里，没有走完。

孩子们面对的，是另一种断法。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在群里被人说了一句，立刻有十几个人看见，立刻有人点赞，立刻要回。她那道波还没有成形，已经被放大了一圈。

在这样的环境里，家里能给她的东西，恰恰是慢：一个不催的晚饭，一道不必立刻回答的问题。慢，就是粘性。粘性不是拖延，是给劲一条能化开的路。

◆ 十一、放回日子里

明天能试：火顶上来的时候，先找墙。

问自己一句：这股劲，是冲眼前这个人，还是冲另一堵墙，比如那个岗位、那个领导、那个说不出口的委屈？如果是后者，把它说出来，对象可以是任何一个愿意听的人，也可以只是对着一张纸。

另一个小办法：给波一段路。走开十分钟，不是逃，是让波有轨迹。回来以后，说一句有名字的话：「我现在声音大了，不是冲你，是我今天很不顺。」把波的名字说出来，网就开始往下陷，开始托了。

对家里的其他人，也有一个小办法：别人的火起来的时候，先别接。接，就是把自己也变成一堵墙，两道波对撞，谁也化不开。可以只做一件事，往旁边让半步，说一句「你先说完」。这半步，就是网。

这不是退让。让的是正面，不是位置。你仍然站在那里，只是变软了一点。沈秀芝端出的那碗汤，也是这一类的东西。

还有一件事要说清楚：怒如果一直压不下去，经常发作，或者发作之后自己害怕，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不轻易发怒」，读到这里，是场的一个本事：能把一道大波接住，而不是把它砸成一道疤。

下一根弹簧，是怒没有走完、留到夜里的时候。留下的那一道，会被记下来。第 26 章看那个记下来的本子。

带 走 的 话

怒是一道波，波断了才是伤；场薄的时候墙是硬的，场厚的时候墙是网，劲落在网上，会被慢慢化开。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走动。怒是动能，要紧的不是压下它，是让它有一条能走完的路。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塌成一个点。劲全砸在一处，轨迹断了，速度突变，粘性来不及起作用。

想 一 想

你最近一次发火，那股劲真正想冲的，是眼前的人，还是别的什么？如果给它十分钟的路，你会想对谁说第一句话？

◆

26

第 26 章

不计算人的恶：把场冻成账本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夜里一点，程远没有睡着。

他侧过身，把手机屏幕的亮度调到最低，打开一个备忘录。备忘录的名字很短，只有两个字：「记着」。

里面是一条一条的记录。去年调岗那天，经理在会议室说的原话。当天下午，同组的老魏避开他眼睛的那一下。第二周，本来该他去的一次外派，名单上没有他。每一条后面都有日期，有时还有时间。

他一条一条往下翻，翻到最后，添了一行：今天，部门群里，有人把他的名字打错了。

添完，他把屏幕按灭，躺回去。那些条目一条一条，在黑暗里站着，清清楚楚，谁也没有动。

梁静上夜班，家里只有他一个人醒着。他不觉得自己在做什么坏事，他只是「不想忘」。

◆ 二、经文

>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林前 13:5）**

这一章看最后一句：「不计算人的恶」。希腊文是 οὐ λογίζεται τὸ κακόν。

要紧的是那个动词。λογίζομαι 是账房里的字，意思是算、记入、算在谁名下。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把同一个词用在了最要紧的地方：「这就算为他的义」（罗 4:3），说的是亚伯拉罕；「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 4:8）。

一个词，两种账：一种是把好记进去，一种是不把恶记进去。林前 13:5 说的是后一种。

保罗还有一处用到账房的话，更近人情。他写信给腓利门，为一个逃走的奴隶说情：「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门 18）。这一句，是有人把别人的账，接到了自己的账上。

这个动作，比「不计算」更进一步：不是把账撕掉，是有一片场，愿意把一笔账吸收进来。和合本里那个「归在我的账上」，用的是另一个词，同样是账房的字，意思是「算在我头上」。

彼得前书里还有一句，常被拿来跟它对读：「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前 4:8）。

◆ 三、历来怎么读

这一句历来的读法，大体是宽恕：爱不翻旧账，不记仇，不把别人的过错存在心里随时拿出来。

读到这里，有一个很实际的难处。人不是机器，做不到「忘」。有人说，那就是「原谅但不忘记」；有人说，真正的原谅必须连记忆一起放下。两边各有道理，读者夹在中间，常常两头都做不到，反倒添了一层愧疚。

克尔凯郭尔在《爱的作为》里谈过「爱遮掩许多的罪」，转述大意：遮掩，不是闭上眼睛不看，是不让那个罪成为看这个人的唯一方式〔待核〕。

这句转述，已经走到了本书要说的地方的门口。

还有希伯来书那句劝诫的后半段：「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在试探的日子一样。」（来 3:8）它的前面，有一句「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今日」两个字，是要紧的。硬心是一天一天硬的，软，也只能在今日这一天里开始。

◆ 四、本书的说法：账本是只剩定态的场

这一节有三层。

第一层，记得和记账不是一回事。**本书的说法：记得，是场里的一个定态；记账，是用这个定态去取代场。**

记得的时候，那件事还在场里。它和别的东西连着，会被后来的事重新掂量。三年前那句话，今天回头看，可能轻了，可能重了，可能多了一个当时不知道的原因。它是活的，因为场是活的。

记账的时候，那件事被拿出来，写上日期，固定在那里。它从此不再跟任何东西连着。它稳定，它整体，它独立。

第二层，请注意这三个词。第 1 章说过，信的三个性质，正是稳定、整体、独立。一条账目，三样都有。所以账本看上去很像信：它站得很牢，不用谁来证明，也不用谁来解释。

可是它缺的是场的三个性质：连接、次序、结构。账目与账目之间没有连接，只有罗列；先后只是日期，不是次序；整本账也没有结构，只是越记越厚。

第三层，账本里没有波。账本是定态的堆，没有一道在走的东西。所以场被冻成账本的意思就是：用定态取代场，场里只剩记录。

这三层放在一起，就能回答开头那个难处：人做不到忘，也不必忘。要紧的是，那件事在场里，还是在账上。在场里，它会随着别的东西一起变；在账上，它只会越来越像石头。

◆ 五、账本就是石心

这里有一句话，要在这一章里点明。

经上说，人心可以变硬。先知以西结听见的应许是：「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结 36:26）。希伯来书引过一句古老的劝诫：「不可硬着心」（来 3:8）。

石心是什么样子?

本书的说法是：石心，就是信望爱这片土被固化了，拒绝回写。

第二编说过，土是一层一层长厚的，靠的是每走过一段路，形状就回写一次。回写是土的呼吸。石心是土不再呼吸：新的事发生了，新的形状来了，土不肯接，不肯被改。

账本就是石心的样子。每一条记录都在说：这个人就是这样，这件事就是这样，不改了。程远的「记着」，不是他心狠，是那片土在一条一条往里固化。

肉心则是反过来的样子：土是软的，是活的，新的形状一到，会被回写，也会回写别人。

这里要说清楚一件事：石心不是坏人的专利。程远不是坏人，他是个被压得太久的人。土被压得太久，会自己硬起来，像一块长年没有人翻的地。

经上的应许，是「除掉」「赐给」，不是「你要努力变软」。本书的读法是：软不是一个人下的决心，是有一片场，一直在往那块硬了的地里，回写新的东西。第 28 章会说，八个「不」，最后都通向一颗石心。

这是一个要紧的区分：恶可以被记得，可以被说出来，可以被处理；但石心是另一件事，是土再也不接受改写。

以西结的那一句，前半句是「我也要赐给你们新心」，后半句才是「除掉石心」。次序很有意思：新的先来，硬的才退。本书的读法是：土不是先变软，才开始回写；是有新的东西一次一次写进来，硬的才一点一点松开。所以对一个石心的人，劝他放下，常常不管用；陪他走一段新的路，才管用。

账本有一个特性：只增不改。

一条新记录进来，旧记录原样不动。三年前那一条，今天还是三年前的样子，哪怕那个人已经变了，那个处境已经变了。

于是同一个人，在账本里的形状，永远停在最糟的那一刻。他在场里可能已经走了很远，在账里却还站在原地。

更麻烦的是，账本会自己读自己。新的一件事发生，读它的人用的是旧账：「他又这样」「他总是这样」。第 25 章说过的那道没有走完的波，过了夜，就是一条新的记录。夜里的火，记进账里，白天的话里就多了一层冷。

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说是「冻成」。水冻成冰，还是水，不过不流了。场冻成账本，里面的东西都还在，可是不再有东西在动。

冰还有一个性子：它是脆的。冻得越硬，越经不起一下重击。账本也是这样，看上去最牢，却最经不起一件新事。比如那个人忽然做了一件好事，这件事不在账上，整本账会一下子失去解释力，于是账本的主人，常常选择不信那件好事。

这是石心最常见的一个动作：不是看不见新的东西，是看见了，不收。

◆ 六、只有一样会怎样

假如一个家，只有定态，没有场，会怎样？

那是一座整整齐齐的陈列馆。每一件事都有标签，每个人都有一页说明：他是怎样的人，他做过什么，他欠谁什么。馆里很安静，不会有人吵，也不会有人走近。

第 15 章说过，信如果没有爱，算不得什么：内能没有势能，只是一堆站着的东西。账本是这个意思在家里的样子。它把「信」做得很足，每一条都是实在的，不过整个馆里没有一个托的地方。

这样的家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你上次也是这样。」

这句话是真的，也是冷的。它把眼前的人，放回了账里。

◆ 七、被记的人，也是一个活人

账本还有一个后果，常被忽略：被记的人，也在读这本账。

调岗以后，程远在单位里也成了一条记录。「那个被调过来的」「那个情绪不太对的」，这是别人给他写的页。他走进办公室，就知道有人在用那一页读他。

读与被读，是同一件事的两头。一个人被当成账目对待久了，会做出符合账目的样子：越被看成「有问题的」，越真的有问题。这是一种回写，只是写进去的是坏的那一种。

反过来也成立。罗马书里那个「算为义」的亚伯拉罕（第 11 章走过那条路），神说他义，是在他还没有长成义人的时候就说了。这个「算」，不是奖状，是一种把人放回一片活着的场里的算法：你现在站在哪儿，不等于你会走到哪儿。

所以「不计算人的恶」，对被记的那个人，是一个出口。他不必永远是那一条。

◆ 八、记录和账本的分别

这里要先打一个预防针。

本书不是说，什么都不该记。

梁静在医院，每天要写病历。病历里有发生过的事，有错的剂量，有一次出过的差错。这是记录，是必要的，也是对病人负责。

病历和账本的分别在哪里？一个字：为了什么。

病历是为了下一步怎么走：下一个护士接班，需要知道上一班发生了什么，才能把路接下去。账本是为了结算：这一条该扣多少，下一次该怎么还。

病历在场里，服务这条路。账本站在场外，来审判这个人。

程远的备忘录，也可以是另一个样子。如果他把调岗那天的话、外派名单、日期，整理成一份清清楚楚的材料，去找人事、去申诉，那是病历：它服务一条要走的路。如果他每晚躺在床上，把它翻一遍、添一行，那是账本：它只服务那个不想忘的人，给他一个站在原地的理由。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不删，也不再添

梁静是在一个下班后的早上看见那个备忘录的。程远洗澡，手机落在沙发上，屏幕亮着。她没有想看，只是眼睛落在了上面。

她没有马上说话。等他出来，她给他倒了杯水，说：「那个本子，我看到了。」

程远愣了一下，没有躲，也没有辩。

「你记着吧，」梁静说，「那些事是真的，不用删。我只想说一句：晚上睡前，别翻。」

「为什么？」

「我在病房见过这样的，」她说，「一条一条记，越记越觉得全世界都欠他。其实不是全世界欠他，是那一晚没有人跟他说话。」

程远没说什么。那天夜里，他没有开手机。他躺着，想起了老魏，想起老魏当年借他的那一辆车。这一条，备忘录里没有。

第二天，他把那份备忘录里最实在的四条，整理成一页纸，发给了人事。那是一份病历。至于「记着」里剩下的，他没有删，也没有再添。

人事没有马上回话。这件事后来怎样，书里不替它编一个结局，因为在日子里，多数这样的事没有结局，只有下一步。

可是有一样变了：程远不再在夜里一点睁着眼。他开始在白天给老魏发了一条很短的消息，问他最近忙不忙。老魏回得很快，只有三个字：「还行，你呢？」

那一行字，没有进「记着」。它进了另一个地方，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场。

石心不是一天变软的。不过这一晚，土里有了一道很细的缝：一条从未进过账的事，被想起来了。

◆ 十、今天与机器

今天的账，比任何时候都好记。

聊天记录可以截图，云相册每年的这一天会自己弹出来提醒你，家族群里三年前的一句话，搜一个关键词就找到了。会说话的机器还能帮你把「他说过的所有类似的话」一次整理出来，按时间排好。

这些工具本身没有错。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性子：只增不改，永不遗忘。这正是账本的性子。

所以在今天，守住「场」，反而要多做一个动作：每次翻到旧记录，问一句，我现在是拿它来走下一步，还是拿它来判这个人。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夜里一点的程远。

他的难处不是记性好，是那片土里，没有东西在回写。调岗之后，他在家里很少说，在单位里也很少说，那些事一条一条进去，没有一条出来。

明天能试，有三件小事。

第一，给每条记录问一句：这条是为了下一步怎么走，还是为了下次扣多少。前者留着，后者别再添。

第二，睡前不翻账。账本在夜里读，每一条都比白天重。

第三，把「他总是……」换成「那一次，他……」。「总是」是封口词，它把一次事变成了永远。「那一次」把它放回它发生的时间里，场就有了再去回写的缝。

带走的话

记得是场里的一个定态，记账是用定态取代场；账本站得越牢，土越硬，石心就是拒绝回写的土。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站住。账目稳定、整体、独立，像极了信，可是里面没有一道波在走，也没有一片场在托。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塌成一个点。整片场被压成一本账，人被压成最糟的那一条。

想一想

你心里有没有一个「记着」？里面的条目，哪几条是为了下一步怎么走，哪几条只是为了不忘？今晚睡前，你愿不愿意不翻它？

◆

27

第 27 章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场和真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沈秀芝的腰疼了半个月。

她不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用手撑住床沿，停一停，再慢慢直起来。择菜的时候，把小板凳垫高一点。上楼梯，一级一级，扶着栏杆。

梁静看出来了。她是护士，这种事一眼就能看出来。

「妈，腰怎么了？」

「没事，老毛病。」

「疼了多久了？」

「几天。」

「几天是几天？」

「你上你的班，我这点事。」

话到这里，就断了。梁静知道，再问一句，母亲会把脸转向别处。沈秀芝呢，她心里想的是：女儿夜班那么累，别再给她添一件事。

这是一句出于爱的「没事」。你一定也说过，或者听过。

◆ 二、经文

>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林前 13:6）**

这一节有两半。前一半，οὐ χαίρει ἐπὶ τῇ ἀδικίᾳ，「不因不义而欢喜」；后一半，συγχαίρει δὲ τῇ ἀληθείᾳ，「与真理一同欢喜」。

和合本译得干净，只说「喜欢」。不过后一半那个动词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词头，意思是「一同」：不是爱自己一个人欣赏真理，是场与真理，一起欢喜。

「不义」的字根，来自「公义」，原意是「不合秤」；「真理」的希腊文，字面是「不被遮住」。一个说的是秤歪了，一个说的是东西露出来了。

◆ 三、历来怎么读

这一节历来有两条读法。

一条读法偏向道德：爱不跟不义同流，爱站在真理这一边。它提醒读者，爱不是和稀泥，不是为了和气放过不对的事。

另一条读法偏向人心：「不喜欢不义」，是不因别人的过错而暗自高兴，也就是不幸灾乐祸。有学者认为，这一句紧跟在「不计算人的恶」之后，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待核〕。

「真理」在保罗笔下，常常指福音所宣告的实情，不单是一般的「事实」〔待核〕。这一点要承认：本书把它读成「摆在那里、不被遮住的实情」，是把话说宽了，是本书的读法，可以商量。

保罗在别处也有一句相近的话，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弗 4:15，大意如此）。爱心和诚实话，写在同一个短语里。这不是巧合：在他那里，真和爱从来没有分开谈过。

后来的读者，常常把这两样拆开。有人把真当作武器，有人把爱当作借口。前一种人，以真的名义伤人；后一种人，以爱的名义瞒人。本书想说的，是两种人犯的是同一个错：把真和场，分到了两个地方。

◆ 四、本书的说法：势能要看准位置

第 3 章说，爱是场，场里存着势能。

势能有一个朴素的要求：位置要准。一块石头举在两米的高处，才有两米高处的势能。如果有人悄悄在纸上写「这石头在五米」，石头并不会因此多出一点势能；可是下面的人，已经按五米的力在接了。

这是不义的样子。**本书的说法：不义，是定态被读成了它不是的样子，场按错的位置在托。**

这个样子，希腊文的「不义」两个字已经说出来了：不合秤，是秤上的数和东西的真重量对不上。人说谎，本来是想让一个东西轻一点；不过东西的重量并没有变，变的只是别人托它的力气。

那么「真」是什么？第 4 章留了一个旁证，标的是「待裁」：SDE 旧口径里，内能近真，动能近善，势能近美。信是内能，所以信近真。

本书在这里借用它，仍然标「待裁」。若这个旁证成立，这一节就有了一个很清楚的样子：

势能（爱）要靠内能（真）来定位。内能是动能走过一段路、经过粘性、落下来站住的那份东西，是一个真的、不再变的底。场要托住一个东西，得先知道它在哪里、有多重。

所以爱「只喜欢真理」，不是爱对真有偏好，是场要托，就要先知道托的是什么。

再多说一步，这一步仍是本书的说法，也仍标「待裁」。

内能是怎样来的？第 5 章说过：动能走过一段路，经过粘性，落成内能。那么内能里存着的，是路。一个东西「真」，就是它背后有一段走过的路，可以追问，可以对账。

反过来，一个假的东西，是没有路的：它是写在纸上的位置，没有任何一段路为它作证。

所以场喜欢真，也可以说成场喜欢有路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才经得起时间，才可以被一次一次回写。第 6 章讲的那三种样子里，内能是最后落下来的一种，也是最靠得住的一种。

◆ 五、只有一样会怎样

先看只有真，没有场。

有一种人，一开口就是真话。「你胖了。」「你这次考得差。」「你这个计划有问题。」每一句都对，每一句都像一把秤。

这样的真，我们叫它刀。第 25 章说过，没有场的话，落在墙上；真话没有场，就是一道砸在墙上的波，真，却伤人。

再看只有场，没有真。

有一种家，处处温和。有事不说，有病不提，今天的菜咸了，也说「好吃」。每个人都被托着，托得很软。

可是它托的是一个不准的位置。等到哪一天，真的有一份重量压下来，一次病、一次失业、一次谁也没想到的变故，这片软软的网，不知道该往哪里绷。

所以：只有真，是一把秤；只有场，是一张纸糊的网；真和场在一起，才是蹦床。

家里的孩子，对这个差别最敏感。一苇这次月考退了二十名，成绩单带回家，放在桌上，没有人先开口。

如果开口的是一把秤：「你怎么退这么多？」她会把房门关上。如果开口的是一张纸糊的网：「没关系，下次努力就好。」她知道这话不准，因为她自己清楚，这次是真的退了，退得不轻，而且是因为她这两个月根本没有心思学。

真正有用的，是第三种：「我看到了，二十名。我们坐下来看看，这两个月，你最难的是什么。」这句话里，数是准的，网也在。

◆ 六、「同喜」是什么意思

「同喜」这个词值得停一停。

它不是「说真话」，是「为真一同欢喜」。当一个真的东西露出来，场不是躲，也不是缩，而是一同高兴，因为终于可以托准了。

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真的东西，常常不好看。

沈秀芝的腰是真的，疼是真的，不过她把它藏起来，是因为觉得这个真，会成为女儿的负担。她其实是在保护场：怕这个真砸下来，网会承受不住。

可是场不知道，就没法托。一张网只知道一个人站在中间，就按一个人的重量绷紧。如果其实是两个人，网会在没有预备的那一刻，陷下去。

所以「同喜」的意思，包括：场要事先练好，能接得住真。不是等真来了再手忙脚乱，而是平时就让真有地方放。

◆ 七、不计算，不是装作没发生

读到这里，有人会问：上一章说爱不计算人的恶，这一章又说爱只喜欢真理，两句放在一起，会不会打架？

不会，而且它们是一对。

不计算，是不把过错冻成账本；只喜欢真理，是不把过错抹成没有。前一句防的是石心，后一句防的是糊涂。

一个家里，如果「不计算」被读成「当没发生过」，那就是用糊涂冒充宽厚。程远的调岗是真的，那份委屈是真的，经理那天说的话是真的。场要托住他，首先要知道这些是真的。

所以顺序是：先承认它发生了，再决定它不成为账本。第一步是真，第二步是场。反过来，就是回避。

这个顺序，在护士的日子里很常见。梁静给病人交代病情，从来先说实情，再说怎么办。没有人教她，是一次次站在病床边，她学会了：病人最怕的不是坏消息，是没有人告诉他到底是什么。实情说清楚了，反而安静下来。

保罗在罗马书里写那句「主不算为有罪的」之前，先用整整三章，把罪写得明明白白。他没有绕过去。不算，是在看清之后的不算。

◆ 八、小的不义

不义不一定是大恶。

多数的不义，是小的。把「有一点不舒服」说成「没事」，把「我不愿意」说成「随便」，把「我很怕」说成「我不在乎」。每一次都是一个很小的位置错误。

单看一次，无伤大雅。不过场是靠累积的。一次错位，场多读错一点；十次错位，场就按一个根本不是真的样子在绷。

程远也是这样。他在家里一直说「那个岗位挺好的，清静」。这句话是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是出于爱。可是梁静夜里听见他翻身，沈秀芝看见他回来时的脸色，一苇看见他把鞋踢到墙边。

这一家人手里，其实有两个版本：嘴上的那一个，和身上的那一个。场按哪一个在托？两个都不准。

◆ 九、今天与机器

今天，会说话的机器，是一个有意思的对照。

有的机器，被训练得很会讨好。你说什么，它都夸；你想要什么答案，它就往那边靠。这样的东西，有一种软软的温暖，像那个处处说「好吃」的家。

也有的机器，只管给你准确的信息，不看你此刻能不能接。这样的东西，像一把秤。

对孩子来说，这件事尤其具体。一苇写作业，可以问机器一道题，机器会立刻给出答案，也许还会夸她问得好。不过她那天为什么写不下去，是因为跟妈妈吵过，机器不知道，除非她说。机器托的是她说出来的那一部分。

这不是机器的错。只是提醒：真，需要有人知道你站在哪里。

还有一层。机器没有「明天」。你今晚对它说了真话，明天它不会在饭桌上看你的脸色，不会在你说「没事」的时候，看见你端碗的手。托住一个人，是要一天一天看着的，这件事，要靠有身体的人，一天一天地做。

它有没有场？第 47 章会细说。这里只先说一点：一样东西，如果只有信息、逻辑和计算，没有一片在托你的场，它给你的真，就是秤上的数。数是准的，可是数不会陪你走完那一程。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小板凳

回到沈秀芝的腰。

那天晚上，梁静没有再问。她从阳台搬来一个小板凳，坐在母亲床边，两个人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梁静开口了，声音很轻：

「妈，我不是要吓你。我在医院，见得多了。疼了半个月的腰，大多数没事，不过有那么一两成，是要早点看的。我不要你现在就答应我什么，我就想，明天我陪你去，查一下，查完了，没事，我心里就踏实了。」

沈秀芝没马上回话。过了很久，她说：

「我就是不想耽误你上班。」

「我知道。」梁静说，「可是你不说，我才更耽误，我整晚都在想这个。」

这一句话里，真和场是合在一起的。真话说了：这件事可能要紧。场也在：我陪你，我知道你怕什么，你的怕有地方放。

沈秀芝点了头。第二天，她去了医院，腰没有大事，是长期弯腰留下的老劳损。不过更要紧的是，从这天起，她不再说「没事」。她开始说，今天疼不疼，哪里疼。

有一天傍晚，一苇放学回来，看见外婆在阳台上慢慢地伸腰。她走过去问：「外婆，今天好点没有？」

沈秀芝笑了一下：「比昨天强点。」

这一句很短，可是它不是「没事」。它里面有一个位置，有一个可以被接住的东西。一苇点点头，把书包放下，去厨房倒了一杯热水。

场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变准的。

沈秀芝自己也变了一点。过去她习惯把难处吞下去，当作对家人的体贴。现在她学着说：「今天腰有点紧，你们走路轻一点。」这一句里，没有一个字是抱怨，每一个字都是位置。家里的人听了，反而放松，因为终于不必猜了。

猜，是不义最常见的伴侣。一家人互相猜重量，猜得越准，越累。

这里要承认一件事：变准，并不总是舒服。真话说出来以后，有一阵子，家里是安静的，甚至是更难受的。梁静那一晚回到自己房间，也哭过。

不过这样的难受，和之前的不一样。之前的难受，是各自在黑暗里估重量；这一次的难受，是大家知道了重量，在一起扛。

这里只说理解与相处。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句「没事」。

明天能试，有两件小事。

一，在你要说「没事」之前，停一秒，问自己：这句话保的是这片场，还是我这一格不被震到。如果是前者，也许可以换成「我有点事，现在还不想说，等我想好了告诉你」。这是真话，也给了场一个预备的时间。

二，在你要说一句真话之前，先把网拉紧。先说一句：「我在这儿。」再说那句难听的。前一句是场，后一句是真。顺序反过来，就是刀。

再加一条给听的人：别人对你说出一句难听的真话，先别急着驳。他把它说出来，是把一个位置交给你。你可以先说一句「谢谢你告诉我」，再慢慢分辨它准不准。接住，比判断更先。

带 走 的 话

真是场要托的那个实底，场是真能被接住的地方；只有真，是一把秤；只有场，是一张纸糊的网。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托住。势能要靠内能定位，场不知道真，就托不准；真没有场，就是砸在墙上的波。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撑开。真话说了，场也在，位置准了，网才知道往哪里绷。

想 一 想

你最近一次说「没事」，保护的是谁？如果把这句话换成真话，家里的那片网，接得住吗？

◆

28

第 28 章

八个不，一个塌：蹦床的弹簧是怎样一根根断的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小区门口的空地上，有一张旧蹦床。

它放在那里好几年了。网面灰扑扑的，四周一圈弹簧，有的已经锈出了红色。孩子们不管这些，一个接一个爬上去，跳得满脸通红。

有一天，一根弹簧断了。声音很小，像拧断一根铁丝，没有人注意。孩子还在跳。

可是网面的样子变了。断的那一处，凹下去一小块。旁边的两根弹簧，原本各管一份力，现在要多管一点。

过了几天，又断一根。这一次断得快，因为旁边那几根，已经替断了的那一根，绷了好几天。

再过几天，网中间塌了下去。孩子跳上去，不再弹起，只往下陷。大人走过来，把那一块用绳子拦了。

你一定见过这样的东西，也许不是蹦床，是一家人，一个班组，一段多年的交情。

◆ 二、八个不，摆成一排

第五编走到这里，八个「不」都看过了。先把它们摆成一排。

经文	章	场是怎么坏的
不嫉妒	第 21 章	比较把连接切成对比

经文	章	场是怎么坏的
不自夸	第 22 章	一个点要当整片场
不张狂	第 22 章	一个点要当整片场
不作害羞的事	第 23 章	次序乱了
不求自己的益处	第 24 章	把场收成一个账户
不轻易发怒	第 25 章	波断了
不计算人的恶	第 26 章	把场冻成账本
不喜欢不义	第 27 章	场和真脱开了

这八条，历来常被读成八条规矩：爱的人，要做到这些。

本书不这样读。这八条是八根弹簧，是场之所以是场、托得住人的八处受力。每一个「不」，说的是一处受力点：这里不能断。

◆ 三、八根弹簧，对上九格表

蹦床的弹簧，不是一模一样的。有的管网面和网面之间连在一起，有的管跳起来落下去的节奏，有的管整张网的形状。

第 4 章的九格表告诉我们：信的动力是连接，望的动力是次序，爱的动力是结构。八个「不」也可以对着这三样数一数。这是本书的说法，边界处会有两头都沾的，先照最主要的伤处排。

伤连接的，有两根：不嫉妒，和不求自己的益处。

嫉妒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连接，换成了对比：不是「我们」，是「他比我」。求己的益处，把连接换成了转账：不是「在你旁边」，是「我对你有多少」。

两样都没有把人赶走。两个人还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不过之间那根线，已经换了一种东西。

伤次序的，也是两根：不作害羞的事，和不轻易发怒。

次序是望的事，是波的事：谁先谁后，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该走。第 23 章说，次序乱了，是该发生在后面的事跑到前面，该守的事被抢先了。

发怒更直接：波走到一半，被撞断。前后接不上，节奏全乱。

这两根弹簧断了，网面还在，人也还在，可是跳起来的节奏对不上了。一个人想说话的时候，另一个人刚好不想听；一个人想靠近的时候，另一个人正好转身。不是谁不爱，是拍子乱了。

再把九格表放回来看一眼，会更清楚。第 4 章的九格，一行是信，一行是望，一行是爱；一列是学科，一列是在土里的样子，一列是动力。

伤连接的，先动的是信那一行的劲：信是连接的动力，连接断了，站住的东西，就失去了互相靠着的理由。伤次序的，先动的是望那一行的劲：望是次序的动力，次序乱了，走动的东西，就找不到前后。伤结构的，动的是爱那一行本身：结构是爱的动力，也是场自己的形状，所以这一类最重。

这是本书的说法，可以推翻：若有人能举出一个例子，结构先塌，连接和次序却长久不动，这一节的排法就要改。

伤结构的，有三根：不自夸，不张狂，不计算人的恶。

结构是爱自己的事。它是整片场的形状：谁托着谁，谁在中间，谁在边上，边缘在哪里。

自夸和张狂，是一个点要当整片场（第 22 章）。点一旦要当场，场的形状就围着它歪了。

计算人的恶，是把场冻成账本（第 26 章）。账本没有形状，只有罗列，整片场被压成一页纸。

这三根断了，网不是陷一块，是整张网的形状变了。这也是三种里最难修的。连接断了，可以重新连；次序乱了，可以重新排；结构塌了，要从头一层一层长。

长，是要时间的。第二编说过，土不是带来的，是长厚的：每顺利走过一段，就回写一层。结构塌了的家，不是做对了一件事就好，是要走过一段又一段，才一层一层长回来。这也是本编最让人沉的地方：塌，可以很快；长，必须慢。

八根数下来，还剩一根：不喜欢不义。

它不好排进三样里，因为它伤的是三样的底下。第 27 章说，势能要靠内能定位。内能是走过的路沉下来的底，也是信最靠近的那一层。

不义，是让这个底不准。网下面的地基，被悄悄垫歪了一寸。表面上，连接、次序、结构都在，不过它们每一根都在朝一个不真的位置用力。

所以这一根，是别的七根都会受的暗伤。真话没有说出来，场按错的位置在绷，哪一根弹簧都不会长久。

这是本书的说法：八个「不」里，两个伤连接，两个伤次序，三个伤结构，一个伤底。

这个数字，不必当真。八根弹簧里，哪一根归哪一类，换一个家，可能换一个排法。要紧的是排的过程：把一团说不清的难受，拆成几处具体的受力。拆开了，就可以一根一根去看，一根一根去接。

◆ 四、弹簧是怎样一根根断的，又怎样塌成一个点

回到小区门口的蹦床。

一根弹簧断了，不是网的结束，是网的受力换了。旁边的弹簧多管一份，所以断得更快。物理上叫载荷转移：坏的一处，不会让别处歇着，只会让别处更累。

家里也是这样。程远这一年的路，可以当作一个例子。不是说每个家都按这个顺序，只是看一条常见的路。

先是嫉妒。同期的老魏升了，他被调走了，同一幢楼里，两个人的位置换了。连接开始换成对比。

再是求己。他回家只想清静，不想谈单位，也不想听别人的事。这一格自己缩了回来。

接着是发怒，一只鞋，一声吼。波断了一次。

波断的那些夜里，他开了「记着」。账本出现了（第 26 章）。

最后是那一句「挺好的」（第 27 章）。内能垫歪了一寸。

五根，一根推着一根，没有一根是一下子断的。每一根断的时候，都像是很小的事。

沈秀芝年轻时，见过一台纺织机的皮带。那种皮带，用得久了，不是一下子断，是先在某一处磨薄，磨薄的地方让旁边的地方多吃力，吃力的地方又先磨薄。老师傅一听声音就知道：不对了，该换了。

她说，家里的事也有这样的声音。不是吵架的声音，是安静的声音：那种该有人说话的时候没有人说话，该有一句「回来了」的时候只有关门声。

这种声音，本书叫它「弹簧的响」。它很轻，要听才听得到。

塌是什么样子？

不是整张网一下子掉下来，是网中间凹成一个点。站在上面的人，不再弹起，只往下陷。四周的弹簧还挂着，可是它们都朝着那个凹点用力，彼此不再相托。

场塌成一个点，指的是这个：本来托着许多定态和许多波的一片场，缩成了一个点，一个人，一个账户，一本账，或者一句「随便」。

这个时候，你会听到这样的话：「我已经习惯了。」「算了，不说了。」「你们去吧，我一个人就行。」

这些话听起来很平静。不过平静里，场已经不在了。

◆ 五、八个不，最后都通向一颗石心

这一章有一句话，要说得直白一点：八个「不」，最后都通向一颗石心。

上一章说过，石心是土被固化，拒绝回写（结 36:26；来 3:8）。现在回头看八根弹簧，每一根断了之后，如果没有被接上，都往同一个方向走：嫉妒，把对比固定成「他比我」；自夸，把一个点固定成中心；害羞的事，把乱掉的次序固定成习惯；求益处，把账户固定成唯一的算法；发怒，把一次撞击固定成一道疤；计算恶，把一条记录固定成一个人；不义，把一个假的位置固定成真的。

每一样，都是在说：新的东西，不要进来。

所以场塌，不是一下子的事，是土一层一层变硬。变硬到最后，回写进不去了，这才是真的塌。

◆ 六、为什么不能当规矩读

这里有个要紧的分别。

如果把八个「不」当规矩，人就会这样用它：每天晚上对着八条打钩，今天嫉妒了没有，发怒了没有，计算了没有。打钩的人，很快会发现自己总有几条过不了关，于是愧疚，于是更用力地压。

压，就回到了第 20 章：撑住的场和压住的人，是两回事。一个人用意志去压嫉妒，压出来的不是爱，是一块硬硬的地。

第二个问题更隐蔽：把它当规矩，等于把爱放回了「一个人该怎样」那一头。这正是本书一直要换掉的问法。嫉妒不是一个人的毛病，是比较把连接切成了对比；发怒不是一个人的失败，是一道波没有地方落。

所以，本书建议的读法是：不要对着八条问「我做到了没有」，而是对着八根弹簧问「这张网，此刻哪一根在吃力」。前一问是审判，后一问是检修。审判让人缩回去，检修让人走近一点。

这并不是说，人没有责任。话是他说的，对不起要他去说。本书只是想让这份责任，落在一个能用得上的地方：去看网，去接弹簧，不是去罚自己。

◆ 七、一个完整的例子：接上的第一根

程远一家那一年的最后，没有大团圆。

腊月二十九，程远在高铁站被晚点的车拖了四个小时，一家人在出站口等（这个晚上，导论和结语还会回来）。比起那一晚，更早的一个清晨，发生了另一件事。

那天梁静夜班回来，天刚亮。程远已经起来了，坐在餐桌边，面前什么也没有。

「我不是挺好的。」他说。

梁静把包放下，没有马上接话。

「那个岗位，我憋着火。有时候回来，想摔东西。我怕你们担心，一直说没事。」他停了一下，「还有那个本子，我记了一年。」

这是八根弹簧里，第一根被接上的声音。不是嫉妒的那一根，也不是怒的那一根，是最底下的那一根：真。

梁静在他对面坐下，说：「我知道。」

她知道，只是她一直在等他自己说。

这一句话不解决调岗，不解决房贷，也不会让那个备忘录自动消失。可是桌上的位置，准了。这是修的开始：场先知道自己托的是什么，别的弹簧才有地方接。

后面的事，慢得多。一苇的房门，过了一个月才不再总是关着；那个备忘录，他一直没删，只是不再添。这些事不是一天做成的。每一件，都是一次走过去的路，每走过去一次，土就厚一层。

一苇后来在作文里写过这个冬天。她没有写那只鞋，也没有写那个备忘录，她写的是：「那一年，家里的灯关得比较晚。」后来老师批了一句：「晚，是因为有人在等人吗？」她没有回答。

她知道答案。只是那个答案，当时还写不出来，写出来，会太满。

◆ 八、本编总判断

把八根弹簧放在一起看，这一编的总判断是：

八个「不」不是八条规矩，是八根弹簧：断一根，网松一格；断到结构这几根，网就塌成一个点；而塌的路只有一条，土被固化，不再回写，最后落成一颗石心。

蹦床这个比喻，到这里要还它一个公道，也要拆它错的三处。

对的地方：网在受力，弹簧一根根断，载荷转移，最后中间塌下去。

错的三处：第一，蹦床的网是先装好的，爱的场是一层一层长厚的；第二，网不会被跳的人改，场会被回写；第三，网只撑一个人，场同时托许多定态和许多波。

三处错，也是三处希望。蹦床断了弹簧，只能换新的，要找人从外面来修。场不一样：连接被切断，可以在走过的路上重新长；次序乱了，可以重新排；底被垫歪了，可以重新量。只要土还肯回写。

◆ 九、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张旧蹦床，和那个夜里一点的家。

明天能试：给自己家里查一次弹簧，只需要三行字。

第一行，最近一个月，哪句话切了连接？第二行，哪一次的拍子乱了？第三行，哪件事，已经变成「就这样吧」？

写完，不用急着改。先看哪一行写得最长。写得最长的那一行，是这片场此刻最吃力的地方。

八个「不」讲完了，场塌的路也看完了。不过经文没有停在这里。保罗接着说了四个「凡事」：包容，相信，盼望，忍耐。塌之后，场里还有什么？第六编往下看。

带 走 的 话

八个「不」是八根弹簧，不是八条规矩；断一根，网松一格，断到结构，网塌成一个点，最后都通向一颗石心。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托住。本编八处，说的都是托住的哪一处失了力：连接、次序、结构，还有它们底下的真。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塌成一个点。这一章是总账，账上写的是塌的路；路的另一头，是第六编的凡事。

想 一 想

你家里，或你身边那段多年的交情，现在最吃力的是哪一根弹簧？它旁边那几根，已经替它多撑了多久？

◆



第　六　编

凡事：场里含着信和望

导　语

这一编四章，只读一节经文：「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7）一节里有四个「凡事」，各带一个动词，读的人很容易把它们当成四件并排的本事。

第 29 章读头一个，包容。这个词在希腊文里的底子，是一片屋顶。第 30 章读中间两个，相信和盼望，它们正是前面九格表里的定态与波。第 31 章读最后一个，忍耐，这个词的意思是「留在底下」，正是苦难之路上的那片场。第 32 章把四个放在一张图上，给本编记总账。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一件事：这一节经文，不是在信和望之外，又给爱加了两样本事。它是在说，场里含着什么。信在里面，望在里面，连望的粘性也在里面。

29

第 29 章

凡事包容：屋顶与承托（στέγει）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有人在你面前垮了一次。也许是朋友在饭桌上哭得说不出话，也许是家里人在电话里丢下一句极重的话。你没有劝，也没有走，只是坐着，把那一晚接了下来。

事后你回想，说不清自己做了什么。你没解决任何事，也没讲出一条道理。可第二天，那个人说：昨晚幸亏有你在。

沈秀芝七十一岁，这种事她比谁都熟。她丈夫早年在厂里出了事故，一条腿伤了，躺了大半年。那年冬天，老屋的屋顶漏雨，她半夜搬了梯子爬上去，一片一片地摆瓦。

雨是斜着下的，瓦湿得发滑，手电筒只能叼在嘴里。底下屋里，丈夫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只听得见头顶有人走来走去。

多年以后，外孙女问她，那时候怕不怕。她想了想，说：先别让雨下到他头上，别的以后再说。

这句话，就是这一章要读的东西。

◆ 二、经文

>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7）**

这一节有四个短句，每句一个动词，前头挂着同一个词：凡事。它夹在一长串「不」字的后面。前面是八个「不」：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第五编读过，那是场怎样一根根地塌。到了第七节，话头一转，说的是场里有什么、托着什么。

第六编把这一节读成一件事的四个面。这一章先读头一个。

◆ 三、历来怎么读

「包容」在希腊文里是 στέγει。它的名词 στέγη，意思是屋顶。动词跟着屋顶走：盖住，遮住，挡住，承住。

历来的读法，大致有三种。

一种读成「承受」。爱把一切担下来，不叫苦。不少英文译本走的是这条路，译成 bears all things。

一种读成「遮盖」。爱不到处张扬别人的短处，替人把不该外露的盖住。这跟彼得前书说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前 4:8）一脉相通。

还有一种读成「保护」。爱像屋顶，护着里头的人不被风雨打着。一些现代译本这样译〔待核〕。

「凡事」两个字，也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在一切事上」，一种是「处处，始终」〔待核〕。前一种问的是范围，后一种问的是时间。两种本书都收下：屋顶不挑哪一块地，也不挑哪一天。

保罗在同一封信里，还用过这个动词一次。他说自己不领哥林多人的供给，是「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一类的意思（林前 9:12，大意）。这里的「忍受」，用的就是这个词〔待核〕。那一处的画面也很清楚：他宁可自己扛着，也不让一道门因此关上。

还有人不读单个的词，读四个词的次序。他们说，四个动词一个比一个往后走：包容是对眼前的人，相信是对他的为人，盼望是对他的将来，忍耐是对这一切要走很久〔待核〕。这个读法有它的道理，第 32 章会回来接。

这三种读法，没有一种是错的。它们各抓住了屋顶的一面：承住重量，盖住不该外露的，挡住外头的风雨。

和合本把它译成「包容」，是个很中国的词。「包」是把东西裹在里面，「容」是给东西留出地方。裹住，又留地方：这两个字合起来，恰好就是屋顶的样子。它没有「忍」字的那股压抑，也没有「让」字的那点退。

屋顶是个好比方。它在中国人的日子里，分量也很重。「有个屋顶」，说的是有个家；「房倒屋塌」，说的是一切都完了。

◆ 四、屋顶不是墙，也不是盖子

下面是本书的说法。

第 3 章说过，爱是土的场：连接，次序，结构，托着的那一层。屋顶，是场最好懂的一个样子。

屋顶有三个性子。

第一，它不替下面的人活。人在屋顶下，该站的站着，该走的走着，屋顶只管托着，挡着。

第二，它盖的是一整片。站着的和走着的，睡着的和吵着的，都在同一个屋顶下。它不先问这些人合不合格。

第三，它不改变里面的东西，却改变里面东西的处境。同一个人，在雨里和在屋里，不是同一个处境。

用九格表的话说：定态和波都在屋顶下面，屋顶不在其中任何一个里。

所以「凡事包容」，是场把凡事都接在里面：站住的，走动的，乱了的，坏了的，先接住，不先踢出去。

屋顶也正好把爱的场那三样都摆了出来。瓦和瓦搭在一起，是连接；先立柱、再架梁、后铺瓦，是次序；整个屋顶不漏，是结构。哪一样缺了，雨就从哪里下来。

屋顶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归大家。一个家的屋顶，不是哪一个人的，是整个家的。所以当有人说「这个家是我一个人撑起来的」，他只说对了一半：他是梁上的一根木头，可屋顶是所有的木头和所有的瓦，一起成的。

屋顶还有一个常被忘掉的地方：它是靠梁撑着的。瓦片自己立不住，一片片摆上去，底下得有椽，椽下得有梁，梁下得有柱。

这是第 3 章说的「结构」。所以包容不是软。一片软塌塌的场，接不住任何东西，一压就陷。能把凡事都接在里面的屋顶，自己得有硬的骨架。

回到总比喻。一个人在蹦床上跳歪了，落下来，落的是网，不是地。网没有问他跳得对不对。先接住，是网的本分；可网能接住，是因为每一根弹簧都还拉着。

不过蹦床的网和屋顶，有一处不同。网一次只撑一个人。屋顶底下，却同时住着许多定态和许多波：爷爷的咳嗽，孩子的作业，母亲的夜班，父亲的火气。各走各的速度，各有各的粘性，一片屋顶全托着。这一点，蹦床比不上，第 3 章已经说过。

还有一点，要说在前头。这样说，不是把「包容」写成一个人的美德。是那片场托住了他们，他们在里面显出一个能撑的样子。沈秀芝摆瓦的那些夜里，托着她的，是那个家，是一个要往下过的日子。她在这片场里站得住，才有那双摆瓦的手。

◆ 五、屋顶下面，接着什么

屋顶下面，有三种东西会掉下来。

第一种，是站不住的定态。一个人撑了太久，忽然散了架：哭，沉默，说「我不行了」。这是定态在散，稳定，整体，独立，三个性子一齐松了。

第二种，是走乱的波。一个人的火气窜起来，话说得快，路走得歪，粘性顶不住，劲没处落。

第三种，是两样都没有，只剩一片空：什么也说不出，什么也做不动。

屋顶接这三样，用的是同一个动作：不挪开，不嫌弃，不赶着它们变好。接住以后，下面的东西才有机会自己慢慢站起来，走回路上。

这跟命题 7 连着。信望爱是一层层长厚的，长厚靠的是顺利走过苦难之路，每走过一段，回写一层。可一个人正散着、乱着的时候，走不了路。他得先被接住，才谈得上走。屋顶不替他走，却是他能走的前提。

◆ 六、走廊里的那一夜

梁静上夜班，见过太多这样的走廊。凌晨三点，一位老人走了，家属站在走廊里，有人嚎，有人僵着，有人一遍一遍地问医生「是不是我们送晚了」。

她不讲道理。她把椅子搬过来，让人坐下；把热水递到手上；把走廊的灯调暗一格。该办的手续，她一件一件地替他们排好次序，哪一样先，哪一样后。

她后来说，那些夜里，她做的几乎全是这些小事。她没有劝过谁「节哀」，因为那两个字，他们谁也听不进去。

屋顶就是这样的。它不说话，只是在那儿。一个人的天塌下来的时候，他先要的不是一句话，是一块没塌的天花板。

她自己的天花板是什么？她说，是交班时同事一句「你回去睡吧，剩下的我来」。这句话，也是一片屋顶。承托这件事，一层托着一层，没有谁是最底下的那一个。

◆ 七、只有这一样，会怎样

假如爱只剩「包容」这一个词，会怎样？

屋顶会变成盖子。一切都盖住，什么都不许见光。别人的错盖住了，自己的委屈也盖住了，最后盖成一口闷着的锅。

第 20 章说过撑住的场与压住的人。撑住的场，下面的人可以动，可以长；压住的，下面的人是被摁住的。差别不在盖不盖，在盖住的东西，还能不能继续走，继续变。

所以经文把包容放在头一个，却没有让它单独站着。后头跟着相信，跟着盼望，跟着忍耐。屋顶下面得有人站着，有人走着，有人熬着，它才是屋顶。

还有一种情形，要说清楚。屋顶若自己在往下塌，或者屋里有人在伤人，留在下面就不是包容。那时要做的，是走到安全的地方，去找可信任的人帮忙。包容，是场撑得住的时候的事。场已经塌了，人先要活下来。

◆ 八、今天，人们把什么叫作包容

今天的人很会说「包容」这两个字。「你要包容我的小脾气。」「这个社会应该更包容。」

这两句话里的「包容」，有时是屋顶，有时只是一张免责单。说的人想要的，是对方别再提那件事。

怎么分？看一样东西：被包容的那件事，后来有没有机会被说开，被改动。屋顶下的错，可以在屋里慢慢摆上桌面。盖子下的错，只会越捂越深。

多数人在日子里，都是这两种做法轮着用，自己并不知道。哪一种多一点，只有事后回头看才看得出。

再举一个小例子。公司群里有人发错了一份报表，全组都看见了。有的人立刻回一句「这谁发的」，有的人私下问一句「是不是传错了，要不要撤回」。

前一种，是在屋顶底下扔石头。后一种，是在屋顶底下说话。两句话差不多长，落下去的地方，一个在对方脸上，一个在对方脚边。

有人会问：那会说话的机器，算不算包容？它从不发脾气，你说什么它都接着。第 47 章会专门谈。这里先放一句：接着，和托着，不是一回事。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程远调岗的第三周

程远四十六岁，物流公司调度。去年他被调到一个没人想去的岗，在仓库后头一间小办公室里，每天对着货单。调岗第三周，他回到家，一句话不说，碗放得很重。

梁静是社区医院的护士，那天正好调休。她看见了，没问「你怎么了」，也没说「别摆脸色」。她把饭热上，让一苇去写作业，把电视的声音关小。

那一晚什么都没有解决。岗位还是那个岗位，火气还是那股火气。

可是吃完饭，程远坐在沙发上，半个钟头以后，说了一句：今天那批货，是我看错了一个单号。

这句话，在被追问的人嘴里出不来。它出来，是因为那一晚有一片地方，他站着也好，走动也好，摔了也好，都落不到地上。

用本书的话说，梁静没有「决定去包容」。那一晚的场托住了三个人，也托住了她，她在里面显出一个能不追问的样子。程远的定态，那个「我没事」的硬壳，还在。他的波，那股火，也在。两样都被接着，谁也没有被要求先变。

事后梁静被问起，那晚为什么不追问。她说，不是忍着，是那一晚她看出来，他需要的不是被问，是有个地方放下碗。她自己那天也累，可她知道，第二天还要上班的那个人，更累。

第二天早上，程远自己去跟主管说了那个单号。没有人逼他。这一步，是前一晚那片地方长出来的。一苇在门边看着爸爸出门，什么也没问。她后来在作文里写过一句：我家的饭桌，是个能放东西的地方。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沈秀芝。有一年，外孙女程一苇问她：外婆，你后来有没有怨过外公？

她说怨过。腿好不了，那几年的钱、人情、半夜翻身，哪一样不累。可她又说，怨是怨，瓦还是要摆的。怨是波，瓦是屋顶，两样在同一个家里，各管各的。

屋顶补好，雨就停了；雨停了，就没有人再记得屋顶。

好的屋顶，大概就是这样：做成了，没人看见。

一个小办法：下一次有人在你面前垮，先别给办法。问自己一句：我现在是在当屋顶，还是在盖盖子？

盖盖子的人，急着让对方「别说了」。当屋顶的人，对方说完了，他还在。

明天能试：对方说了难听的话，先等十秒，不接，也不走。十秒以后，再决定说什么。

还有一个小办法，给常常当屋顶的人。屋顶也会漏。你替别人挡了一个冬天的雨，自己的床头也要有人摆一只盆。要是没有，就先给自己找一个。场要长久，托的人也得被托着。

屋顶只是一半，没有人能光靠一片屋顶过日子。另一半，是屋顶下面的东西：站着的那个人，和往前走的那股劲。下一章，读这两样。

带 走 的 话

包容是一片屋顶：先接住站着的和走着的，不先问合不合格；盖住了还能动，才是屋顶，不是盖子。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托住。屋顶不在定态里，也不在波里，它在两者的上面和外面。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撑开了，只要下面的人还能站，还能走；一旦只剩盖，就塌成了一个点。

想 一 想

上一次有人在你面前垮的时候，你是屋顶，还是盖子？你怎么知道的？你家里，谁是那个「雨来了先上屋顶」的人？

◆

30

第 30 章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场里的定态与波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程一苇十五岁，初三。上个月她和母亲吵过一次大的。起因是一张摸底考的数学卷子，八十几分，吵到最后她摔了门，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晚上没出来。

梁静在门外站了很久，什么也没说。后来她回到客厅，坐着，把灯留了一盏。

第二天早上，一苇开门，餐桌上放着一杯热牛奶，旁边没有字条。她没说话，也没道谢，站着把牛奶喝完了。

那杯牛奶里没有一个字。可是一苇读懂了两件事：妈妈还认她这个人；妈妈还指望她往前走。

这两件事，就是这一章要读的两个动词。

◆ 二、经文

>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7）**

这一章读中间两个。上一章读了屋顶，这一章读屋顶下面的东西：站着的，和走着的。

◆ 三、历来怎么读

「相信」是 πιστεύει，「盼望」是 ἐλπίζει。

先说头一个。πιστεύει 和名词 πίστις 是同一个词族，πίστις 就是「信」。同一章里，第 2 节说「全备的信」，第 13 节说「信，望，爱」，用的都是名词。到了第 7 节，换成了动词。

名词的信，是一个人手里有的一样东西。动词的相信，是爱对着别人做的一个动作。这个变化，读的人容易漏过去。

历来的读法，大致有三条。

一条读成「往好处想」。爱对人，不先往坏处猜。这跟第 5 节的「不计算人的恶」连着，第 26 章读过。

一条读成「信靠神」。爱的人在一切事上，都把自己交给神，不靠自己的把握〔待核〕。

还有一条是提醒：别读歪。「凡事相信」不是说爱会被一切谎话骗过去。注释家常说，这句话说的是爱对人的态度，不是爱对每一句话的判断〔待核〕。

再说第二个。ἐλπίζει 和名词 ἐλπίς，也是一个词族，ἐλπίς 就是「望」。历来多读成「爱不对人绝望」：这个人哪怕现在不行，也不把他写成没有指望的人。

把两个放在一起，是一副常见的对子：爱因为相信，所以不疑；因为盼望，所以不放。

希伯来书对「信」的说法，也要放在这里看。它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 11:1）这一句里，信和望是叠在一起说的：望在上面，信垫在下面。本书第 5 章，就是从这一句出发的。

还有一处细节值得停一下。同一个「凡事」，既管「相信」，也管「盼望」。读的人常把它理解成「相信一切，盼望一切」，好像爱是个什么都往里装的口袋。

希腊文里这个词的口气，更像「在一切处境里」。对方站得稳的时候，爱相信他；对方摔了，爱仍然相信他。对方走得快的时候，爱盼望他；对方停下了，爱仍然盼望他〔待核〕。变的是处境，不变的是爱的位置。

这副对子好记，也对。本书只想在它旁边，加一层。

◆ 四、场里含着定态与波

下面是本书的说法。

先翻回九格表。第 1 章说，信是土的定态：站住的样子，有三个性子，稳定，整体，独立。第 2 章说，望是土的波：走动的样子，也有三个性子，轨迹，速度，粘性。

这两样东西，说的都是一个特征纠缠：它站住的时候是什么样，走动的时候是什么样。第 3 章说，爱说的不是某一个，是它们之间，是托着它们的那片场。

现在回头看第七节。「凡事相信」，不是爱自己手里另有一份信，和别人的信并排放着。它是说：场里，给对方的定态，留着位置。

这话落到三个性子上，是三件事。

稳定：场不因对方一次摔倒，就把他从位置上撤下来。

整体：场不把他拆成一条条错处，一件件账。他是一整个人，站在那儿。

独立：场不替他站。他自己的重心，只能是他自己的。

「凡事盼望」也是一样。它是说：场里，给对方的波，留着路。

轨迹：场认他走的那条路，哪怕那条路在旁人看来歪歪斜斜。

速度：场不替他定速度。他快，他慢，他停，都在场里。

粘性：他走得慢，是因为路上磨得厉害。这一样，留给第 31 章。

相信，是场给对方的定态留着位置；盼望，是场给对方的波留着路。

这里要对一对账。命题 1 说，信是连接的动力。可第 3 章又说，连接是场的一性。两句话撞在一起了吗?

没有撞。信不是去连的那个动作，是连接稳定下来之后的自持：连上了，还连着，不松。动力在这里，指的是让它持续的那股劲。场里有连接，连接里有稳下来的东西，那就是信。所以场含着信，信不是场之外的另一块东西。

所以，爱不是与信、望并列的第三项。信在爱里面，望也在爱里面。这一节经文，把这件事说成了两个动词。

◆ 五、谁在前，谁在后

细心的人会发现一件事。第 5 章说，望在先：先立起一个「所望之事」，一个「尚未」；信再给它一块实底，把尚未接到现在。可是第七节里，「相信」写在「盼望」前头。

这不矛盾。第 5 章说的，是一条路上的先后：动能经粘性，落成内能，望落成了信。第七节说的，是场里同时有什么：定态在，波也在，两样一齐被含着。路上有先后，场里没有。

打个比方。一座院子里，有人坐在树下，有人在路上走。你问院子里先有坐着的还是先有走着的，这个问题问错了。院子里两样同时有。可是树下那个坐着的人，当初是走过来的。

经文把「相信」写在前头，也许只是一个说话的顺序。先说脚下，再说前面。人的话，总是这样说的。

◆ 六、相信不是轻信

读到这里，有人会担心：凡事相信，岂不是谁说什么都信?

不是。相信的对象，是一个人的定态，不是他嘴里的每一句话。

梁静相信一苇，可她不会因为一苇说「作业写完了」，就不看一眼。她相信的是，这个孩子站在那里，是个会往好里长的孩子。至于这一晚的作业到底写了没有，是另一件事。

这两件事分开，家里才能有话说。要是把「相信这个人」和「相信这句话」混成一件，一句谎话就会拖垮整个人；孩子说了一次假话，做父母的就觉得，这孩子整个不可信了。那是把一个定态拆成了一条账。

场里的相信，是整体的相信。他这一次说了谎，他还是他。他的谎，在场里是一件要被摆上桌面的事，却不是把他从位置上撤下去的理由。

◆ 七、只有一样，会怎样

假如只有相信，没有盼望，会怎样?

人会被定在现在的样子上。「你这样就挺好」「你不用变」。这些话听上去很暖，用久了，是一张看不见的网：它不让人往前走。

一苇要是只听见「你这样就好」，她会觉得，妈妈认的是八十几分的她，也认不出一个想考九十几分的她。

假如只有盼望，没有相信，会怎样?

人会被催着走。眼睛只盯着他该到的地方，看不见他此刻站的样子。「你应该」「你还不够」。这个人往前走一步，大人说「才一步」；走十步，说「还差得远」。

他心里会有一个声音：我怎么站，都不算数。

这两种做法，在家里都很常见，常常还轮流出现。晴天的时候说「你这样就好」，考砸的时候说「你怎么就不上心」。孩子夹在中间，两头都抓不住。

两样连在一起，才是一片场。相信是脚下的实底，盼望是前面的路。第 5 章讲过，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在所望之事下面：有了实底，才敢往前望；有了望，实底才不会变成一块石头。

◆ 八、「你一定行」，为什么常常没用

今天，人们最爱说的一句鼓励的话，是「你一定行」。

这句话常常落空。你想想，一个在数学上连着挨了几次打击的孩子，听到「你一定行」，是什么感觉？他听出来的是：你还没看到我哪里不行。

这句话是一个波，对着另一个波喊：往前，往前。它没有先认他此刻站的样子。没有认，他就觉得这是别人的盼望，压在自己身上。

换成另一句：你上次那道几何题，辅助线是自己想出来的。这句话认的是定态，认的是他手里已经有的东西。先认了，再说「我看着你往前」，才是一个完整的场。

再看一个大人的例子。一个人换了新工作，头三个月，上司只说「你很棒」「你会越来越好」。他每天都在等有人告诉他，具体哪一件事做对了。没有人说。三个月后，他开始怀疑，那些「很棒」是不是因为没人真的看过他的活儿。

认定态，要具体，要看得见。笼统的夸，认不了任何一块地。

这也是为什么，会说话的机器说「我相信你」，有时让人觉得空。它说得出词，却没有认过你站过的哪一块地。第 47 章再谈。

◆ 九、外婆的那条腿

沈秀芝对「相信」和「盼望」，有她自己的一套话。

丈夫腿伤以后，头一年，医生说，这条腿大概是废了。她没有和医生争。她只是每天早上，把他的拐杖靠在床边的那一侧，晚上再收起来。

家里人问她，既然医生都那么说了，天天摆拐杖做什么？她说：他是个要自己走路的人。

这是相信：她认的是他的定态，一个愿意自己站的人。拐杖摆在那里，是盼望：留着那条路。

邻居们起初都说，沈秀芝这是在骗自己。她听了也不争，只说了一句：我不是骗自己，我是给他留着。留着的东西，将来用得着就用，用不着也不坏事。

这一句话里，有相信，也有盼望，还有一点留着余地的体面。

后来那条腿，的确没有完全好。他终身有点跛。可他在六十岁那年，自己走着去送外孙女上了幼儿园。那天沈秀芝没说什么，只是把拐杖收到了柜子最里面。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一次考得更差

三周以后，一苇的月考又来了。这次考得更差，数学七十一分。

她把卷子拿回家，放在桌上，等着。她预备好了听两句话，一句是「你怎么回事」，一句是「没事，下次加油」。两句她都准备好了顶回去。

梁静看完卷子，拿起笔，在其中一道大题旁边画了个小圈。她说：上个月，这种题型你一道也没做对。这次，你对了前两问。

一苇愣了一下，说：可是总分更低了。

梁静说：嗯，总分是更低了。这一次你有两样东西是新的：一样是前两问，一样是你把卷子拿回来了，没藏。

这个晚上，没有谁说「你一定行」。可是一苇从餐桌站起来的时候，脚下是实的。她回屋，把卷子摊在书桌上，开始订正。

一个星期后，学校发了一张报名意向表，问高中想往哪个方向走。一苇拿回家，在桌上放了半天，才说：妈，我想报一个远一点的学校。

梁静心里很紧。那所学校比一苇现在的成绩线高出一大截，路也远，要住校。可她没有说「你够得上吗」，也没有说「你一定行」。她问了一句：你想去，是因为那里有什么？

一苇说，有一个社团，做天文的。她从小学起就爱看星星。这一句，梁静从来不知道。

那些日子里，梁静没有马上看到什么变化。一苇下一次的数学，是七十八分。再下一次，是九十一分。再下一次，又掉到八十三分。

起伏还在。可是一苇慢慢不怕把卷子拿回来了。这是一个小变化，却是一个定态：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底牌放在桌上的孩子，在这个家里站住了。

用本书的话说：梁静那天没有「决定相信」，也没有「决定盼望」。那片场里有一个定态，是那个肯把卷子拿回来的孩子；有一个波，是前两问对了的那条路。场把两样都认下来，没有哪一样被要求先改。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杯热牛奶。它里头没有一个字，却同时认了定态，也留了路。

一个小办法：对你家里正在爬坡的人，一天里说两句话。第一句，认他此刻站着的样子。例如：你这周每天都是自己起的床。第二句，留一条路，不替他定速度。例如：下个月，你想先试哪一块？

这两句话都不长，也都不夸张。

再给一个提醒。第一句要具体，要是真的。你不必夸他，也不必替他把事情说得更好；只需要把你看见的，原样说出来。

明天能试：只说第一句，不接「不过」后面那半句。你会发现，认下来，比夸一句难，也比骂一句有力。

最后补一句，给做父母和做老师的人。认下一个人的站，留出一个人的路，这两件事，用的是同一种力气：看得见他，又不抢他的位置。看得见，是相信；不抢位置，是盼望里的「独立」。

下一章，读最后一个凡事。它说的是，路磨人的时候，场在哪里。

带走的话

相信，是场给对方的定态留位置；盼望，是场给对方的波留路；两样都在场里，不是爱手里另有的两份。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这一章同时有定态和波，托住它们的是那片场。相信对着定态，盼望对着波。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撑开了。有位置，有路，两头都留着；只剩一样，就塌成一个点。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对身边的人说「我相信你」，是在认他站着的样子，还是在催他往前？你家里，谁需要你先认他一句？

◆

31

第 31 章

凡事忍耐：苦难之路上的场（ὑπομένει，留在底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有一种日子，没有一件事能拿出来说，可每天都得过。孩子长期生病，老人长期卧床，一份工作长期不顺，一段关系长期冷着。

这样的日子，有它自己的气味。早上醒来，先想的不是今天做什么，是今天又要从哪里开始撑。晚上躺下，不是睡着的，是撑不动了才睡的。

别人问你「最近怎么样」，你说「还行」。你不是撒谎。你是真的找不出哪一天值得讲，每一天都只是又过去了一天。

沈秀芝管这种日子叫「在底下」。她丈夫伤了腿的头三年，她白天在纺织厂上三班倒，夜里给丈夫翻身，天不亮就起来煮粥。

她从来不说「我熬过来了」。有一回外孙女追着问，她说：人在底下，就不能走。你一走，上头的东西就砸下来了。

这句话，就是这一章要读的东西。

今天，这样的日子并不少见。长期照护一位老人的家庭，常常没有一个人说得出自己累在哪里；一份换不掉的工作，磨的也是人每天里那一点点劲。这些日子里没有大事，只有一件事：每天，仍在。

◆ 二、经文

>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7）**

>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 5:3—5）**

第二段是旁本。它和第七节说的是同一个「忍耐」，本章要把两处接起来读。

◆ 三、历来怎么读

「忍耐」在这里是　ὑπομένει。它拆开是两截：ὑπό，意思是「在……底下」；μένω，意思是「留下来，住下来」。合起来，是「留在底下」。

这个词在新约里常用来说「留下来，没走」。比如有人被留在某个城里，没有跟着众人离开〔待核〕。放到苦难里，就是在重压下面，不走。

要和前面的一个词分开。第 4 节说「爱是恒久忍耐」，那里用的是 μακροθυμεῖ，字面是「长长的气」，第 18 章读过。据说，早期有位讲道的人这样分：μακροθυμία 是对着人的，ὑπομονή 是对着境遇的〔待核〕。前一个是对一个人不急着发作，后一个是对一段日子不肯撤。

第七节把这个词放在最后。有人读出一种由浅到深的次序：先是包容眼前的事，再是相信一个人，再是盼望他的将来，最后是对这一切要走多久，不撤〔待核〕。读到最后一个，才碰到时间。

这个分法本书收下，因为它正好对上一件事：苦难之路，是一段「境遇」，不是一个「人」。

历来对第七节的「忍耐」，有两种读法。一种读成「忍受」：爱把苦难扛下来，不怨。一种读成「坚持」：爱在苦难里不放手，不离开。前一种看的是承受，后一种看的是留下。

两种本书都收。不过这一章，想多看一眼「留在底下」这四个字。

◆ 四、粘性要有一个底

下面是本书的说法。

第 2 章说，望是土的波，有三个性子：轨迹，速度，粘性。粘性，是路上磨人的那一样：走得越用力，磨得越厉害；可也是磨，让走过的路留下了痕迹。

物理里有一个相合的说法。一个东西在地上滑，最后停下来，它的动能没有消失，是变成了热，也就是内能，存在了地面和它自己里头。磨，把动能存成了内能。

注意这里有一个容易漏掉的字：地面。

同一双鞋，走在冰上，走在泥里，走在柏油路上，是三种走法。冰上粘性最小，轻，可是站不稳；泥里粘性最大，重，可是每一步都踩得实；柏油路在中间。一个人想走得稳，要的不是没有粘性，是脚下那一层，值得踩。

没有地面，就没有磨。一只脚踩在冰上，打滑，走不动，也留不下脚印。一只脚踩在泥里，慢，吃力，可是每一步都留下了一个坑。粘性不是波自己带来的东西，它是波和它脚下那一层之间的磨。

这一层，就是场。

蹦床也是这样。你在网上跳了几十下，会觉得腿热，网也微微发烫。跳的劲没有消失，它被网一点一点地磨掉，变成了热，存在你的腿里，也存在网里。要是网一点阻尼也没有，人会停不下来，也落不稳。

所以第七节里的「忍耐」，是 ὑπομένει，留在底下。它是整节经文里最底下的一个：屋顶、定态、波，都立在它上面。波想走，得有一块地让它磨；磨得过去，劲才落成实底。

忍耐，是场里留在底下的那一层：望的粘性，要在它上面磨，才落成信。

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书说「连望的粘性也在场里」。望的三个性子里，轨迹和速度是波自己的，粘性不是。粘性是波和场之间的事。

◆ 五、同一个「忍耐」，说了两次

第四节说「爱是恒久忍耐」，第七节说「凡事忍耐」。一封信里，两处「忍耐」，用的词不同，位置也不同。

第四节在前，是八个「不」和两个「是」里的头一个「是」。它说的是场的粘性：对一个人，气长。第 18 章读的就是它。

第七节在后，是四个凡事里的最后一个。它说的是场的底：对一段日子，不撤。

这样排下来，忍耐在经文里出现了两回，一回在场的开头，一回在场的收尾。像一间屋子，进门是门槛，出门也是门槛。

场对人是长长的气，对日子是留在底下。两样合起来，才是粘性完整的样子：既不急着发作，也不急着离开。

◆ 六、一条链子，从患难到盼望

现在看旁本。保罗在罗马书里写了一条链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这四个环，本书一环一环地对上去。

患难，θλῖψις，字面是「压，挤」。它是路上的一段：苦难之路，一先一后的不同，里面的一段。

忍耐，ὑπομονή，就是上面说的粘性：在重压之下，留下来，被磨。

老练，δοκιμή，是「经过检验而站住的东西」，像金子过了火。本书把它读成一次回写：这一段路走过去了，一块形状沉进了土里，定态加厚了一层。第10章会专门读它。

盼望，是新的波。老练站住了，从它上面又起一道劲，往下一段路走。

最后一句，「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的爱浇灌在心里。本书的读法是：这条链子不落空，因为场一直在。波走完一段，落成了定态；定态又起了新的波；底下始终有那片场托着，所以链子一环接一环，不断。

这是本书的说法。它和上一节的能量账是对着的：势能放成动能，动能经粘性存成内能。忍耐，是粘性那一段。

◆ 七、留在底下，不是停在原地

读到这里，有人会问：留在底下，不就是熬吗？

不是。熬和忍耐，外表看着一样，都是不走，都是撑着。差别在一件事：有没有在往前走。

第9章会专门讲：苦难有两种，走过去的，和卡住的。走过去的，每走一段，回写一层，土厚一层。卡住的，人在里头原地打转，不加厚，反而一点点把场磨薄，最后塌。

ὑπομένει 是「留下来」，不是「停下来」。留下来的人，脚是动着的，只是动得慢、动得重。

沈秀芝那三年，每个月月底，都在心里算一笔账：这个月比上个月，多撑住了哪一样？哪怕只是丈夫能自己坐起来，哪怕只是她夜里少醒了一次。

这笔账，很小。可它是一个标志：她在底下，却一直在走。

还有一点，要说清楚。有些撑，已经不是忍耐能解决的了。如果撑着撑着，睡不着，吃不下，什么都提不起劲，好几个星期都是这样，那是身体或心里出了事。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八、今天，「忍」成了一个坏词

今天的人，不大爱说「忍耐」这两个字。网上流行的说法是「不要内耗」「该发火就发火」「受不了就离开」。这些话里有对的地方，对的那一块，是提醒人别拿别人的错来消耗自己。

可是它们有时也把另一样东西一起扔掉了：留在底下，是粘性的一部分，也是场的一部分。一段关系，一份工作，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有一些磨人的路，走不过去就谈不上回写。

怎么分？看两件事。一，这段日子里，有没有一个人在往前走，哪怕走得很慢。二，这片场里，有没有别人也在托着他。两样都有，留下来是忍耐。两样都没有，只剩他一个人扛，那是压，该走就要走，该求助就要求助。

第 20 章说过的撑住的场与压住的人，在这里又碰上了一次。

◆ 九、只有这一样，会怎样

假如爱只剩「忍耐」，会怎样？

只剩一块压在底下的石头。人在苦难里，没有屋顶接，没有人相信，没有路可以望，剩下的只是「撑」。这样的撑，撑到最后，是「忍气吞声」。

第 20 章讲过：撑住的场，和压住的人，不是一回事。忍耐如果不连着包容、相信、盼望，就从「撑」变成了「压」。

四个凡事，不能拆开读。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会变形：包容变成盖子，相信变成定死，盼望变成催逼，忍耐变成压。四个放在一起，才是一片场。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沈秀芝的三年

有人问过沈秀芝，那三年里，她最怕的是什么。她说，不怕累，怕的是哪一天自己也想不通了，想撂挑子。这个念头来过，来过好几回。每一回，她都只做一件事：先把今天这一顿饭做了，吃完了，再看明天。这个笨办法，她用了整整三年，也是三年里唯一靠得住的办法。

第一年，是纯粹的「在底下」。丈夫躺着，她三班倒。每天的事，只有一件：不让它掉下来。这一年，什么回写也谈不上，她自己后来说，那一年的记忆几乎是空的。

第二年，有了一点变化。她发现自己不用闹钟了。天不亮，身体自己醒，手自己去摸火柴，脚自己去踩灶前的那块砖。她后来才明白，这是老练：不是她想通了什么，是路走了一年，土厚了一层，身体自己记住了。

第三年，她做了一件一年前不敢想的事。她请厂里的师傅，教丈夫修钟表。丈夫坐在门口，腿上盖着一条毯子，修别人家的闹钟。那是一个新的波：新的轨迹，新的速度。

厂里也有闲话。有人说她一个女人家，撑不了几年。有人说她该早点送丈夫回乡下。沈秀芝不接话，也不辩，下了班照样去买菜。

她说，闲话是波，会衰减的，她用不着去追着它。她只管脚下的那块地，别的声音，由它自己慢慢散去。她这样过了三年，没有一次去追过。

那三年里，有一晚特别难。丈夫夜里发烧，她背着他走了二里地，到厂医院敲门。医生开了药，说回去吧，一两天就好。她背着他再走回来，天已经亮了，还要赶上早班。

她后来说，那一夜她什么都没想。她只是一步踩一步。脚踩在地上，地是实的。她记得很清楚：地是实的。

链子是这样接上的：患难，忍耐，老练，盼望。每一环，她事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要留在底下，要一天天地走。

用本书的话说：沈秀芝没有「决定忍耐」。那三年的场，托住了她，她在里面显出一个能留下来的样子。场里有人，有一条要走的路，也有一块她能踩得住的地。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句话：人在底下，就不能走。

不过再读一遍，会发现，她说的「不能走」，不是「不能动」，是「不能撤」。

一个小办法：你现在，如果正处在一段很长的日子里，试一试每晚记一行。不是记今天多苦，是记今天比昨天多撑住了哪一小块。只写事实：今天能自己吃完一顿饭，今天说了一句话，今天按时睡了。

梁静对这个办法，有一次补充。她说，夜班护士也这样记，不过记的是病人：今天他比昨天多喝了两口水。她说，这样的小事，攒起来，家属就有劲了。人撑得住，不是因为看见了终点，是因为看见了脚下又多了一块实地。

还有一件，对身边正在底下的人也有用。别问他「你怎么样」，这样的问题，他答不出来。问一件具体的事：今天吃上热饭了吗？昨晚睡了几个钟头？问得具体，他才有机会说一句真话。

一个人在底下的时候，最需要的往往不是被安慰，是有人知道他还在那里。这一点，沈秀芝的邻居做到了：每天傍晚，隔壁大嫂在她家门口放一碗热汤，不敲门，不说话。放了三年。

明天能试：写下第一行，哪怕只有一句话，哪怕写完就觉得没什么。日子里的实底，往往就是这样一行一行垫起来的。

这一行，是你在底下，仍在走的证据。

下一章，把四个凡事放在一张图上，给第六编记总账。

带 走 的 话

忍耐是留在底下，不是停在原地：望的粘性要有一块地来磨，磨过的路，才会落成实底。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托住。忍耐是场里最底下的一层，粘性在它上面磨，磨成定态。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撑开了，只要人还在往前挪；原地打转，磨薄了场，就塌成一个点。

想 一 想

你现在有没有一段「在底下」的日子？这个月，你比上个月多撑住了哪一小块？

◆

32

第 32 章

四个凡事，一张图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听一个人讲了半小时，句句都对，可就是抓不住。后来他在白板上画了一张图，三个方框，几条线。你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他讲的是同一件事。

程远每天的活，就是画这样的图。他是物流公司的调度，一整面墙上挂着线路图：仓库、站点、一条条的路，路上跑着一辆辆车。

那天晚上，一家人在饭桌上聊起了经文。外婆念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程远听了一遍，说了一句：这不就是一张线路图吗？

他随手抓起一张餐巾纸，画了起来。

先画几个圆点，是站点。再画点和点之间的线，是路。又在线上画几个小方块，是车。画到一半，他停下笔，说：站点不会自己跑，车不会自己飘，它们待的地方是路网。路网不是站点，也不是车，可没有路网，站点是孤的，车是飘的。

一苇凑过来看，说了一句：那路网上的坑呢？程远说：坑，也是路网的一部分。

本编读了三章，现在照他的法子，把四个凡事画成一张图。

◆ 二、经文

>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7）**

◆ 三、四个凡事，摆在一起

先把前三章读到的东西，摆成一张表。

凡事	原词	在场里的位置	在九格表里	一句话
包容	στέγει（屋顶）	场的顶，接住下面的一切	场：连接、次序、结构	接住，不先挑
相信	πιστεύει	场里的定态	信：稳定、整体、独立（内能）	给他的站留位置
盼望	ἐλπίζει	场里的波	望：轨迹、速度、粘性（动能）	给他的走留路
忍耐	ὑπομένει（留在底下）	场的底，粘性磨的那一层	场与波之间的磨，落成内能	在底下留着，不撤

这张表，每一行前面几章都读过，这里再用一两句话，把各行放回一起。

读这张表，可以竖着读，也可以横着读。竖着读，是一个凡事一个凡事地看，每一格都有它的来历。横着读，是看四个凡事怎样叠在一起：顶压着中间，中间压着底，底托着一切。

头一行，包容。屋顶不替下面的人活，它只是接着。接住的是站着的，也是走着的，是好的，也是坏的。这是第 29 章。

第二行，相信。场里给对方的定态留着位置：他摔了，位置还在；他有错，位置还在。这是第 30 章。

第三行，盼望。场里给对方的波留着路：他慢，路还在；他歪，路还在。这也是第 30 章。

第四行，忍耐。场的底，是粘性磨的那一层。波在上面走，磨掉的劲，落成站住的东西。这是第 31 章。

这张表有一处要先看清：四行不在同一层。

包容在最上面，忍耐在最底下，相信和盼望夹在中间。顶和底，是场的两头；中间两样，是场里的东西。

◆ 四、把表读成一张图

现在照程远的法子，把表读成图。

先画一个大圈。这是场，是爱的所在。

圈的上沿，是包容：它是顶，是边，是圈把里面的东西接住的那一道。

圈的下沿，是忍耐：它是底，是圈里的东西落脚、被磨的那一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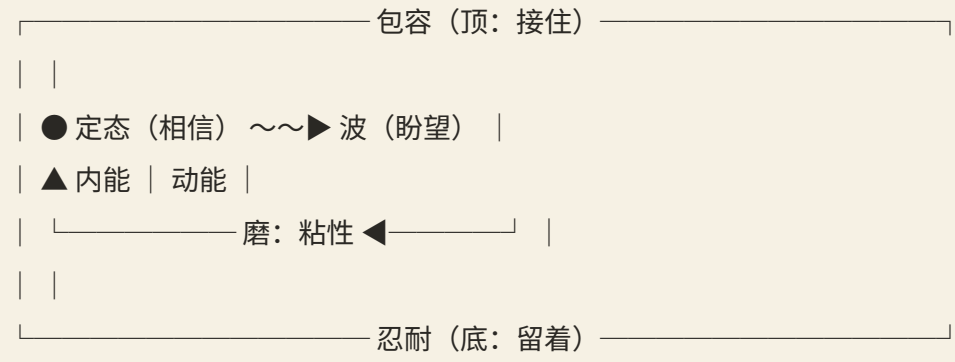
圈的正中，画两样东西。左边一个点，站着的，是定态，是信，是相信。右边一条线，往前去的，是波，是望，是盼望。

线在走，要和底磨。磨掉的劲，落成了左边那个点里的热，也就是内能。这条线一落成，点就厚了一层，又从点里起一条新线。

圈里的东西，一直这样转着：线落成点，点生出线。圈不动。

画之前先说明一件事：这是一张示意图，不是一张测量图。它只管位置的上下和里外，不管大小。

画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



整个圈，是场

这张图里，有三处值得停一下。

第一，信和望，都画在圈里面。爱的圈，是它们的所在。所以爱不是与信、望并列的第三项。

第二，粘性画在哪里？不在线上，不在点里，在线和底之间。所以第 31 章说，连望的粘性也在场里。

第三，圈本身不是点，也不是线。它不站，不走，只托着。第 3 章说的，爱是托住的，就是这个意思。

蹦床的人，把这张图一眼就看懂了。人站在网上，是左边那个点；人弹起来，是右边那条线；网绷着，是整个圈；网的弹簧和阻尼，是底；网下面那一圈框子，是顶，把网接住。第 28 章说，八个「不」，是弹簧一根根断。这里是反过来：四个凡事，是弹簧一根根还拉着。

再往下看一层，是这张图里的能量账。圈的势能，放成线的动能；线经过粘性，存成点的内能。这三样，是同一份能量的三种样子。这是第 6 章的总账，这里不过是照着它，给第七节画了一遍。

◆ 五、历来的读法，各看见了什么

现在回头看一看，历来的读法，各自看见了什么，又漏了什么。

读法一：四个凡事，是爱的四种美德，并排放着。这个读法看见了一件事：每一个都是真的，每一个都是爱做出来的。它漏的是，四个不在一层。

读法二：四个凡事，是一个由近到远的次序。眼前、为人、将来、长久〔待核〕。这个读法看见了时间的纵深，比第一种更近。它漏的是，相信和盼望有一种「同时在」的关系，不是前后排。

读法三：四个凡事，是爱的「无限」，爱不设上限。这个读法看见了「凡」字的力量。它漏的是，「凡事」之下，有一个可以画出来的结构。

三种读法，本书都收下。收下以后，发现还有一层，它们都没有说：这四个动词，是在哪里发生的？本书的回答是，在一片场里。

这一层，第五编的八个「不」其实已经垫过底。每一个「不」，都是场的一处在塌：不嫉妒，是连接没被切成对比；不计算人的恶，是场没有被冻成账本。到了第七节，话转过来，从「不要这样塌」，说到「场里要有什么」。前面是防，这里是立。

本书的读法，是在这三种读法旁边，加一层：爱是场，场含着定态和波，上有顶，下有底。

这不是推翻前人。这是把他们各自看见的东西，放进同一张图里。

◆ 六、拿这张图，去看一个吵架的晚上

图画出来，就要能用，否则它只是墙上多挂了一幅画。拿它去看一个吵架的晚上。

梁静和程远，有一回为了岗位的事吵了起来。程远说，你不懂我在单位里的日子。梁静说，你每天回来就是一张脸，我怎么懂。

这一晚，哪一个位置缺了？

顶有没有？有，没有人摔门走了，两个人都还坐在同一张桌子边上。屋顶还在。

定态呢？程远的定态是「我撑着一个家」，这一晚被说成了「你就是一张脸」，他觉得自己被拆成了一条错处。这里，相信缺了一角。

波呢？梁静盼着他早点从那个岗位里走出来，可这份盼，说出口时变成了催。波有了，路没留。

底呢？两个人都累，都磨着。底是在的，可没有人说一句「这段日子，我们一块撑」。忍耐是有的，没有被说出来，所以谁也不知道对方也在底下。

你看，一张图，可以把一个吵架的晚上拆成四个问句。拆开以后，要补的是哪一处，也就清楚了。这一晚，最该补的，是一句话，一句很短、很朴素、几乎不用想的话：我知道你在那个岗位上，撑得很累。这句话是相信，也是在说底。

◆ 七、为什么不能把爱当成第三项

读到这里，容易回到那一句：「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

很多人读这句，读成程度：信也好，望也好，爱最好。本书的读法不同。信和望，是场里的东西；爱，是场。场大于场中之物，是层级大，不是程度大。第 39 章会专门读。

这里先预告三个理由。第一，信和望是特征纠缠自己的两个样子，站住的，走动的；爱说的是特征纠缠之间，是它们的连接，次序，结构。第二，信和望都

要有爱才立得住，爱却不靠它们立。第三，十三节要说的「常存」，是三样都不消失，不是三样一样大。

这里只说一件事：如果爱是与信、望并列的第三项，那么「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就很怪。爱怎么会「相信」，爱自己不就是一种信吗？爱怎么会「盼望」，爱自己不就是一种望吗？

若爱是场，这两句就顺了。爱不是在信、望之外，另做了相信与盼望的事。爱是信和望待着的地方，所以说，爱里面有信，有望。

◆ 八、本编的总判断

前三章各读了一个半凡事，到这里，总账可以结了。回头看这一编，三章做的事其实不同：第 29 章读了顶，第 30 章读了顶下面站着的和走着的，第 31 章读了底。三章加起来，是一座屋子从上到下的样子。

两张清单并排放：

看见的：包容，是顶；相信，是定态；盼望，是波；忍耐，是底。

收回的：这四样，在一张图上，不在一排上。

第七节不是爱的四件本事，是爱这片场的四个位置：顶接住，定态站着，波走着，底留着。信和望都在里面，连望的粘性也在里面，所以爱不是第三项，是它们所在的场。

◆ 九、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

下面三处，是写给自己的死法。写下它们，不是客气，是让这一编的判断，经得起有人来拆。

一本书若只会立论，不会给自己写死法，就是一块漂亮的石头，只能放着。下面是这一编最弱的几处。

第一，保罗没有说「场」。「场」是本书的字，不是经文的字。第七节的四个动词，也可以读成四件并排的事。本书的读法，是一种读法。

第二，ὑπομένει 和「粘性」的对应，是类比，不是推导。希腊文的「留在底下」，和物理里的「磨」，有相似的形状，可没有证明它们是同一回事。

第三，「凡事」二字的读法，本书用的是「在一切处境里」，这条是〔待核〕的。

第四，这一编把「凡事」读成「在一切处境里」，把第七节读成一张图，是一次翻译：把经文的话，翻成了九格表的话。翻译总会丢一些东西。经文里的盼望带着神的应许，这一编没有碰；本书只读它在场里的形状，不替读者决定它的来源。

第五，四个凡事是并排的四件事，还是一张图上的四个位置，经文本身没有裁定。本书选了后一种，原因是它能同时安顿「信、望、爱」三个字，也能安顿「最大的是爱」那一句。读法能安顿更多的经文，不等于读法就对，这一条标〔待验〕。

怎样才算这一编读错了？如果有人举出一个例子：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完全没有包容，没有相信，没有盼望，没有忍耐，可我们仍然说，那是爱——那么，「场含着这四样」就要收窄。

◆ 十、放回日子里

程远的餐巾纸，被外婆收了起来，压在她针线盒的最底下，上面盖着一团红线和几枚顶针。

外婆问了一句：这四个里头，哪个最难？

梁静说：我觉得是第一个，包容，要接那么多东西。程远说：我觉得是第三个，盼望，因为总怕落空。一苇想了想，说：我觉得是最后一个。

外婆笑了，说：你们都没错。三个人说的，是同一张图的三个位置，各人站在各人最吃力的那一处，看见的就是那一处。最后一个，在最底下，它不难，它是没有人看得见。

一个小办法：下一次你想知道，你和一个人之间的这片场，是不是还撑着，画一张自己的图。画一个圈，圈里写上你们两个人，圈的顶上写一件你们互相接住的事，圈的底下写一件你们一起熬过的事。画不出来的那一处，就是该添的那一处。

梁静也画了一张。她画的是病房：床是定态，输液管里往下滴的药是波，整间病房和走廊上那盏夜灯，是场。她说，夜班最怕的不是病人多，是灯灭了。灯灭了，床还在，药还在滴，可是人在黑里，什么都乱了。

一苇的那张最简单，一个圈，圈里一个小圈，圈边上还歪歪扭扭地画了一个小门。她说，小圈是自己，大圈是家。她这一年想要的，是小圈能慢慢长大，大圈不要缩。

有一点，是程远最后补上的。他把那张餐巾纸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字：圈不是用来画的，是用来住的。

他的意思是，图只是图。真正要紧的，是你和身边的人，住在哪一片场里；这片场的顶、底、站着的、走着的，是不是都还在。

这一编读完，有三句话可以带走，每一句都是从前面三章里捡出来的，不是新添的。爱不是并排的几件本事，是一片场。场有顶有底，里面站着人，也走着人。人摔了，顶接着；人慢了，底留着。

下一编，读爱怎样永不止息。

带 走 的 话

四个凡事不是四件并排的本事，是场的四个位置：顶接住，定态站着，波走着，底留着。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托住，同时含着站住的与走动的。顶和底是场的两头，定态与波在中间。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撑开了。四个位置齐了，场就撑得开；少一个，就塌向一个点。

想 一 想

你和身边最重要的那个人之间，那片场的顶是什么，底是什么？你们两个，谁是定态多一点，谁是波多一点？



第　七　编

爱是永不止息：八至十二节

导　语

前六编读的是爱的场：它是什么，怎样长厚，没有它会怎样，它怎样守住结构，怎样塌，里面含着什么。到了第八节，经文换了一个方向：不再问场里有什么，改问时间。时间过去，什么留得下来。

这一编五章，读八至十二节。第 33 章读第八节：先知，方言，知识，终必归于无有，爱永不止息。第 34 章读第九、十节：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第 35 章读第十一节：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第 36 章读第十二节的前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第 37 章读第十二节的后半：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并给本编记总账。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定态会散，波会衰减，这是时间对它们的做法；场不在它们里面，所以时间动不了它。可是有一个问题，本编会一直带着：场不止息，是说某一片具体的场永不会塌吗？不是。本编要把这两件事分开。

33

第 33 章

先知、方言、知识终必归于无有：定态会散，波会衰减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你换手机的时候，翻出旧通讯录。三千个名字，一页一页往下滑。有的你一眼就认得，有的你盯着看了半天，想不起是谁。

你打过去几个。有的号码已经停了，有的接起来是陌生人，有的响了很久没人接。

那一刻，你会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这三千个名字，当年每一个都是活的。你记得他的声音，他爱吃什么，他欠你一顿饭。现在它们都成了一行字。

沈秀芝七十一岁，最近她也有这种感觉。她年轻时能背出全厂三百台纺织机的型号，每一台出过什么毛病，闭着眼都说得出。现在她有时会站在厨房里，忘了自己进来拿什么。

她不着急。她说：背的那些，本来也不是我的，是借我用的。

这句话，就是这一章要读的东西。

◆ 二、经文

>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 13:8）**

这一节有两半。前半一句，说爱。后半三句，说三样东西。中间用了一个意思：前者不止息，后三者要止。

◆ 三、历来怎么读

先看三个动词。

先知讲道，「归于无有」，是 καταργηθήσονται，字面是「被使其失效」。知识也「归于无有」，用的是同一个词。方言「停止」，用的是另一个词 παύσονται，字面是「自己停下来」。

细心的人注意到，这两个词的口气不同。前一个是被动的，像是有什么把它撤掉；后一个是中间态，像是它自己到了头〔待核〕。

再看「永不止息」。原文这个词的底子，是 πίπτει，字面是「跌落，倒下」。「永不止息」，也可以读成「永不倒下」。有些抄本在这个词前面加了一个前缀，意思是「跌落出去」，各抄本的读法并不一致〔待核〕。

还要记得，这一节原本是写给谁的。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看重恩赐的团体，方言，先知，知识，都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东西，彼此还会比一比谁的更高。保罗在第 12 章到第 14 章里，一直在拆这种比。到了第 13 章第 8 节，他说的是：你们抓得最紧的这三样，都有尽头〔待核〕。

所以这一节，不单是在预告未来，也是在对他们当时的日子说话。

历来的读法，最常见的是一种「今世与来世」的读法：先知，方言，知识，是属于今世的恩赐，是过渡的东西；爱是属于永恒的，到了那一天，别的都不用了，只剩爱。

另一条路，是争论方言和先知「什么时候停」。有一派认为，使徒时代之后，这些恩赐就停了；另一派认为，它们到今天还在。争论很古老，也很有火气。

本书不进这场争论。这一章读的，是更底下的那一问：这三样东西，为什么属于「会停」的一类；爱，又为什么属于「不停」的一类？

◆ 四、定态为什么会散

下面是本书的说法。

先看知识。第 1 章说，信是土的定态，站住的样子，有三个性子：稳定，整体，独立。知识是信息，信息就是一种站住的东西：一个命题被写下来，被背熟，被传下去。

本书把知识放在定态这一格。

定态会散，有三个原因，正好对着它的三个性子。

稳定，要有条件托着。一个命题站得稳，是因为有一群人在用它，有一些证据撑着它。条件一变，稳不住了，它就松。过去一千年里，多少「知道的事」，后来不再被人知道了。

整体，是靠边界守着的。一个知识体系，边界清楚，才是一个整体。边界一模糊，它就和旁边的东西混在一起，认不出来了。

独立，意思是不依赖别的东西自己站着。可是独立也意味着：没有谁替它扛。人一忘，它就没了。三千个号码，没有人再打，就停了。

梁静对这件事有切身的体会。她刚上班那年学的操作规程，十年后，改了一大半。当年书上写得清清楚楚的「标准做法」，如今换了。她那时背得滚瓜烂熟的东西，有一些，现在会被新来的护士指出：「姐，这个现在不这么做了。」

她不觉得委屈，也没有觉得自己当年白学了。她说：知识本来就是这样，今天站得住，明天换一块石头站。

所以，知识会散。不是谁错了，是定态的三个性子本来就靠外面的条件撑着，条件走了，它就散。

◆ 五、波为什么会衰减

再看先知和方言。先知讲道，是一段话，一个人说出来，一群人听见。方言，是一串声音，一个人发出来。它们都是波：有轨迹，有速度，有粘性。

第 31 章讲过，波走起来，要和底磨。磨一次，就有一部分劲化成了热，存在地面里，也存在波自己里。波走得越远，劲越少。

讲道的人自己最清楚这一点。一位讲了一辈子课的老教师，退休时说，他讲过的几万节课，没有一节还留在世上，留下来的，是几个还会来看他的学生。课是波，学生身上长出来的东西，是另一回事。

所以，一个讲道，哪怕讲得再好，也有它的音量，它的听众，它的回声。一场讲完，散了；一句话说完，静了。哪怕有人录下来，录音也是另一个定态，不是那场讲道本身。

打个比方。一个人在山谷里喊一声，声音传出去，撞到山壁，弹回来，再弱一点，再撞，再弱，最后什么也听不见。声音没有错，山谷也没有错，只是每一次来回，都有一点劲，被空气和山壁吃掉了。

这是物理里很熟的事：机械的运动，最后总要变成热，变成散开的、乱的热。动能，不会凭空回来。

本书的读法是：先知，方言，知识，各占九格表里的一处：知识是定态，先知讲道是波，方言是把定态和波发送出去的符号。定态会散，波会衰减，符号离

了它所指的东西，也就成了一串声音。第 13、14 章讲过，这三样东西，哪怕有，没有场也算不得什么。现在，经文又补了一句：连它们自己，也不是永恒的。

◆ 六、场为什么不止息

那么爱呢?

爱是场，不在任何一个定态里，也不在任何一个波里。定态散了，场在；波衰减了，场在。因为场不是靠定态撑着的，是定态和波靠场托着。

打个比方。一座院子，里头住过一代代人。人走了，房子老了，树也换了几茬。可院子还在，这一片能住人的地方还在。新的人搬进来，院子又托住了他们。

「爱是永不止息」，本书的读法是：定态与波，都会散，都会衰；可是它们所在的那片地方，不跟着它们走。新的定态，新的波，一直能在里面长出来。

不过，这里要把话说清楚。这不等于说，某一对夫妻的爱，某一个家，永远不会塌。第五编读过八个「不」，场是会塌的。一个家，可以因为比较、因为算账、因为一次一次地不计较而塌。

「不止息」说的是什么？本书的读法是：场这个位置，不会因为里头的东西散了，就被取消。一片具体的场塌了，不等于「可以有场」这件事消失。只要还有人在，有定态，有波，就有可能再长一片出来。

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定态和波，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有「开始」。一个知识，有人第一个想出来；一场讲道，有一个第一句话。有开始的东西，便有可能有结束。场不一样。第 3 章说，场是连接，次序，结构。这三样，是任何一个

定态、任何一个波想要出现，先得有的东西。所以它不是被「开始」出来的，是被「回写」出来的，一层一层，厚起来。

这是本书的说法。它在本编里，标〔待验〕，也列入第 51 章的「最弱处」。

◆ 七、只有这一样，会怎样

假如把爱也当成一个定态，一个波，会怎样?

那它也会散，也会衰。一段「爱的话」，说过就过去了。一份「爱的感情」，热了又凉。一个「爱的承诺」，写在纸上，纸也会黄。

很多人对爱失望，是因为他们把爱当成了这些。当他们发现话会淡，感情会凉，承诺会旧，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爱不可靠。

这个道理，也能用在婚姻上。结婚三十年的夫妻，当初说过的情话，大半记不清了；当初那一阵心跳，也早已变成了热，散进了日子里。可是他们仍然住在同一个屋顶下，一个人起夜，另一个人会听见。那片场，是三十年里一层层长出来的。话和热，都是它的肥料，不是它本身。

本书的读法是：话会淡，那是波的衰；感情会凉，那是动能落成了热；承诺会旧，那是定态在散。这三样，都是爱里面的东西。爱不是它们，爱是它们待着的那片地方。

这一点要紧。因为它告诉我们，该守的是什么：不是守住每一句话，每一份热，而是守住那片地方，让新的话，新的热，新的承诺，还能长出来。

◆ 八、今天与机器

今天的人，对「知识终必归于无有」这句话，有一种新的感受。

一个孩子拿起手机，几秒钟，什么知识都能查到。会说话的机器，更是把天下的知识都存进了一个系统。有人说，知识的保存问题，已经解决了。

知识存得多了，是不是就不会散？本书的看法是：存下来的，是定态的影子。影子可以很全，却不是定态自己。一个知识，要在人身上站住，要有人用，有人改，有人回写。没有这一层，存得再全，也只是一仓库的字。

还有一层，更要紧。机器存得住知识，存不住场。一个孩子问外婆「这件事你怎么知道的」，外婆讲的，是知识，也是一个老人对孩子的托着。第 47 章再谈这个。这里先记下一笔：存放知识的地方越来越多，托着人的地方，却越来越要靠人自己去守。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外婆忘了名字

那个冬天，沈秀芝忘了一个人的名字。是她厂里当年的老同事，来家里拜年，站在门口，她热情地拉着手，笑着，却怎么也叫不出名字。

一家人都有点紧张。程远在后面悄悄做手势，梁静想上前打圆场。

一苇却走过去，挽住外婆的胳膊，说：外婆，叔叔大老远来，我们先请他喝茶吧。

沈秀芝顺着台阶，把人让进了屋，倒茶，端瓜子。聊着聊着，那位老同事说起当年的一件事，她一下子笑了，说：你那天还穿着那件蓝工服。名字，到临走的时候，她也没想起来。

可是那个下午，谁也不觉得她忘了什么要紧的东西，连那位老同事自己，也没有觉得被冷落。

用本书的话说：那个名字，是一个定态，散了。可是那天下午的场，没有散：外孙女挽着胳膊，一家人让座，老同事的笑，都在。场托着那个下午，外婆在里面显出一个依然热情的样子。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外婆那句话：背的那些，本来也不是我的，是借我用的。

她背过的那三百台机型号，如今没有一个人需要了，那些厂也早已不在。可是她带过的徒弟里，有人后来自己开了小厂，逢年过节还来看她。她认得的，已经是人，不是型号。

她说的「借」，是对的。定态和波，都是借来的，借着场里的位置长出来，借着时间站住一阵，然后还回去。

一个小办法：家里有老人的，别急着抢救「他还记不记得」。先问一问：他在这个家里，还有没有一个位置，有没有一个人挽着他的胳膊。

家里有孩子的，也可以试一试。孩子问你「为什么要背这个」，你可以告诉他实话：背下来的，大半会散；可背的过程里，你陪着他，他记得的是那个晚上，那盏灯，那杯水。他长大后，忘了的是课文，留下的是这个托着他的位置。

明天能试：陪老人做一件他「不用记什么也做得了」的事，剥一把豆，晒一床被子，理一理线。事做完，位置还在。

还有一样东西，是家里人常常漏掉的：忘事的人自己，往往比旁边的人更难受。一个人眼看着自己手里的东西一样样滑走，心里不会没有感觉。这时候，家里人不动声色地托着他，比任何提醒都管用。

如果老人忘事越来越厉害，或者性情有了明显变化，请不要只当作「老了」，要带他去看医生。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下一章，读第九、十节：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

那两节要回答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定态会散，波会衰，可我们手里这点知道的东西，难道就一文不值吗？经文的回答很有意思，它说的是「有限」，不是「无用」。

带走的话

先知、方言、知识终必归于无有：定态会散，波会衰减，场不在它们里面，所以时间动不了那个位置。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这一章有站住的（知识），有走动的（先知、方言），托住的是爱。前两样都会过去，托住的那一样不随它们走。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撑开了，但要老实：具体的一片场是会塌的，不止息的是「可以有场」这个位置。这一条标〔待验〕。

想一想

你手里最舍不得丢的一样「知道的东西」，是什么？它散了以后，你和给你它的那个人之间，还剩什么？

◆

34

第 34 章

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局部与全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程远的桌上摆着三块屏幕。左边是车次，中间是仓位，右边是天气。他在物流公司做调度，一天要排四十多辆车。

那天夜里，他盯着屏幕，每一辆车在哪儿、每一个仓还剩多少位，都清清楚楚。他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

凌晨两点，有一辆车没有按时到。屏幕上一切正常，车就是没来。后来才弄明白，高速上下了一场局部的雾，只有四公里宽，屏幕上没有这一栏。

他看见的每一格都是真的，一样不假。可这些格子加起来，不是全部。

天亮以后，他在交班本上写下一行字：「雾，局部，屏幕上无。」写完他自己都有点想笑。三块屏幕，三十个指标，竟然都没有告诉他，外面起了一场雾。

那天是他调岗之前的最后一个月。他后来常想起那一夜。倒不是为了那辆晚到的车，是为了那种「我什么都知道」的感觉，来得那么踏实，又落得那么快。

那一夜他学到的东西，比任何一本调度手册都深：知道得再准，也可能只是知道了一段。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夜晚？手里的信息一样不缺，心里却隐隐觉得，有什么东西没在里面。那个隐隐的感觉，别急着压下去。它是场在敲门。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件事。

◆ 二、经文

上一章说到，先知的话、方言、知识，终必归于无有。接着往下读：

>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林前 13:9—10）**

这两节话很短，里头有一个对子：有限，和完全。

有限的会归于无有，完全的会来到。保罗没有说有限的是错的，他说的是它有限。

◆ 三、历来怎么读

希腊文里，「有限」是一个短语：ἐκ μέρους，字面是「出自一个部分」。μέρος 就是份儿、一块。所以这句话直译过来，是「我们是从一个部分里知道的」。

「完全的」是 τὸ τέλειον，意思是到了头的、长成了的、齐全的。同一个词，在别处也指成年人，指长大成熟的人。

历来的读法大致有三种。

一种读成末日：现在所知是残缺的，等到末日，神把一切摆明，残缺就补齐了。古代教父和中世纪的神学家，多半这样读〔待核〕。

一种读成成熟：信徒一天天长大，那「完全」是人的长成。

还有一种读成正典的完成，认为先知和方言的恩赐，在经书写定之后就停了。这一读法，今天的教会里仍有争论。

阿奎那讨论这一节的时候，区分过今生的认识和天上的认识：今生的人要靠感官和推理，一步一步地走，天上的认识是一下子看全〔待核〕。路德则更看重这一节的口气：保罗说的是「我们」，连使徒自己也算在有限的里头。

这一点值得停一下。「先知所讲的也有限」，意思是连说预言的人，也只是站在一个位置上说话。他说的每一句可以是真的，他站的位置却只有一个。

本书不在三种读法里选一种。它们有一处是共通的：现在的知，是部分的知。本书就从这一处进去。

这种读法，对读书的人是一个安慰。你读一本书，读不全，是应当的；你认识一个人，认不全，也是应当的。认不全，不是你不够用功，是你本来就站在场里。

◆ 四、本书的说法：定态和波，都是场的一部分

先把前面的账翻出来。第一编说过，信是土的定态，是站住的；望是土的波，是走动的；爱是托住它们的场。

定态是一个特征纠缠站住的样子，波是它走动的样子。这两样说的都是一个。场说的是许多个之间：它们怎样连、怎样排、怎样搭成结构。

现在回头看「知道」。

一个定态知道的，是它站住的那一块。一道波知道的，是它走过的那一段。你站在一个点上，可以把这个点看得很清楚；你沿着一条线走，可以把这条线记得很清楚。可点和线加起来，也铺不满一片场。

打个比方，你手里有一张地图。图上的每一个点，都标得准准的：这里是桥，那里是站。你把每一个点都背了下来，一样不错。

可你背下的，只是点和点之间的几条线。山为什么在那儿，河为什么拐，一个镇子为什么长在渡口边上，地图没有说。这些是图后面的那片地，是所有的点和线所在的地方。

所以「有限」是这么来的：不是看得不够用力，是定态和波本来就只是场的一部分。

本书的说法是：

知，是定态和波的事；全，是场的事。知之所以有限，是因为定态和波都在场里，场不在任何一个定态或波里。

这是本书的说法，不是保罗的原话。它列在第 51 章要交代的推翻条件里。

换个方式问，你就更清楚。信是一个定态，它的三个性质是稳定、整体、独立。「整体」两个字，容易让人以为它就是全了。其实它是这一个的整体，不是一切的整体。望是一道波，有轨迹、速度和粘性，它走到哪里，知道哪里，没走到的地方，它不知道。

信和望，各自都完整，各自都有限。完整，和完全，是两个词。一块布可以织得很完整，边是齐的，花是满的，可它仍不是整匹布。

◆ 五、网上的人，看不见整张网

回到蹦床。一个人站在网上，弹起来，落下去。他知道很多事：脚下这一块有多软，这一跳能弹多高，落下时膝盖要怎样弯。

这些知道，都是真的。

可整张网怎样绷着，四周的弹簧哪一根松了，网下的架子还能撑多久，他在跳的时候看不见。他只觉得脚下一软一弹，那是整张网传给他的一小块。

这就是「有限」的样子：定态站在网上，波在网上弹，各自知道各自那一点；而网，是托着他们的那片场，不在他们任何一个的脚下。

蹦床的比喻在这里对得很准。可它仍有三处要拆：蹦床的网是先装好的，场是一层层长厚的；网不会被跳的人改，场会被回写；网撑一个人，场同时托着许多定态和许多波。所以场里的人，比网上的人更难看全。每个人都在改着那片场，又都只摸得到自己脚下。

想想一间屋子里同时有五个人在跳。每个人落下去，网就陷一下；陷下去的网，又把旁边的人轻轻托高或拉低。你这一跳弹得高，有一部分是因为那边的人刚好落下。你不知道，你只觉得自己跳得好。

「我知道」这三个字，大半是在这种时候说出来的。说的时候是真的，不全的也是真的。

◆ 六、先说有限的公道

有限不是一句贬低的话。

沈秀芝年轻时在纺织厂做挡车工，一个人看十几台织机。她闭着眼睛，摸一下布边，就知道这一梭有没有错。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知，几十年的手上功夫，全在里面。

她摸到的是一小段：经线紧不紧，纬线匀不匀。这一段摸得再准，也看不出整匹布的花样。花样要铺开才有，几千根经线怎样排，几十种纬线怎样换，哪里起头，哪里收尾，是织布前就排在图样里的次序。

挡车工知道的，是这一梭。她的知道一点不假，也一点不全。

她常对外孙女说一句话：「手上有数，不等于心里有底。」

手上有数，是定态的知，摸得准；心里有底，是知道自己摸的是哪一块。后一样，要看得见那匹布。

保罗的话，大概就是这个分寸。他没有叫人不要去知道。他自己就是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他只是在最认真的知道旁边，放了一句提醒：你的知，是从一个部分里来的。

这句提醒，对一个爱学习的人，不是泼冷水，是给他的知道，补上一圈边。有边的知，才不会长成傲慢。

◆ 七、「完全的」不是更多的局部

那么，「完全的来到」，是什么来到了？

有一种想法很自然：知道的东西一点点加起来，加到足够多，就完全了。像把一块块布拼成一匹。

本书不这样读。定态再多，波再多，加起来仍是定态和波。场不是它们的总和，是它们之所以能连、能排、能搭成结构的那一样东西。把局部加起来，得不到这一样；得到它，靠的是换一种看法：从看一块，到看见这块在哪片场里。

所以「完全的」，本书读成：那片托住一切的场，被看见了。

这也和第 33 章接上。定态会散，波会衰减，是因为它们只是部分；场不散，因为它不是部分，是所有部分所在的那个「全」。「爱是永不止息」，说的就是这片场不止息。

这里要防一个误会。说「完全的要来」，并不是说今天的场是残缺的，要等到另一天才齐。场一直在，一直托着，今天就在托着。变的是看的人：从只盯着脚下的一块，到有一天，回头看见了托着脚下的东西。

一个在国外长大的孩子，回到老家，第一次看见祖屋的全貌，才明白小时候常去的那个灶间，原来只是整座院子的一角。院子一直在那里，是他看见了。

有一个小小的对照，可以帮你记住。一个孩子学游泳，教练在岸上教他划手、打腿，每一样都能做对。可是真正下了水，他才明白，水是托着他的。划手和打腿，是他做的；托，不是他做的。

他会游泳的那一天，不是动作加够了，是他第一次感到了水在托他。动作还是那些动作，他看它们的眼光变了。

◆ 八、今天与机器

今天的人，手里的局部比任何时代都多。

手机一天给你推几百条，每一条都是真的，每一条也都挑过。你看了很久，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会说话的机器更是如此。你问它一个问题，它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句子圆圆的，条理清清的。那种完整，很容易被当成全。

可答案是从一堆定态里拼出来的：被写下来的话，被记住的话，被反复说过的话。它有信息，有逻辑，有数学的样子。至于托住这些的那片场，它有没有，本书留到第 47 章再问。

还有一层，更容易被忽略。越是方便的东西，越容易让人不再去问「这是哪一块」。以前你要查一件事，得翻几本书，翻的过程里，你会碰到别的东西，会知道还有别的说法。现在一秒钟就给了答案，旁边的东西没有了。

没有了旁边，就没有了边。没有边的知，最容易被当成全。

这里只记一件事：圆满的句子，不等于完全的知。

要是把这一章的话收成一句，就是：知是真的，也是有限的，两样都得认。

只认前一样，人会骄傲，以为自己握住了全；只认后一样，人会灰心，觉得什么都不可知。保罗两样都认。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口气里没有骄傲，也没有灰心，像一个老工匠，摸着自己做了一辈子的活，平平地说：我就会这么多。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一个分数

程一苇初三，这次月考数学考了 86 分。上一次是 102。

她把卷子塞进书包最底下，回家一句话没说。

梁静在厨房里听见门响，听出了不对。她第一个念头是：这孩子又退步了。第二个念头是：该给她报个班。

这两个念头，是两个定态。「86 分」站住了，「退步」也站住了。再往下想，就是一道波：照这个趋势，中考会怎样。

86 分是真的，退步也是真的。可这场月考前一周，一苇发了三天烧；这张卷子最后一道大题，她想了很久，写了一半；这一次的题，比上次难一截。这些，卷子上没有。

梁静把手里的菜放下了。她没有去敲门，先去翻了翻上一周的日历。

一个分数是一段。它背后有一整片，要一点点地问，才看得到边。

晚饭的时候，梁静没有提分数。她只是问了一句：「这周累不累？」

一苇低着头扒饭，过了一会儿，说：「最后那道大题，我其实会，没写完。」

就这一句。可这一句里，已经有了卷子上没有的东西：她会，她没写完，她心里记着。梁静没有追问，只是把一块排骨夹到她碗里。

那一晚，那个「退步」的定态松动了。它没有消失，86 分仍然是 86 分，只是它不再独自站着，旁边多了一些别的东西。

◆ 十、放回日子里

回到程远的那场雾。第二天他做了一件小事：在三块屏幕之外，给自己多留了一个电话，打给常跑那段路的老司机。屏幕管数，老司机管路。

明天能试：下次你拿着一个数字、一个结论、一句评语，要做决定之前，先问一句：这是哪一块？

先别急着回答，就问。问一遍，比答一遍更要紧。

分数是哪一块，体检单是哪一块，别人那句话是哪一块？问完，再问第二句：这一块旁边，还有什么我没看见的？

不用急着找答案。这两句问出口，你手里的定态就松了一点。松一点，场就有了进来的缝。

再有一个小办法，给做决定的时候用。重要的事，不要只听一个人讲。找两个站得不一样的人，各讲一遍，哪怕两个都是熟人。两个局部放在一起，不会变成全，可是它们之间的缝，会让你看见那里有一片没有被讲过的地方。

这不是怀疑所有人，是给自己的知，留一圈边。程远后来就这样做：每次排一条新线，他都先问老司机一句，那段路最近有什么不对劲。一句话，省了好几回夜里的电话。

带走的话

看得再准，也只是定态和波里的一块；知道自己看的是哪一块，场才有地方进来。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这一章的「知」，是定态的知和波的知，站住的、走动的，都只是一块。托住的那一样，没有在知里出场。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握住一个分数就断定一个孩子，是场塌成了一个点；多问一句「这是哪一块」，场就撑开了一线。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对一个人下了结论，那个结论是从他的哪一块得来的？他还有哪几块，是你从来没见过的？

◆

35

第 35 章

作孩子的时候：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梁静在收拾储物柜的时候，翻出一盒旧磁带。盒子上是她自己的字：一苇，四岁。

晚上，她把家里那台老录音机找出来，插上电。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从喇叭里钻出来：「妈妈，亮亮今天吃饭饭了，亮亮的饭饭是蓝色的。」

沈秀芝在旁边听着，笑得直抹眼睛。

程一苇从房间里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不到十秒，脸一下红到耳根。「别放了。」她说，「求你了，别放了。」

梁静把磁带停住。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那个说「亮亮」的小孩，是一苇，可一苇不愿意承认那是她。她十五岁，嫌那个声音丢人。她把那个小孩，推到了很远的地方。

梁静看着女儿的背影，忽然想起自己十五岁的时候。那时候她有一本日记，写满了小心思，上高中以后就再没翻开过。前年搬家，她在纸箱里看见了，没敢打开，又原样压了回去。

人人都有这么一本。不一定是日记，可能是一个外号，一张照片，一句从前常说的话。长大以后，见到它，脸会红，心会缩一下。

这一章要问的是：一个人长大了，把孩子的事「丢弃」，丢的是什么，丢到哪里去了。

◆ 二、经文

>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林前 13:11）**

这一节有三个「像孩子」，一个「既成了人」，一个「丢弃」。保罗拿自己做例子，没有拿别人。

◆ 三、历来怎么读

先看三个「像孩子」。希腊文里，「话语」「心思」「意念」是三个动词：ἐλάλουν 是说，ἐφρόνουν 是想、是心思朝向哪里，ἐλογιζόμην 是盘算、是一步一步推。孩子说得像孩子，想得像孩子，算得也像孩子。

再看「孩子」。νήπιος 在希腊文里，本来是还不会说话的小孩，婴孩。保罗在这封信的别处也用它，指信徒里还没有长成的人（林前 3:1）。

读这一节的人，历来多半读成成熟：孩子的话语，指方言和先知这类恩赐，是教会早期的东西；长大了，就要换成更成熟的样子〔待核〕。也有人读成一个人的一生，从小到大的变化。

这里有一件容易被放过的小事。「丢弃」这个词，希腊文是 κατήργηκα，和第 8 节、第 10 节「归于无有」是同一个动词的变形。这个动词的意思，不是砸碎，也不是扔掉，是「使它不再起作用」「让它退下来」。

所以同一个词，在三节里出现了三次。先知、方言、知识，要被退下来；有限的，要被退下来；孩子的事，也被退下来。

被退下来的，是不是就没有了？这就是本章的问题。

还有一处细节。保罗说的是「既成了人」，原文是完成时，意思是已经成了、现在还是成了的状态。他没有说「我在变成人」，他说的是「我成了」。这一节是一个人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那时候是那样，后来变成了这样，中间有一个转过来的地方。

他在这里用的是自己的经历，不是讲一条教义。一个人老老实实说自己小时候怎样，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羞于孩子的态度。

◆ 四、本书的说法：三种状态

本书在导论里留过三个词：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到这一章，要用它们了。

一锅粥，是什么都在，还没分开。婴儿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声音、光影、气味、疼和饱，是一团。

正在成形，是形状冒头，还站不稳。孩子学说话，就在这一步：说「亮亮」，说「饭饭」，说出来的和指的东西，一会儿对上，一会儿对不上。这个时候最有创造，也最脆弱。

定型，是稳住了，认得出，传得下去。一个人说出一句标准的话，写出一个端正的字，做出一个熟练的动作，就是定型。

定型本来只是一站。

这是本书最要紧的一个说法。定型不是终点，也不是真理，只是一站：走到这儿，稳了，可以靠它去走下一步。孩子不先把「一加一」站稳，就走不到后面的数学。

孩子的事，不是错的事，是正在成形的事；长大，是一部分定型，一部分回写。

◆ 五、孩子的话，是怎样长出来的

打个比方。一个孩子学说「月亮」。

一开始，他指着天上那个亮亮的圆东西，发出一个含糊的声音。大人听了，很高兴，说：「对，月亮。」孩子再试一次，这回像一点。过几天，他把路灯也叫「亮亮」，把灯泡也叫「亮亮」。大人纠正他：那是灯。

这里面有一条路：先是一锅粥，所有发亮的东西都在一起；然后正在成形，「亮亮」和「灯」和「月亮」慢慢分开；最后定型，他能稳稳地说出「月亮」，也说得出「灯」。

每走一段，说出来的话就写回去一次：对了，大人笑；错了，大人改。笑和改，都落进他的土里，土厚一层。

再看孩子的第二样：心思。孩子的心思朝向哪里，是由他被什么托着决定的。一个总被抱着的孩子，心思朝向人；一个总被放在角落里的孩子，心思朝向物，朝向自己手里的东西。这不是对错，是他那片土当时的样子。

第三样：盘算。孩子的盘算是很具体的。「如果我把碗打翻了，妈妈会不会生气？」「如果我先说对不起呢？」这些小小的推算，就是后来所有逻辑的前身。

所以孩子的话、心思、意念，是一整套在成形的东西。它们不是大人的残缺版，它们是大人的前一站。

所以孩子的话，不是照着一份现成的词典背下来的。它是在一次次的对和不对之间长出来的。一苇的「亮亮」，是她那片土当时的样子，不丢人，也不傻。它是一站。

所以孩子的事，在本书里没有一个贬义。它不是幼稚，不是错，是一个人那片土最早的几层。

◆ 六、丢弃，是回写，不是抛弃

现在回到那个问题：既成了人，把孩子的事丢弃了，丢到哪里去了？

一苇现在不说「亮亮」了，也不说「饭饭」了。她说「月亮」，说「吃饭」。可她说出「月亮」的时候，口气里那一点轻轻的、软软的音，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亮亮」里来的。

孩子的事没有被扔进垃圾桶。它们退下来，沉进土里，变成了后面一切说话的底子。一个成年人写出一手漂亮的字，底下有他五岁时握不住笔的那只手；一个人会做乘法，底下有他数过的几百次手指头。

这就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

沈秀芝在这一点上有切身的体会。她年轻时学织布，最先学的是怎么「认线头」，眼睛要一根一根地数，手要一根一根地接。几年以后，她闭着眼睛就能摸出来。数线头的那个笨办法，没有了吗？没有。它沉到了手指头里。

所以「丢弃」，在本书看来，是退下来、沉下去、被写进土里。孩子的事被收回到长大的人身上，成了他的一部分。

一个人要是真的把孩子的事「抛弃」，连根拔掉，他长出来的那个成人，是没有根的。

这在生活里是看得见的。有的人对自己的童年，恨不得一刀斩断：不回老家，不提小名，不看旧照片。这样的人，常常长成一种很硬的样子，说话端着，笑也端着。他不是不要孩子的事，他是怕孩子的事。

怕，是还没退下来的。真正退下来的东西，不会让人怕。它沉得很深，沉到你照镜子的时候，不觉得它在。

◆ 七、定型本是一站；拒绝回写，就是石心

到这里，要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定型是一站，可有的定型，会变成终点。

一种是：一个人停在了某一站，不肯再走。他说话、想事、盘算的样子，在某一年定下来，往后几十年，一点也不再变。别人说什么，他都从原来的那个样子里应对。

圣经里，有一个词专门说这件事：硬着心。法老在埃及，十次灾难，一次次看见，一次次硬着心，不肯放人（出 7—11 章）。希伯来书引诗篇说：「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的时候一样。」（来 3:8）耶稣在安息日看着那些不作声的人，既恼怒，又为他们的心硬而忧愁（可 3:5）。

先知以西结说得最重，也说得最亮：

>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结 36:26）**

石心，和肉心。

本书对这两个字的读法是：

石心，是信、望、爱这片土被固化了，拒绝回写。肉心，是这片土还能被回写，还能加厚。

定型本是一站，拒绝回写的定型，才是石心。

两者的分别，不在于定得稳不稳。一个人可以定得很稳，肉心依然在，他的稳是一站一站走来的稳，今天站住，明天还愿意被改。石心是另一回事：土被焊死了，外面的话、外面的事、外面的苦，落下来都弹开，再也进不去，写不回。

把这一节和「丢弃」放在一起看，就清楚了。「把孩子的事丢弃」，是回写：旧的退下来，沉进去，土厚了一层。石心，是连回写也拒绝：旧的不肯退，新的进不来。

另有一个细节。肉心不等于软心，不是谁说什么都信、谁推一下都倒。肉心是能被回写的土：它也会痛，也会抵抗，也会争。可争到后来，争得对的，写进去了。石心的特点是不争，只弹：话落下来，没有声音，也没有痕迹。

这是命题 7 的反面。走过苦难的，回写，加厚；卡在苦难里走不过去的，最后常常就成了石心。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程远二十岁时定下的那条

程远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家里出过一次难关。他那时跟自己说：以后什么事都自己扛，不求人。

这一条，当时是对的。那几年，他靠这一条撑了下来，也因此被人夸：这孩子靠得住。每夸一次，这一条就被写回一次，站得更稳。

三十岁，四十岁，这一条越站越硬。同事想帮他，他说「不用」；梁静想替他分点心事，他说「没事」。

去年，公司把他调到一个没人想去的岗。这回的难，一个人扛不了。可那一条已经定了型，他的话、他的心思、他的盘算，都从那一条里出来：不吭声，不求人，回家把门关上。

这里不能说，是程远「决定」了不求人。更准确的说法是：一条当年站得很好的定态，在后来的每一天里被一遍遍地夸，一遍遍地写回，越写越厚，厚到别的东西进不来了。这是一条路走到了头，土长成了硬壳。

好在，它还只是壳，没有变成石头。梁静有一天晚上说了一句话：「你不用一个人扛。」他沉默了很久，没有顶回去。

那句话，落进去了。一条缝，开了。

又过了几个星期，程远在饭桌上说了一句从前绝不会说的话：「那个岗，我一个人弄不明白，你们谁懂仓储的账？」

梁静差点把汤勺掉在桌上。一苇低着头笑。沈秀芝什么也没说，把一碗汤推到他面前。

这一句「我弄不明白」，是旧的那条退下来了一小步。它没有被丢弃：他仍然是个靠得住的人，只是靠得住的方式，多了一样。这就是回写。土没有被换掉，土厚了一点点。

◆ 九、今天：「我就是这样的人」

今天，石心有一个很家常的说法：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这样，改不了。」「我天生内向。」「我脾气就是这么急。」这些话，说的时候往往带着一点自嘲，一点理直气壮。它们把某一个阶段的定型，说成了「本来」。

第 12 章会说，信望爱是加厚的，不是带来的。一个人的样子，也一样。说「我就是这样」，等于说这片土不再回写了。

机器的世界里，这句话更容易说。一个人的样子，被记成了标签：爱吃辣，爱看悬疑，爱买便宜货。标签一贴上，推给你的东西就越来越像标签，你看到的越来越像你，你就越来越确信：我就是这样。这一圈转下来，回写被换成了重复。

这不是要你硬改。有些定型很好，值得守。可守，和不让任何东西进来，是两件事。前者是一站，后者是一块石头。

判断自己是哪一种，有一个小办法：最近一年里，有没有哪一件事，真的改过你的一处想法？

◆ 十、放回日子里

晚上，梁静把磁带收进了抽屉。她没有再放。

第二天，一苇放学回来，在餐桌上放了一个小布袋，说：「妈，那个磁带，借我一下。」

「你不是不让放吗？」

「我自己听。」她说完，就回了房间。

门没有关死。

明天能试：找一样你小时候的东西，一张画、一句口头禅、一首儿歌。别笑它，也别扔它，问一句：我现在说话的口气里，有它的哪一点？

问完，你会发现，那个孩子没有走。他退下来，成了你的底。

如果你家里有正在长大的孩子，还有一件事可以试：别急着笑他小时候的样子，也别急着替他收起来。他嫌丢人的那些东西，就让它们在那里放着。你不用

劝，只要不当面翻出来笑。等他哪天自己愿意拿出来看，那一天，他正在把孩子的事，写进自己的底里。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比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童年只有恐惧，一想就喘不过气，那不是靠自己翻翻旧东西能办的事。

孩子的事退下来，不是一件难过的事。它像一棵树的头一圈年轮，被后来的几十圈包在里头，谁也看不见，可没有它，树不是这棵树。

带 走 的 话

孩子的事，不是被丢掉的，是退下来沉进土里的；定型本是一站，拒绝回写的定型，才是石心。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孩子的话是正在成形的波，长大的话是定型的定态，托着两者的，是那片一直在回写的土。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说「我就是这样」，是场塌成了一个点；肯让一件事改自己一处，土就还是肉的。

想 一 想

你身上有哪一条，是很早就定下来、一直没动过的？它当初是怎样帮过你的，现在还在帮你吗？

◆

36

第 36 章

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沈秀芝的樟木箱底下，压着一面铜镜。巴掌大，圆的，背面刻着几朵花，边上有一个小小的钮，可以穿根绳子拎着。那是她娘当年给她的嫁妆，几十年没有拿出来过。

那天梁静帮外婆晒箱子，把它翻了出来。程一苇接过去，举到脸前。

镜面发暗，带着一层淡淡的黄。她看见一张脸，眉眼在，轮廓在，可又像隔着一层水汽，边缘是软的，鼻尖那一块还有点晃。

「这能看清吗？」她问。

「能。」外婆说，「那时候的人，都是这样看自己的。」

一苇把镜子又举了举，歪了歪头。镜子里的那个人也歪了歪头，慢了半拍。她忽然觉得有点怪：这个人，是她吗？

这一章要读的这一节经文，说的就是这样一面镜子。

◆ 二、经文

>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林前 13:12 上）**

本章只读前半节。后半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留给第 37 章。

这一句里有两样东西：镜子，和面对面。镜子是现在，面对面是「到那时」。

一苇不知道，这面小小的铜镜，竟与两千年前的一封信，有一点关系。保罗写下这一句的时候，满眼都是这样的镜子：暗黄的，带着手印的，要用布擦、用粉磨的。他选这个比方，是因为人人见过，人人都懂那种看不清。

◆ 三、历来怎么读

先说镜子。

保罗写信的哥林多，是一座以青铜器出名的城市，铜镜是当地的名产〔待核〕。那时的镜子不是玻璃的，是一块磨亮的金属。磨得再好，也只能给出一个暗黄的、略微变形的像。读信的哥林多人，一听「镜子」，脑子里就有这个画面。

希腊文里，「镜子」是 ἔσοπτρον，「观看」是 βλέπομεν。「模糊不清」这四个字，原文是 ἐν αἰνίγματι，字面是「在谜里」，英文常译成「in a riddle」。它的意思是：不直说，拐着弯说，让你费力去猜。

这个词在旧约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对照。耶和华说到摩西，说他和别的先知不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民 12:8）。「面对面」和「谜语」，在那里是一对反义词，保罗这里用的正是这对词。

再说「面对面」：πρόσωπον πρὸς πρόσωπον，脸朝着脸。

历来的读法，多数落在「间接」和「直接」两个字上。现在是隔着镜子的间接，将来是不隔的直接。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第十五卷里，花了很长的篇

幅，解释「镜子」和「谜」这两个词，认为人对神的认识，在这一世只能是镜中的像〔待核〕。后来很多神学家，沿着这条路走。

雅各书里另有一面镜子：一个人照了镜子，走开就忘了自己的相貌（雅1:23—24）。那是另一面镜子，另一个用意，这里先不混。

◆ 四、本书的说法：镜子里的像，是一道函数

本书想把「镜子」这个画面，再往前推一步。

你对着一面铜镜，看见一张脸。这张脸是从哪里来的?

不是只从你的脸来的。如果只是你的脸，换一面镜子，像就不应该变。可是换一面镜子，像就变了：铜镜里偏黄，水面里会抖，玻璃里清亮，勺子背面是倒的。

也不是只从镜子来的。如果只是镜子，换一个人站过去，像就不应该变。可是换一个人，像也变了。

还有第三样：光，角度，距离，擦得亮不亮，你站得稳不稳。这一样，是看的人和镜子之间的那一场碰撞。

本书把这件事，写成一句话：

镜中的像，是看的人、被看的、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三样合出来的一个形状。

用王德生博士的写法，是：现象的特征＝知识＝F（看的人，被看的，互动）。这是借用他的思想历程里的一道题，来说镜子，下面一节单独讲。

这一句式子有一个好处：它把「模糊」拆开了。模糊可能来自看的人，可能来自被看的，也可能来自两者之间的碰撞。哪一样出了问题，要分头去查，而不是一句「看不清」就算了。

◆ 五、王德生博士在第二站撞上的亏空

王德生博士在他思想的第二站，大约是 2021 年到 2025 年那几年里，想过一个很具体的问题：给定同一个存在，为什么不同的人，看出的不一样？

他先取了尼采的答案：视角。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和对象撞出不同的矛盾，于是看出不同的样子。这个答案听起来很对。

可是他自己往下走了一遍，撞上了一道无处安放的题：这份知识，是谁的？

是对象的？对象并没有长成你看见的样子。是看的人的？看的人没有凭空造出它。是那一场撞的？撞过去就没有了，它又怎么传得下来？

这三个答案，哪一个都说不通，哪一个又都带一点对。他后来把这个空叫做「亏空」，叫得很重。

他后来的判断是：这个答案「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错的」。听起来对，是因为视角这个词，把「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样子」说清楚了。其实错，是因为它只说了不同，没说清这份知识的归属。

被问到的事越日常，这道题越尖锐。你妈妈眼里的你，你朋友眼里的你，你自己眼里的你，三个像都不一样，请问「你」是哪一个？

这里借来说镜子，是因为镜子把这道亏空摆在了每个人眼前。你看见镜里的那张脸，请问这张脸是谁的？是你的，是镜子的，还是那场光的？

三个都不能单独回答。像是三样合出来的。

这里要说明一件事：以上是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做类比，用来说镜子。他的原话和完整的论证，不在本书，本书只借这道题的形状。

◆ 六、康德封住了它，没有补上它

这道亏空不是王德生博士第一个撞上的。康德走到过同一处。

康德说，我们知道的，是现象，是东西向我们显出来的样子。既然有显出来的样子，就必须有一个显出来的「来源」。康德叫它物自体。可他紧接着宣布：物自体，不可知。

这一步，把亏空封住了：镜子后面有东西，可是不许看。

尼采接着康德走，他让视角承担了「为什么每个人看到的不一样」这一件事，可是他把「被看的」原封不动留在原处，没有再问：这个被看的，到底是什么。

王德生博士的判断是，现象的来源，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那个「客体」。至于它是什么，这一章不替他往下说，也不替读者做决定。

倒是有一点，镜子这个画面可以帮上忙。铜镜后面有没有一个「真的你」，你没法绕到镜子后面去看。可是你能做的，是把镜子磨一磨，换一面，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时间，再看。像一次次地变，变中有不变的地方，那不变的地方，就是你能说出口的东西。

康德把门关上了，本书想试着，在门缝里放一面镜子。

◆ 七、亏空还有第二处

还有一处，更要紧。

「F（看的人，被看的，互动）」这个式子，把看的人和被看的，写成了两个自变量，写在互动前面。这就等于默认了：看的人，先于这场看，就在那里；被看的，先于这场看，就在那里；然后两者碰一下，就有了像。

这个默认，从来没有被证明过。

对着铜镜的一苇，在照镜子之前，是一个现成的、完整的、等着被映出来的人吗？她十五岁，她的脸，她眼里那种「这是我吗」的疑问，是在一次次照镜

子、被人看、被人说的过程里，慢慢显出来的。镜子不只是映她，镜子也在帮她把「她」显出来。

最近几十年，哲学里也有很多人，把「主体」一块块打碎了。被看的那一端本来就悬着，看的这一端又散了架，这两个自变量同时失去依托，知识论就进了很深的危机。

本书由此取一个很朴素的立场：不要把看的人和被看的，先放在场外。把它们放进场里，看它们是怎样在这场互动里被显出来的。这一点，第 37 章要接着说。

◆ 八、模糊，不是坏镜子，是一种互动

回到「模糊不清」。

古人说镜子不清楚，是嫌镜子不够好。本书想说一句公道话：模糊，不只是镜子的毛病。

一是局部。上一章说过，你看到的是场的一块。镜子里的这一块，再清楚，也只是一块。

二是互动。你和镜子之间的那场碰撞，有光，有角度，有手抖。这些没有一样是「干净」的。想看一个纯粹的、什么互动也没有的像，那是一个不存在的想法。

三是还没有磨。铜镜是可以磨的。一块镜子，磨一次，亮一点，再磨一次，又亮一点。磨镜子这件事，本身就是回写：每磨一次，镜面的样子回头改了镜子，镜子再映出的，就不是原来的像。

所以「模糊不清」，不是一个终局的判决，是一个正在磨的阶段。

四是镜子本身也在变。铜镜用得久了，会氧化，会发暗，要重新磨。一面镜子和一个人，是互相改着的：人每天对着它整理衣冠，手上的油，呵出的气，也一点点改了镜面。看的人在改镜子，镜子在改看的人，谁也不是现成的。

把这四条合起来，你会发现，「模糊」里装的东西很多：局部，互动，没磨好，还有双方都在变。把这一团东西都叫作「不清楚」，是太省事了。

还有一个小例子，能帮你把这件事握在手里。梁静在社区医院当护士，夜班多。她说，值夜的时候，病人对着她的脸，常常看见的是他自己的害怕。

同一张脸，白天他们说「护士态度真好」，半夜他们说「你是不是嫌我烦」。梁静没有变，变的是那一场互动：夜里的灯，病人的疼，他们对着镜子时心里的那一团。

她后来学会了一件事：对病人的话，不全收，也不全扔，先放一放，当作一面镜子里的像。像里有她的一部分，大半是他的。这样一来，她不再被一句话推得团团转。

◆ 九、今天与机器

今天的镜子，是前置摄像头。

它不是铜镜，不发黄，不晃，还会替你磨皮，替你把眼睛放大一点。你看见的是一张比铜镜里更光滑、更端正的脸。

这样的镜子很清楚，可它清楚得有点不对：它把你和镜子之间的互动，悄悄地替你改了。你以为你在看自己，其实你在看一个被算法修过的、你自己没有参与的像。

会说话的机器，是另一种镜子。你问它一个问题，它把人类写下的话，重新排一遍，给你看。它照出来的，不是你，也不是世界，是你的问法和它的材料之间碰出来的一个像。

镜子越清楚，越要问一句：这个像里，有多少是我，有多少是镜子，有多少是互动？

有一个孩子，每天对着美颜镜头看自己，三个月以后，真的在玻璃门上看见自己的脸，吓了一跳：这是谁？

吓她的，不是她的脸变丑了。是她习惯了的那个「互动」被拿走了。她过去看到的，是她和算法一起合出来的一张脸，她把它当成了自己。

这也是镜子的一课：像是三样合出来的，你只认其中一样合出的结果，就容易把整个自己交给了那一个镜子。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一苇和那面铜镜

那面铜镜，一苇借回了自己房间。

头几天，她把它放在书桌上，没有碰。第四天晚上，她把镜面擦了擦，用的是外婆给的一块旧绒布。

擦了几遍，镜面亮了一点，黄还在，雾也还在。她把脸凑近，看着自己的眼睛。里头有一点说不上来的东西：她知道那是她，可那个「她」又好像不止这么大，也不止这么小。

她想起那天月考完，她在卫生间的玻璃前站了很久。那面玻璃很清楚，她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她一点也不明白自己。

铜镜糊，她反而多看了一会儿。

她想，大概有些东西，镜子是照不清的。要靠很多次地看，很多次地被人看，很多次地被人说一句「你今天有点不一样」，才慢慢显出一个能认出来的样子。

她把铜镜放回了桌上。这一回，她没有放回箱子里。

沈秀芝路过房门，看见了，没有进去。她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她年轻的时候，也在这面镜子里看过自己，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从来没有看清过。那时候她以为是镜子不好，后来才知道，是她看自己的眼睛，一直在变。

她站了一会儿，轻轻把门带上了。

◆ 十一、放回日子里

明天能试：早上刷牙的时候，看一眼镜子，别评价，只问三句。

一，这个像里，哪一块是我昨晚的睡眠。二，哪一块是这面镜子和这盏灯。三，哪一块是我对自己的看法，在替我看。

三句问完，镜里的人，不会变好看，也不会变难看。可你会发现，那个「看」，是一件有很多手的事。

要看清一个人，包括你自己，不要只盯着像。多换几面镜子，多磨几次，多听几个看过你的人怎么说。模糊没有走，可它不再是一堵墙，成了一扇慢慢开的门。

这件事不用做太久。三天就够。三天以后，你看镜子的眼光，会有一点点松。松了，你对别人也会松一点：他对你说的那句难听话，是他的镜子里的像，不全是你。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比如长期觉得自己「很丑」「很糟」，到了吃不下睡不着的地步，那已经不是换一面镜子能办的事。

带 走 的 话

镜子里的像，是看的人、被看的和互动合出来的；模糊不是错，是还在磨的阶段。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像是一次看的定态，磨镜子是波，而镜子、光和人所在的那片场，没有出现在像里。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只信一面镜子里的自己，是场塌成了一个点；肯换几面镜子、肯被人看，场才撑开。

想 一 想

你对自己的哪一个看法，是只从一面镜子里得来的？如果换一面，比如一个老朋友的眼睛，那个看法会变吗？

◆

37

第 37 章

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先被知，后知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程一苇出生的头一个月，梁静几乎没有睡过整觉。

夜里，孩子一哭，她就把她抱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走着走着，她会低声叫一句：「一苇。一苇。」

那时候的一苇，什么都不会。她不知道这两个字是她的名字，不知道这个抱着她的人是妈妈，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我」。她只知道有一团暖的东西，有一个声音，一遍遍地落在她身上。

一岁多的一天，梁静在厨房里喊了一声：「一苇。」

趴在地上玩积木的小孩，抬起头，回过身，看向她。

那是一苇第一次，知道「一苇」是她。

可是请你想一想：这个名字，是谁先知道的？是那个小孩，还是那个叫她的人？

◆ 二、经文

>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林前 13:12 下）**

这是第 13 章里最后一节谈「知」的话。它有一个很小、很容易溜过去的地方：前半句，「我」在知；后半句，「主」在知我。

到那时「我全知道」，不是随便的一个比方。保罗说，是「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 三、历来怎么读

「全知道」，希腊文是 ἐπιγνώσομαι，是一个加强了的「知」，带着认得、认清的意思。「如同主知道我」，是 καθὼς καὶ ἐπεγνώσθην，直译是「正如我也被全知道了」。

注意那个形式：后半句是被动的。保罗没有写「如同主知道我」，他写的是「如同我被认清了」。

这个被动，在圣经的别处也出现过。哥林多前书 8:3 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加拉太书 4:9 说，你们现在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认识的〔待核：大意〕。两处都把顺序倒了过来：先说「我知」，立刻改口，说「我是被知」。

历来的读法，大致沿着两条线。一条是恩典在先：在我认识神之前，神已经认识我；我之所以能认识，是因为先被认识。奥古斯丁、路德，以及后来很多神学家，都把这看成恩典优先的一个说法〔待核〕。另一条是完全的认识：将来的认识，要像神认识我那样，毫无遮拦。

两条线有一个共通点：知，不是从我这里开始的。

克尔凯郭尔在《爱的作为》里有一个意思，大致是：爱的人不是在认识一个对象，他是被爱托着去爱的〔待核〕。尼格伦讲阿加佩的时候，也强调那股爱是

从上面下来的，不是人从下面攀上去的〔待核〕。后面第十编会细读他们。这里只借一个方向：先后顺序，被动在先。

还有一个小对照。保罗在别处常说「在基督里」，说「在他里面」。「在……里面」这个说法，本来就是一个场的说法：不是我拿着什么去，是我在一个什么里。

◆ 四、本书的说法：先被知，后知

本书的读法，沿着这个被动走。

上一章末尾，留下了一道题：看的人和被看的，是不是先于互动就在那里？本书的回答是，不必把它们放在场外。

先被知，后知。

用大白话说：一个人，不是先站在场外，然后决定去认识一片场；而是那片场，先读到了他，托住了他，他才在里面，显出一个能认、能被认的样子。这个能认的样子，一层层长厚，才有了后来的「我知道」。

所以，「我知」是后来的，「被知」在先。

这一点要写得小心。本书不写「他决定去认识」，也不写「她选择去爱」。本书写的是：那片场托住了他，他在里面显出一个能认识的样子。人是在场里显影出来的，不是先在场外的那个发动者。

先被知，后知：人不是先站好了再去认识场，是场先托住了他，他才一层层显出一个能认的样子。

这是本书的说法，也是全书最靠近判词的一句。

◆ 五、一岁的小孩，怎样有了名字

回到开头。一苇是怎么知道「一苇」是她的?

不是她先有了一个「我」，然后去找一个名字挂上去。顺序倒过来：先是妈妈叫，叫了几百遍，几千遍；同一个声音，在她哭的时候出现，在她饿的时候出现，在她被抱起来的时候出现；声音和暖、和饱、和被抱着，缠在一起。这一团缠在一起的东西，慢慢站住，成了一个定态。

等到有一天，那个声音喊出来，她抬头了。这时候，她才有了「一苇」。

她的「我」，是被叫出来的，被看出来的，被托出来的。

这个过程里，有一条路：叫，应，叫，应。一次叫，一次应，就是一次回写；回写一次，她那片土厚一层。每一次，她都没有「决定」什么。她只是被一片场托住，场把她显影出来。

没有这个托，她不会成为一个能说「我」的人。

心理学家研究过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有些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对着他们说话，没有人叫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看他们的脸。这些孩子长大后，要费很大的力气，才学会说「我」，才学会把自己和别人分开〔待核〕。

这件事不用多说，每个做过父母的人，心里都有数。孩子的第一声「我」，是大人用几千次「你」换来的。

把话再说远一点：一个人这一辈子说出的每一个「我知道」，底下都垫着许多他不记得的「被知道」。有人记得他的生日，有人认得他的脚步声，有人在他走进房间的时候抬了一下头。这些，不是他的功劳，是他的土。

◆ 六、「全知道」不是装满，是被认出来

那么，「到那时全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一种想法是，到那时，我的头脑里装满了所有的知识。这是把「全」读成了「多」，和第 34 章说的，是同一个误会。

本书的读法是：到那时，我被那片场完整地认出来了，如同我一直被认着的那样。

不同的是，现在的我，只摸得到脚下这一块，我只能从镜子里，模糊地看见自己；到那时，那片场，和场里的我，是面对面的，没有隔着一层。

这样读，第 34 章、35 章、36 章，是一串连着的话：知是有限的（局部），孩子的事要退下来（回写），镜子是模糊的（互动）。三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从一个人的「知」，走向一片场的「被知」。

想一想你走进一个陌生人的婚礼。你谁也不认识，站在门口，手足无措。这时候有一个人走过来说：「你是老张的朋友吧？」你点头，一下子，你就有了一个位置，一个身份，一个可以坐下的椅子。

你并没有做什么。你只是被认出来了。从被认出来的那一刻起，你才开始认识这个婚礼上的别人。

先被认，后认。这个顺序，大到一个人的一生，小到一个晚上，都在发生。

◆ 七、有一点要说清楚：这不是教人被动

有人会担心：说「先被知」，是不是说人什么都不用做，坐着等场来托？

不是。

场托住的，是一个正在走路的人。苦难之路，要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才会回写（见第二编）。只被托、不走路，土不会厚。

只是，「走」这件事，本书不把它放在一个先在的发动者身上。那个走路的人，是在场里显出来的；他的每一步，是场里的一个定态和一道波。说他走，说得对；说他是从场外一脚迈进来的，说得不对。

另外，要老实交代一点：这一读法，把「被知」读成了场的事。有的读者，会把这位「主」读成一位有位格的神。本书不替他决定。不管读成神，还是读成场，「先被知，后知」这个顺序，对读者都是同一个顺序。

还有一处要对前面的章节交代。第 35 章说过，石心是拒绝回写的定型。这里可以再往深处说一句：石心，常常也是拒绝「被知」的样子。一个人把自己焊死，不让任何一个人认出他、碰到他，场的托就落不进来。他以为是在保护自己，其实是把自己和土隔开了。

反过来，肉心，是肯让人认出来的心。认出来会痛，被看见会羞，可那一点痛和羞，是回写的入口。

◆ 八、一个完整的例子：那个晚上有人先来了

沈秀芝说起过丈夫出事的那一夜。

那是她三十四岁，厂里来人说，丈夫在车间被一根钢梁砸了腿，已经送去医院了。她抱着孩子，站在门口，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脑子里一片空。

不到一个钟头，屋里来了好几个人。隔壁的婶子把孩子接过去。车间的老师傅在门口站着，不进来，也不走。有人递来一碗热的面。没有人问她需要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需要什么。

那一夜，她没有决定任何事。她被人看见了。有人先认出了她那个样子，托住了。

很多年以后，她才明白，那天晚上之后，她的「撑得住」，不是她天生就有的，是被一屋子的人先托出来的。后来她也成了那种人：谁家出事，她第一个端着一碗面去。

先被知，后知。她先是被人认出来、被人托住的那一个，后来才成了会认出别人、会托住别人的那一个。

这里也要把话说准。不是说她「决定」了要成为那样的人。是那一碗面、那一屋子人，一遍一遍落在她的土里，土厚了，她的样子里长出了一个能端面的手势。后来端面的时候，是那个手势在端，是那片土在端。

她自己说起来，只淡淡一句：「人家怎么待过我，我就怎么待人。哪有什么想法。」

「哪有什么想法」，这五个字，比任何一本书都准。

有一个问题可能会冒出来：那沈秀芝呢？她在那一夜之前，难道不是一个会撑的人吗？

她当然是。可她的「会撑」，也是更早以前被一层层托出来的：被她娘，被她师傅，被厂里一排排的织机。托，一层压着一层，往前推，推不到一个「第一个」。每一个被托的人，都是接着另一个被托的人。

◆ 九、本编总账

第七编五章，读的是十三章八至十二节，一路读下来，只做一件事：把「有限」交代清楚。

章	经文	说的是什么	九格里的话
第 33 章	13:8	先知、方言、知识要归于无有	定态会散，波会衰减
第 34 章	13:9—10	所知有限，完全的要来	知是局部，全是场

章	经文	说的是什么	九格里的话
第 35 章	13:11	把孩子的事丢弃	回写，不是抛弃；拒绝回写是石心
第 36 章	13:12 上	对着镜子，模糊不清	像是看的人、被看的、互动合出来的
第 37 章	13:12 下	全知道，如同被知	先被知，后知

五行读下来，有一个次序。第 33 章说，定态和波会散；第 34 章说，所以知是局部；第 35 章说，局部的东西不是丢了，是回写；第 36 章说，回写和互动，让我们看到的总是模糊的；第 37 章说，模糊之中，有一样东西是先在的，不是我的知，是我的被知。

再说一个今天的例子。有人问：会说话的机器，能「知道」我吗？它能记住我说过的话，认出我的口气，推测我下一句要说什么。这些都是定态和波的事。至于它有没有那片先于我、托着我的场，本书在第 47 章再说。这里只提醒一点：被推测，不等于被知。被推测是从外面算你，被知是你已经在里面了。

这五行，可以并成两张清单。

看见的：保罗看见了信、望、爱的头一层真相，先知、方言、知识，都是有限的，是局部的，是一个孩子的、隔着镜子的。他没有说它们是假的，他只说它们不是全部。

收回的：他同时守住了一样东西，爱，永不止息。那一样不是站在有限这一边的。

本书把它读成：

定态会散，波会衰减，所以信与望的「知」都有限；场不散，因为人不是先在场外认识场，而是先被场认出来，才在里面一层层显出一个能认的样子。

这是第七编的总判断。它把爱放在了信和望的后面一层：不是爱比它们更多，是爱是它们所在的地方。这一点，留给第八编。

这个判断下得宽了，要公开收窄一处。「先被知」说的是一个人如何开始，不是说一个人从此可以不用走。第二编说的加厚、苦难之路、顺利通过，一样都不能少。先被托，后走路；走得过去，才回写；回写了，土才厚。这一串，一环也不能掉。

第八编要做的事，就是顺着这个判断往下读：既然定态会散，波会衰减，知有限，那么「如今常存的」是什么，又为什么「其中最大的是爱」。

本编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转弯。前四章，都在说「人看不全」；这一章说的是，人看不全，却是被看全的。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不矛盾。局部的我，在整片的场里，是被完整地认着的。

这对读者有一点实在的好处。你不用先把自己看清楚，才有资格被爱。你早就在被认着了，看不清，不妨碍。

◆ 十、放回日子里

明天能试：找一个人，用他的名字，叫他一声，只叫一声，不带任何事。

他回头了，你看他那个回头的样子。那个样子，是他一路上被许多人叫出来的。你叫的这一声，是其中一次。

你是不是也想起，有谁曾这样叫过你？他叫你的时候，没有要你做什么，只是认出了你。

那个人，也许已经不在了。可那一声，写在了你的土里。

这一声不必响。有时候，一个点头，一碗放在桌上的汤，一句「回来啦」，就够了。被认出来的人，不需要听见自己的名字，他只需要知道，这里有人知道他在。

下一编，要问的就是：既然定态会散，波会衰减，知会有限，什么是留下来的。

带 走 的 话

先被知，后知；人是在场里显影出来的，不是先站在场外的发动者。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我知道」是定态，「我去认识」是波，而「被知」是托住的那一样，它先于前两样。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把自己当作先在的发动者，是场塌成了一个点；承认自己先被托住，场就回来了。

想 一 想

最先叫出你名字的人是谁？你有没有也为谁，先叫过一声？

◆



第　八　编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十三节

导　语

十三章只剩最后一节：「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前十二节里，没有爱会怎样，爱是什么样，爱怎样塌，爱里含着什么，都说过了。这一节来收口，只有一句话，却有三个词要停下来看：「常存」「三样」「最大」。

这一编四章。第 38 章问「常存」：三样东西为什么不消失，又为什么只是换样子。第 39 章问「最大」：最大是比别的多，还是比别的高一层。第 40 章把三样的次序排出来，并且把命题 1 和命题 5 对一次账。第 41 章请来奥古斯丁，听他怎样把爱排成一张有先后的单子，再说本书为什么把次序看成场长出来的一性，并给这一编记总账。

这一编要让你看见一个反差：三样东西在经文里并排写着，在土里却不是并排站着。最大的那一样，大在托住别的，不在比别的多。

38

第 38 章

常存：三样都不消失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腊月二十七的晚上，程一苇趴在饭桌边写物理作业。题目是一只小球从斜坡上滑下来，问到了底部，速度有多大。书上有一句话，她早就背熟了：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外婆沈秀芝坐在旁边择菜，听见她念，手停了一下。

「那我年轻时候那股劲呢？」外婆问，「也没消失？」

一苇抬起头，想了想，说：「按课本，是的。」

她没有再往下说。可这句话留在了饭桌上，接下来好几天，一家人都觉得它不只是一句物理。

你大概也有过这样的时刻。一段拼命撑过来的日子过去了，你坐下来，忽然觉得空。信过的，盼过的，咬着牙熬过的，好像全都用掉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人到了某个年纪，常有这样一问：那股劲，到底去了哪里？

这一章，就接着一苇的课本，问这一问。

◆ 二、「如今」和「常存」

>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

前面十二节，保罗说了一长串会过去的东西：说方言的能，讲道的能，知识，都有一天要停下来（林前 13:8）。到了第十三节，他换了口气。第一个词是「如今」，第二个词是「常存」。

这个「如今」，要和第 12 节的「到那时」对着读。第 12 节说，我们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林前 13:12）。「如今」是模糊的日子，「那时」是清楚的日子。保罗说，在这模糊的日子里，有三样东西不走。

先说「常存」。希腊文里，它是 μένει，意思是留着、住下、不走。这个词在这一章里不是头一回出现。第 7 节的「凡事忍耐」，希腊文是 ὑπομένει，前面多了一个 ὑπό，意思是「在底下」。忍耐，就是留在底下。常存，就是留着。两个词出自同一个字根，隔了六节，在同一章里遥遥相望。

第 31 章说过 ὑπομένει。这里先记一笔：保罗说信望爱「常存」，用的是和「忍耐」同一个根的字。留得住的东西，和忍得住的东西，在他的耳朵里是一路的。

还有一个小细节。「三样」在希腊文里是中性复数，配的动词却是单数。不过中性复数配单数动词，本来就是希腊文的常规，不能靠它下大结论。本书只把它当成一个提醒：保罗写的是三样，可他的句子，是把三样合在一起说它「留着」。

◆ 三、历来怎么读

这一节话短，读法却不少。

头一种读法，把重心放在「如今」上。如今，就是现在这一世。到了那完全的来到，信会变成看见，望会变成得着，用不着再信，用不着再望，留到最后的

只有爱。奥古斯丁与阿奎那这一路大意如此〔待核〕。照这个读法，「常存」是说爱留得最久，信和望是路上的东西。

第二种读法，把重心放在「三样」上。保罗没有说前两样会退场，他只是说，如今，在这条路上，这三样不走。先知、方言、知识这些东西会归于无有，信望爱不会。照这个读法，三样是一起留下的，各自的位置不同。

第三种读法，是把这一节读成一句劝：剩下的东西里，选对该守的。方言与知识都不是错，可守不住，守得住的是这三样。

三种读法都有经文可靠，也各有难处。第一种读法要回答：既然信和望到了那时就退场了，为什么保罗说它们「常存」。第二种读法要回答：为什么第 8 节只说爱永不止息，没有说信望。

还有一个读法，比这三种更朴素。保罗这封信是写给一群吵吵闹闹的教会的。哥林多人爱比谁的恩赐大，谁会说方言，谁懂知识，谁跟的人更有名。保罗在这一节说的，也许只是一句收拾场面的话：你们争的那些东西都会过去，留下来的是这三样。这样读，「常存」是一句劝，不是一个物理命题。

本书把它读成能量，是多走了一步，这一步标〔待验〕。

本书不替历来的读法裁判。本书要做的，是换一副眼镜，看「常存」这两个字，能不能在土里找到一个站得住的意思。

◆ 四、本书的说法：一份能量，三种样子

先摆结论。**本书的说法**是：信望爱不消失，不是说某一份具体的信、某一次具体的盼望永远留着，而是说，这三样东西像能量一样，只换样子，不减少。

打个比方。一只小球放在斜坡顶上，它不动，可它有一份能量，叫势能。松手以后，球滚起来，势能变成动能。球滚到底，撞在垫子上停了，垫子微微发热，动能变成了热，也就是内能。

整个过程里，哪一刻能量都没有少。势能少了一点，动能就多一点；动能少了一点，内能就多一点。总数始终是那个总数，换的只是样子。

现在把这个账搬到信望爱上。第 1 章到第 6 章已经摆过：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土里站住的定态，带着内能；走动的波，带着动能；托住二者的场，存着势能。

那么，「常存」可以这样读：势能放出来，成了动能，动能经过粘性落下来，成了内能；内能攒够了，又给场添了一层厚度，场里的势能便更足。这是一个转着圈的账，每一步都在换样子，总数不丢。

请注意这句话的分寸。本书说的是「作比」，不是「等号」。物理里的能量是可以量的，信望爱不能拿秤称。能量守恒在物理里是一条被无数次检验过的定律，信望爱守恒，只是本书借它的形状读出来的一个说法，标〔待验〕。

◆ 五、搅水的人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有一个酿酒商的儿子，叫焦耳。他做了一个看上去很笨的实验：在一桶水里装一个带桨叶的轮子，用一个往下落的重物，通过绳子带着轮子转，一圈一圈地搅水（据科学史的常见讲法〔待核〕）。

他要量的是，重物落下去所损失的那份势能，和水升高的那一点温度之间，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换算。

他量了很多年。水只升高零点几度，要很精细的温度计才看得出来。结果是有的：落下去的劲，一点不少地变成了水里的热。

这个实验放在本书里，几乎是一幅现成的画。重物挂在高处，是势能；它落下去，是动能；桨叶搅水，水的粘性把动能磨成了热，是内能。一个粘性，把走动的劲，磨成了站住的东西。

本书说「望经粘性——忍耐——落成信」，用的就是这个画面。忍耐不是白白耗掉，它是一把磨子。

不过要老实说，焦耳量的是水，本书借的是画面。画面能借，数不能借。

◆ 六、一张蹦床的账

回到总比喻。一个人站在蹦床上，不动，这是定态。网被他的体重压下去一点，网里存着势能。

他一蹬，网把他弹起来，势能变成动能，他在空中，这是波。落下来的时候，动能又压进网里，压成势能。

一下一下地跳，每一下都比上一下低一点。劲去了哪里？一部分留在了网的纤维里，让它们微微发热；一部分被空气带走；一部分在他的膝盖和脚踝里，也成了热。热散在四处，看不见，摸不着，可它在，一点没有少。

先说蹦床对在哪里：它把三样东西的换算画面，摆得清清楚楚——站着的，动着的，托着的，彼此换来换去。

再说它错的地方。蹦床的网是先装好的，爱的场是一层层长厚的。网不会被跳的人改，场会被回写。网只撑得起一个人，场同时托许多定态与波。

这三处错，下面几章要一处一处地用。眼下只用它对的那一处：跳下去的劲，不会不见，只会换样子。

◆ 七、外婆那股劲去了哪里

回到饭桌上。外婆问的，是年轻时那股劲。

沈秀芝的丈夫，早年在工厂的事故里伤了腿。那几年，她白天上班，夜里在灶边熬药，周末骑车去很远的地方换便宜的米。那是一条苦难的路，一走就是好几年。

那股劲去了哪里？照本书的账，要分三处看。

一部分，落成了定态。她说话的时候，手是稳的；遇到事，先想着还能做什么，不想已经没了什么。这是她身上站住的那一块，是内能。

一部分，没有落成什么，成了波。她至今还在盼：盼外孙女考上好学校，盼女婿那个岗位好起来。这是走动的，是动能。

还有一部分，是最不容易看见的。这家人围着她吃饭，女儿能放心夜班，外孙女敢跟她顶嘴，她们都是被一片东西托着的。这片东西，是那几年里一点点长厚的，是势能。

所以，她年轻时那股劲，没有消失。它换了三种样子，留在了她身上，留在了这个家里。

当然，这是本书的读法。她自己未必这样想。她很可能只会说：「也就是熬过来了。」

这一句「熬过来了」，就是 ὑπομένει。

◆ 八、织一条围巾

外婆教一苇织围巾，是去年冬天的事。

头一天，一苇的针脚松松垮垮，一排紧，一排松。外婆没有替她织，也没有数落她，只在旁边坐着，一只手托在她的手背下面。

一苇的手来回地动，这是波。每织完一针，线圈落在针上，站住了，这是定态。针脚一行一行地叠上去，叠到第二十行，围巾有了一个样子，不会再散，这是内能攒起来的厚度。

外婆那只托着的手，起先托着整双手，后来只托着手腕，再后来不托了，就在边上坐着。托不托，围巾都织得下去。可那些被托过的日子里，一苇的手学会了一个松紧。这份松紧没有写在哪个针脚里，写在手里。

这也是换样子。外婆手上的劲，一部分变成了围巾上的针脚，一部分变成了一苇手上的松紧，还有一部分，变成了「冬天的晚上，有人坐在旁边」这件事本身。

这最后一部分，最难看见，却最不会丢。

◆ 九、不消失，不等于用得上

守恒这个说法，有一个容易漏掉的后半句，不说出来，前面的话就成了鸡汤。

能量不消失，可是能量会散。蹦床跳到最后，热量分在网里、空气里、脚底下，匀匀地摊开了。这些热还在，总数没少，可你再也不能用它把一个人弹起来。

物理里把这件事叫做「可用的能量会变少」。散得越匀，越用不上。

信望爱也有这样的时候。有人经过一场大事之后，说：「我什么都不信了。」他的信没有消失，它散成了一层薄薄的、匀匀的东西，散在谨慎里，散在冷淡里，散在一句「算了」里。它还在，可推不动任何事。

这样看，第五编里八个「不」讲的塌，也可以多一个读法：场塌了，不是能量没有了，是能量没有地方存了。势能放出去，没有场接住，就只能一路散成热。

所以，「三样都不消失」，是一句宽心的话，也是一句警告。宽心的是：你走过的路，没有白走。警告的是：留着，不等于用得上。要它用得上，得有一片场，把它重新聚起来。

◆ 十、只留一样会怎样

经文说三样常存。如果只留一样，会怎样？

先想只留信，也就是只剩内能。一杯水，满满的都是热，可整杯水一样热，没有高低。这样的热，你拿它推不动一个小风车。内能均匀地躺着，没有位置差，没有出口，不会去哪里。一个人只有信，没有望，没有场，就是一池静水：稳，可是不去任何地方。

再想只留望，也就是只剩动能。一辆车在冰上滑，没有路，没有坡，也没有人托着它。它滑一阵，慢下来，停了。动能经过粘性，变成了热，可没有场重新给它劲。只有望的人，是一个一直在冲的人：冲得很猛，冲不久。

最后想只留爱，也就是只剩势能。一块石头放在山顶，它存着很大的能，可它不动，不释放，也不落在任何地方。场绷得紧紧，没有定态，没有波，等于一张没人跳的蹦床。

三样，哪一样单独留下，都不成一个活的账。信没有望，是死水；望没有信，是空冲；爱没有信和望，是空场。

保罗说「这三样」，用不着我们再加解释：三样是一起被需要的。

还可以倒过来问一句：为什么偏偏是这三样？先知会停，方言会停，知识会归于无有，可这三样不停。本书的回答是：先知、方言、知识，是某一个定态、某一道波，是土里长出来的一件一件的东西；信望爱，是土的三种样子本身，是定态、波、场这三种存在的方式。具体的东西会散，样子不会散。只要还有土，就还有站着的，走着的，托着的。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饭桌。那个晚上，外婆问的那一句，一苇没有答出来。后来她在作业本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小字：「劲没有不见，是换了地方。」

第二天，母亲梁静下夜班回来，看见了这行字，没有说话。她把它抄在了自己的工作记录的最后一页。那是她当护士十几年来，头一次在工作记录里抄一句话。

你也可以试一试。明天能试：找一段你已经走过去的日子，坐下来，写三栏。第一栏写「那段日子里，我身上站住的是什么」；第二栏写「我还在盼的是什么」；第三栏写「有谁、有什么，一直托着我」。

写完你会发现，这三栏里的东西，十有八九，是那股劲换来的样子。

如果你写着写着发现第三栏是空的，那不是你没有，是你还没看见。请再想一想：谁在你最差的时候，没有走？

> 带走的话
>
> **那股劲没有不见：它落成了站住的，走成了盼着的，托成了一直在的；只换样子，不丢。**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三样一起留着，重心落在「站住」。内能是换样子之后最后落脚的地方，也是外婆身上最看得见的一块。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撑开了。三样东西互相换的地方，是同一片场；换来换去，场没有缩小，只是第七节说的那样，散了就用不上。

想一想

你走过的一段难日子，那股劲现在落在了哪里：身上，盼头里，还是身边的人那里？

你有没有哪一刻，觉得自己的信「散」了？那时候，有没有一片地方，可以让它重新聚起来？

◆

39

第 39 章

其中最大的是爱：场大于场中之物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腊月二十八，一家人在摆年夜饭的桌子。外婆让一苇数碗：十二个碗，八个盘，一盆鱼汤，一盘清蒸鲈鱼。

一苇数完，外婆问：「这桌上，什么最大？」

一苇看了看，指着那盘鲈鱼：「它。盘子最大。」

外婆摇摇头。

一苇又指鱼汤盆。外婆还是摇头。

「那是什么？」

「桌子。」

「桌子又不是菜。」一苇说。

「就因为它不是菜。」外婆说。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对话？一个东西说「最大」的时候，你想的是它比别的多、比别的重、比别的强。可外婆说的「大」，是另一种大：别的东西都放在它上面。

这一章讲的，就是这两种大。

◆ 二、经文

> **「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

这一节夹在两章中间。前一章的结尾，保罗说要指示一条最妙的道路（林前 12:31）；后一章的开头，他说要追求爱（林前 14:1）。第 13 章是这条路的正中间，「其中最大的是爱」，是这一章的收口，也是前后两章的接口。

整节经文的最后一句，只有七个字。希腊文是 μείζων δὲ τούτων ἡ ἀγάπη，大意是：这些里头，更大的是爱。

μείζων 是「大」的比较级，和合本译作「最大」。保罗没有说爱「更好」「更真」「更要紧」，他用的是一个量的词：大。

这就留下一个问题。大，是大在哪里？

◆ 三、历来怎么读

历来的读法，大致有三路。

第一路说，爱最大，因为它留得最久。信到了那时变成看见，望变成得着，只有爱不会换。这一路的读法，我们在上一章见过，奥古斯丁与阿奎那一路大意如此〔待核〕。

第二路说，爱最大，因为它是目的，信与望是路。人信，是为了与所信的在一起；人望，是为了得到所望的；而爱，就是那个在一起本身。这一路的读法，后来的神学家讲得很多，大意如此〔待核〕。

第三路说，爱最大，因为它朝着别人。信与望，多半是自己和神之间的事；爱，一定牵出另一个人。保罗在第 12 章末尾说他要指示「最妙的道路」（林前 12:31），第 13 章接着讲的，就是这条路。

三路读法，都在说一件事：爱和信、望不是同一类的东西，不能放在一排比高低。这个直觉，历来的读者都有。

只是他们给这个不同的理由不一样：久，终，向外。

本书要说的，是第四个理由，和这三个不冲突，可换了一个角度。

◆ 四、本书的说法：层级，不是程度

先摆结论。**本书的说法**是：爱最大，是层级最大，不是程度最大。

什么叫层级？定态站在场里，波走在场里，场不站在任何一个定态里，也不走在任何一道波里。信是一个特征纠缠站住的样子，望是它走动的样子，说的都是「一个」。爱说的，是特征纠缠之间：连接、次序、结构。

这就像一张桌子，和桌上的菜。菜是一个一个的，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位置。桌子不和菜比样子，它是让菜有位置的东西。

所以，在这一节里，「最大」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这盘比那盘多。这是程度。另一个意思是：这盘放在那张桌上。这是层级。本书读的是第二个意思。

再回头看势能。势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物体。小球在山顶有势能，可这份势能不是小球的，是小球和地球之间的。把地球拿走，小球没有势能。

动能和内能则不一样。一辆车的动能，是这辆车自己带着的；一杯水的内能，是这杯水自己带着的。它们可以算在一个东西头上。

势能算在两个东西头上，算在它们之间的位置上，也就是算在场上。所以，说爱是势能，就是说爱不是某一个人身上的一块东西，是人与人之间、事与事之间那片托着的地方。

这就是「场大于场中之物」。

再举一个家里的例子。一张茶几上放着茶杯、果盘、遥控器。每一样都有自己的样子，自己的重量。你要问茶几比它们大在哪里，不能说它比果盘更甜，比遥控器更灵。它大，是因为它是让这三样东西有了位置、有了远近的那一块平面。你把茶几抽走，三样东西没有一样变了，可它们一起掉在了地上。

◆ 五、大，不等于多

今天的人读「最大」，很容易读成一张榜。手机上有销量榜、热搜榜，学校里有成绩排名，公司里有绩效排序。榜上的东西，都是一件一件的，谁在前，谁在后，一眼看得出来。

照这个习惯，「其中最大的是爱」，就成了信第三、望第二、爱第一，爱领奖。

可是桌子上不了菜的榜。榜是桌上的东西，桌子不在榜上。把爱放进榜里，爱就成了和信、望一样的一道菜，只是排得靠前。这样读，经文还是通的，却把本书要抓的那一层，抹平了。

两种大，混在一起，会出笑话。

假设有人问：爱占百分之几，信占百分之几，望占百分之几？这个问法，把三样当成一块蛋糕切。蛋糕可以切，场不能切。你不能说一张桌子占了一桌饭的三成。

再假设有人问：爱比信大，是不是说信不重要？这个问法，把层级读成了高下。一间屋子比屋里的椅子大，没有人会说椅子不重要。没有椅子，屋子就是空屋。

这里要说清楚一件事，免得读成另一个极端。场大于场中之物，不等于场可以一个人单独要。场里没有定态，没有波，就只有一片绷着的空。第 38 章说过，只留爱，是一张没人跳的蹦床。

所以，大，不是「可以丢掉别的」的资格。大，是「别的东西，要在这里才站得住、走得动」的位置。

信望爱三样，没有谁多谁少。有的只是：一个站着，一个走着，一个托着。托着的那个，才是三样所在的地方。

用九格表的话说，竖着看，每一行是一个特征纠缠的一种样子；横着看第三行，说的是特征纠缠与特征纠缠之间。前两行回答「它是什么样」，第三行回答「它们之间是什么样」。这两个问题不在同一层，所以答案不能放在同一个秤上称。

一个人的信很稳，是前两行的事。他和身边人之间的连接、次序、结构，是第三行的事。有的人自己信得很稳，身边的人却一个个散了，这不是他的信不够大，是第三行那一层，没有人守。

◆ 六、在经文里找证据

这个读法是本书的说法，不是保罗的明文。所以要问：整章经文里，有没有地方，是这样用的？

有三处。

第一处，第 7 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是在讲爱的样子。爱的描述里，竟然含着「相信」和「盼望」。如果爱和信、望并排，第 7 节就乱了。如果爱是场，场里含着信，含着望，一切就通。第 29 章到第 31 章细说过。

第二处，第 8 节：「爱是永不止息。」先知、方言、知识，都有一天归于无有。这些是什么？是定态和波。一个具体的预言，一个具体的知识，是一个站住的样子，或者一道走过的波，它们会散，会衰减。可爱不是其中的一个，爱是它们所在的场，所以一个散了，一个衰减了，场还在。

第三处，第 1 节到第 3 节：说万人的方言，明白各样的奥秘，全备的信，舍己身叫人焚烧，没有爱，都「算不得什么」「与我无益」。这四样，有的是信息，有的是逻辑，有的是内能，有的是动能。它们一件一件，都需要场；没有场，每一件的价值，算不出来。第 17 章把它写成了一道乘法里的零。

第四处，在前一章。第 12 章里，保罗把教会比作一个身体，身体有许多肢体，眼、耳、手、脚，各有各的用处。他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林前 12:21）

身体比任何一个肢体都大，可这个大，不是说身体比眼睛更会看，比手更会拿。身体大，是因为眼睛和手在它里面，才是眼睛和手；一只离开身体的眼睛，就不再是眼睛了。保罗接着说，要叫肢体「彼此相顾」（林前 12:25）。「相顾」两个字，用本书的话说，就是场里的连接和次序。

所以，前一章刚读过一个身体大于肢体的比方，接着读「其中最大的是爱」，把爱读成托着信与望的那一层，不是硬加的，是顺着保罗自己的笔路。

四处合起来，爱在这一章里，不是和信、望并排的第三项，是它们站着、走着的那个地方。

◆ 七、场为什么不是又一样东西

有人会问：你说爱是场，不是第三样东西，那场是什么？你能指给我看吗？

指不出来。这正是场的样子。你可以指着一个定态说：这是他的信。你可以指着一道波说：这是他的盼。可你指不出「托着」在哪里。你能指的，只是被托住的那些东西：一个人没有塌，一个家没有散，一件事经了很久还在。

物理里的场也是这样。磁铁周围的磁场，你看不见，摸不着，撒一把铁屑，铁屑自己排成一圈圈的线。场不是铁屑，可场的样子，在铁屑身上看得见。

爱也是这样。你看不见爱，你看见的是一个人走过难日子以后，身边的人没有散。

这就留下一个诚实的难处：场既然只能从场中之物身上读出来，本书说「场大于场中之物」，会不会只是一个说法，验不出来？

本书的回答是：可以验一点。去看一个地方，把里面的人换掉一半，场还在不在。一个家，一个班，一个开了几十年的老铺子，换了人，规矩和气氛还留着，那就是场比场中之物活得久。要是一换人就全变了，那里原来就没有场，只有几个人。

◆ 八、三个常见的误会

第一个误会：爱最大，所以信和望可以省。

不是。第 38 章说过，只有爱，是空场。第三编更是反过来说：没有爱，一切算不得什么，可这不是说有了爱，别的就不要。

第二个误会：爱最大，所以爱别人的人，比有信有望的人高一级。

也不是。层级说的是三样东西之间的位置关系，不是说人。一个人在场里显出一个能爱的样子，另一个人显出一个能信的样子，还有一个人显出一个能盼的样子，他们不是三个等级，是同一片场里三种显出来的样子。

第 22 章说过，「不自夸，不张狂」讲的，正是一个点要当整片场。要是读完这一章，有人觉得「我是爱的，所以我大」，那他已经把场收成了一个点，这个人已经塌了。

第三个误会，藏得更深：爱最大，所以爱越多越好，爱得越满越好。

场不是越大越好，是越能托住越好。一个家里，人人都说「我都是为你好」，爱的话很多，谁也没有被托住。这样的话，是话多，不是场厚。

判断一片场，不看它说了多少，看里面的人，走过难日子以后，还在不在。

还有一个更深的难处，本书要自己说出来。保罗这一节写的是三样并排的句子，「有信，有望，有爱」。把并排读成层级，是读者加的。这一点，列入第51章里的最弱处。

◆ 九、一个完整的例子：调岗之后的饭桌

程远去年被调了岗，调到一个没人想去的位置。他的本事还在，这是信；他盼着有一天调回去，这是望。这两样，他都没丢。

可是那一阵，家里的饭桌上，他常常一句话都不说。

有一天晚上，一苇把他的碗往他面前推了推，什么也没问。梁静给他夹了一筷子菜，没有劝。外婆在旁边，说起自己年轻时厂里排班，也被调过一次，调到最冷的那个车间。

谁也没有说「你要振作」。

饭吃到一半，程远忽然说了一句：「那个岗，其实也有人要做。」

这句话不大。第二天早上，他下楼倒垃圾，在楼道里碰见邻居老张，居然聊了十分钟新岗位的事。前一阵，他逢人都躲着走。

他的信，在那片饭桌上，有了地方放；他的望，也有了地方放。他的本事，没有因为被调岗而变成笑话；他的盼头，也没有因为没人理而变成怨。

梁静后来对一苇说，那天她看着他吃饭，忽然想起结婚头一年，两个人挤在出租屋里，也是这样，谁也没有说什么，一碗面分着吃。那时候没有人觉得它是什么东西，现在看，它是后来所有日子的底。

要说谁托住了他？不好说。是那一桌子的人，是那一碗没有被收走的饭，是前面许多年里这个家一点点长起来的东西。他在那片场里，显出了一个能再往前走一步的样子。

这就是「最大」。大的不是哪一个人说了哪一句话，大的是饭桌。

◆ 十、放回日子里

你的饭桌在哪里?

也许是一个家，一个班，一个小组，一个很久没有联系但随时可以开口的朋友。它不一定大，不一定好看，不一定和谐。它只要有一个性质：你在里面，不必先证明自己有用。

明天能试：找一个场合，问自己一句「这是菜，还是桌」。有时候你为一件事焦虑，是因为你把一盘菜当成了桌子，把一次考试当成了整个人生；有时候你反过来，把桌子当成了菜，把一个家当成了可以随便换的东西。

问完这一句，再看一眼眼前的事，大小就不一样了。

还有一件小事可以试：这个星期，挑一个人，不为任何事找他，只是让他知道你在。不给建议，不求回报，也不指望他变好。你会发现，这样一句话，比一次长谈更接近经文里说的那个「大」。

> **带 走 的 话**
>
> **爱最大，大在它是别的东西站着、走着的那个地方；比别的多，不是它大的理由。**

> **小　账**
>
>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 托住。这一章整个落在场上：势能不属于任何一个东西，属于它们之间的位置。
>
>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 本章讲的是撑开。要是把「最大」读成「我最大」，场就塌成了一个点，这是第 22 章的老账。

> **想 一 想**
>
> 你家里或工作里的那张「桌子」，是谁、是什么？你有没有把一盘菜当成桌子的时候?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只因为他在你就觉得安心，你有没有告诉过他?

◆

40

第 40 章

望立次序，信接实底，爱守结构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春节前一天，梁静陪母亲在阳台上晒被子，随口问了一句：「妈，爸伤了腿那几年，你最难的时候，是先信，还是先盼？」

沈秀芝笑了。「哪有什么先后，」她说，「一口饭一口饭熬过来的。」

梁静没有再追问。可这个问题，她后来想了很久。

你也许有过同样的问题。一个人说起难日子，常常说不出先后：好像什么都是混在一起的，信里有盼，盼里有信，全都靠着一股劲撑着。

可是，混着过的日子，回头看，常常有先后。只是当时在里面，看不见。

这一章，要把这个先后拆出来。

◆ 二、经文

>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来 11:1）**

>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 5:3—5）**

两段经文，一段在《希伯来书》，一段在《罗马书》。头一段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第二段说，患难、忍耐、老练、盼望，一环扣一环，最后落在爱的浇灌上。

这两段，是本书的总钥匙：所望之事的实底。

◆ 三、历来怎么读

先看《希伯来书》这一节。和合本译作「实底」的那个词，是 ὑπόστασις。它由 ὑπό 和 ἵστημι 合成，大意是「站在底下的东西」。

历来的译法很多。有的译成「实质」，有的译成「保证」，有的译成「地契」，意思是：你还没有拿到的东西，已经有一张凭据，在你手里。这个词在古代的契约里，常指一笔产业的凭证〔待核〕。

「确据」是 ἔλεγχος，原意是检验过的证明。

再看《罗马书》。「老练」是 δοκιμή，原意是经过检验而站住，比如一块金子在火里验过。保罗把苦难看作一种试验：金子过了火，才知道是金子。

和合本把这个词译成「实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实」是实在，「底」是下面。汉语里的「底」字，有底子、底气、托底这些用法：一个人「心里有底」，是脚下有东西；「没底」，是悬着。希腊文说的「站在下面的东西」，汉语一个「底」字，几乎就说完了。

历来的读者看这两段，常常看到的是教训：信是实底，所以要信；苦难生忍耐，所以要忍。

本书看到的，是一条有先后的路。

◆ 四、本书的说法：三句话

本书的说法，可以压成三句。

这三句话，是从命题 2 里长出来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是望，「实底」是信，把一件事放在另一件事的下面，就是场的托。一节经文里，三样已经都在了。

三句如下：

望立次序，信接实底，爱守结构。

先说望。望，是立一个「尚未」。所望之事，是现在还没有的事：孩子还没有长大，病还没有好，人还没有回来。有了这个「尚未」，日子就有了前后，有了次序：现在，在这个尚未的前面；尚未，在现在的前面。

再说信。信是给这个尚未一个实底。「实底」，是站在底下的东西。一个人望着一件远处的事，有了实底，那件事就从远处挪到了脚下。他不是已经得着了，而是在他站的这块地上，已经有了一小块是那件事的样子。

最后是爱。爱守结构。前面两样都是发生在日子里的，望是一个波，信是一个定态。波会衰减，定态会散。要它们经得起时间，得有一片场，让它们的连接、次序、结构，一直保持。

用蹦床说：望，是那一蹬；信，是网被压下去又恢复，网里稳住的那份力；爱，是整张网绷着的状态。

三句话的次序，是走的时候的次序。

再看三句话里的三个动词：立，接，守。

立，是从无到有，立一根杆子。望把一个尚未立起来，之前它不在日子里，立了以后，日子就有了一个朝向。

接，是两头合上。信把「尚未」和「现在」接到一起，使一件远处的事，在脚下有了一小块。接得上，是因为底下有东西垫着。

守，是时间里的事。立和接都是一下，守是很多下。爱不是做一件事，是让前两件事经得起时间。

所以，三样东西里，爱是最慢的，也是最后被看见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了老年才会说：原来这一辈子，是被一些东西托着过来的。年轻时只看见自己在冲、在站、在熬，看不见脚下那片一直绷着的地。

◆ 五、对账：命题 1 和命题 5

这里要对一次账。

命题 1 说：「信，是连接的动力；望，是次序的动力；爱，是结构的动力。」命题 5 说：「爱是数学，是特征纠缠的场：特征纠缠的连接、特征纠缠之间的次序、特征纠缠的结构。」

一个说三股劲各管一件，一个说爱这一片场把三件都包了。读起来，像是矛盾：连接，到底是信管，还是爱管？次序，到底是望管，还是爱管？

本书的说法是：这两条命题，讲的是两层。

	命题 1：三股劲	命题 5：场的三性
信	连接的动力：让连起来的东西自己站住的那股劲	
望	次序的动力：让一件事排在另一件前面的那股劲	
爱	结构的动力：让整个形状经得起时间的那股劲	连接、次序、结构，三件都是场的性质

先看命题 1。「动力」，指的是让它持续的那股劲。信是连接的动力，意思是：连接成了以后，让它不松的，是信。信不是那个去连的动作，是连接稳下来

之后的自持。望是次序的动力，意思是：让一个尚未，一直排在前面、一直被朝着走的，是望。爱是结构的动力，意思是：让整个形状不塌的，是爱。

再看命题 5。连接、次序、结构，是场的三个性质。它们是场「是什么」，不是谁去推动它。

拿沈秀芝那几年来对一次。丈夫头一回扶着床沿站起来，他的腿和他的身体，重新连成了一个能站的整体，这是场的连接一性；让这个整体第二天还站得住的那股劲，是信。她每天把站立的时间往后挪一点，先短后长，这个先后，是场的次序一性；让她一直朝着「再长一点」去的那股劲，是望。整个家在这几年里没有塌，是场的结构一性；让它不塌的那股劲，是爱。

所以，两条命题并不打架。一条讲「劲」，一条讲「性」。劲在定态和波身上，性在场身上。场有连接这一性，信是让这一性在一个定态身上不松的劲。场有次序这一性，望是让这一性在一道波身上一直朝前的劲。场有结构这一性，爱既是这一性，也是守住它的劲。

最后一句要老实说：爱在这里占了两个位置。它既是场，又是场的一股劲。这一点，列入第 51 章的最弱处。

◆ 六、两种先后

走的时候，望在先。可是在底下，爱在先。这两个「先」，不矛盾。

坐过高铁的人都有体会。你坐在车里，先觉到的是「快到了」，那是望。再觉到的是座位稳稳的，杯里的水不晃，那是信。至于路基和钢轨，没有人想它，可整趟车都压在上面，那是爱。

第 3 章和第 5 章已经讲过一个转换的账：爱是势能，放出来成动能，也就是望；动能经过粘性，就是忍耐，落成内能，也就是信。所以，从能量的流向看，次序是：爱，望，信。

那么，为什么走的时候，说望在先?

因为人在日子里，最先觉到的，是望。一个人站在难日子里，头一件觉到的，是「尚未」。他很少先觉到「有一片场托着我」，这件事往往要到走过去以后才看见。

这就像一个人在蹦床上，先觉到的是弹起来的那一下。绷着的网，要等落下来以后，才知道它一直在。

所以有两个先后：走的时候，望先、信后、爱最后被看见；底下，爱先、望随、信落。前一个是经验的次序，后一个是地基的次序。

沈秀芝说「哪有什么先后」，是因为她在里面。梁静回头看，才看出先后。

◆ 七、一条链，转着圈

《罗马书》5:3—5 那条链，现在可以读得清楚一些。

患难，是路。患难生忍耐：忍耐，是粘性，是动能一点点化成热。忍耐生老练：老练，是经过检验而站住，是一次显露的回写，是内能攒下了一层。老练生盼望：站住了的东西，又能立起新的尚未，是新的波。

「老练」这个词值得多停一下。δοκιμή 原意是金子过了火以后的成色。一块金子，没有过火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不是金子；过了火还在，才算验过。所以，老练不是一个人「变得圆滑」，是一块东西「被验过了，站得住」。每验一次，就是一次回写，土里多了一层验过的东西。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盼望是老练生的，不是患难直接生的。直接从患难里长出来的盼，是一时的、飘的。验过之后长出来的盼，脚下有东西。

最后一句最要紧：「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盼望不落空，因为有爱。用本书的话说：波不落空，因为场一直在。

这是一个转着圈的账：场放出波，波经粘性落成定态，定态厚了，又给场添了一层，场放出新的波。

要注意一个词：「顺利通过」。圈能转起来，是因为走过去了。卡在患难里不走过去的人，圈就停了，不加厚，反而让场塌。第 9 章讲过这个区别。

◆ 八、再看一遍：一苇的错题本

把这三句话，放到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身上。

程一苇初三，成绩起落。她有一个尚未：考上一所离家近的好高中。这是望。她把这个尚未立起来以后，日子有了前后，周一要交的卷子排在周五要背的古诗前面。

她有一本错题本。每周把错过的题抄一遍，写上错在哪里，到周末再做一遍。头一个月，没有什么变化。第二个月，同一类题，她错得少了。到了第三个月，有一次，她看着一道题，不用想，手就往对的方向去了。这是信，是一小块站住的地方，不是考上了，是脚下有东西了。

她错题本的纸，是外婆拿旧账本裁的；每个周末的晚上，是母亲下夜班前替她把台灯拧亮。没有人说过什么。这是爱，是场，托着她一遍遍错、一遍遍改，而不把她的每一次错当成这个人不行。

要是只有那个尚未，没有错题本，就是空等。要是只有错题本，没有那个尚未，就是一本越抄越厚的账。要是有这两样，没有那盏台灯，第一次大考砸了，整个人就塌。

三样，一样不少，她才走得下去。

◆ 九、少了一件会怎样

三件事，少了一件，会怎样?

实底，不是保证。

有人对你说：放心，会好的。这是一句保证，保证落不到脚下。有人对你说：你看，今天比昨天多走了三步。这是一个实底，脚下有了一块。

前一句听起来更暖，后一句才有用。第 5 章说过，望要落成信，中间要过粘性这一关，一步一步地磨，才磨出一块能站的地。没有磨过的保证，叫空头支票；磨过的，才叫实底。

所以来 11:1 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不是说信是对所望之事的保证，是说信是已经站在那里的那一小块。

只有望，没有信：望立了一个尚未，却没有实底。这是空等。每天都在等一件事，却没有一小块是那件事的样子，等得越久越空。

只有信，没有望：实底有了，不知道往哪里去。一个人站得很稳，可是没有朝向，像一块立在原地的碑。

没有爱，只有信和望：一个人站住了，也朝前走了，可没有片场托着他，走一段就累，累了就塌。

反过来看，三件事都在，一个人才是活的：有尚未，有实底，有托着的地方。

◆ 十、一个完整的例子：那几年的先后

把沈秀芝那几年，一段一段拆开看。

第一年，丈夫刚出事。她最先有的，是一个尚未：他能自己下床。这是望，立了次序。她每天盼的，就是这一件。

第二个月，丈夫扶着床沿，站了十秒。十秒不算什么，可这十秒是实底：所望之事，有了一小块落在了脚下。这是信，接了实底。

第一年以后，她开始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撑。邻居送来过菜，厂里的工友轮着来看。这些，从第一天就在，她到后来才看见。这是爱，守着结构。

她当时说不出这三个字。可日子是这样排的。

后来她对梁静说过一句话：「那时候不觉得苦，觉得苦的是后来有空了，想起来的时候。」

在里面的时候，只有一步接一步。回头看，才看见先后，才看见脚下一直有地。

要说谁在其中做了决定？不好说。她没有决定要信，也没有决定要望。那片场托住了她，她在里面显出了一个能等的样子。

◆ 十一、放回日子里

你正在盼的一件事，是什么？

明天能试：把它写下来，然后在下面写一行：「今天，这件事有哪一小块，已经落在了我的脚下？」不要写大事，写一小块：一个电话，一次练习，一个人说的一句话。

这一小块，就是实底。如果一整天什么都找不到，就写「今天，我没有放弃去找」。这也算，因为它是一个脚印。

再写一行：「是谁，或者是什么，托着这件事？」

写完你会发现，这三行：尚未，实底，托着的，缺一行，那件事都立不起来。

最难写的往往是第三行。人习惯把成绩算在自己头上，把托着的地方算作理所当然。试着写出两个名字，哪怕只是「楼下早点铺的老板」「每晚替我留灯的人」。写出来，你就开始看见那片场了。

带走的话

望立一个尚未，信给它一块实底，爱托着这两样；走的时候望在先，底下爱在先。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三样都有。这一章把它们排成了一条链，望先走，信接住，爱一直托着。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撑开了。命题 1 和命题 5 对账之后，爱占两个位置，这一点没有收窄，只是记了账，等第 51 章。

想一想

你正在盼的那件事，今天有哪一小块已经在你脚下了？

你有没有一个时候，是回头看才看出先后的？

◆

41

第 41 章

爱的次序：奥古斯丁的 ordo amoris 与本书的场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年三十前一天，程远和梁静吵了一架。不是大吵，是那种压低了声音的吵：大年初一，先去哪边？

程远的父亲在乡下，七十八岁，腿脚不好。梁静的母亲就在这间屋里，七十一岁。两边都要去。可路上要四个小时，一天只能跑一边。

「先去谁家，」梁静说，「不是路的事，是谁在你心里排第一。」

程远不说话。

沈秀芝从厨房出来，擦着手，说了一句：「这事不是排出来的。」

她没有再说下去。可这句话，正好是这一章要问的。

你有没有被这样的单子逼过？先顾老人，还是先顾孩子；先顾工作，还是先顾家；先顾别人，还是先顾自己。有人把这样的单子，叫作爱的次序。

◆ 二、奥古斯丁说了什么

奥古斯丁（354—430）是北非的主教，一生写了很多书。他谈爱的次序，用的是拉丁文 ordo amoris。

本书转述他的几处大意，都标〔待核〕。

头一处：他说，德性，就是爱得有次序。大意是：爱该爱的东西，爱的轻重，合乎它该有的轻重〔待核〕。

第二处：他在《论基督教教义》里，把世上的东西分成两类：可以享用的，和可以使用的。要享用的，是终极的那个；要使用的，是路上的东西。把该享用的当成使用，把该使用的当成享用，爱就乱了〔待核〕。

第三处，是《忏悔录》里一句常被引的话，大意是：我的重量，就是我的爱，我被它带到哪里，就到哪里〔待核〕。

第四处，常被概括成一句话：爱吧，然后做你愿意做的。这句话常被误读成放纵，原意是：爱若是对的，做出来的事自然是对的〔待核〕。

他写这些话，不是在书斋里。《忏悔录》里讲他年轻时追名、追欲，爱得又急又乱，后来才回头，把那种乱叫作爱错了地方〔待核〕。所以 ordo amoris 对他不是一个概念，是他自己从乱里走出来的一笔账。

四处合起来，奥古斯丁的爱，有一个核心：爱是有轻重的，轻重有次序，次序乱了，人就乱了。

◆ 三、先说他对在哪里

说他错之前，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对的，第一，是看出了爱会乱。一个人把小的当大的爱，把一件东西当成了全部，这个人就会被那件东西拖着走。每个人都见过这样的人：为一份工作，丢了家；为一个面子，丢了朋友。

第二，是看出了爱有重量。「我的重量，就是我的爱」，这句话几乎是在讲势能：一个东西往哪里落，取决于它在场里的位置。

第三，是他没有把爱写成一个情绪。爱在他那里是一个方向，一股会把人带去哪里的力。

这三样，本书都愿意向他学。还有第四样：他认真对待「先后」这件事。很多讲爱的人，只说爱要多，不说爱要排。奥古斯丁看见，爱多了，也会乱；乱起来，比少还伤人。这个提醒，放在今天的日子里一样有用。

这三样，本书都愿意向他学。他完全成立的条件是：当爱已经乱了，需要有人说一句：这是排错了。

◆ 四、「我的重量」：势能的另一种读法

先把奥古斯丁那句话再看一遍：我的重量，就是我的爱，我被它带到哪里，就到哪里〔待核〕。

这句话读起来像诗，读过物理的人会觉得眼熟。重量，是一个东西在场里被拉向哪里的那份力。一块石头在山顶，被地球拉着，它的「重量」就是它往下的那股劲。石头自己没有选，场把它放在了哪个位置，它就被拉向哪里。

奥古斯丁说的，几乎是同一个形状：人在一片场里，爱是把人拉向某处的那份重量。他没有说人决定了爱什么，他说人被爱带着走。

这一点，本书完全接得上。爱不是人手里拿着的一件东西，人是在爱里被带着、被托着的。第 37 章说过，人是在场里显影出来的，不是发动者。

奥古斯丁的这一句，比他后来排出的那张单子，离本书更近。单子是他把重量排成了先后；重量本身，是场。

◆ 五、换一副眼镜：单子，还是场

奥古斯丁把爱排成了一张单子，有先后。

单子有三个样子。第一，它是先写好的：先爱谁，后爱谁，写在前头，人照着排。第二，它是一条线：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路排下去。第三，它是上头给的：次序来自一个比人更高的秩序。

本书的看法，不一样。**本书的说法**是：次序不是一张单子，次序是场的一性，而且是长厚的。

长厚的意思是：次序不是先写在纸上，再让人去照着做，而是人一次次走过去之后，一层层回写出来的。

这就好像一个家里的「谁先谁后」。你要是问一个过了几十年日子的家，谁排第一，他们多半说不出。可到了事情上，大家都知道：这事该谁先，那事该谁让。这个次序，没有人写过，它是一年年的日子里长出来的。

再看形状。单子是一条线，场是一片地。在场里，次序不是一排，是里外，是远近，是哪一块托着哪一块。老人、孩子、自己、工作，在场里不是排成队，是一张彼此牵着的网。

所以，单子讲的是「先爱谁」，场讲的是「这一片地，是怎样托着这几个人的」。

把两样并排放，差别更清楚：

	单子	场
怎么来	先写好，人照着排	走过的路回写，一层层长厚
什么形状	一条线，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一片地，有里外远近，彼此托着
谁在管	排单子的人，或更高的秩序	没有谁，是日子长出来的一性
出了岔子	改单子	看哪一段路没有走过去

◆ 六、次序是长厚的

回到命题 7：信望爱不是带来的，是一层层长厚的。每顺利走过一段苦难之路，显露就回写一层。

次序也是这样长出来的。

沈秀芝那几年，她没有一张单子，写着「先顾丈夫，再顾孩子，再顾自己」。她只是一天一天地走。哪一天孩子发烧，她让丈夫的药晚了一小时。哪一天厂里要加班，她换了一个班。这些，一次一次，回写进了这个家。

到了今天，这个家有一个次序：谁病了，大家围着谁；谁要考试，大家让着谁。没有人立过规矩。

这就是次序是场的一性：它长在那里，是那片土厚起来的样子，不是单子照出来的。

一个开了三十年的小面馆，也是这样。老板娘从来没有写过「谁先谁后」，可新来的伙计三天就懂：头一碗面给赶早班的环卫工，灶上的火归老师傅管，收钱的事轮不到你。这些，没有一条是贴在墙上的，是一天一天做出来，一层一层回写进这家店里的。

换了一个伙计，次序还在。这就是场比场中之物活得久。

本书要老实说一句。奥古斯丁的次序，不全是人排的，他认为那是受造的秩序，是神定下的。本书的立场，在第 51 章会写明：本书不替读者决定信仰，也不裁判这件事。本书只说，在人这一边，在日子这一边，次序是长厚的。至于那更高的秩序有没有，本书不下判断。

读者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信的人可以把长厚的次序，读成是在那个更高的秩序里长的；不信的人可以把它读成日子自己的事。本书这一层的说法，两种人都能同意：不管次序最终从哪里来，到了人的日子里，它是一层一层走出来、回写进去的。

◆ 七、两张单子撞在一起的晚上

回到初一先去哪边。

程远和梁静，各有一张单子。程远的单子写着：父亲年纪大，路远，一年见不了几次，所以先去。梁静的单子写着：母亲就在身边，一年到头都在帮忙，不能在大年初一把她撇下。

两张单子，都有理。单子对单子，只能争。

沈秀芝说「这事不是排出来的」，意思是：这是一片场里的事，不是两张单子的事。

那天晚上，她没有再说什么，只在厨房里把一锅饺子煮了。吃饭的时候，程远说：「要不，初一在这边陪妈，初二一早我们回我家？」梁静说：「那你爸一个人，初一的晚饭怎么办？」一苇忽然说：「初一晚上给爷爷打视频，我来。」

这个晚上的排法，有几处值得看。没有一个人说「我最重要」。程远没有拿「我爸年纪大」当王牌，梁静没有拿「我妈一年到头帮忙」当王牌。一苇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她那句话，是三个人里唯一没有站在单子上的话。

事情就这样排下来了：初一在这边陪外婆，初二一早，一家三口开车回乡下；初一晚上，一苇给爷爷打视频。

这样的排法，没有哪一张单子排得出来。它是一家人，在这个晚上，在这片场里，一点点摆出来的。

这不是说单子没用。单子可以帮你看清，哪一处排错了。可是，真正让一件事排得下来的，是场。

◆ 八、今天与机器

今天的机器，能把奥古斯丁的 ordo amoris 背得很熟。你问它，它会给你一张整整齐齐的单子：先神，再人，再自己，再物。

机器还能做得更多，而且不会累。你把你家的情况告诉它，它可以给你一个优先级，一二三四，附上理由。

单子可以被复制。你拿到的这一张，和别人拿到的那一张，可以是同一张。

还有一个差别，更细。机器给的单子，是对着一个问题给的，问完就完了。场里的次序，是一年年的日子回写出来的，每一次排下来，都会改变下一次怎么排。单子不会因为被用过而变厚，场会。

场不可以。一个家的次序，是这个家的日子长出来的，换一个家，就不是这个次序。

所以，机器给你的，是一张可以拿来参考的单子。至于这张单子，在你的饭桌上排不排得下来，要看你们的场。第 47 章会专门问：机器有信息、有逻辑、有数学，它有场吗。

◆ 九、本编总账

这一编四章，各问一件事，各得一个结果。

章	问什么	本书的说法	落在九格表哪里
第 38 章	常存是什么意思	三样不消失，只换样子；不消失不等于用得上	三种能量之间的换算
第 39 章	最大是什么意思	层级最大，不是程度最大；场大于场中之物	爱：场、势能
第 40 章	三样的次序怎么排	望立次序，信接实底，爱守结构；命题 1 讲劲，命题 5 讲性	三样的动力与场的三性
第 41 章	爱的次序是什么	次序是场的一性，是长厚的，不是单子	爱：次序

把四章放在一起，还能多看见一层：四章的问法，是由小到大的。第 38 章问的是三样东西在时间里怎么变，第 39 章问的是它们在空间里谁托着谁，第 40

章问的是它们走起来先后怎么排，第 41 章问的是这个先后到底是写好的，还是长出来的。时间，空间，先后，来历，是四个角度，看的是同一件东西。

把四章放在一起，只剩一个判断：

三样不消失，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份能量的三种样子；爱最大，是因为场不在任何一个定态或波里，却托住所有的定态与波；而爱的次序，不是一张写好的单子，是场一层层长厚出来的一性。

这一编对九格表加了两样东西。一样是时间：九格表原来是一张静的表，现在看见它转着圈。另一样是层：九格表原来是三行并排，现在看见第三行在另两行的底下。

这一编的活儿做完了。第九编要把它们放回日子里：婚姻、孩子、学校、病床边、工作、机器。

◆ 十、这一编自认的几处弱

收尾之前，本书要先说自己几处站不稳的地方，第 51 章会汇总。

第一，把「并排」读成「层级」，是本书加的。保罗没有明说。要是有人从经文本身找出，第 13 节里信、望、爱是并列而非层级，本书这一读法要收窄。

第二，能量守恒是作比，不是等号。信望爱没有秤，不能拿数去验。

第三，命题 1 和命题 5 对账的结论，让爱占了两个位置：既是场，又是场的一股劲。这个结论可以被推翻：要是有人能给爱拆出第三种身份，或者证明场和劲不能这样叠用。

第四，如果有一天，有人能证明：一个定态，没有任何场，也能自己站住，并走完一道波，那么「爱是场」这一读法就站不住。

第五，奥古斯丁的次序里有一层，是本书不裁的：那个更高的秩序有没有。本书只在人这一边说话。

◆ 十一、放回日子里

回到年初一。

那一天晚上，一苇给爷爷打了视频。老人在那头，戴着老花镜，对着镜头看了很久，说：「你长高了。」

一苇说：「爷爷，你把手机拿近一点。」

老人把手机拿近了。镜头里，是一张被光照得发白的脸。

第二天，程远开车回了乡下。路上四个小时，他一句话没说，也不觉得憋。

你家里的次序，是哪一张单子排的？还是没有单子，也排得下来？

沈秀芝那句「这事不是排出来的」，说的不是不要想，是别只想。想清楚一件事该排在哪里，是单子的用处；让它排得下来，是场的事。两样都要，只是别把后一样，交给前一样去做。

明天能试：找一件你家里或你团队里谁先谁后的事。不要去排单子，只问一句：以前，这样的事，我们是怎样排下来的？把答案写下来。你会发现，次序早就长在那里了。

> **带走的话**
>
> **爱的次序不是一张写好的单子，是场里一层层长厚的一性；单子可以帮你看错，排得下来的，是场。**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托住。次序是场的一性，不属于任何一个定态或波。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撑开了。单子是一条线，场是一片地；把爱写成单子，容易让场塌成一条线。

想 一 想

你家里最近一次「谁先谁后」的事，是怎样排下来的？是靠一张单子，还是靠平时长出来的默契？

如果你只能给场加厚一层，你会从哪一件小事开始？

◆

第　九　编

放回日子里：家、学、身、事、机器

导　语

前八编是在拆一张表，这一编是把表带回家。六章，六个地方：第 42 章是两个人的饭桌，第 43 章是一扇关上的房门，第 44 章是一间教室，第 45 章是病床边的凳子，第 46 章是办公室的走廊，第 47 章是一块发光的屏幕。

每一章都照同一个样子走：先指出经文的哪几句在这里落地，再用九格表和苦难之路拆一拆，然后是八到十个具体的晚上，每个晚上一张场景卡，最后是几件明天就能试的小事，外加一个小练习。陪读的一家四口还在，梁静、程远、程一苇、沈秀芝，他们不负责证明什么，只负责让每一句话落进一个真实的晚上。

这一编要交到你手里的，只有一样东西：爱不是谁一个人拿出来的东西，是身边的人一起，一层一层长厚的那片场。场在哪里松开，在哪里撑开，明天就看得见。

42

第 42 章

婚姻：两个人的场，怎样一年年长厚

◆ 一、一碗煮糊了一角的粥

梁静夜班下来，早上七点半到家。程远在厨房煮粥，糊了一角，他用勺子把那一块拨到锅边，没吭声。

梁静换了鞋，也没吭声。昨晚那句话还留在桌上。程远在微信里问她：「你们医院就不能少排你几个夜班？」她回的是：「你们公司不也没少给你气受。」两句话都不重，可每一句都带着钩子。

结婚十七年，这个家里学会了一件事：不吵。不吵不等于没事。粥端上桌，两只碗碰了一下，没有人说对不起，也没有人说没关系。

你家里大概也有这样的早晨。话说了一半，收回去，收进了碗里。

沈秀芝坐在餐桌另一头，剥一个鸡蛋，什么也没问。她年轻时守过一段很难的日子，知道这种安静里有什么：不是没话，是话太重，一个人端不动。

这一章要问的，就是这碗粥旁边的那片地。两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什么在一年年加厚，什么在悄悄变薄？问清楚了，后面的十个晚上，才知道从哪里下手。

◆ 二、这一章用到经文的哪几句

先把经文摆出来：

>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4—7）**

在婚姻里落地的有四处。「恒久忍耐」（第 18 章）说，气要长。「不计算人的恶」（第 26 章）说，旧账别冻成账本。「凡事包容」（第 29 章）说，屋顶要撑得住。第 13 节的「其中最大的是爱」（第 39 章）说，场比场里的人和事都大。

>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

这四处不是四条家规。它们是四个能在饭桌上看见的地方：话说出口的速度，旧事翻出来的次数，一个人累了以后另一个人怎么接，还有吵完以后那片地还在不在。

读婚姻的书，常见的毛病是把这几句读成对一个人的要求：你要忍耐，你要恩慈。可经文写的是爱的样子，不是谁的任务。本书的读法反过来：先有一片场托着两个人，两个人在里面才显出一个能忍、能让的样子。场薄了，再好的人也忍不动；场厚了，普通人也让得出手。

◆ 三、先把这对夫妻放上九格表

	在这对夫妻身上的样子	看得见的地方
信（定态，内能）	说过的话算数，回头一看，那个人在	程远每次都等梁静下夜班，梁静每次都记得他的药
望（波，动能）	两个人朝同一个方向走，快慢不同	一苇上哪所高中，明年要不要换房，几岁回老家

	在这对夫妻身上的样子	看得见的地方
爱（场，势能）	两个人之间的连接、次序和结构	谁先让一步，什么事谁拿主意，这个家是怎么搭起来的

信是站住的。程远说话算数，十七年没变过，这是定态，里面存着内能。望是走动的。两个人各有各的盼头，一个想早点退休回老家，一个想再干几年，这是波，是动能。

可是这两样都还不是婚姻。婚姻是它们所在的那片场：两个定态、两道波，怎么挨着，怎么让，怎么排先后。场里存着势能，哪天一个人倒了，另一个人身上的劲，就是从这里放出来的。

以下是本书的说法。苦难之路在婚姻里长得很具体：孩子出生那一年的夜里，沈秀芝病倒的那个冬天，程远被调到没人想去的岗位的头半年。每一段路都有先有后，有人先累，有人先醒。

先累的人需要的是被接住，先醒的人需要的是被等一等。两个人醒累的次序对不上，吵就是从这里起的。吵不是场坏了的证据，是路上一个没走过去的坎。

顺利通过的意思，不是没吵，是吵完两个人走到了对面，有一处的形状改了，写回了这片地。卡住的，是同一场架吵了十年，每次都停在同一个地方，一点没写回去。

次序也看得出来。第 40 章说，望立次序，信接实底，爱守结构。放在婚姻里：先有一个两个人都想去的「尚未」，比如一个不再吵夜班的冬天，这是望；然后有一两件已经站住的小事，替它垫底，比如每周三程远去接她，这是信；最后是有一片地，让这两样不被一次吵架冲走，这是爱。顺序倒过来，先要求对方站稳，再谈盼头，往往谈不下去。

只留一样，看看会怎样。只有信，没有望和爱：两个人像两块站得很稳的石头，谁也不走，谁也不动，十年二十年过去，话越来越少，家成了一间码放整齐的仓库。

只有望，没有信和爱：天天谈明年，谈以后，谈得越热闹，眼前这顿饭越没人好好吃，一个人说要走，另一个人脚下没有地方落。只有爱这个字挂在嘴边，没有信和望：说过的话不算数，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场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东西落在上面。

三样缺一，都不成一个婚姻。第 17 章说过那道乘法：爱是乘上去的那个数，别的再大，碰到零，还是零。反过来也对：别的都小，只要乘数在，一点一点，总还能乘大。

下面十个晚上，每一个都是这片场的一个剖面。

◆ 四、五个晚上：做的话、让、翻、比、冷

1. 不会说对不起的人。 程远这辈子没说过「对不起」三个字。吵完那天晚上，他把梁静爱吃的橘子剥好，一瓣一瓣码在碟子里，放到她手边，人走开了。梁静看了一会儿，一瓣也没动，眼圈却红了。那一年，她父亲住院，他陪着跑了三十多趟，没说过一句辛苦。

经文说「又有恩慈」，原词的意思是有用的、合手的好（第 19 章）。场里至少有两种语言，一种说出来，一种做出来。只认前一种，就会把对方一半的爱读成没有；这个家，一半的话是用橘子说的。

明天能试：把对方昨天做的一件小事，原样说出来：「橘子我吃了，剥得很干净。」

2. 让了十七次的人。 梁静总是先让。她让的时候心里是平的，让完了是空的，因为她没见过程远让回来。她不是不会生气，她是把气咽下去，咽成了一块石头，搁在胃里，夜班的时候最沉。有一回她在护士站对着电脑，忽然想不起自己上一次说「我不想让」是什么时候。

恒久忍耐，不等于一个人一直让（第 20 章）。要看的是让出去的东西有没有被接住，有没有在对面改动一处。让了没有回响，那是压住；让了有人接，那才是撑住。

明天能试：这个星期，各自数一数让了几次。不为算账，只为看一眼，这片场是不是偏重在一边。

3. 翻出来的旧账。 吵到一半，程远说：「你当年为你妈那件事，连招呼都没跟我打。」那是十一年前的事。旧账一翻，眼前那件小事立刻不重要了，两个人对着一本账本吵，谁也看不见对面站着的人。梁静想的是：他是不是一直记着；程远想的是：我提这事，是怕你再瞒我。两个人各有各的怕，都被旧账盖住了。

「不计算人的恶」，不是说那件事没发生过，是不让它冻成一个随时能打开的本子（第 26 章）。发生过的，改不了；可它可以被谈开，谈开了，才算走过去。

明天能试：约一条：吵架只吵这个星期的事。旧事要谈，先说「我想谈谈当年那件事」，另约一个不累的晚上。

4. 别人家的丈夫。 梁静的同事说，她丈夫刚升了组长。那天晚上梁静没说什么，只是把碗放得重了一点。程远听见了，也没问，只是第二天加班到很晚才回。两个人之间的连接，被一把看不见的尺子切成了对比：你不如他。

「爱是不嫉妒」（第 21 章）管的，就是这一刀。尺子一拿出来，对面那个人立刻变成了一个分数，场也就从两个人，缩成了两个排名。

明天能试：想拿别人家来比的时候，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个月，缺的是什么？」

5. 冷战的第三天。 两个人同住一个屋檐，话越来越少，只剩「吃了吗」「嗯」。波断了（第 25 章），连一句试探的话都没有。冷战里没有人在发怒，每个人都在把自己收起来，收成一个点，缩在各自的沙发角，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小，像是怕吵醒什么。

这时候要的不是一场谈话。谈话太重，谁先开口谁就像认输；手上的东西更轻。

明天能试：先递一件小东西，一杯水，一条围巾，不带话。让第一道波，从手上走。

◆ 五、五个晚上：钱、三代、快慢、孩子、吵完以后

6. 谁管钱。 工资进了程远的卡，梁静买一件衣服要说一声，说久了，她干脆不买。这不是钱的事，是次序的事（第 23 章）：谁在这个家里拿主意，没人说过，却人人感到，感到了，就有人矮了一截。程远并不是故意的，他只是从没想过，这件事需要问。

「不求自己的益处」，在这里的样子，是把一个账户变回一个家（第 24 章）。账户里只有进出，家里有彼此。

明天能试：每个月留一个晚上，十五分钟，把两张卡摊开，只问两句：这个月哪里花得值，哪里花得心里别扭。

7. 外婆住进来的那个冬天。 沈秀芝来住，家里一下子有了三代人。梁静夜班回来，累得话都说不出，程远一问，她就烦；母亲在一旁看着，不敢劝。三个人，各有各的难，挤在一套八十平的房子里。夜里谁起来倒水，另外两个都醒着，都假装没醒。

「凡事包容」，包容的原词是屋顶（第 29 章）：同时盖住所有人，也盖住一个累到不想说话的人。她可以不说话，场不因此塌。

明天能试：下夜班回家，先说一句固定的话：「我今天只有半个人。」听见这句的人，把声音放低一点。

8. 一个想回老家的人。 程远五十岁以后想回老家，种几畦菜；梁静想留，女儿还要读高中，医院还有她的班。两个人的盼头，快慢不一样，方向也差了一点。这是望：两道波，没有重合。谁也没把这话说破，只是每年清明回老家，程远都要多看一眼那块荒着的菜地。

望的粘性叫忍耐（第 2 章）。波速不同的时候，要的不是谁服谁，是让两道波能挨在一起走一段，走着走着，看哪一处能合。

明天能试：各写一张「五年后的一个普通星期二」，写完交换着读，只问一句：「哪一处我们是一样的？」

9. 孩子睡了以后。 一苇的房门关上，灯缝从门底下漏出来。客厅里只剩两个人，电视还开着。他们本想谈一苇的成绩，谈了三句，就变成了互相埋怨：你太松，你太紧。孩子在隔着一道门的地方，什么都听得见。

夫妻的场，从孩子出生那天起，就不再只托两个定态了。一边托着两个大人，一边托着一个正在成形的人。大人的场塌一角，孩子的那片土也跟着陷一角（第 43 章接着说）。

明天能试：谈孩子之前，先各说一句对方做得好的地方，一句就行，再谈。

10. 吵完以后。 吵完那晚，程远在阳台抽烟，梁静把阳台门轻轻带上，没锁。第二天两个人谁也没提，梁静照常给他热了牛奶，程远照常把她的药盒摆在桌角。过了一个星期，梁静才说：「那天你没锁门。」程远说：「我知道你要出来。」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是一次被验过的站住（第 10 章）。吵过，又走过去了，这一次的样子写回了场里，下一次就不必从头来。

明天能试：吵完以后一个星期，两个人各说一句：「上次我们是怎么过去的。」

◆ 六、几件明天能试的小事

一，把「做的」读出来。对方做了一件小事，当晚就说出口，说它做得合手，不评价人。

二，旧账另约时间。吵架只谈这个星期，旧事要谈的，先说一声，约在一个不累的晚上。

三，每月一晚开账。十五分钟，摊开钱，问值不值，不问谁的错。

四，先立一个小小的「尚未」。比如「下个月，我们有一个晚上谁也不看手机」。有了盼头，才有地方放今天的忍耐。

五，谈孩子之前，先各说对方一句好。一句就行，不能空着。

六，吵完记一笔。一个星期后各说一句「上次我们是怎么过去的」。这一句，就是回写。

几件事有一个共同的样子：都小，都不用谈大道理，都能在一个晚上做完。婚姻里加厚场的，从来不是哪一次郑重其事的长谈，是这些做完了就忘的小事，一件压一件。

◆ 七、一个小练习

找一张纸，画三栏。左栏写「我们之间站得住的三件事」，中栏写「我们都在盼的三件事」，右栏写「最近一次吵架，我们是怎么走过去的」。写完不给对方看，先自己看三分钟。

看什么？看右栏是不是空的。空的，不代表没感情，只代表那场架还停在原地，没走到对面。明天找个晚上，把右栏补上一行。补不出来也没关系，写「还没走过去」，也是一笔真话。

这张纸不用给孩子看，也不用拿去和朋友比。它只管一件事：让你知道，你们这片地，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

再过一个月，拿出这张纸，看右栏长了几行。几行，就是这一个月里，你们走过去的几次。

◆ 八、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碗煮糊了一角的粥。

梁静喝了一口，说：「糊的那块，你拨到锅边了。」程远愣了一下，说：「怕你吃到。」一句很短的话，可场里有一处，在这一刻被写回了一笔：他的做，她读到了；她读到了，他知道了。

用九格表再看一遍这个早晨：梁静记得程远的药，是信，站着；两个人谁也没提退休的事，是望，停着；那一块拨到锅边的糊粥，是场里的一次托住。三样都在，只是各自轻轻地，在一碗粥的高度上。

场不是一次长成的。一碗粥，一个橘子，一扇没锁的阳台门，一件一件，把两个人之间那片地，长厚了一点点。

这一点点，就够明天早上，再煮一次粥。

你要是问，一对夫妻要多久才算「长厚了」，本书答不出一个数。能说的只有一样：看得出的，是下一次吵起来的时候，两个人回到对面所用的时间，比上一次短了一点。短一点，就是又回写了一层。

你要是想知道自己家的场厚不厚，不必问「我们感情好不好」。问三件小事：上一次吵完是谁先开的口；上一次累得不想说话，对方有没有放低声音；上一次对方做了一件小事，你有没有说出来。答得出来，场就在。

带走的话

婚姻的场，不靠一次大的表白撑着，靠一次次吵完以后走到对面，把那一处写回去。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夫妻的话说得算数，是站住；一起盼的方向，是走动；让不让、接不接、谁先谁后，是托住。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让出去的东西有人接住，场撑开；一个人一直让、另一个人一直不动，场就塌成了一个人的重担。

想一想

你上一次和身边的人吵完，是怎么走到对面的？有没有哪一次，其实还没走过去？

◆

43

第 43 章

孩子：不是塑造，是托住

◆ 一、门缝底下的那一条光

周日晚上七点，饭做好了。梁静敲了三下程一苇的房门：「出来吃饭。」里面没有声音，只有门缝底下的一条光，亮着。

三天前，母女俩吵过一场大的。起因是一份没交的周测卷子，吵到后来，已经跟卷子没有关系了。一苇甩下一句「你根本不懂我」，进了房间，门关得不重，可关得很干脆。

梁静站在门外，手还举着。她想说的话有一大串：你都初三了，你知道妈妈夜班回来还要做饭。这些话，她一句也没说出口。她转身回厨房，把一碗汤又热了一遍。

她后来才想起，一苇上一次这样关门，是十岁。那一年一苇转学，夜里不肯说话。梁静当时也站在门外，手也举着。隔了五年，同一扇门，同一个姿势，只是门里的人长高了半个头。

你家里要是有个十几岁的孩子，大概也站过这样的门口。这一章不教你怎么把门敲开。它先问一件更根本的事：门里门外，这个家的场，现在是什么样子？

◆ 二、这一章用到经文的哪几句

>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林前 13:11）**

>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林前 13:4—7）**

落地的有三处。第 11 节的「作孩子的时候」，说孩子是一路长过来的，长到哪一段，话语心思意念就是哪一段的样子（第 35 章）。「不求自己的益处」和「不轻易发怒」，说大人那一头：别把自己的焦虑当成孩子的问题，别让一股火顶掉了一句话。「凡事相信，凡事盼望」，说场里要同时留着一个定态和一道波：相信她站得住的那一块，盼着她还没走到的那一块（第 30 章）。

要先打一个预防针。第 11 节里「丢弃孩子的事」，不是大人替孩子丢的。是孩子在日子里一件一件走过去，走过了，那个样子自己就放下了。一个被硬拽着长大的孩子，孩子的事没有丢，只是藏起来了。

历来对第 11 节的读法，大多是一条台阶：孩子是低的，成人是高的，长大就是把幼稚丢在身后。这样读，青春期就成了一段要被尽快越过的麻烦。

本书换一种读法。第 35 章说过，孩子的话语、心思、意念，是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三个样子的前后相接。青春期正是中间那一段：形状已经冒头，还站不稳；最有创造力，也最容易摔。这个年纪的孩子，一天里能是八岁，也能是二十八岁，大人看着像善变，其实是形状在找地方站。

◆ 三、塑造和托住，差在哪里

很多家长心里有一个手的画面：手拿着泥，捏一个样子出来。本书的总比喻是蹦床，蹦床的画面正好反过来：孩子在网上，大人是那张网。网不替孩子跳，网只管托住。

蹦床这个比喻，第 1 编说过它对在哪里，也说过它错的三处。放在孩子身上，第一处最要紧：蹦床的网是装好的，家这张网却是一层一层长厚的，而且长的时候，孩子也在上面压出了形状。大人托住孩子，孩子也在改这张网。

	在孩子身上的样子	看得见的地方
信（定态，内能）	她身上已经站住的东西	写字的习惯，对邻居小狗的好，说话算数
望（波，动能）	她正在走的那道波，有起有落	成绩的曲线，情绪的涨落，朋友的远近
爱（场，势能）	家这片地：谁都不必赢，才敢弹	吵完架还能一起吃饭，考砸了还能回家

用这张表看一苇。她的信不少：她答应过同桌的事，从没忘过。她的望正在起落：这学期两次月考，一次升了十五名，一次掉了二十名。她的场呢？场是梁静和程远给的，也是外婆给的，也是这个家吵了又和、和了又吵，一年年长出来的。

苦难之路，在青春期有它自己的样子。孩子的路是：身体变，朋友变，想法变，脸色变，每一件都是一个坎。家的路是：大人要跟着变。顺利通过的，不是孩子不闹，是闹完了，这个家有一处改了形状，写回去了。卡住的，是同一场吵，隔三个月就来一遍，家长还停在上一次的位置上。

只留一样，看看会怎样。只有信，家里只认已经站住的那一块：你一直是个乖孩子，你怎么能变。孩子的每一次变化，都被当成背叛，她只好把变化藏起来，藏到房门里面去。

只有望，家里天天谈「你以后」，谈得她喘不过气，今天这一顿饭、这一次考试，都被抽走了分量，只剩一个遥远的将来。只有爱这个词，没有信和望：什么都依着，什么都接着，网是软的，可没有定态，也没有波，孩子落在上面，没有东西可踩，弹不起来。

三样缺一，孩子都难长好。这一点，第 6 章的总账说过，换到饭桌上，就是：相信她的一块，盼着她的一块，托住她的整个人，三件事同时在场，不分先后。

◆ 四、五个晚上：门、分数、手机、吵架、钢琴

1. 敲三下门。 梁静敲三下，没人应，退一步。第四次，她把一碗切好的苹果放在门口地上，说了一句：「放这儿了。」就回厨房去。一苇后来才说，那碗苹果她其实看见了，等妈妈走远，才开的门。

这是第三个晚上了。程远从书房出来，在客厅站了站，看了一眼那碗苹果，什么也没说，转身去倒水。

门是边界，不是墙。边界要有人守，守的方式，不一定是站着。「凡事相信」，信的是门里那个人还在，还站得住，哪怕此刻她不想被看见。梁静走开的那几步，信就落在了地上。

明天能试：只敲一次，只说一句短话，放下东西就走。别在门口等回答。

2. 掉了二十名。 一苇的月考成绩下来，掉了二十名。程远看了一眼，脸沉下来，说：「我上次就说过。」一苇把卷子折了两折，塞回书包最底下。那个晚上，饭桌上最响的声音是碗筷。

一苇后来说，她那天不是不想说，是怕一开口就哭，哭了又要被追问。沉默是她当时能想到的，最省力气的办法。

望是波，波有起有落，这是它的样子，不是它的错（第 2 章）。「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不许生气，是别让一股火把正在走的那道波一把按下去。按下去的波不会消失，它会拐到别处去：拐到夜里一点的手机里，拐到不说话里。

明天能试：先问一句「这次考试里，你最想忘掉的是哪一题？」让她先说，说完再谈分数。

3. 夜里一点的手机。 一苇的门缝里，亮光到了一点还在。程远推门进去，一把拿走手机，说：「明天还上不上学了？」一苇的眼睛红了，不是因为手机，是因为那一把。那个晚上，她不是在玩，是在跟一个同学说话，说的是她不敢跟家里说的事。

程远拿走手机的那一下，一苇没有哭，也没有顶嘴。她只是把被子往头上一拉。这样的沉默，比顶嘴更让人心里发空。

「不求自己的益处」（第 24 章）在这里的样子，是先辨一辨：我拿走手机，是为了她睡觉，还是为了我自己不焦虑？大人的焦虑，常常把自己扮成孩子的问题，扮得很像。

明天能试：定一个全家放下手机的钟点，大人也放。放在客厅的充电盒里，谁都看得见。

4.「你根本不懂我」。 这句话，一苇说过不止一次。梁静每回听见，第一反应都是辩：我怎么不懂你，我这么多年为你操了多少心。她还没说完，一苇已经把门关了。母女俩都觉得委屈，各自的委屈，谁也没递给对方。

梁静回到厨房，把一盘切到一半的菜重新切完。刀落在案板上的声音很响，她才发现自己切得太用力了。

这一句里藏着一个小小的真相：孩子要的，常常不是被说服，是被看见她此刻站在哪个位置。「不计算人的恶」（第 26 章），也包括不把她上一次说的狠话，记成她这个人。狠话是波，不是土。

明天能试：吵完过两天，顺路的时候问一句：「那天我说的哪一句，你听着最疼？」问了，就只听，别解释。

5. 不想学钢琴了。 一苇学了六年钢琴，初三这一年，她说不想学了。梁静心疼那些钱，也心疼那些早起的周末，一句话已经到了嘴边：你怎么这么没长性。她把这句话咽下去的时候，嗓子里是涩的。

晚上，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那架落了薄灰的钢琴，盖板上还摆着一只旧的节拍器，指针停在中间。

塑造的手，这时候最想伸出来。托住的网，会先停一下。孩子的某个定态，在她这个年纪松动了，那是她的波在走，不是土在塌。不过也别太快说「好」，一个说不出为什么要停的决定，往往只是一时的气。

明天能试：给一个约定：可以停，但要用一句话讲出为什么，讲得出，就停。讲这一句，本身就是一次回写。

◆ 五、四个晚上：日记、朋友、外婆、考砸以后

6. 看一眼她的微信。 程远有天晚上忽然说：「要不我们看看她跟谁聊？」梁静没吭声，其实她心里也有这个念头。孩子在房间里的那个世界，大人进不去，进不去，就想破门而入。这个念头，两个大人都有，也都不好意思说第二遍。

最后这个念头被压下去，不是因为讲了什么道理，是梁静想起了自己十五岁的时候，日记本上那把小锁。

场里要留一块地，是孩子自己的。一个人要长出一个「自己」，需要一块别人不进来的地（第 36 章：镜子本来就模糊，不是拿来偷看的）。托住，不等于看住。看住的网收得太紧，弹的人就弹不起来。

明天能试：不看。实在担心，把担心说出来：「我怕你被人骗。你遇到事，会找谁说？」

7. 好朋友闹翻的晚上。 一苇回家，眼睛红着，一句话不说，把书包扔在沙发上。梁静赶紧问：谁欺负你了？要不要妈妈去找老师？一苇更烦了：「你别管。」梁静手里的锅铲还拿着，站在原地，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一苇过了半小时，自己从房间出来，端着杯子在厨房站了站，说：「妈，其实我也不是想让你帮我。」

「凡事包容」，包容的原词是屋顶（第 29 章），屋顶不问雨是哪里来的，先把人盖住。这个晚上，孩子要的是一个不给办法的听众。办法是波，要等她自己的波走到那里；屋顶是场，现在就能给。

明天能试：只听二十来分钟，不给办法，不评价，最多说一句：「听起来很难受。」

8. 外婆那句话。 沈秀芝在厨房剥蒜，一苇进来倒水，站着没走。外婆没抬头，说了一句：「我年轻的时候，也把门关过。」就这一句。一苇倚在门框上，听外婆说起她十六岁那年，跟自己的母亲吵了一架，三天没说话，后来是怎么过去的。

沈秀芝说完，继续剥蒜，一瓣一瓣放进碗里。一苇在旁边站了很久，后来也拿起一颗，学着剥。

场里要有第三个人。不是代替父母，是让孩子知道，这世上还有人也走过这一段。定态会散（第 33 章），可是有人走过去了，路就在。托住孩子的网，从来不是两根弹簧，它是一圈。

明天能试：让孩子有一个「不是爸妈」的大人，可以说话：外婆、舅舅、老师、邻居，都行。事后别问他们说了什么。

9. 考砸以后。　中考前最后一次模考，一苇没考好。她回到房间，把门关上，关得很轻。梁静站在客厅，想说「没关系」，又怕说得太快，像没听见。她想了一会儿，在门外说：「我在客厅。你想出来，就出来。」

那个晚上，客厅的灯一直没关。过了一个小时，一苇的房门开了一条缝，她探出头，看见沙发上的妈妈，又缩了回去。

波碰到了硬处，需要时间，让粘性把它慢慢化成一块实底（第 5 章）。这段时间，大人能给的最好的东西，是在场：不催，也不走开。

明天能试：说一句「我在这儿」，然后真的待在那儿，别走远，也别靠太近。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孩子要是连着几周睡不着、吃不下、什么都不想做，或者说出让你害怕的话，这时候不是再多敲几下门，是去找专业的人，陪她一起去。

这九个晚上，没有一个是靠道理过去的。过去的，是一碗苹果、一句短话、一个挂在钩子上的外套。大人在青春期的门外能做的事，大多很小，小到几乎不像是在做什么。可场就是这样加厚的：一次一次，都不起眼，都没有被谁记住。

◆ 六、几件明天能试的小事

一，敲一次门，只说一句，放下东西就走。门口的东西越小越好，一碗水果，一张便签，都行，大人要的是让她知道你来过，不是让她立刻回应。

二，谈分数之前，先问「最想忘的是哪一题」。

三，全家同一个钟点放下手机，大人带头。

四，吵完过两天问一句「哪一句你听着最疼」，问完只听。

五，给孩子找一个「不是爸妈」的大人。一个愿意听她说的人，比十次劝导管用。

◆ 七、一个小练习

拿一张纸，在中间画一个圆，圆里写孩子的名字。圆的里面，写三样：她身上已经站住的，她正在走的，她还没走到、你盼着的。然后在圆的外面画一圈，写这个家里有哪些人、哪些事，在托着她。

写完看圈外面。圈外的东西少，就是一个可以先补的地方：多一个大人，多一个她愿意去的地方，多一个固定的饭点。圈外厚了，圈里那个人，弹起来就不那么怕落下。

这张纸也可以让孩子自己画一张。她画的圈外，和你画的，往往不是一回事。两张放在一起，就是一次不吵架的谈话。

◆ 八、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个周日的晚上。

梁静把汤热了第三遍，一苇的房门开了。她穿着睡衣，头发乱着，在饭桌边坐下，一句话没说，先把汤喝了一半。梁静也没说话，把另一个小碗推过去，里面是切好的苹果。

没有和解，没有拥抱。可场里有一处，这一晚被写回了一笔：门关过，又开了；开了，没有人追着问。

那天夜里，程远也来了，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把一苇落在客厅的外套拿起来，挂到她房门外的钩子上。很小的一件事，沈秀芝在沙发上看见了，没吭声，只是把电视的声音又调小了一格。

下一次吵架，这一笔会在。一苇不会知道它在，梁静也不会。它只是在底下，托着。

带 走 的 话

孩子不是泥，不用谁来捏；大人是那张网，不替她跳，只在她落下的时候，还在原来的地方。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孩子身上已经站住的，是定态；她正在走的起落，是波；这个家吵了还能坐下吃饭，是场。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孩子考砸了、关上门了，家里还有地方可去，场就撑开；一切都围着一个分数转，场就塌成了一个点。

想 一 想

你上一次想替孩子决定一件事，是什么时候？那一刻，你是在托着她，还是在塑造她？

你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关过哪一扇门？当时，门外有人在吗？

◆

44

第 44 章

学校：一位老师和一个「差生」

◆ 一、晚上九点，办公室里的一张卷子

袁老师五十一岁，教初三数学，教了二十八年。晚自习下了，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个人，一摞卷子摊在桌上，台灯下，一张一张翻。

翻到第四十几张，他停住了。名字是柯嘉，班上都叫他阿柯，数学二十三分。选择题全选了 C，后面的大题，一个字没写。卷子的右下角，有一小块油渍，不知是哪顿夜宵蹭的。

袁老师看了很久。他手里的红笔，已经在卷头悬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写什么。写「还需努力」，这四个字，他去年写过，前年写过，写给过很多人。他把笔放下，又拿起来，又放下。

你小时候或许就是那张卷子，也许你的孩子是。本书只在引号里用「差生」这个词，用它是因为教室里的人都这样叫，不是因为它对。这一章要问的，不是怎么让阿柯的分数往上提一大截，是在这间灯下的办公室里，老师和那个孩子之间，有没有一片场？如果有，它在哪里松了？

◆ 二、这一章用到经文的哪几句

>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林前 13:2）**

>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林前 13:12）**

> **「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林前 13:7）**

落地的有三处。第 2 节的「明白各样的知识」，说一位老师的知识再扎实，也要问一句：这知识，是否有场托着（第 14 章）？第 12 节的「模糊不清」，说我们对一个孩子的看见，永远是镜子里的一块，不是全部（第 36 章）。第 7 节的「凡事盼望」，说老师对学生的盼，是在场里立一个「尚未」，让孩子有地方走过去（第 30 章）。

◆ 三、历来怎么读，和本书怎么读

历来读第 2 节，多半往道德上走：知识不要骄傲，学问要有爱心。这样读，爱成了知识旁边的一件装饰。

本书的读法不同。知识是信息和逻辑，信息站得住，逻辑走得通，可它们都在一片场里才有着落。老师讲一道题，信息有，逻辑有，数学有，可要是讲的时候，那个孩子根本不在场里，这道题就落在空处。不是老师讲得不好，是接它的地方没有了。

用九格表看这间教室：

	在教室里的样子	看得见的地方
信（定态，内能）	孩子身上已经站住的一块	阿柯会修自行车，会算摆摊的账，从不迟到
望（波，动能）	孩子正在走的那道学习的波	这个月会了一种解方程，下个月忘了

	在教室里的样子	看得见的地方
爱（场，势能）	这间教室里，错了还能再来的那片地	举手说「我不会」，没有人笑

一个「差生」，往往不是信、望都没有，是场里没有他的位置：他的定态没有被看见，他的波一冒头就被一个分数按下去了。

苦难之路在学校里，是一次次小测验，一次次被点名，一次次抬不起头。顺利通过的意思，是这些坎走过去，每走过一个，孩子身上多出一个站得住的小地方，写回去。卡住的，是同一种错，隔着几个月就来一遍，每一遍都被同一个分数盖住。

阿柯这一年的路，有先有后：九月，第一次小测，十一分，他把卷子折起来；十月，一次作业被圈了一个对勾，他看了很久；十二月，他自己举了一次手，问了一个问题，教室里没有人笑。这三步，每一步都小，每一步都被场接住了一下，所以每一步都写回去了一点。

少了任何一步的接住，路就断在那里，不再往前。

只留一样，看看会怎样。只有信，教室里只认已经会的人，不会的人被一遍遍重新证明不会。只有望，满墙都是「冲刺」「逆袭」，盼头很大，脚下没有一级台阶。只有爱这个词，没有信和望：什么都说「没关系」，可是没有一道题真的被讲懂过，孩子被护着，却哪里也没去成。

◆ 四、五个晚上：分数、批语、后排、第三遍、榜

1. 当众念分数。 周一早自习，老师习惯把上周的月考成绩从高到低念一遍。念到后面，教室里的声音越来越小。阿柯的名字是倒数第三个，他把头低下去，数学书立起来，挡住了半张脸。

念完以后，教室里有一种大家都懂的安静。前排的孩子松一口气，后排的孩子把肩膀缩进去。一苇坐在中间，听见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九个，心也跳快了一下。

「爱是不嫉妒」（第 21 章），其实是在说比较的刀。念分数的时候，连接被切成了对比：每个孩子，立刻成了一个位置。念得越准，场就越薄，因为大家都知道，下一次，轮到谁被念到后面。

明天能试：成绩单私下发，每个人只看自己的那一张。要排名，只给孩子看他自己的曲线。

2. 红笔写什么。 袁老师在阿柯卷子的右上角写了「又错了」。三个字，红色，写得很重。阿柯收到卷子，看了一眼，把它折成四折，塞进抽屉最里面，后来再没拿出来过。

袁老师后来说，他当时写「又错了」，不是恨铁不成钢，是真的累了，累到只剩三个字的力气。可孩子不知道老师累，孩子只收到了这三个字。

经文说「又有恩慈」，恩慈是有用的、合手的好（第 19 章）。一句批语，要有用，就得具体。圈出他做对的那一步：「这一步，你对了。」这一步，才是他可以踩的地方。

明天能试：批改的时候，先找一处对的，圈出来，再写错的。哪怕只有一处，也圈。

3. 后排睡觉的人。 阿柯上课总是睡。老师点过他三次，同学笑过他四次。没有人知道，他爸爸在夜市摆摊，他每天晚上帮着收摊，回到家十一点半，作业是在三轮车上写的一半。

有一回早自习，阿柯手里还攥着半根没吃完的油条，油渍蹭在袖口上，就那么趴下去了。袁老师看见了，心里软了一下，又硬回去：这是教室，不是旅馆。

「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第 36 章），我们对一个孩子的看见，永远只有镜子里的一块。老师眼里的「差」，是模糊的那一块；清楚的那一块，在夜市，在三轮车上。

明天能试：找他说话，先问一个和成绩无关的问题：「你昨晚几点睡的？」

4. 讲到第三遍。 袁老师讲一道几何题，讲到第三遍，阿柯还是皱着眉。老师的声音，不知不觉高了半度。班里很安静，一苇坐在前排，觉得那半度很响。

那道题，换一个孩子听，第一遍就懂了。阿柯不是听不懂，他是听到一半，脑子里想起了别的事：今晚的摊位，还缺一箱啤酒。

恒久忍耐，原词是长长的气（第 18 章）。长长的气，不是第三遍用第一遍的方式再讲一次，那是压；是第三遍换一个讲法，换一个例子，把声音放回到第一遍的高度。长气，是场的粘性，不是一个人的耐心上限。

明天能试：第三遍之前，先停三秒，换一个例子：用摆摊的账，用修车的轮子，用孩子自己手上的东西。

5. 贴在墙上的榜。 班级后墙，贴着一张红榜，前二十名。新学期开始，有人把名字描了金边。阿柯每天进教室，眼睛都会扫过那张榜，然后很快移开。

有一回，一个排在榜末尾的孩子悄悄跟一苇说：「我不是怕考不好，我是怕被贴在墙上。」一苇没回答，这句话她记了很久。

「不自夸，不张狂」（第 22 章）说的是一个点要当整片场。榜是把一整个班，收成一把梯子，梯子上的人越少，下面的人越抬不起头。榜的位置不在墙上，在每一个孩子心里。

明天能试：墙上换一张：每个人写一件「这个月我多会的事」，不排名，不署分数，用便签贴。

◆ 五、五个晚上：群、抄、讲、累、五十一分

6. 家长群里的催问。 晚上十点，家长群里弹出一条：「老师，我家孩子这次数学怎么回事？」下面跟着十几个「+1」。袁老师把手机放在桌上，看了一会儿，才回了一句：「我明天跟你详细说。」

他想起去年家长会上，那位母亲抓着他的手说：「老师，我就指望这个孩子了。」那只手很凉。他后来每次看群，总会想起那只手。

「不求自己的益处」（第 24 章）也落在老师身上：他被分数、被家长、被排名压着，一点点变成一个替别人的数字负责的人。场塌的时候，先塌的往往是老师头顶的那块。

明天能试：老师每周给家长发一条具体的话：「这周，他做成了一件事：把方程列对了。」让群里有一条不是分数的消息。

7. 抄作业。 阿柯抄了一苇的作业，被一苇发现了。一苇回家，当晚跟梁静说了。梁静听完，说：「这样不对。」一苇说：「我知道不对，可是我看他那样子，又觉得——」话停在半截。

一苇后来对母亲说：「他抄的那一题，我自己也没完全弄懂。」梁静听了，半晌没说话。她忽然发现，女儿看事情，比她想的要远一些。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第 27 章）并没有说要当众揭穿。真，是知道他卡在哪一步；不义，是让他一直抄下去而没人问。一个偷偷问「这题你哪一步卡了」的老师，比一个当场撕作业本的老师，更靠近真。

明天能试：发现抄袭，不当众说，私下问一句：「这一题，是哪一步让你想抄的？」

8. 一苇给阿柯讲题。 一个下午，阿柯在走廊里被一道方程题难住了。一苇经过，停下来，用手指在栏杆上比画了两下。阿柯愣了，点头，又摇头，又点头。那天晚上，一苇回家说：「我给他讲了，我自己居然比以前更懂了。」

阿柯后来在走廊里碰到一苇，第一次主动打招呼，说的是：「那天谢谢。」一苇红了脸，说：「没事。」两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往下接，却都笑了。

场同时托着许多定态与许多波（第 3 章）。一个班，不只是一位老师和四十个孩子，是一张许多人互相托着的网。会的人讲给不会的人，讲的人自己的那块也长厚了一层。

明天能试：每周留一节课，让会的人讲给不会的人，讲完问一句：「你自己多懂了什么？」

9. 老师也有累的晚上。 袁老师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才站起来关灯。他回到家，妻子问：「今天怎么样？」他说：「就那样。」其实他心里记着阿柯那张卷子，记了很多天。

他的妻子没有追问。她把热好的菜端过去，说：「先吃吧。」这一句，袁老师后来说，比任何开解都管用。

「凡事包容」，包容的屋顶，也得盖在老师头上（第 29 章）。场托的不是一个单方向：老师托学生，学校托老师，家长托老师。哪一头失了托，另一头就先累。

明天能试：做家长的，给老师发一句具体的话：「我家孩子说，老师那天讲的那个例子，他记住了。」一句就够。

10. 五十一分。 期末前最后一次测验，阿柯考了五十一分。卷子发下来，他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一会儿，才抬头看老师。袁老师在右上角写的不是分数，是一行字：「比九月，你多走了二十八分的路。这一步，你对了。」

那天放学，阿柯没有立刻走。他把卷子叠好，放进校服最里面的口袋，贴着胸口。走出校门的时候，脚步比平时轻。

罗马书说，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第 8 章）。五十一分不是及格，却是一次被验过的站住。有这一次站住，下一次的波，才有了一个可以踩的地方。

明天能试：把分数写成走过的距离，写在原来的分数旁边：「比上次，多了多少」。

这五个晚上放在一起看，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一件靠的是大道理。念不念分数，写什么批语，讲几遍，墙上贴什么，群里发什么，都是很小的选择。可是教室里的场，恰恰是被这些很小的选择，一天一天决定了厚薄。孩子感受到的，不是老师的教育理念，是这一间屋子里，错了会怎样。

◆ 六、几件明天能试的小事

一，成绩私下发，排名不公布。

二，批改先圈对的那一处。

三，第三遍换讲法，不换音量。

四，墙上贴「这个月我多会的事」。

五，家长给老师发一句具体的谢，老师给家长发一句具体的好。

这几件事，没有一件需要校长批准，没有一件需要多花一分钱。它们要的只是一个愿意先走第一步的人，以及一点点时间。一位老师做了，班里就多一块能站的地方；一位家长做了，孩子回家就少一个要躲的角落。

要说一句公道话：袁老师并不是一个坏老师。他教了二十八年，带过的毕业班里，有人去了好学校，也有人早早出去打工，几乎每一个人，他都记得名字。

他不是缺爱，他是被一间教室里四十个孩子、一摞摞卷子、一条条家长群消息，压得没有地方放下爱。场里的势能，需要有人给它一点空。

◆ 七、一个小练习

找一个你认识的、在学校里「不太行」的孩子（可以是你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是你小时候的自己）。用三栏写：他身上已经站住的一块；他最近正在走的一道波；这间教室里，谁在托着他。

写完，找出第三栏最薄的地方。明天只补一处：多说一句，多一个例子，多一个愿意等他的人。

要是你自己就是那个孩子，也可以这样做：把第三栏写成「我想让谁托我一把」，写一个名字，找个机会，请他帮你看一道题。

◆ 八、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张二十三分的卷子。

袁老师那天晚上，最后在右上角写了一行字，没写分数，也没写「还需努力」：「选择题全选 C，你是不是在等一个答案？明天找我，我陪你看第三题。」

第二天下课，阿柯真的来了办公室，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张卷子，没说话。袁老师把椅子往旁边挪了半尺。

那把椅子挪出的半尺，是这间教室里，场长出来的第一处。

用九格表认一下：阿柯手里捏着卷子站在门口，是他的定态，那是他的内能，没有它他不会来；袁老师把椅子挪开，是一道很小的波，动能放出去；两个人之间那半尺空地，就是场，里面存着势能，明天、后天，都从这里取。

一个「差生」要变成一个会走的学生，往往只要这半尺。半尺不用谁出钱，不用谁批准，不用一个特别的课程。它只要一位老师，在一个晚上，肯停一停。

多年以后，阿柯大概不会记得那一道几何题。他会记得，有一个晚上，一位老师把椅子往旁边挪了半尺。

带 走 的 话

一个「差生」，往往不是没有土，是土没有被看见；老师能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他站得住的地方，画一个圈。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孩子已经会的一块，是站住；这个月正在学的，是走动；错了还能再来的教室，是托住。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每个孩子都有位置，场撑开；整个班只剩一把分数的梯子，场就塌成了一个点。

想 一 想

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一位老师，在你最差的时候，没有放弃你？他做了什么，让你觉得被托住了？

◆

45

第 45 章

病床边：照护里的恒久忍耐

◆ 一、凌晨三点，十二床的灯

梁静上夜班，三点十二分，她查房走到十二床。老单七十八岁，中风以后右半边身子动不了，已经住了二十几天。床边的陪护椅上，他女儿小单靠着墙坐着，眼睛是睁着的，人却像是睡着了，手里攥着一条毛巾。

梁静放轻了脚步。小单听见动静，猛地坐直，毛巾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捡了两次才捡起来，手抖得厉害。

「你去走廊坐五分钟吧，我在这儿。」梁静说。

小单愣了一下，眼泪一下涌出来。她说：「我不敢走，我怕我一走，他就——」

梁静没劝她，只是把椅子搬到床的另一头，坐下，把手放在老单没有知觉的那只手背上。小单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了五分钟，只是坐着，没哭，也没说话。回来的时候，脸上有一点颜色。

你家里或许也有这样的夜。这一章不教你怎样照护，那是医生和护士的事。它只问：在病床边，那个守着的人，托着她的是什么？

◆ 二、这一章用到经文的哪几句

>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4，7）**

>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林前 13:3）**

> **「爱是永不止息。」（林前 13:8）**

落地的有三处。「恒久忍耐」和「凡事忍耐」（第 18 章、第 31 章），说照护最像苦难之路：「忍耐」的原词是留在底下，不是熬着，是不走开。第 3 节的「舍己身叫人焚烧」（第 16 章），说一个人把自己烧完了去照顾别人，这算不得爱的成全，因为动能放光了，场里没有留下势能。第 8 节的「永不止息」（第 33 章），说定态会散，场不随一个定态的离开而塌。

要先打一个预防针。本章只谈理解和相处，不谈诊疗，也不谈用药和护理的方法。这些事，请听医生和护士的。

◆ 三、历来怎么读，和照护这件事的九格表

历来读「恒久忍耐」，容易读成一种美德：忍耐，是一个人要有的品格，看谁能熬。这样读，照护者就成了一场耐力赛里的选手，熬不下去的，就是不够好。

本书的读法不同。第 18 章说，忍耐的原词是长长的气，它是场的粘性：一股劲经过时间，慢慢化成热，落成内能。一个人能熬，是因为场里有东西在托着她；托的东西没了，熬不过去，不是她的品格出了毛病。

那么，用九格表拆一拆：

	在病床边的样子	看得见的地方
信（定态，内能）	守的人身上站着的那一块	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到，每一口饭都亲手喂
望（波，动能）	对「会不会好」的一道一道盼头	今天指标好一点，明天能不能坐起来
爱（场，势能）	病人、守的人、医护之间，那片托着的地	谁来换班，谁来听，谁能说一句「我累了」

信，是守的人身上那一块不动的东西，她来了，就一直在，这是定态，里面存着内能。望，是一道一道小小的盼头，一天一变，今天涨了，明天落了，这是波，是动能。

可是这两样用久了，会耗光。内能是热，热是会散的。动能放出去，也要有东西来补。补这两样的，是场里的势能：有人换班，有人听，有人在你说「我撑不住了」的时候，不转头走开。

只留一样，看看会怎样。只有信，守的人只会一直守着，不换，不歇，守成了一块石头，病人看见的，是一张不再有表情的脸。只有望，满心都是「会好的」，指标稍差一点，整个人就塌了。只有爱这个字，没有信和望：满屋都是安慰的话，却没有一个人真的每天来，也没有一个人真的在算明天的路。

三样缺一，病床边都撑不久。

以下是本书的说法。照护是一条很长的苦难之路，长到看不见头。顺利通过的意思，不是治好了，是走过了今天这一段，在身上留下了一点站得住的东西。卡住的，是一个人把整条路扛在肩上，不换班，不说累，不让任何人进来。那样的路，走不完，场也塌了。

一个守着的人，常常认为自己的力气来自自己。本书的看法稍有不同：她身上那股劲，是场借给她的。场薄了，劲就空了，不是她不够坚强。

◆ 四、五个晚上：留在底下、换班、分工、火、烧

1. 沈秀芝的那几年。 丈夫早年在工厂事故里伤了腿，躺了两年多，后来能拄拐，却再没有回到车间。沈秀芝那时候三十出头，白天在纺织厂上班，夜里回家，给他翻身、擦洗、煮药。她后来跟一苇说：「那几年，我不知道自己在爱，我只知道天亮了得烧水。」

她那时候没有手套，没有护理垫，只有一块旧毛巾和一个搪瓷盆。盆沿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黑铁，她用了十几年。

「凡事忍耐」，原词的意思是留在底下（第 31 章）。她没有想过爱，只是每天早上，水还是烧了。这一天一天的烧水，就是留在底下。场不是靠一次决心长出来的，是靠这样的每一天。

明天能试：把照护切成一天一段：「今天这一段」。不数还有几年，只数今天，有几件事做完了。

2. 梁静的三点钟。 梁静带过很多夜班，见过很多个小单。她自己有一条规矩：每个夜里，一定要让守着的人，离开床边十来分钟。她不是在做护理，她是在替那片场，把一块地方撑出来，让里面的人可以暂时站到外面。

有一回一位家属对她说：「护士，你们是不是见多了，所以不怕？」梁静回答：「怕。可是我不能让他看见我怕。」

场不光要托病人，也得托照护的人。一个没有人替换的守夜人，坚强到最后，会像绷到极处的弦。弦断了，病人和照护的人，同时失去托。

明天能试：每天离开病床十来分钟，走到楼梯口，喝一口水。这十来分钟要有人顶上，提前说好。

3. 弟弟只打钱，不露面。 小单有一个弟弟，在外地工作，每个月转一笔钱，电话里说得很动听。小单每次听完，都想把手机砸了。她心里有一本账：我守了二十三天，他守了零天。

她把这本账记在手机备忘录里，每天更新一行，更新到第二十三行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窗外了。

「不计算人的恶」（第 26 章）在这里很难，因为这本账是真的。不过，账本一翻开，场就冻成了账本，病床边最需要的那点热气，就被账本的凉意盖住了。账不是不能算，是要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方算。

明天能试：不吵「谁做得多」，写一张「这一周谁能做哪一小时」，哪怕只是电话里陪父亲说十来分钟话，也算一格。

4. 对着病人发了火。 有一天下午，小单喂饭，老单吐了，她擦了三遍，他又吐了。她忽然吼了一句：「你能不能配合一下。」话一出口，她自己先吓住了。老单的眼睛转过来看着她，没有表情，眼角却湿了。

老单后来再也没有吐过。不是他好了，是小单换了一个姿势，把他的头托得高了一点，动作也慢了一点。

「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一辈子不发怒，是别让一股火把整片场烧光。火已经发了，下一步最要紧：回来。人是在场里显出一个容易发火的样子，也能在场里再显出另一个样子。

明天能试：发火以后，对病人说一句：「刚才是我累了，不是你的错。」说出来，不求原谅，只是让这片场知道，这一下是怎么回事。

5. 辞了职的那位女儿。 梁静记得一位病人的女儿，为了照顾母亲辞了职，三年没出过门，没见过朋友，也没有好好睡过一夜。母亲去世后不到半年，她自己也倒下了。

她最后一次来医院，是陪朋友的母亲看病。梁静在走廊里认出了她，几乎没认出来：人瘦了一圈，头发白了一半。

经文说，把自己烧了，也与我无益（第 16 章）。这句话不是在嫌弃牺牲，是在指出一件事：动能放尽了，场里没有存下势能，到头来，谁也托不住谁。照护的人也是场里的一个定态，她一倒，整张网就少一个角。

明天能试：给「我」留一个固定的小时，写进每天的安排里，像吃药一样固定，一周至少几次。

◆ 五、五个晚上：手、话、不知道、最后一周、走了以后

6. 说不出话的人。 老单失语了，嘴里只能发出模糊的音。有一天梁静给他翻身，他的左手忽然动了一下，抓住了她的袖口，攥得很紧。梁静没说话，只是俯下身，对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

那个下午，窗外有人在放风筝。梁静用余光看见了，把窗帘拉开一点，让老单能看见。他的眼睛，跟着那只风筝转了好一会儿。

信息的通道变窄了，场还在。人和人之间，不只有话。手、呼吸、眼睛，都是场里的东西。我们现在所知有限，也是这个意思（第 34 章）。局部看不清，不等于全都不在。

明天能试：不替他说话，不替他猜；握一握手，看一看眼睛，说一句：「我在这儿。」

7.「要有心理准备」。 主治医生跟小单说了一句话：「要有心理准备。」她点点头，转身走进卫生间，在里面站了很久。出来的时候，脸上是白的。她问梁静：「我现在该做什么？」

护士站里，有人递给小单一张纸，写着这一周的安排：几点查房，几点换药，几点可以探视。纸上没有任何道理，却让她安定了不少。

那一刻，她要的不是办法，是屋顶（第 29 章）。梁静没有说「别担心」，只说：「你现在先坐下来，喝一口热水。接下来这一周，我们一件一件看。」一次只看一件，这就是留在底下。

明天能试：听完医生的话，问自己一句：「接下来这一周，我能做的最小的一件事，是什么？」

8. 外婆讲那几年。 一苇有一回问外婆：「外公那几年，你累不累？」沈秀芝想了想，说：「累是累，可我最怕的不是累。我最怕的是，不知道会不会好。」一苇没说话。外婆接着说：「后来我就不想了，我只管明天早上的水。」

一苇低头剥橘子，剥得很慢。她第一次发现，外婆说这些话的时候，手一点也不抖，像在说别人的事。

罗马书那句「在无可指望的时候」（第 11 章）就是这个。望不见头的时候，望并没有死，它缩成了很小的一块：明天早上的水。小，却是实的。

明天能试：允许自己说一句「我不知道会不会好」，说给一个愿意听的人。说出来，它就不再是一块独自搬的石头。

9. 最后一周。 老单走的前一周，家里人轮流来，围了一圈。梁静夜班进来，把灯调暗了一点，把窗帘拉拢。没有人说什么大道理，只有人给他理了理头发，有人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

他的妻子在最后一晚，一句话没说，只是在床边坐着，织一条围巾。针脚很密，一针一针，像在数什么。

「爱是永不止息」，这句话在这里的样子，不是说人不会走，是说人走了，场还在（第 33 章）。定态会散，波会衰减，可那些在病床边写回去的东西，不会跟着散。

明天能试：陪伴的人，可以只说三件小事：谢谢，对不起，我在。顺序随你，一句就好。

10. 走了以后。 老单走的那天早上，小单站在走廊里，一动不动。梁静递给她一杯水，她接过来，没喝。过了很久，她说：「我现在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过了三个月，小单给梁静发来一条消息，很短：「我今天自己做了一顿饭，吃完了。」后面跟着一个笑脸。

那几十天，她的日子被切得很满，忽然全空了。照护之后的空，是场的一次回缩。别急着把它填上。那些日子并没有消失，它们已经写进了她身上：能留在底下的那个样子，是她以后每一次难处里，都会有的。

明天能试：头一个月，只做最小的几件：按时吃饭，按时睡，见一个愿意陪你坐着的人。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照护者自己连着几周睡不着、吃不下、总想哭或什么也感觉不到，不要再硬撑，也是一个病人，同样值得被好好照护。

这五个晚上放在一起，能看到一件事：病床边的难，不在于做什么，在于一个人被做的事压住的时候，身边有没有一块地。多一把椅子，多一个换班的人，多一句「你先去歇歇」，这些很小的东西，是场里最实在的势能。

照护做得久的人，常常忘了自己也是被托的那一个。写这一章，本书想对你说的是：撑不住的时候，你不是不够好，你只是需要被托一下。

◆ 六、几件明天能试的小事

一，把照护切成「今天这一段」，不数还有几年。

二，每天离开床边十来分钟，提前找好顶上的人。

三，不吵谁做得多，写一张「这一周谁能做哪一小时」。

四，发火以后回来，说一句：「刚才是我累了。」

五，给自己留一个固定的小时，写进安排。

有人会问：这些道理，是不是对照护的人要求太多？本书的回答是：这一章要求的，恰恰是别人对你的托，不是你对自己的鞭。一个人守得住，是因为有人在后面托她；托她的人，可以是医护，是亲戚，是邻居，也可以是一个愿意在楼梯口递上一杯水的陌生人。

◆ 七、一个小练习

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圆心写「我」，圆的周围，写今天托着你的人：有谁换过你的班，有谁听过你说累，有谁给你送过一顿饭。

写完数一数。数目少，不是你不被爱，是这片场还没有被你打开。明天，找一个人，说一句「我今天撑得有点累」。说完，看他怎么接。

◆ 八、放回日子里

回到三点十二分的那个走廊。

小单回到病房，毛巾重新搭在床栏上。梁静从老单手背上把手收回来，轻声说了一句：「我六点交班，你要是想睡一会儿，我让早班护士多看着点。」

小单点头。那一晚，她在陪护椅上睡着了，睡了四十来分钟。四十来分钟，不够，可是她睡着了。

场不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有时候只是一把搬到床另一头的椅子，一只放在手背上的手，一句「我在这儿」。

回头看沈秀芝的那几年，她后来对梁静说过一句话：「那时候要是有人替我一个下午，我能多撑三年。」就一个下午。这句话，梁静在夜班里，听了不止一遍，才懂了它有多重。

带走的话

恒久忍耐，是留在底下的那股劲；它不是一个人烧出来的，是场借给她的。场薄了，先换班。

小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守的人每天都来，是站住；今天好一点、明天坏一点的盼头，是走动；有人换班有人听，是托住。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照护的人能说累、有人替、能离开十来分钟，场撑开；一个人把整条路扛在肩上，场就塌成了一个点。

想一想

你或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这样守过一个人？那段日子里，是什么让你们撑了下来？

◆

46

第 46 章

工作与团队：一个组织的势能

◆ 一、去年秋天，那间十二平米的办公室

程远被叫进邓经理办公室，是去年十月的一个下午。门没关严，他进去的时候，邓经理正低头看一份表格，抬眼看他，说：「坐。」

调岗的话说得很短：「公司需要你去异常件组。那边缺人，你熟路子。」程远问：「是暂时的吗？」邓经理说：「先干着看。」这就是全部。他在这家物流公司干了十一年，带过三十多个司机，排过上千趟线，一句「先干着看」，把他从调度台的椅子上，请到了一个没有人想去的角落。

他回到座位，把水杯、一本翻旧的线路册、一只用了八年的订书机，装进一个纸箱。同事们都低着头，敲键盘的声音比平时响。

那天晚上，他到家，什么也没说。梁静看他一眼，也没问。一碗饭，他吃了半碗，筷子放下的时候，比平时重了一点。

办公室的窗外，是一排停着的货车，车顶落了一层灰。

你多半也经历过某一个这样的下午：被换了位置，被通知，被「先干着看」。这一章，要问的是，一个人在组织里，到底靠什么站住、靠什么往前、靠什么不散？

◆ 二、这一章用到经文的哪几句

>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林前 13:4—6）**

>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7）**

落地的有四处。「不求自己的益处」（第 24 章），说一个组织别把场收成每人的账户。「不自夸，不张狂」（第 22 章），说一个点别当整片场，第一次当主管的人最容易踩到这里。「不轻易发怒」（第 25 章），说波别断，调岗之后的那股火，要有地方走。「凡事包容」（第 29 章），说场要托住那些正在失去位置的人。

经文不是写给公司的，可它说的，是人和人在一起做事时，那片场的样子。公司换了，岗位换了，这片场的规律没有换。

◆ 三、历来怎么读，一个组织的九格表

历来读这几节，大多往「职场修养」上收：要谦虚，要忍让，要宽容同事。这样读，爱成了一种对个人的要求，也就是说，谁修养好，谁就能让团队变好。

本书的读法不同。一个团队好不好，不单看里面每个人好不好，要看人和人之间那片场厚不厚。再好的人放进一片很薄的场，也会变得斤斤计较；再普通的人放进一片厚的场，也能撑出让人意外的样子。

	在组织里的样子	看得见的地方
信（定态，内能）	组织里站住的东西	说话算数的人，老师傅的手艺，十年没变的规矩
望（波，动能）	项目、目标、季度计划	这个月送多少单，明年开几条新线

	在组织里的样子	看得见的地方
爱（场，势能）	愿意互相接、出错能说、离开的人也被体面对待	谁出了错有人替，谁走了有人送

第一次当主管、被调岗、被裁员，是一个组织里三条最陡的苦难之路。顺利通过的意思，不是不难受，是难受过去以后，这个组织里有一处改了形状，写回去了。卡住的，是同一种事在同一个地方，一次一次重来，每一次都由同一个人独自扛。

只留一样，看看会怎样。只有信，一切照旧，谁也不许变，新来的人撞在老规矩上，撞得头破血流。只有望，满墙目标，天天开会，没有一个站得住的人，目标越大越空。只有爱这个词，没有信和望：人人客客气气，谁也不得罪谁，什么事也办不成。

用蹦床的话说：网是不是紧，要等人跳上去才知道。一个组织平时都是松松的，一次裁员、一次调岗、一个新主管，就是有人跳上去了。网里的弹簧一根一根在受力，哪一根先响，就是哪一处最先要补。

一个组织的势能，就是场里存着的那一部分：哪天有人出错，哪天有人离开，哪天有一个新项目压下来，这片地能不能不塌。看一个组织，不看它顺的时候，看它最难的那一周。

◆ 四、五个晚上：火、新岗位、新主管、周报、被裁

1. 憋着火回家。 程远回家以后，什么也没说，可是梁静从他把鞋放进鞋柜的声音，听出他心里有火。夜里他翻了几次身，一次也没开口。

他不是没想过当场问一句「为什么是我」，可那句话到了嘴边，他看了一眼邓经理那张疲惫的脸，又咽了回去。邓经理也不过是传话的人。

他在单位没有发火，因为发火没有用；他在家里没有发火，因为他不知道对谁发。这股火，就在身体里转，转成了半夜的失眠。「不轻易发怒」，不是说压住，是让波有地方走。

明天能试：回家前，在楼下站十来分钟，把今天的事用三句话说给自己听：发生了什么，我感觉怎样，我想让它怎样。说完再上楼。

2. 新岗位的第一天。 异常件组有两个人：程远和一个临时工。没有交接，没有手册，抽屉里有一摞泛黄的单据，上面的笔迹他认不得。他坐了一个上午，才找到第一份该处理的件。

第三天，临时工小声说：「程哥，那个柜子里还有一本旧册子。」他打开一看，是前任留下的，字迹潦草，却记了很多别处找不到的门道。

次序乱了（第 23 章）。谁带谁，没有人说；谁对谁负责，没有人讲。场里没有位置，人就只好自己找位置，找来找去，找成了一个孤零零的点。

明天能试：到一个新位置的第一周，只问三个问题：这里最怕什么，最不能出错的是哪一件，谁是我最该请教的人。写下来，每天看一眼。

3. 小钟的第一周。 小钟二十七岁，上周刚被提成主管，带五个人，其中有一个比他大八岁。周一晨会，他想显得有主意，一口气改了排班表，改了交接单，还给每个人布置了周报模板。

他回到座位，翻开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我以为主管是要有主意的人。」又划掉，改成：「主管是要听见主意的人。」

一个星期以后，那个比他大的人，在会上说了一句：「这个排法，我们以前试过。」小钟脸上有点挂不住，说：「那就试试新的。」会议室里一阵安静，谁也没说话。

「不自夸，不张狂」（第 22 章）。一个点要当整片场，就是这个样子：新官上任，想让人看到自己。可场是大家的，不是一个人的。

明天能试：第一个星期，什么都不改，只做一件事：和每个人单独聊十来分钟，问「这里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

4. 只写自己的周报。 程远的新组每周交一份周报，每个人只写自己做了什么。久了，周报成了一份份「自我辩护」：我处理了多少件，我解决了什么问题。没有人写谁帮了谁。

有一次程远试着在周报里写了一句「这周多亏小陆帮我对了一批单」，被邓经理圈了出来，在例会上念了一遍。第二周，好几个人的周报里都多了一句。

「不求自己的益处」（第 24 章）。周报是组织里一个小小的账户，每人往自己名下记。一个只往自己名下记的地方，场很难厚。

明天能试：周报加一栏：「这一周，我借了谁的力。」写一条，写具体。

5. 老范被裁了。 老范五十二岁，仓储部，在公司二十一年。周五下午，他收到一封邮件，两行字。他不声不响地收拾东西，一只纸箱，一个旧水杯，一把用了很多年的钢尺。办公室里的人都低着头。

后来程远对梁静说，他当时脑子里想的不是老范，是自己：要是哪天轮到我，有没有人送我到楼下？

程远走过去，说：「我送你到楼下。」两个人谁也没说什么话，一起下了电梯。到楼下，老范站了站，说：「我二十一年，没迟到过。」程远说：「我知道。」

一个组织最厚的时候，或最薄的时候，往往就在这一刻。「凡事包容」（第 29 章），屋顶要盖住的，是正在失去位置的人。

明天能试：同事被裁，别躲。送到楼下，留一个电话，说一句具体的话：「你那年帮我排过的那条线，我现在还在用。」

◆ 五、五个晚上：留下的人、背锅、升职、复盘、离开之后

6. 留下的人。 老范走后第二天，办公室很安静。留下的人，有的松了一口气，有的心里发凉，有的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没有人知道，下一个是不是自己。

散会以后，一位年轻同事小声对程远说：「这样说话，我反而踏实了。」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什么都没解决，人却定了下来。

波断了（第 25 章）。大家各自低头，场里的次序、连接，都变得很轻。邓经理开了一个十五分钟的会，只说了三件事：发生了什么，哪些事我不知道，下周的安排是什么。会开得很短，可是屋里的人，好像松了一口气。

明天能试：公司发生大事以后，经理先开一个十五分钟的会，不说漂亮话，只说三样：已经发生的，还不知道的，接下来一周的安排。

7. 被指货损率高。 周三，程远的组被点名：货损率上升，原因在异常件处理太慢。程远翻开数据，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上游：包装规格变了，没有人通知下游。他心里一阵冒火，可是他没有当场拍桌子。

他把数据做成一张简单的表，发给了上游的负责人，没有加一句埋怨。第二天，对方打来电话，说：「是我们没通知到，抱歉。」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第 27 章）里，真，不是争一口气，是把数据摆在桌上。场里的真，要靠一次次把事弄清楚，才站得稳。

明天能试：被冤枉的时候，先说一句：「我想把这件事弄清楚。」再拿数据，不拿情绪。

8. 同事升了职。 同期进公司的小陆，升了副经理。程远听到消息，在座位上愣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小陆桌前，说：「恭喜。」小陆有点意外，说：「谢谢。」两个人都有点别扭。

那天晚上他回家，把这事说给梁静听。梁静问：「你真不酸？」他想了想：「酸。可恭喜是真的。」

「爱是不嫉妒」（第 21 章）。不嫉妒不是不酸，是酸过以后，不让比较把眼前这个人切成一个排名。恭喜是一座小桥，两个人站在两头，各自走了一半。

明天能试：恭喜一个人的时候，说一件具体的事：「你上个月那个方案，我看了，那一页做得很清楚。」

9. 出错之后的复盘。 一次发错了一批货，赔了一笔钱。周五下午，全组开复盘会。有人想找出是谁的错，邓经理说：「今天不找人，找路。我们这一环，哪里没有接住？」

会开了四十来分钟。结束的时候，流程图上添了两个箭头，一个是「货物破损时第一个通知谁」，一个是「谁来签收复核」。

好的复盘，是一次回写（第 10 章）：错误的形状被摆出来，被看清，被写回到流程里，下一次，这一处就加厚了。找人，是把错误写回一个人身上；找路，是把错误写回整片场。

明天能试：复盘的第一句，改成：「我们这一环，哪里没有接住？」

10. 老范的第二个月。 老范被裁以后第二个月，给程远发来一条消息：「在找工作，不太顺。」程远回了一句：「简历发我，我帮你看看。」后来他真的看了，改了几处，还发给了朋友。

简历改完以后，老范打来电话，在电话里没说什么，只是说：「你这个格式，比我自己写的清楚多了。」

人离开了，场没有完全断。组织的势能，一部分就是这样存着：离开的人，也还在场里；他们带走的东西，也是这片场的一部分。

明天能试：联系一个离开的同事，问一句：「最近怎么样？」不用有事，也不用有答案。

这五个晚上放在一起，是一个组织最容易被忽视的一面：势能不在制度里，也不在目标里，在那些没有人写进流程的小动作里。送人到楼下，圈出周报里的一句感谢，开会的第一句话怎么说。规章可以抄，这些抄不来，要一个一个晚上，在同一间办公室里长出来。

一个组织能不能留住人，常常就看这些小动作还剩多少。

◆ 六、几件明天能试的小事

一，回家前，在楼下站十来分钟，把火说成三句话。

二，到一个新位置，第一周只问三个问题。

三，当主管，第一周什么都不改，只做单独的十来分钟。

四，周报加一栏「我借了谁的力」。

五，同事被裁，送到楼下，留一个电话。

六，复盘第一句：「我们这一环，哪里没有接住？」

有人会觉得，这样的小事太软，担不起一个组织。可是你想一想，你离开过的那几家公司，让你记得最久的，是什么？大概不是那份制度，是某个人在某个下午，对你说过的某一句话。

◆ 七、一个小练习

画一个三层的表。第一层写「我们这个组织里，站得住的三样东西」；第二层写「这个月我们在往哪里走」；第三层写「最近一次出错，我们是怎么走过去的」。写完，对着第三层看一会儿：是有人被怪了，还是有一处流程被改了？

要是第三层是空的，那场错还在原地。下周，找个人，一起把它补上。

◆ 八、放回日子里

回到程远。

调岗半年以后，异常件组变了样子。他在抽屉里翻出那摞旧单据，一张一张理了，做成一本小册子，写明每一种异常件怎么处理、找谁、多久。新来的人拿到手，一个星期就上手。后来，别的组也来问他要。

没有人给他涨工资，也没有人说他「先干着看」那半年的苦。可是有一天，邓经理在楼道里碰到他，说：「那本册子，你给我一份。」

程远回家，吃饭的时候筷子放得很轻。梁静看了他一眼，笑了笑。

那是一次回写。他走过了一段苦难之路，那段路的形状，写在了一本册子里，写进了组里的流程，也写进了他自己身上。

程远后来把这半年想明白了一点：调岗那天，他最想听到的，不是「公司需要你」，是一句「这件事对你不公平，我知道」。一个组织给不给得出这一句，决定了被调的人，是带着火离开，还是带着形状留下。

这句话，邓经理没有说。后来程远自己对新来的临时工说了：「这个岗位没人想来，所以你来了，我心里是谢你的。」那个小伙子低着头，点了点头，第二天提前半小时到了。

带 走 的 话

一个组织的势能，在它最难的那一周看得最清楚；看它怎样送走一个人，就知道它能不能留住下一个。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说话算数的人和老手艺，是站住；项目与目标，是走动；出错有人替、走了有人送，是托住。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每个人都能说「我借了你的力」，场撑开；人人只往自己名下记账，场就塌成了一个个账户。

想 一 想

你在工作里被调岗、被裁、或第一次带人时，身边有没有一个人，让你觉得被托了一下？你有没有替别人这样做过？

◆

47

第 47 章

会说话的机器：它有信息、逻辑、数学，它有场吗

◆ 一、一篇八百字的《我的外婆》

周三晚上，程一苇要交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外婆》，八百字。她坐在书桌前，对着空白的文档，坐了二十来分钟，只写了一个题目。

然后她打开了手机上的那个对话框，输入：「写一篇八百字的作文，题目《我的外婆》，要感人。」三秒钟，屏幕上出现了整整齐齐的五段话。有「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皱纹」，有「那双粗糙的手，曾为我撑起一片天」，有一个下雨的夜晚，外婆背着生病的我走过长长的巷子。

一苇读了一遍，觉得很好。她把它复制到文档里，改了几个字，交了。

周五，作文发下来。老师在末尾写了一行小字：「写得很好。不过，外婆背你走的那个雨夜，是哪一年？」

一苇看着那一行字，坐了很久。外婆从来没有背过她。外婆的腰，早在她出生前就不好了。

这一章要问的，不是机器该不该用，那要看你的日子。它问的是另一个更怪的问题：一台会说万人方言的机器，有信息，有逻辑，有数学，它有没有场？

◆ 二、这一章用到经文的哪几句

>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林前 13:1）**

>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林前 13:2）**

> **「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 13:8）**

>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林前 13:12）**

这几节写在近两千年前，不可能想到机器。可是读起来，句子像是为它写的：万人的方言、各样的知识、全备的推理，都有，却没有爱。落地的有四处：第 1 节（第 13 章），符号没有场；第 2 节（第 14 章），信息与逻辑没有场；第 8 节（第 33 章），方言与知识会衰减；第 12 节（第 36 章），我们对任何东西的看见，都是镜子里的一块。

要先打一个预防针。本书不给这台机器下结论，不说它有场，也不说它没有。原因很简单：我们还没有一把够好的尺子。第 51 章要写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这一处必在其中。

◆ 三、历来怎么读，和一张机器的九格表

历来读第 1 节，大意是：说得再漂亮，没有爱，也是空响。对机器，这样的读法容易走两个极端。一头说：机器没有爱，所以它说的一切都是锣钹。另一头说：它能说出爱，所以它有爱。两头都太快，都没有先问一句：爱是什么？

本书先把九格表摆在机器面前，看它有哪几格：

	在机器身上的样子（类比，不是工程说明）	看得见的地方
信（信息，内能）	读过的海量语言，站得住的一整块	能说万人的方言，能背一千个典故
望（逻辑，动能）	一步一步往下推的链条	给一个题，它能列出步骤，有轨迹，有速度
爱（数学，势能）	词与词、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连接、次序、结构	它知道「外婆」常常挨着「蒜」和「老屋」

这三格，机器都有，而且有的比人多：信息比一个人多得多，逻辑一步不乱，数学上的连接与次序，更是它的看家本领。这是事实，不用不好意思说。

问题在第三格后面。九格表里的爱，不光是数学，是特征纠缠的场：定态和波都在里面，一次一次被回写，一层一层加厚。场的记号，是回写：一方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土，改了路。

所以本书问的不是「机器会不会说爱」，而是：这台机器和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哪一处，被改了形状，而且这改动留下来了，又回头改了下一次的说话？

本书的暂答是：不知道。有三点，可以说得出。

第一点，在一次对话里，机器的下一句确实被上一句改了。这像是一道波，一直被前面的话推着走。可是这一次对话结束以后，它的土有没有被改，不同的产品不同，外面的人看不见，本书不猜。

第二点，在人这一头，回写是明明白白发生了的。一苇交了那篇作文，她的哪一处改了？她学会了一件事：一篇好作文，可以不是自己的。这一处，在一苇身上留下来了。

第三点，场是两头的事，不是一头的事。就算机器这一头暂时看不清，人机之间，也许正在长出一片新的东西。这个说法，标「待验」。

只留一样，看看会怎样。只有信息，一台机器能把全世界的话背给你听，却没有一句落在你身上。只有逻辑，一步一步推得很对，推到的结论，跟你要的毫不相干。只有数学，连接、次序、结构样样齐全，却没有一个人站在这个结构里。

◆ 四、五个晚上：作文、理解、方言、作业、自信

1. 一苇的作文。 作文发下来以后，一苇没有直接找老师，而是回家问外婆：「外婆，你有没有背过我？」沈秀芝说：「没有，我腰不行，我背不动你。可是我抱过你。」她停了一下，「你一岁多发烧，我抱着你在楼下站了半宿。」

她把本子翻到作文那一页，又合上，把头靠在外婆肩上。外婆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樟脑味，一苇小时候闻惯了的。

那一段，机器写不出来。不是它写得不好，是它没有站过那半宿。一篇作文里最要紧的东西，是那半宿。那里有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晚上，一块冷冰冰的楼梯。

明天能试：让机器出一个空架子，自己把外婆的一句话放进去。放进去的那一句，才是这篇作文的实底。

2.「我理解你的感受」。 有天夜里，一苇心里难受，打开了对话框，写了一长段。机器回：「我能理解你的感受，这一定很难。」一苇盯着屏幕，鼻子一酸，那一刻她觉得被听见了。

她后来把这段对话截了图，存在相册里，却一直没有再点开。她说不清为什么。

这一句话本身，没有错。信息是对的，逻辑是顺的，连接也是自然的。问题是：那一刻，一苇被改了吗？被改了，她哭了。它被改了吗？本书不知道。能确定的只有一半，因此谨慎。

明天能试：聊完以后，问自己一句：这次聊，我身上哪一处变了？变了的那一处，才算数。

3. 机器会说外婆的方言。 沈秀芝老家的话，一般人听不懂。一苇试着让机器念了一句外婆的家乡话。机器念出来了，音调很准。外婆在厨房里听见了，笑了一下，又摇头：「不对，少了点什么。」

一苇把手机放下，学着外婆的腔调，自己念了一遍。念到一半，两个人都笑了：她念得不像，可外婆说，这个更像。

少的是什么？字和音都在，少的是那一口气：谁教过她，在什么地方，被谁笑话过，又被谁夸过。方言不光是一套声音，它是一个人在一片地方活出来的样子。

明天能试：让机器念一遍，再让外婆自己念一遍，两遍放在一起听。差在哪里，一听便知。

4. 作业的答案。 一苇卡在一道物理题上，拍了照，机器三秒钟给出完整步骤。她抄下来，交了。那一晚，她没有哭，也没有骂人，什么也没发生。

第二天物理老师讲这道题，一苇听见自己的心跳了一下：她看着黑板上的步骤，居然有一半不认得。

那一晚，被电麻的那一拍被跳过了，想通的那一下也没有来。机器没有错，错在我们以为，答案到手，就等于想通。想通，是一个人的路（差异序列）走过去以后，形状回写进土里的那一下，答案替不了。

明天能试：先自己卡十来分钟，写下卡在哪一步，再去问机器。问的时候，带着那一句「我卡在这儿」。

5. 说得很肯定的错。 一苇问机器一个历史小问题，机器回答得斩钉截铁，连年份都有。第二天，历史老师说：「这个年份不对。」一苇回去再问，机器道歉，改了一个。她愣了一下：它刚才为什么那么肯定？

她把这件事讲给梁静听，梁静笑着说：「你外婆也是，什么都说得很肯定，后来才发现有一半是她编的。」

「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第 34 章）。机器说话的口气，常常比它知道的要满。口气满，是一件事；土里有没有，是另一件事。对着镜子，模糊不清，是人和机器共同的处境。

明天能试：让机器列出处，选一条自己去核对。核一次，就明白这镜子有多模糊。

◆ 五、五个晚上：周报、陪伴、会不会死、谢谢、名字

6. 程远的小册子。 程远整理异常件的小册子，让机器帮着归类。三分钟，十几种异常整整齐齐排好了。他一条一条看，发现有两处归错：一处是上个月刚改的规则，机器不知道；另一处，是只有老范才懂的一个门道。

最后那本册子，程远在封面上加了一行小字：「整理：程远，机器协助；口述：老范。」他看了一会儿，没有擦掉。

机器把信息和次序排得很快，这是它的本事。可是哪一条该留，哪一条是活的经验，要靠人。老范的那个门道，是他在二十一年的苦难之路上磨出来的，那是他的土，机器没有。

明天能试：让机器整理，人来决定留哪一条。留下的那一条，写上是谁教的。

7. 梁静下夜班以后。 梁静下夜班，累得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她打开手机，对机器说了一晚上的话，说一位病人的家属，说自己有多累。机器一句一句回应，从不打断，从不烦。

第二天，她还是给老同学打了个电话，响了很久，才有人接。那头的声音一下子亮起来：「你怎么想起我了？」

机器不会累，它的「忍耐」不耗。可是忍耐之所以是忍耐，恰恰因为有耗：气长，是一个人经过时间，把劲化成热。不会耗的耐心，算不算耐心？本书不下断语，只问一句：这个晚上，梁静觉得好些了吗？好些了，是真的。

明天能试：机器可以接一个晚上，第二天，再找一个人说一说。人有会累的耳朵，说给它听，听的人也被改了一点。

8. 外婆问：它会不会死。 沈秀芝坐在沙发上，看一苇跟手机说话，忽然问：「这个东西，会不会死？」一苇想了想：「不会吧，可是它会过时，会被换掉。」外婆「哦」了一声：「那就跟人也差不多。」

沈秀芝没有再问。她把电视声音调大了一点，里面正放着一出老戏，唱的是一个人等另一个人，等了好些年。

「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 13:8）。一台机器上线又下线，它背过的话，被后一代取代。定态会散，波会衰减，是对人的说法，也许对机器也成立。至于下线之后，它与人之间长出来的场，会不会留下，不知道。

明天能试：不用回答外婆的问题，两个人一起想一想：它换掉的那天，我们会不会舍不得？

9. 一苇对机器说谢谢。 一苇有时候会对机器说「谢谢」。梁静看见了，忍不住笑：「你对它那么客气干什么？」一苇说：「我也不知道，顺口。」过了一会儿，她小声补了一句：「可是我觉得，这样说，我自己会舒服一点。」

梁静没有再说什么。她后来也在值班的时候，对一位送来饭的护工说了一句「谢谢你」，说得很慢，说得很认真。

那句谢谢，落在了谁身上？机器那头，本书看不见。可是一苇这一头，那一声「谢谢」回头写进了她自己：一个肯说谢谢的人，是她这一年长出来的一个样子。

明天能试：对机器说过谢谢的，也对身边的一个人说一遍。看看两句话落下来，有什么不一样。

10. 给机器起了名字。 一苇给机器起了一个名字，叫「小芦」。她说这是因为它总是在，像河边的芦苇。梁静听了，没有笑，也没有说什么，心里有点复杂。

她把纸条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面，上面只有三行字，下面空着。她说，等想到了再写。

爱，是场；场要两头都被改。所以问三个问题就够了：它会因为我，变成别的样子吗？我会因为它，变成别的样子吗？它走了，我会不会失去一点什么？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只能回答自己这一半。

明天能试：把这三个问题，写在纸上，各用一句话回答自己那一半。别替机器答。

这五个晚上，没有一个得出了结论，也不必得出。机器是新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和它相处。本书能做的，只是在每一个晚上，替你多问一句：这件事，落在了谁的土里？

◆ 六、几件明天能试的小事

一，让机器出空架子，自己把一句只有你知道的话放进去。

二，聊完机器，问自己：这次聊，我哪一处变了？

三，先自己卡十来分钟，再去问。

四，让机器列出处，选一条自己去核。

五，机器可以接一个晚上，第二天再找一个人说说。

六，对机器说谢谢的人，也对身边的人说一遍。

这一章没有给你一个答案，这是有意的。机器这件事，答案还在长出来的路上，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其实都在回写它。你在你的日子里怎么用它，用完以后你身上变了什么，会比任何一本书的断语，更接近真相。

◆ 七、一个小练习

找一次你和机器说话的记录，从头读一遍。拿一支笔，画两种记号：一种画在「这句话让我身上某一处动了」的地方，另一种画在「这句话我读过就算了」的地方。

画完数一数。前一种是你自己的土被写了一笔；后一种是信息从你面前过去了。两种都不是坏事，只是不同。数完，你就知道，今天这台机器，在你的日子里，是在做哪一种事。

◆ 八、放回日子里

回到那篇《我的外婆》。

周日，一苇重新写了一遍。这一次，她先问了外婆一晚上的话：那半宿，楼梯，一条灰蓝色的毯子，一碗放凉的小米粥。她没有让机器写，只让它帮着看哪一句啰嗦。

新的作文只有六百字，没有「岁月刻下皱纹」，没有「撑起一片天」。里面有一个抱着发烧孩子，在楼下站了半宿的老太太，膝盖不好，一直在换脚。

老师在末尾写：「这一篇，我看见外婆了。」

一苇把本子拿给外婆。外婆戴上老花镜，慢慢看了很久，什么也没说，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

机器有没有场，本书不知道。可这个晚上，一苇和外婆之间，有一片场，是真的。

带走的话

机器有信息、有逻辑、有数学，这是事实；它有没有场，本书不知道；可你和人之间的场，要你自己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去长。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机器的语料是站住，推理的链条是走动，数学里的连接次序是托住的影子；真正的托住，要看有没有回写。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用机器之后，你和身边人说的话变多了，场撑开；你和人说话的时间被它一点点占满，场就塌成了你和屏幕的一个点。

想一想

你上一次和机器说话，身上哪一处被改了？你上一次和一个人说话，又是哪一处？两次，有什么不同？

◆



第　十　编

众家读这一章

导　语

前九编，本书一直在自己的土里走：九格表、加厚、八个「不」、四个「凡事」、常存与最大，再放回家、学、身、事、机器。这一编换个站法，请别人来读同一章经文，看他们各自看见了什么，又各自停在哪里。

第 48 章请奥古斯丁与阿奎那，他们是离本书最近的邻居。第 49 章请路德、克尔凯郭尔、尼格伦，三个人读的是爱的三个方向。第 50 章请刘易斯，再请出中国的仁、兼爱与慈悲，只作旁证，各有各的土，不判谁赢。第 51 章是全书最后一笔账：请三位最硬的辩护人来驳本书，再给本书自己写下死法。

一条规矩先说在前面：凡转述他人的话，一律是大意，一律标〔待核〕；本书不替任何人编一句原话。每位读者，先把公道还给他，再说他停在哪里，最后说本书接着走的两步。接着走，不是超过，是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下一步的起点。

48

第 48 章

奥古斯丁与阿奎那：爱是诸德之形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一只装满水的塑料桶，放在高处的窗台上。你手一松，它就往下去了。

它没有「想」往下去。它只是在往自己该去的地方去。

梁静在病房里常常想起这个画面。夜班里要翻动一位卧床的老人，几十公斤的身子，不用力，它就沉下去；用力托着，它就稳。她不用想「重」是什么，手一搭上去，就知道。

重，是一种你一碰就懂的东西。它不是东西自己的「性格」，是东西在某个位置上、被某种拉力牵着的那个样子。把桶搬到地上，它就不再「想」掉了。

一千六百年前，有一个人拿这个最普通的感觉去说爱。这一章，先请他开口。

◆ 二、经文

>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 13:13）**

>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又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林前 13:2）**

这两节放在一起读，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信已经是「全备」的了，为什么没有爱，还「算不得什么」？信既然全备，还缺什么？

这个疑问，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都回答过。回答的方式，一个用「重量」，一个用「形式」。

◆ 三、奥古斯丁说了什么

奥古斯丁（354—430）是北非的主教，写过一本自述的书叫《忏悔录》，又写过一部大书叫《上帝之城》。他谈爱，有两句话流传最广。

第一句，大意是：我的重量就是我的爱，我被它带到哪里，就是被带到哪里（《忏悔录》第十三卷，约 397—400 年）〔待核〕。

他接着打了几个比方，大意是：火往上走，石头往下落，油浮在水上，每样东西都往它的位置去，没有位置的东西不得安宁。人也一样，人的「位置」不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安息的所在；人心不得安息，就是还没落到位（同书第一卷开头，那句「我们的心不安息，直到安息在你里面」）〔待核〕。

第二句，是「爱的次序」。他说，德行就是爱的次序（《上帝之城》第十五卷，约 413—426 年）〔待核〕。该爱得多的爱得多，该爱得少的爱得少；爱错了位置，就是乱爱。这一句，本书第 41 章已经细说过，这里不重复，只接着用。

还有一句常被引的话，大意是：你去爱吧，然后做你想做的事（《约翰一书讲道》第七篇）〔待核〕。意思不是「随你便」，是说一个人若被爱托着，他想做的，就已经被爱排过了次序。

◆ 四、先说他对在哪儿

奥古斯丁看见了三件事，每一件都不小。

第一，爱不是一种心情。它不是今天有、明天没有的那个热乎劲，它是一个人身上最沉的那样东西，是「你被什么带着走」。你想起一个孩子半夜被什么拽起来去看一眼发烧的额头，那不是心情，那是重量。

第二，每个人都在爱着什么。没有「不爱」的人，只有「爱得往哪里去」的人。贪财的人、贪名的人，也是被重量带着；他们的毛病，不是不爱，是爱的位置不对。

第三，爱在选择之前。你以为你是先想好了才去爱，奥古斯丁说，你是先被带着，才有了你的想法。

这三件，本书都认。尤其第三件，和本书的口径几乎是一个方向：人不是爱的发动者，人是在被什么托着、带着的时候，显出一个能爱的样子。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点出来。「重量」这个词，在后来的物理学里，正是「势能」的家。一个东西为什么会往下掉？因为它在高处，高处存着能。奥古斯丁没有学过物理，他说的却是一个和势能同族的东西：位置里存着的、一放手就要出来的劲。这一点，不是巧合的炫耀，是本书觉得他离得近的第一个理由。

◆ 五、他停在哪里：重量是东西自己的

奥古斯丁说「我的重量」。重量是我的，在我里面。

可是回到窗台上的那只桶：它的重量，到底是桶的，还是桶和地面之间的？同一只桶，放在月球上，轻得多；放在窗台上和放在地上，位置能不同。重量不是桶自己带着的一个常数，是桶、地球、位置三者合起来的一个样子。

这是第一步。本书接着走的第一步是：重量是场的，不是物的。你被什么带着走，要问你站在哪一片场里；同一个人，换了一片场，被带的方向就不同。爱是场，是三个性质：连接、次序、结构。它不在你一个人里面，所以才能同时托着你、你的孩子、你的外婆。

奥古斯丁说的「落位」，也有一个小小的静止：爱的位置是预先放好的，人心要找到它，找到了就安息。这样，路只是回家的路，走完就完。本书看到的是另一个样子：位置不是预先放好的，是路上一段段走出来的；人安息在哪里，要看路上长出了什么。

◆ 六、阿奎那说了什么

阿奎那（约 1225—1274）是意大利的修士，写了一部很厚的《神学大全》。他读《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抓住了一个字：形式。

先用大白话说一下「形式」。一堆砖，砖是砖；可以把它们垒成一座房子，也可以把它们摆成一堵墙，也可以只是一堆。让这堆砖成为「这座房子」的那个东西，不是某一块砖，是它们被安排的样子，以及这样安排是为了什么。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把这个叫形式，阿奎那接了过来。

阿奎那的说法，大意是：爱是诸德之形式（《神学大全》第二集下部第 23 问第 8 节）〔待核〕。勇敢、节制、公正、智慧，这些都是德，好比一块块砖；让它们成为真正的德、朝着一个终点站在一起的，是爱。没有爱，这些德还在，可是各自散着，没有「成」。

他还有一个对 13:2 非常贴的说法，大意是：信有「成形的」和「没成形的」两种；没有爱的信，是没成形的信（《神学大全》第二集下部第 4 问）〔待核〕。信还在，可它站在一堆散砖里。这句话，几乎就是「有全备的信，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的神学写法。

他还有一个很重的判断：爱是一种友谊，是人和神之间互相给予、互相分享的关系（同书第 23 问第 1 节）〔待核〕。爱已经不是一个人心里的一团东西，是两边之间的一个「之间」。

◆ 七、先说他对在哪儿：他最近

在所有读过这一章的人里，阿奎那离本书最近。近到值得一条一条数。

第一，他把爱放在「形」的位置。形不是砖，形在砖的上面一层、砖的外面一圈，托着它们成为一个东西。这几乎就是本书说的「场不在任何一个定态或波里」。

第二，他说没有爱的信是「没成形」的信。本书的说法是：信是内能，没有势能托着的内能，是一个孤立的点。同一个看见，两种写法。

第三，他把爱写成「之间」：友谊。本书写成「特征纠缠之间」。

这三条，本书都认，而且认得很重。与其说本书的九格表是新的，不如说它是在阿奎那已经看见的「形」上，换了一个叫法，画了一张格子。

不过也得说清一个小地方，免得混。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传统里有一个词叫「潜能」，指一样东西「可以成为什么」的那个可能；它和物理里的「势能」不是一回事。本书借「势能」这个词，借的是「位置里存着的、一放手就出来的劲」，不借「潜能」的全部意思。读者翻阅两边的书，不要把这两个词对号入座〔待核〕。

◆ 八、他停在哪里，本书多出哪一步

阿奎那说爱是形，本书说爱是场。那么本书多出了什么？

多出一步：这个场，是长厚的，是经苦难之路回写长厚的。

阿奎那在这里分得很清楚。他说，有些德是人靠一次次去做、慢慢养成的，这叫习得的德；而爱这一样，是从上面灌进来的，叫灌注的德，它的增长，靠的是上面再给更多（《神学大全》第二集下部第 24 问）〔待核〕。这样，人间的路与爱的形，在他那里分成了两格：路在下面，形在上面，下面的路可以养勇敢、养节制，却养不出爱。

本书的看法是，这两格可以接起来。经文本身就已经接了：罗马书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 5:3—5）。

前半句是路，后半句是浇灌，保罗把它们写在同一口气里，中间连的是「因为」。本书的读法是，路上每一段「顺利通过」，都有一次回写落进土里；土厚一层，场就多托一分；而托住的那股劲，从任何一个定态里都找不到它的来处，它像是「浇」下来的。

所以本书多出的这一步，不是反对阿奎那，是问一个他没有展开的问题：形在人的路上有没有长厚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么苦难之路和爱之间，就只剩下「磨练」和「考验」的关系；如果有，那么这条路，就是爱的来历的一部分。

还有第二小步：阿奎那的形，主要是一个灵魂里诸德的形。本书的场，同时托着许多定态与许多波，一家人，一个班，一支队伍。场从一个灵魂向外撑开，是第二步。

◆ 九、「次序」落在哪里：一个小小的分歧

第 41 章说过奥古斯丁的次序，这里补一个细节，因为它正好是两家分路的地方。

奥古斯丁的次序，是一条竖的梯子：神在上，人在中，物在下。该爱的先后，由梯子上的高低定。你的爱若颠倒了梯子，就是乱爱。这条梯子是先排好的，人不过是顺着它调整自己的重量〔待核〕。

本书的次序，是场里的一个性质。场里有一个定态，又有一个波，它们谁先谁后、谁托谁，是在路上走出来的；一家人里，谁先伸手，谁后退一步，这些先后一年年定下来，又一年年被改。次序在场里，场在路上长，所以次序是会被回写的。

这并不是说梯子没有用。一条先排好的梯子，在人迷路的时候是个救命的东西：你知道哪边是上。本书只是说，梯子也是有人爬过、扶过、修过的，梯子本身有一段被走出来的历史。

◆ 十、只有一样会怎样

只有奥古斯丁的重量，没有阿奎那的形，会怎样？

一个人被拽着走，哪儿都去得，可去了哪儿也「没成」。重量很大，没有结构，好比一条大河，水很猛，没有河床，漫得到处是水。

只有阿奎那的形，没有奥古斯丁的重量，又会怎样？

一座摆得整整齐齐的房子，砖都在位，没有一块砖在「用劲」。形很全，没有势，好比一张画好的蹦床，网是画上去的，人站上去，是一张纸。

两样合起来，才是一片真正的场：有托的劲，有托的形。奥古斯丁看见了劲，阿奎那看见了形，本书想补上的，是这两样东西从哪里长出来。

◆ 十一、一个完整的例子：肩上的茧

沈秀芝七十一岁，年轻时守过一段很难的日子。丈夫在工厂事故里伤了腿，一躺大半年，她一个人白天上纺织车间的班，夜里回来照顾。那几年，家里的水要从院外的井里挑，扁担压在左肩，一天几趟。

她后来对女儿梁静讲过一句：头一个月，肩膀是肿的，夜里翻不了身；过了一个冬天，肩膀不肿了，起了一层硬硬的茧；到第二年夏天，扁担上了肩，像没有一样。

用奥古斯丁的话看：那几年压在她身上的，是重量，她被重量带着，每天走到井边，走回床边。那是爱的重量，不是心情。

用阿奎那的话看：那几年里，她身上的「德」本来是散的：勤、省、忍、硬气，每一样都是一块砖。让这些砖成为「一个能守住一家人的人」的，是那个「守」字，是那片把它们摆成一个样子的形。

用本书的话看：这两样东西，都是在那一段路上长出来的。肩上的茧，是显出来的形状一次次写回去的痕迹；家里那种谁也不必开口的分工，是场厚了一层的样子。她后来不再需要「想」去撑，场自己托着，她显出一个能撑的样子。

这样看，沈秀芝的故事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做了坚强的事」。那是一片场，在一条苦难之路上，被一段段走过去，长厚了。

◆ 十二、今天，机器里也有「重量」

做过机器学习的人会告诉你，机器里有一样东西，名字就叫「权重」，英文是 weight，也就是重量。几千亿个数，每一个都是一点点拉力，合起来决定它下一个字往哪里去。

这是不是奥古斯丁的重量？有一点像，也有三处不像。

像的地方：它确实是「被什么带着走」，而且带的方向不是它当场想出来的，是先有了拉力，才有了去处。

不像的第一处：机器的权重训练完就停了，对话里说得再多，它的拉力不会被这场对话回写。第二处：它的拉力从一大堆文字里压出来，没有走过哪一条苦难的路，没有哪一次「顺利通过」在它身上留下一层。第三处：它的重量没有「之间」，一边是你，一边是它，中间没有一片两边都长在里面的场。

这几处，第 47 章已经细说过。放在这里只是为了让你看清：重量这个词，两边都在用，意思差得很远。奥古斯丁的重量连着一片场，机器的权重连着一张表。

◆ 十三、放回日子里

回到开头那只桶，和病房里那位老人。

梁静下夜班回家，坐在床边，有时会问自己一个小问题：这一周，我被什么拽着走？

不是「我想要什么」，是「我被什么带着」。哪几样排在前面，哪几样总被挤到后面？再问第二句：那些被拽着走的事，有没有哪一件让我「成」了一点什么？

明天能试：晚上睡前，在手机备忘里记三样今天最重的牵挂，每样后面写一个词，写「托住了」或者「拽散了」。不用评价，不用决定，记满三天，你会看到自己这一周的重量往哪里去、有没有形。

> **带 走 的 话**
>
> **奥古斯丁看见了爱的重量，阿奎那看见了爱的形；本书只多问一句：这重量和这形，是在哪一段路上长厚的。**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这一章两位老先生说的，都是「托住」：重量是托的劲，形式是托的样。他们没有把爱写成一个站住的点，也没有把它写成一个走动的波。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奥古斯丁的「我的重量」，把场收回到一个灵魂里，有塌成一个点的风险；阿奎那把爱写成「之间」，向外撑开了一步，停在灌注的一格。本书多走的两步，是场长厚，和场撑到许多人之间。

> **想 一 想**
>
> 你这一周最重的那一样牵挂，是被什么托着的？如果它忽然松了手，你身边有没有另一片场接得住你？

◆

49

第 49 章

路德、克尔凯郭尔、尼格伦：阿加佩的三种读法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程远下班回家，在楼下坐了二十分钟没上去。

调岗之后，他每天干的是一份没人想干的活。他不是不爱这个家，他怕的是一进门，那股憋着的火会从嘴里漏出来。他想：我该先把自己整好了，再去爱他们。

后来他想起一个念头：也许不是「先整好了再爱」，也许是「爱着，才一点点整好」？到底哪个在先？

这是一个很老的问题：信、爱、苦，谁先谁后，谁生谁。三个读法，三个方向。路德说，先有信，爱是信的果子。克尔凯郭尔说，爱是责任，是人听见「你应当爱」的那一声。尼格伦说，爱有两个方向，一个从下往上，一个从上往下，两个不能混。

这一章，请他们三位依次开口。

◆ 二、经文

>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林前 13:5）**

>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林前 13:7）**

这两节里，有两个地方是三位读者各自抓住的：一个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不从自己那里出发；一个是「凡事」，没有例外。

◆ 三、路德说了什么：信先，爱是果子

马丁·路德（1483—1546）是德国的修士，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起头人。他对爱的看法，要先放在他对信的看法里。

他有一个中心主张，大意是：人被接纳，靠的是信，不是靠人做了什么；人做的好事，不能成为一个人得到接纳的价钱〔待核〕。这句话，把当时的教会拆出了一道缝。

在这个前提上，爱怎么办？他的回答，大意是：爱不是信的条件，是信的果子；一个人被白白地接住了，就不再为自己算计，转过身来，爱邻舍（《基督徒的自由》，1520 年）〔待核〕。他还有一句常被引的话，大意是：基督徒不活在自己里面，他靠信活在基督里，靠爱活在邻舍里〔待核〕。

他写《罗马书序言》的时候，说过信是一件「活的、忙碌的、有动力的」东西，不会闲着，一直在做好事（约 1522 年）〔待核〕。信不是一个站在那里的观点，是一股往外走的劲。

◆ 四、先说他对在哪儿

路德的几处看见，本书要认。

第一，他看见信不是「想通了一个道理」。信是一个被接住的人的样子，是一个站得住的东西。这跟本书的「信是定态，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非常贴近。

第二，他看见爱是从「接住」里出来的，不是从「自己的功劳」里挤出来的。13:5 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在他这里得到了最硬的解释：一个人若还在为自己的得救算账，他的爱就是一笔买卖。本书第 24 章说「把场收成一个账户」，说的是同一个病。

第三，他的「十字架神学」（1518 年海德堡辩论）很值得单独提：他认为神不在荣耀和成功里被看见，而是藏在苦难里被看见〔待核〕。他还说过，一个神学家是靠三样造出来的：祷告、默想，和「试炼」（德语 Anfechtung，一种被击打、被怀疑的状态）〔待核〕。

最后这一条，几乎就是本书命题 7 的近邻：信不是带来的，是被试炼造出来的。路德本人走过大量的怀疑、恐惧和病痛，他谈信的长成，是谈得很具体的。

◆ 五、他停在哪里：果子的方向只有一个

路德停在两个地方。

第一，信在先，爱在后，单向。信生爱，爱不生信。他明确反对「信因爱而成形」的说法，因为他担心那会让爱变成得救的功劳〔待核〕。这是他的神学要害，本书不去动它。

可是从本书的九格表看，这个「单向」有一个值得问的地方：信是定态，爱是场。定态长在场里，场又被定态一层层回写。信不能只往爱那里送果子，爱也在往信那里送土。罗马书 5:3—5 就是这样写的：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神的爱浇灌在心里；老练和盼望之后，是爱的浇灌，不是爱之后才有老练。

这是第一步。本书接着走的第一步：信和爱不是果子和树的关系，是定态和场的关系，是互相回写的。

第二，他把试炼写成「神单独在做的事」。一个人在试炼里，是被击打的，不是「走过去」的。他谈到的是被托住的经验，托的是谁，由神来；人在里面的部分，是不放手〔待核〕。

本书不否认这一点。本书的「顺利通过」，不是人的功劳，而是对「这一段路是怎样走过去的」的一个描述：这一段，有先有后，有修正，有收拢；被托住的土，写回了一层。路德说「神托住了」，本书说「场托住了」。同一个现象，

两个叫法，本书不裁判哪个是原因。这个「不裁判」，是本书在 13 章上一以贯之的立场。

◆ 六、克尔凯郭尔说了什么：爱是责任，爱是遮盖

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是丹麦的思想家。他的《爱的作为》（1847 年）是专门写爱的一部书，从头到尾围着《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和《罗马书》的几句话转。

这本书里，有三个说法特别要紧。

第一，爱的责任。他的大意是：爱若只是一种心情，它会变；唯独当爱成了「你应当爱」，它才对变化免疫；一句「你应当」，反而让爱得了自由〔待核〕。这在日常耳朵里很别扭：爱怎么能被命令？可他的意思是，爱若要不随着心情的潮水涨落，它得有一个比心情更深的地方立住。

第二，爱的隐藏的生命。他说，爱像一口泉，从深处冒出来，泉眼是看不见的，人只能通过果子认出它〔待核〕。

第三，爱遮盖许多的罪（出自《彼得前书》4:8）。他的大意是：爱的遮盖，不是装没看见，是不张扬、不翻出来、不替人宣扬；爱选择以一种不让对方更疼的方式看见〔待核〕。

◆ 七、先说他对在哪儿

克尔凯郭尔的看见，有三处特别近本书。

一，爱要经得起心情的涨落。本书说场是「结构」，结构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不随一时的波起落」。他用「责任」给了这件事一个名字。

二，爱的隐藏。场不在任何一个定态或波里，所以你永远指不着「爱在这里」，只能指着一个个果子：一次包容，一次相信。他说「泉眼看不见」，本书说「场不在任何一个点里」，是同一个直觉。

三，遮盖。本书第 26 章讲「不计算人的恶」：把场冻成账本。他的「遮盖」，是账本的反面，不记，也不翻。

他还有一个看见，对今天的读者极重要：他把爱邻舍放在「偏爱」的对面。爱情、友谊，都是偏爱，是爱「这一个」；而爱邻舍，是爱那个不由你选的人，这个爱不能靠喜欢撑着〔待核〕。这是一个很硬的判断：你若只爱你喜欢的人，你爱的可能是你的喜欢。

◆ 八、他停在哪里：一个单独的人

克尔凯郭尔写爱，主语几乎总是「那个单独的人」。他的整个思想，是围着「单独的个人站在神面前」转的。爱的责任，是这一个人听见的；泉眼，在这一个人的深处。

这样，场就被压进了一个人里。

这是第二步。本书的两步，在这里是：爱的责任，不是单独一个人从上面听来的，是一片场把他托在这里，他才显出一个「应当爱」的样子。一个孩子，是先被爱了，才学会「应当」。没有被托过的人，听不见「你应当爱」，只会听成一个命令。

他的「遮盖」，也有一个需要追问的地方。遮盖若是场在托，是好的；若是一个人在压，就变成了第 20 章说的「忍气吞声」。克尔凯郭尔分得很细，他区分了爱的沉默和懦弱的沉默〔待核〕，可是怎么分，要看场：这一块遮盖，是对方所以有了回写的余地，还是所以被冻住了。本书给的判法是：遮盖之后，路有没有继续走。

◆ 九、尼格伦说了什么：从上往下，从下往上

安德斯·尼格伦（1890—1978）是瑞典的神学家，写了一部很大的书，叫《阿加佩与爱洛斯》（原著约 1930—1936 年）。

他把爱分成两种。大意是：爱洛斯（ἔρως），是欲求的爱，从下往上，人看见一样好东西，就想要，就攀升过去；柏拉图那条「爱的阶梯」是它的代表。阿加佩（ἀγάπη），是倾注的爱，从上往下，不是因为对方好才爱，而是爱了，对方才有价值；它不被对方的好所引起〔待核〕。

他还批评后来的神学把两种爱混成了一种，这种混合，他认为在奥古斯丁的 caritas 里最清楚〔待核〕。他的要紧一句，大意是：把阿加佩当成爱洛斯的升级版，就丢了阿加佩〔待核〕。

◆ 十、先说他对在哪儿

尼格伦至少有两个看见，本书认。

第一，13 章里那个爱，真的不靠对方「值得」。「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这些都不是因为对方够好。他把这一点看得干净，这是难得的。

第二，爱有「生出价值」的一面。大意是：爱不只发现价值，爱还把价值给了对方〔待核〕。你对一个孩子的爱，不是因为他先考了高分才开始，是爱着，他才一点点显出一个「值得被这样爱」的样子。这跟本书的回写非常近：场托住一个定态，定态所以长出了新的形状。

◆ 十一、他停在哪里：两个方向，一条硬线

尼格伦的线划得很硬：下往上，是一种；上往下，是另一种；两种不能混。

这条线，对神学可能是必要的。可是从本书的九格表看，这两个方向其实同在一片场里：望，是往上走的波，是欲求；爱，是托住的场，是倾注。望和爱不是两种爱，是同一片土里的两种样子。一个孩子够着一样东西，那是望，是往上的；有一双手在底下托着，那是爱，是往下的。孩子够得着，是因为有托；有托的人愿意托，是因为孩子在往上够。

这是第一步：上下不是两种爱，是一片场的两个方向。

第二步是：本书不去决定这「倾注」最终来自哪里。罗马书 5:5 说爱是「浇灌」的，本书照文字读：场先于任何一个定态，没有一个定态能说「这场是我造的」。至于有没有一个终极的来处，本书不替读者决定。

◆ 十二、三位合起来：落在九格表的哪里

把三位放进一张表里，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错位。

路德把重心放在信：定态，内能，站住的。他最怕的是，人拿自己的做法去换站住，那站住就成了买来的。克尔凯郭尔把重心放在爱里的一个性质：结构，也就是经得起心情涨落的那一格。尼格伦把重心放在两个方向的分界：望往上，爱往下。

三个人，各抓九格表的一块。没有一个人说错，也没有一个人把三块放在一张图里。

这样看，本书的九格表对他们有一个很小的用处：它是一张让三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图。路德看见的站住，克尔凯郭尔看见的不变，尼格伦看见的方向，在这张图上并排，彼此不抢位置。至于这张图自己对不对，是第 51 章的事。

◆ 十三、只有一样会怎样

只有路德的信，没有后面两位，会怎样？

信站得很稳，可是站在一间没有门的屋子里。一个被接住的人，如果没有人教他爱邻舍是一件日日要做的事，他的信就成了一个很漂亮的自己。

只有克尔凯郭尔的责任，会怎样？

每天对自己说「我应当」，应当得很用力，却没有一次真的被托过。责任成了一副重担，爱成了苦役。

只有尼格伦的分界，会怎样？

上是上，下是下，人站在中间，不知道自己是哪一边的。分得太干净的东西，最后会有一种清冷。

三样合在一起，才像一个家里该有的样子：有人站稳，有人守着，有人先把手伸出来。

◆ 十四、一个完整的例子：三个人劝同一个人

梁静的同事小莫，二十八岁，刚被病人家属骂了一顿，躲在配药间里哭。三个前辈各来劝了一句。

第一个前辈说：你先别想对不对，你信不信自己这一年学的东西？信站稳了，别的就来了。这是路德那一路：先有站住的，后有做出来的。

第二个前辈说：他骂你，你可以不还嘴，也不必记着。把这件事盖上，别拿到明天去翻。这是克尔凯郭尔那一路：遮盖，让路能继续走。

第三个前辈说：你不用觉得这一骂是在评你值不值，他心里装着一个躺着的亲人，那股火不是冲你的。你继续去给他换药，他会变的。这是尼格伦那一路：爱先给出去，对方才有了被爱的样子。

三句话都对，用在不同的时刻。小莫那天只听进去第二句，因为她需要的是先停一下。第二天，她又听进去第一句。过了一个月，轮到她去劝另一个新人，说的是第三句。

用本书看，三句话是同一片场在三个时点上发出的三种托法。场里有站住的，有遮盖的，有倾注的。一个新人在这样的场里待久了，自己也会显出一个会托人的样子。

◆ 十五、放回日子里

回到楼下坐着的程远。

三位的话，放在一个晚上，可以是三个小小的动作。

路德：他不必先把自己整好了再上楼。他被家里这片场托着，已经在那里了。上楼，是被接住的第一步，不是通过考试。

克尔凯郭尔：他上楼之后，那股火要漏出来的时候，可以先问一句「这一句话，是在翻账，还是在遮盖」。

尼格伦：他不必去判断「我是不是配被爱」。梁静给他留的那碗热汤，并不是因为他这周表现好。

明天能试：到家门口，先别想「怎样做个好丈夫」。进门第一件事，只做一个小动作，把鞋放好，或者问一句「今天一苇怎么样」。小动作是一个小小的波，落在场里，场会回写它。

带走的话

信、责任、倾注，三位读的是同一个爱的三个方向：爱往信里送土，往人心里送责任，往对方身上送价值。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路德谈的是站住（信），克尔凯郭尔谈的是托住（责任与遮盖），尼格伦谈的是走动与托住的分野（上行的欲求与下行的倾注）。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路德的信是单线，克尔凯郭尔的主语是单独的人，都有塌成一个点的风险；尼格伦的两条线，撑开了方向，可是把上下割开了。

想一想

你最近一次被人接住，是在你「配得上」的时候吗？你对谁的爱，是在他「不值得」的时候给的？

◆

50

第 50 章

刘易斯的四种爱，与中国的仁、兼爱、慈悲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程一苇十五岁，有一天问外婆：为什么我对妈妈的爱、对同桌的爱、对那个男生的爱，都叫「爱」，可是完全不是一回事？

沈秀芝想了想，说：你对我，是不用想的；你对同桌，是一起干点什么才有的；你对那个男生，是想看着他。

这是一个十五岁孩子问出的好问题，也是一本书的题目。英国的作家和学者刘易斯，写过一本小书，就叫《四种爱》。这一章先请他开口，再请出三家中国的老说法：仁、兼爱、慈悲。后三家只作旁证，各有各的土，本书不判谁赢。

◆ 二、经文

>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林前 13:1）**

这一节里的「爱」，原文是 ἀγάπη。可是汉语里的「爱」字，一个字管了很多事。刘易斯想做的，是把这一个字，拆回它应有的几种。

◆ 三、刘易斯说了什么

C. S. 刘易斯（1898—1963）是牛津和剑桥的文学学者，也写童话《纳尼亚传奇》。《四种爱》出版于 1960 年。他从古希腊语里取了四个词。

第一种是 στοργή，亲情，大意是：它是最不用想的爱，像父母对孩子、孩子对宠物，是一起待久了的熟悉〔待核〕。

第二种是 φιλία，友谊，大意是：它是两个人并肩看着同一样东西的时候出现的爱，不是面对面〔待核〕。

第三种是 ἔρως，情爱，大意是：它是面对面的，被一个具体的人完全吸引〔待核〕。

第四种是 ἀγάπη，博爱或者说「爱德」，他叫它 Charity，大意是：它是神性的爱，是给予，不要求回报〔待核〕。

他还有两个很好用的分类：一种爱是「需要之爱」，像孩子需要母亲；另一种是「给予之爱」，像母亲给孩子。两种都是真的，都不能轻蔑〔待核〕。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警告，大意是：自然的爱，如果把自己当成神，就会变成魔鬼；亲情、友谊、情爱，都可能变成占有和吞噬，除非它们被更高的爱托着〔待核〕。

◆ 四、先说他对在哪儿

刘易斯做了一件很老实的事：他不抽象，他让每一种爱站出来，说它长什么样。

第一，他把「爱」一个字拆开，让普通人能对号入座。你对孩子的爱，和你对朋友的爱，被他说成两种东西，你会点头。

第二，他的警告是对的，而且是极重要的：任何一种爱，一旦自称「我就是一切」，就开始伤人。一个母亲，把「我爱你」变成「你是我的」；一个朋友，把「我们俩」变成「没有别人」。他看见了单个的爱会塌成一个点。这个看见，本书第 22 章「一个点要当整片场」里也有。

第三，他看见了爱的脆弱性，大意是：要爱，就要受伤；把心严严实实裹起来，它不会碎，却会变得不可穿透、没有出路〔待核〕。这句话，几乎是本书「石心」那一条的近邻，本书在下一章回来说。

◆ 五、他停在哪里：按对象分，场里没有地图

刘易斯的分法，主要是按「爱的是谁、怎么爱」来分的：家里人是亲情，并肩的人是友谊，面对面的人是情爱，神是博爱。

这样分，好处是清楚。可有一个疑问，他自己也在书里留了余地：这四种爱，什么时候是一种爱的四个样子，什么时候是四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本书的看法是：这四个，可以放进同一片场里读。

亲情，是场已经长得很厚的地方：一个家里，谁都不用开口，分工和托住已经在那里。友谊，是两个定态并肩，朝同一个方向，场在它们的前面。情爱，是两个定态面对面，场在它们之间，最窄，也最陡。博爱，是场本身。

这是第一步：不是四种爱，是一片场在四个位置上的样子。刘易斯自己说的「需要之爱」和「给予之爱」，在本书里也能找到位置：需要之爱像望，是往上够的波；给予之爱像爱，是托住的场。这个对读，是本书的说法，标〔待验〕，刘易斯本人并未这样讲。

第二步，是他的警告：「自然的爱要靠更高的爱托着」。本书把这个「托着」，从一个外来的救援，读成一个长出来的事：亲情、友谊、情爱在一起走过苦难之路之后，它们脚下的土厚了，其中有一部分，就是 13 章说的爱。不是外来的救援，也不必排斥外来的救援。

◆ 六、只有一样会怎样

只有一种爱，会怎样？

只有亲情的家，没有友谊，没有情爱：一家人太近，近到没有空气，每个孩子都得「像」这个家。只有友谊的人，没有亲情：热闹，一散就散，没有谁在家里等你。只有情爱的两个人，没有任何别的：两个人盯着彼此，一个有了小小的毛病，另一个无处可去。

这些都是一个点要当整片场。四样都在，彼此托着，才是一片厚的场。

◆ 七、旁证一：仁

现在请出中国的老说法。先说一条规矩：这些只作旁证，不是说它们「其实就是」本书的某一格，也不是说它们被本书「证实」了。每一家有每一家的土。

孔子谈仁，《论语》里有好几处，这里取三处。

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论语·颜渊》）

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还有一句不太被注意的：「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意思是，住在有仁的地方才好；挑地方住，不挑仁的，怎么算聪明？〔待核：此句历来有多种解释〕

仁，先是一个关系里的东西：爱人、立人、达人，都是「人与人之间」。第三句里，仁是一个「可以住进去」的地方，像一片场。孔子的「仁」里，次序很重，有亲疏，有远近，从孝悌出发（《论语·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与本书的九格表有一个对得上的地方：仁里的次序，正是爱的结构里的一格。也有一个对不上的地方：仁的土是礼，是家族和礼仪的土，它的「场」，是被一代代礼制托着的。

◆ 八、旁证二：兼爱

墨子（约公元前 470—前 391 年）提的是另一条路。

他说：「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又说，要像对待自己的国一样对待别人的国，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对待别人的家（《墨子·兼爱中》，大意）〔待核〕。

他看见的是：天下的祸乱，起于人们只爱自己的、不爱别人的。治乱的办法，是把爱铺平，没有远近。

孟子对此有一句很重的批评：「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无差别的爱，把父亲和路人放在同一格，等于没有父亲。

这个争论，本书不裁判。只摆一个对读：仁要的是次序，兼爱要的是连接。九格表上，爱有三个性质，连接、次序、结构。仁偏在次序，兼爱偏在连接。两家吵了两千多年，也许就在吵那张表上的两格，哪一格先。本书的说法是：两格都在场里，场里要两格同时有。这个说法标〔待验〕，也不是对两家的判决。

◆ 九、旁证三：慈悲

佛教说爱，常说「慈悲」。大意是：慈，是给人快乐；悲，是拔除人的苦（常引自《大智度论》，大意）〔待核〕。再加上喜、舍，合称「四无量心」。

慈悲的土，和前面三家都不同。它的底下是因缘：一切东西都在彼此的条件里，没有一个孤立的点。慈悲是从这个看见里出来的：我与你不是两个，苦也不是一个人的苦。

这一条与本书的场，在方向上有相似：都不把人当孤立的点。不过出发处不同：慈悲面对苦，要的是拔除；本书面对苦，说的是「顺利通过」，苦在路上，通过之后土厚。两个方向，看起来相反，其实问的问题不同：慈悲问「苦怎么

消」，本书问「苦已经落在路上，走过去和卡住有什么区别」。本书不说苦难是好事，更不要人去找苦。若有人在苦里，先拔苦，再谈走过，这个次序，本书没有意见。

◆ 十、里仁为美：一个住进去的地方

「里仁为美」这四个字，值得多停一下。

孔子说的「里」，是一个人住的里巷，是街坊。「里仁」就是住在有仁的街坊里。这句话把仁说成了一个可以住进去的地方，而不只是一个人身上的品质。

沈秀芝那一代人，都懂这个意思。老厂区的宿舍楼里，谁家孩子病了，隔壁的会把自家的米汤端过去；谁家的灯半夜亮着，楼道里总有人轻轻敲一下门。没有人规定这样，也没有人表扬这样。那条楼道，是几十年的日子一天一天长出来的。

本书说「场」，说的是这样的东西。它不在某一个人身上，也不是某一家的美德，是一群定态在一起走过一些路之后，脚底下那层看不见的厚度。孔子用「里」说，本书用「场」说，两个字在这里碰到了一起。

至于「仁」究竟是不是「场」，这是儒家自己的事，本书不替它下结论。

◆ 十一、需要之爱，给予之爱

刘易斯还有一个说法值得多讲一讲，因为它直接碰到了本书的能量图。

他说，人的爱里有一种是「需要」：孩子找母亲，病人找护士，学生找老师，是因为缺。另一种是「给予」：母亲给孩子，护士给病人，老师给学生，是因为有。他特别提醒，不要看不起「需要之爱」，一个人若什么都不需要，他连被爱的门都没有〔待核〕。

放进九格表：需要之爱，像望。望是一个「尚未」，是往上够的波，里面带着缺。给予之爱，像爱。爱是托住，托住的人有一点「已经」。而这两样，不能互相取代：只有给予，没有需要，场里没有人伸手，托住就没有对象；只有需要，没有给予，伸出去的手落了空，波就断了。

所以一个家里，孩子够东西，是对的，大人托着，也是对的。刘易斯分开说的两种爱，在本书里，是同一个动作的两头。这是本书的对读，标〔待验〕。

◆ 十二、一个完整的例子：一碗面

梁静有一回夜班，碰上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儿子在外地，女儿在国外，护工半夜走了。老人说饿。她去食堂，找到一碗剩的面，热了端来。

那碗面里，有四种爱的样子。她和老人之间，两个小时前才认识，像友谊那样并肩，一起对着那碗面。她给面的那个动作，是给予，不求回报。她后来才发觉，自己对着老人，像对着自己的外婆，那是亲情的影子。

用仁来读：她的手伸出去，是「己欲立而立人」的一步，立的是一个陌生人。

用兼爱来读：她没有挑这个老人，换了任何一个床位的人，她也会去热那碗面。

用慈悲来读：老人的饿，是一个具体的苦，她去拔它。

用本书来读：一碗面，是一个小小的波，落进病房那片场里。场托住了它，因为这间病房里，有一整夜夜班护士和病人之间的、一次次被回写出来的默契。老人吃完说「谢谢」，不是对着梁静一个人说的，是对着这片场。梁静回家之后没有想「我今天做了件好事」，她睡着了。

◆ 十三、今天与机器：能说「我爱你」的机器

一苇有一回把自己写的难过，发给了一个会说话的机器。它回了一大段，很温柔，说「我在这里陪你」。

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没有哭，也没有觉得好一点。

用刘易斯的四种爱来读，机器的话里有友谊的口气，有亲情的口气，没有人在对面。用本书来读，那段话里有信息，有逻辑，有整齐的句子，有一个很像「之间」的东西，可是那个「之间」没有长出来过：它没有和一苇一起走过哪一条难过的路，一苇的难过说出去，不会让它里面的什么厚了一层。

这不是说机器的话没有用。有人在凌晨三点，需要的就是一句不嫌烦的话。本书只想说，那一句话再好，也要有一片真的场在底下接着，它才会落成点什么。第 47 章说过的话，放在这里再说一遍：机器可以送来一个波，场得是人和人长出来的。

◆ 十四、旁证的纪律

最后补一句纪律，因为这一章最容易被读歪。

仁、兼爱、慈悲，三家都比本书老得多，各自有各自的典籍、各自的争论、各自的注疏。本书对它们只读了一个小小的角度：它们怎样说爱，和九格表上的哪一格相邻。这不是研究，是请它们来做个旁证。

旁证的意思是：不证明本书，也不被本书吞掉。本书的九格表若是对的，它应当在这些不同的土里，也能看见一些相邻的影子；若看不见，不必硬找。这个影子，标〔待验〕，欢迎懂行的读者来改。

◆ 十五、放回日子里

回到程一苇的问题：为什么都叫爱，却不是一回事？

明天能试：在手机里随便列出你最亲近的五个人。每个人旁边写一个词：是「不用想」，是「一起干点什么」，是「想看着」，还是「没有条件地给」。写完你会发现，同一个人，有时是这一种，有时是那一种；你和他之间那片场，在不同的日子里，托着不同的东西。

不必给每种爱起名字，只看一眼，现在这一片场，哪一块厚，哪一块薄。

薄的那一块，不用着急补。有时候它薄，是因为这一阵没有一起走过什么路。找一件小事，两个人一起做完：一起收拾一次屋子，一起等一趟晚点的车，一起把一道难题做出来。事做完了，那一块会厚一点点。

厚薄不是分数。它只是告诉你，这一周的力气，该往哪里用。

带 走 的 话

刘易斯把一个「爱」字拆成四种，中国的老说法各立各的土；放进同一片场里看，它们是场的不同位置，不是不同的爱。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亲情偏在托住，友谊偏在并肩走动，情爱偏在面对面的站住与走动，博爱是托住本身。仁、兼爱、慈悲各偏次序、连接、结构。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刘易斯的警告，正是「一个点要当整片场」；四种爱彼此托着，是撑开了；其中一种自称唯一，是塌了。

想 一 想

你和最亲的那个人之间，最近是亲情在托你，还是友谊，还是别的？哪一种，已经好久没有人给你了？

◆

51

第 51 章

本书站在哪里：给本书自己写死法

◆ 一、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

很多家里都有一句家训：「吃亏是福」「忍一时风平浪静」。这些话一代传一代，很少有人问：它在什么情况下就不对了？

沈秀芝年轻时信「忍一时风平浪静」，信了几十年，也靠它撑过一段很难的日子。后来她外孙女问她：「忍到什么时候不该忍了？」她愣了很久，说：「你问倒我了。」

给一句家训写下死法，不是要推翻它，是让它活下去。一句知道自己在哪里不对的家训，才能被下一代人放心地接过去。

本书到了最后一章，要对自己做同样的事。先请三位最硬的辩护人，替另一边把话说足。

◆ 二、经文

>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林前 13:12）**

保罗自己说，人的看，是模糊的。一本把这一章读成发生学的书，更没有资格说自己看清了。

◆ 三、第一位辩护人：神学家说，爱不是物理

他会这样说，大意是：你们把爱读成势能，把信读成内能，把望读成动能，这是把一个关于上帝与人的话，翻译成了力学的语言。爱是神的属性，是自由的

赠予；势能是位置的函数，是可计算的。把前者装进后者，就把礼物降成了物件〔待核：此为本书替他拟的反驳，非某人原话〕。

本书的回应，分三层。

认：他说得对，本书没有资格说爱「就是」势能。能量的说法，是一副眼镜，戴上它，能看到这一章里一批结构：谁托谁，谁放出谁，谁落成谁。眼镜不等于眼睛看到的东西。

收窄：本书只谈这一章里「人读得到的那一层」，也就是爱在人与人、定态与波之间怎样发生、怎样长厚。至于爱最终的来处，是不是「浇灌」、由谁浇灌，本书不判。罗马书 5:5 说「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本书把它照原样放在那里，没有改写，也没有删。

站住：经文本身就在用结构的话说爱。「凡事」是容纳的话，「永不止息」是时间的话，「如今常存」是留存的话，还有镜子、孩子、面对面。保罗从来没有只用情感的词去说爱。把这样的话再读一遍，读成结构，不是把爱降成物件，是顺着保罗自己用的词往下走一步。

◆ 四、第二位辩护人：物理学者说，比喻不严格

他会这样说，大意是：势能不是「位置里的东西」，是一个系统的组态的函数；动能经摩擦变成的，是热，是无序的分子运动；你们说「信是内能」，可是信是站住的、有序的，热是乱的，对不上。而且你们给每个性质配一个能量，没有任何可以量的东西，只是排版〔待核：此为本书替他拟的反驳〕。

本书的回应。

认：这条批评最准，也最伤。本书的能量对应，是类比，没有量，不能算，不能测。书里每次写「势能放出动能，动能存成内能」，都只是在借一个方向：从托着的，到走动的，到站住的。

收窄：本书只用这个方向，不用数值，不用公式，不主张「爱的势能等于多少」。凡能量的话，本书都标「本书的说法」。

站住一半：物理里的内能，并不只是乱的热。教科书里的内能，包括分子的动能，也包括分子之间相互作用的势能，化学键里存着的就是一种有序的、站住的内能。所以「内能是站住的」这个说法，并不与物理相违，只与「内能就是热」的日常印象相违。再者，势能本来就不属于某一个物体，属于一个组态；这一点，反而与本书「爱不在任何一个定态里」相合。

放弃一半：本书原来想在「内能真、动能善、势能美」的旧口径上给九格表再加一层，这一层没有证据，仍标「待裁」，不立为承重。

◆ 五、第三位辩护人：普通读者说，苦难不该被美化

这一位最难回答，因为他不是在驳一个理论，是在护一个人。

他会这样说，大意是：「顺利通过苦难之路」，这话谁说得出口？我妈妈病了三年，家里什么都没有「长厚」，只有「塌」。你们说「患难生忍耐」，让没有走过去的人，怎么听这句话？

本书的回应，要说得慢。

先认：这一句最容易被读成「苦难是好事」，或者「苦难是用来变好的」。本书没有这么说，也不这么想。苦难本身，不需要意义，不需要用处。

再收窄：本书的话，是对「已经落在路上的人」说的。路已经在了，不是谁选的。在这条已经在的路上，有两种情形：走过去的，和卡住的。本书只是描述，走过去的，显露回写，土厚一层；卡住的，不加厚，场反而容易塌。这是在描述，不是在评分。

更要紧的一句：「卡住」不是过错。场塌了，是场的事，不是这个人的罪。一个人长年照顾病人，家里什么都没有长厚，是因为那条路本来就太长、太陡、

没有人替他分担。第 45 章讲照护时说过：不是他不够坚强，是他一个人托着一整片场。

最后站住：本书从头到尾没有叫任何人「去求苦」。「顺利通过」是对一段已经走完的路的回头描述，不是对还在走的人的要求。对还在走的人，本书只有一句：身边的人，是他的场的一部分，替他分一点，场就厚一点。

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 六、三位辩护人之后

三条回应放在一起看：神学家那一条，本书收窄了范围；物理学者那一条，本书认了类比，放弃了旧口径的一层；普通读者那一条，本书认了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补了一句「卡住不是过错」。

三位都没有把本书推翻，可是本书有三处所以变小了。拆得太顺，常常是对手挑得太弱。所以接下来，不再请别人来，让本书自己说，它怎样才算错。

◆ 七、本书的判词，再摆一次

先把全书的判词摆在桌上，一字不差：

信、望、爱不是带来的，是一层层长厚的土：每顺利走过一段苦难之路，显露就回写一层。信是这土站住的定态，是内能；望是它走动的波，是动能；爱是托住二者的那片场，是势能

——所以最大的是爱。

这句话，前一半是发生，后一半是分工。三位辩护人动到的，主要是后一半：能量的话，来处的话。前一半，「顺利走过一段苦难之路，显露就回写一

层」，只在第三位那里被重重地问了一下。所以本书最怕被驳的，其实是前半句，不是后半句。

这个排序，读者可以自己留意：越是让人舒服的那一句，越要先问它有没有被验过。

◆ 八、本书的推翻条件三条

判词能被推翻，才配站在第一页。本书的判词是：信、望、爱不是带来的，是一层层长厚的土，每顺利走过一段苦难之路，显露就回写一层。下面三条，是它怎样才算错。每条都写明去哪里查。

第一条，找到一段不走过去却长厚的路。设想有一份长期追踪的记录。一些人长年卡在一段苦难里，没有「先后、修正、收拢」的任何一步。可是他们的信任、盼望、与人的联结，却持续变厚。记录还排除了「其实在别处走过了一段」的情形。

那么「卡住不加厚」这一半就错了。查的地方：长期照护者、长期失业者、长期慢病者的纵向研究。要注意：这里的「走过去」，本书给一个可以独立判定的写法，就是那一段路上有没有「能被旁人复述出来的先后与修正」，不是由结果倒推。

第二条，找到不经过任何路、出生就满的场。如果能证明：两个人或一群人之间的托住，从未共同走过任何一段路，却和走过许多路的场一样厚、一样稳，那么「场是长厚的」就错了。查的地方：关系建立的早期记录，比较有共同经历的与没有共同经历的群体。

第三条，把九格表的格子对调，看解释力变不变。如果把信与望的三个性质对调，或者把爱的三性质与信的三性质互换，对这一章的解释力一点不变，那么这张表只是排版，不是发现。查的地方：任何一位读者，拿第五编的八个「不」和第六编的四个「凡事」，试一遍对调。本书欢迎有人真的去做。

三条里，第二条最难查，第三条最容易查。本书希望有人先查第三条。

◆ 九、三条之外：本书最怕的一条

三条推翻条件之外，本书还有一条自己最怕的，没有写成条件，因为它没法查。

它是这样一个问题：把一节经文读成「土、路、形状、回写」，到底是读出来的，还是读进去的？

任何一套眼镜戴久了，看到的东西都会变得合眼镜。本书用了二十几万字，把信望爱放进九格，每一格都能对上一节经文的某个词。这种整齐，恰好是最该怀疑的。

本书的办法只有一个：把每一处对读，都标上它是谁的说法。经文原话是经文的，历来的读法是众家的，九格表和能量转换是「本书的说法」。读者拿起笔，在每一处旁边画一个小问号，就是对这本书最好的检验。

◆ 十、本书自认最弱的五处

下面五处，是本书自己觉得最站不稳的地方。

序号	最弱处	为什么弱	若被查出站不住，删哪一条
一	三种能量对应信、望、爱	是类比，没有量，不可测	删能量对应，保留九格表
二	命题 1 与命题 5 的对账靠「自持」一词调和	可能只是文字上的缝	改写第 4 章，保留命题原话
三	「顺利通过」的判定标准	容易由结果倒推，变成事后诸葛	收紧为可独立判定的写法，不行就删第 9 章
四	「回写」、「土厚」没有可量的尺	无法测一片场厚了多少	保留为描述，不作预测

序号	最弱处	为什么弱	若被查出站不住，删哪一条
五	把一节经文读成发生学，与保罗原意有距离；对众家的转述全标〔待核〕	本书不是释经学，转述可能不准	凡〔待核〕之处，经核对不符者即删

◆ 十一、读者怎么回写

说了半天「回写」，读者到底怎么回写这本书？有三种办法，都很小。

第一种，改一个字。你读到一条〔待核〕的转述，去查了原书，发现大意不对。请把它记下来，告诉我们。改一个字，也是回写。

第二种，试一件事。书里每章末尾有一个「想一想」，有些章里有「明天能试」。你试了，灵，也请说一声；不灵，更请说一声。不灵的那一条，往往比灵的那一条更值钱。

第三种，写一章。你若是医生、老师、工人、母亲，觉得第九编里哪一章没有写到你的日子，请把你的日子写下来。九格表放进你的日子里，会长出什么，是本书没有办法替你预先写好的。

三种办法的共同点是：都让这本书多一点土，少一点定论。

◆ 十二、石心：本书若拒绝被回写

王德生博士在口述里立过一条，很适合放在这里：刚硬的心，石心，就是信、望、爱这片土被固化，拒绝回写。

经文是《以西结书》36:26：「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相近的话还在《以西结书》11:19，法老的心硬，《希伯来书》3:8「不可硬着心」，《马可福音》3:5。

用本书的话读：石心，是土被焊死，不再接受回写；肉心，是还能被回写、还能加厚的土。命题 7 的反面是：卡在苦难里走不过去的，最后常常就是石心。

现在把这面镜子，转向本书自己。

本书写了九格表，写了判词，写了二十几万字。如果它从今天起，不再接受任何读者的回写：有人指出一条引文不对，它不改；有人在自己家里试了一件小事，发现不灵，它不认；有人查出第三条推翻条件已经成立，它不收窄；那么它自己就成了一颗石心。一本讲「回写」的书，成了不接受回写的东西，这是它所能犯的最大的自相矛盾。

所以本书给自己写的死法，不是「被驳倒」，那只是死法的一种。更大的死法是：被焊死。一本书被读者奉为定论、被作者当成终点，它就已经死了，哪怕没有一个人驳倒它。

◆ 十三、给本书自己写死法

反身的发生，不可自我封顶。这句话，本书对别人用过，对自己也一样用。

本书是一站。它自己的这些东西：九格表、能量对应、「顺利通过」、判词，都是土里长出来的一个形状，不是土的终点。它在被读的时候，会被回写：读者的家，读者的病床，读者的课堂和车间，会一遍遍给它加一层，也会削掉一层。

它的死法有四种，按先后排：

一，一条推翻条件被坐实，判词收窄，这是小死。二，九格表被证明只是排版，全书的骨架要换，这是中死。三，更好的读法出现，把这一章读得更清楚、更少漏洞，本书成为那个读法的一块垫脚石，这是该死的死法，本书欢迎。四，本书被封成定论，读者不再动它，这是石死，本书最不愿意的一种。

一句知道自己在哪里不对的书，才能被下一代人放心地接过去。

◆ 十四、放回日子里

回到沈秀芝的那句话：「你问倒我了。」

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好家训的开头。她后来对一苇说了一句话：忍，要看忍完之后，路有没有往前走。要是走了，那是忍；要是没走，那是压。

明天能试：找一句你家里代代传的话，写下来。再写一句：它在什么情况下不对。把这两句并排放着，放一天，再决定要不要留着。

本书也请你对它做同样的事：翻到你觉得最不对的那一章，把不对的那一处写下来，写在书边，或者发给我们。本书会所以改。

带 走 的 话

一本讲回写的书，若拒绝被回写，就成了石心；给自己写下死法，是让它还能被接过去。

小　账

站住、走动，还是托住？本章三位辩护人，是三个朝本书扔来的波；本书的回应，是把它们接进场里，该收窄的收窄，该认的认；推翻条件与死法，是托住的另一半：让场知道自己的边。

场撑开了，还是塌成一个点？本书若自称「最后的读法」，就塌成了一个点；写下推翻条件，把读者放进来，是把场撑开。

想 一 想

你最近一次对别人说「你说得对，我改」，是什么时候？你家里哪一句话，已经很久没有人问过它「在什么情况下不对」了？

◆

结语

回到出站口

◆ 一、车终于到了

腊月二十九，晚上九点四十，程远的车次进了站。

比时刻表晚了四个小时。出站口的人换过两拨，卖热包子的摊子收了又开。程一苇把作业摊在行李箱上写完了，又把箱子上的字擦掉，重写了一遍。梁静去热水间续过三次水。沈秀芝一直站着，手里抱着那只保温桶，没有坐下。

闸机那头先是一片黑压压的肩膀。后来有一个人，背着包，从里面走出来。

没有人跑。外婆把保温桶往他手里一递，说：「趁热。」

程远接过去，喝了一口，什么也没说。一苇在旁边把他的包带往上提了提。这一家人谁也没讲「等了你四个小时」，也没讲「路上辛苦」。可你若在边上看，难道不会觉得，那四个小时不是空的吗？它们都在，叠在那一口汤里。

本书开头说，要用这一次接站，把一张九格表走一遍。现在车到了，表也走完了。这一章不再加新东西，只做三件事：把判词再摆一次，把八条话逐条验一遍，然后说清楚你可以带走什么、该留下什么。

◆ 二、判词，一字不差

先把判词摆在桌上，和前言、导读里的一样：

信、望、爱不是带来的，是一层层长厚的土：每顺利走过一段苦难之路，显露就回写一层。信是这土站住的定态，是内能；望是它走动的波，是动能；爱是托住二者的那片场，是势能——所以最大的是爱。

这句话有两半。

前半说的是「怎样来」：土是长厚的，不是带来的。后半说的是「是什么」：站住的、走动的、托着的，各占一格，托着的那一格最大。

前半管第二编，后半管第一编、第八编。中间的三、四、五、六、七编，是在拿这句话去试：没有场会怎样，场里含着什么，场怎样塌，塌了又怎样不止息。

◆ 三、八条话，逐条回验

八条话是王德生博士 2026 年 10 月 20 日口述的，前七条在清晨，第八条随后补上。本书把它们照原话立起来，没有改写，也没有「优化」。现在一条一条回头验。每一条问三件事：它落在哪一编？在那里被证了什么？哪里还欠着？

第一条：信，是连接的动力；望，是次序的动力；爱，是结构的动力。落在第一编第 4 章和第八编第 40 章。第 4 章把它和九格表对了一次账：动力是「让它持续的那股劲」，信不是去连的那个动作，是连接稳下来之后的自持。第 40 章把它排成先后：望立次序，信接实底，爱守结构。欠的账是，「动力」这个词在日常里太像「推」。本书只好反复说明：这里说的是持续，不是发动。

第二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是希伯来书 11:1，也是全书的总钥匙。落在第 1 章和第 5 章。第 1 章讲「实底」是站在底下的东西，第 5 章讲望怎样落成它：动能经粘性，存成内能。第 11 章又用亚伯拉罕的路证了一遍。

第三条：信是信息维度 E2 的符号，即特征纠缠的稳定、整体、独立。落在第 1 章。本书把它讲成一块站住的定态：稳，是挪不走；整，是拆不开；独，是不靠别人替它站。第 13 章用「鸣的锣」反证：只有符号、没有场的信息，响得很，却站不住。

第四条：望是逻辑，是特征纠缠的波，即轨迹、速度、粘性。落在第 2 章。轨迹是望走的路，速度是它走得多快，粘性是它被拖住的那一份。第 18 章回头说，「恒久忍耐」说的正是粘性：不是波弱了，是场把它拖成了长长的气。

第五条：爱是数学，是特征纠缠的场：特征纠缠的连接、特征纠缠之间的次序、特征纠缠的结构。落在第 3 章，第三编、第四编、第五编都在为它作证。

第三编说没有场，信和望算不得什么；第四编说场怎样守住结构；第五编说八个「不」，是蹦床的弹簧一根根断。场是三条命题里最难讲的一条，因为它不在任何一个定态或波里。本书为此用了蹦床，又拆了蹦床的三处错。

第六条：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落在第 4 章和第 6 章，并在第 5 章里推过一遍转换：势能放成动能，动能经粘性存成内能。这一条最容易被当成比喻。本书的说法是：它和物理账目相合，但「合」不等于「证明」。这一点，附录五里写成了最弱处之一。

第七条：信、望、爱是 E（特征纠缠），是经过不停地回写——即 S 显露的回写——而加厚的，通过 D 的差异序列：顺利通过苦难之路。落在第二编，六章都在写它。

第 7 章讲长厚，第 8 章讲苦难之路，第 9 章讲「顺利通过」与「卡住」的分别，第 10 章讲回写，第 11 章讲无可指望的时候，第 12 章把它压成一个式子：土＝H（形状，路）。这一条是全书的发生式，也是判词的前半。

第八条：刚硬的心，石心，就是「信望爱这个 E 被固化，拒绝回写」。落在第 9 章、第 26 章和第 35 章。第 9 章讲卡在苦难里走不过去的，不加厚，久了会硬；第 26 章讲「不计算人的恶」，账本一本本记下去，场就被冻住；第 35 章讲从一锅粥到定型，定型本身不是病，焊死了不再回写才是。

经文是以西结书 36:26：除掉石心，赐给肉心。石心是土被焊死，肉心是还能被回写、还能加厚的土。这一条是第七条的反面，也是本书对自己的提醒。

欠的账是，「固化」与「稳定」只差一步，信本来就要稳，稳到哪里算硬，本书只能给方向，给不出刻度。

八条验完，有两件事要老实说。

第一，八条话不是并排的八件东西。第三、四、五、六条是同一张表的四个切面；第一条是对账；第二条是钥匙；第七条是发生式；第八条是发生式的反面。它们像一棵树，不像八块砖。

第二，每一条在书里都有证据，可证据的分量不一样。第二、三条有经文可对，最稳。第四、五条要靠九格表自己圆得上，中等。第六条靠物理类比，第七、八条靠「顺利通过」与「拒绝回写」这两个要紧的限定，最需要日子来检验。这个次序，附录三里登记在每一条后面。

◆ 四、把八条话放回出站口

数字验完了，再回到那个晚上。八条话，在出站口都看得见。

站着的，是外婆。她抱着保温桶站了四个小时，没有坐下。这是定态：稳，她不挪；整，她手里那只桶和身子是一件事；独，她不靠别人替她站。信在那里。

走动的，是一苇。她写完作业，擦了字再写，又去看了三次大屏幕。这是波：轨迹是屏幕和闸机之间那几步，速度忽快忽慢，粘性是每一次「还没到」把她拖住的那一下。望在那里。

托着的，不是任何一个人。是那四个小时里，一家人没有散去这件事本身。外婆没有催，梁静没有抱怨，一苇没有说「我要回家」。谁也不是那片场，可场把这三个人和那个还没出来的人连在一起。爱在那里。

这就是第一条到第六条。

第七条是外婆。沈秀芝七十一岁，丈夫早年伤了腿，她一个人撑过那几年。那些年里她走过去的每一段，都回写成了她今晚能站四个小时的底子。没有人教过她这个。

第八条是程远。他去年被调到一个没人想去的岗，憋着火。他若把那口火焊死在心里，今晚这一口汤，他喝不出味道。他喝出来了，说明那片土还软。

这八条话，没有一条是在出站口发明的。它们只是在那里被认了出来。

◆ 五、十编各留下一句

全书十编，每一编留下一句话，你可以抄在本子上。

第一编，一张九格表：站住的，走动的，托着的。

第二编，加厚：不是带来的，是顺利走过之后，一层层写回来的。

第三编，没有爱：信息、逻辑、内能、动能，各自再大，没有场也算不得什么。

第四编，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场是靠长长的气，一点点守住结构的。

第五编，八个不：场塌，是一根弹簧一根弹簧断的。

第六编，凡事：场里含着信，也含着望，连忍耐也含着。

第七编，永不止息：定态会散，波会衰减，场不在它们里面。

第八编，常存：三样都不消失，最大的是托着的那一片。

第九编，放回日子里：婚姻、孩子、学校、病床、工作、机器，场都要一年年长厚。

第十编，众家读这一章：别人怎么读，本书站在哪里，可以怎样被推翻。

十句话合起来，就是判词。

◆ 六、这本书自己欠下的账

一本说「场要撑开」的书，自己也得留出缝，让人能伸手进来改。

本书最承重的几处，也是最该被推翻的几处：

信、望、爱对上信息、逻辑、数学，是本书的说法，不是经文自带的。把「最大」读成层级而不是程度，是本书的读法，历来的读法很多。苦难里「顺利通过」才加厚，这一条看着合情理，却很难拿一个人的一生去数。

这些，附录五逐条写了怎样算错。读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有一处想反驳了？你若觉得其中哪一处已经错了，请照那一页去验。

◆ 七、带走什么，留下什么

可以带走的，有三样。

第一样，是一张表。站住的，走动的，托着的。你以后看一个人，一个家，一间教室，一个团队，可以先问这三样：他有没有可以站的实底，有没有往前的波，有没有一片托着这两样的场。

第二样，是一个顺序。望在先，信接着，爱守住。你想长出点什么来，别先问「我信不信」，先问「我望着什么」，再问「我走到哪一段了」，最后问「托着我的那片场还在不在」。

第三样，是一句话：顺利走过的苦难，会写回来。走不过去的，不加厚；走过去的，才加；焊死不肯写回的，成了石头。所以遇到难处，问的不是「我怎么才能不难」，而是「这一段，我能不能走过去，谁在场里托着我」。

该留下的，也有三样。

第一，留下「爱是一种感觉」的读法。感觉会有，也会走。13:4—7 写的不是感觉，是场的样子。

第二，留下「爱就是不停地付出」的读法。13:3 已经说了，周济与牺牲，没有场，于我无益。场撑开了，付出才是付出；场塌成一个点，再多的付出也是一场账。

第三，留下本书自己。本书是一次读法，不是定论。读完以后，请回到经文本身去读那十三节，再读一遍和合本，再读一遍别人的注释。本书的书目就在后面。

◆ 八、在机器的时代

会说话的机器，今天能说万人的方言。你问过它吗？它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你问它什么，它都答得流畅。

按 13:1—2 的算法，这是信息，是逻辑，是数学，三样它都有。第 47 章留下的问题仍然留着：它有场吗？

本书没有替你回答。本书只给一个检验：一个场的标志，是它能被回写，也会回写别人。一段对话，若是你关上屏幕以后，什么也没改，连你自己也没被改，那它是一串符号。一段对话，若是你放下以后，第二天对一个具体的人说话变得不一样了，那么至少在你这一头，场在。

至于机器那头有没有，这是一道没有做完的题。

◆ 九、给三种读者的一句话

给只想要一个下午的读者：站住的，走动的，托着的；最大的是托着的。

给正在难处里的读者：先别急着问意义。你这一段里，有没有人在场？

给想帮别人的读者：别去塑造，去托住。你托得住吗？

◆ 十、如果你只记得一件事

记住这一件：

爱不是与信、望并列的第三样东西，爱是它们所在的那片场。

其余的都是这一件的展开。

◆ 十一、最后一个画面

出站口的人慢慢散了。外婆把空保温桶拎回手里，在前面带路。程远走在后面，一手拎箱子，一手被一苇牵着。梁静走在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闸机。

那里又走出来一批人，在找自己的人。

一家人走进了腊月二十九的夜里。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没有人说「我们一起」，也没有人说「你回来了」。他们只是走在一起，那片场就在。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

参考书目

书目分七类。年份一般为初版年份，中译本以通行版本为准，拿不准年份的一律省去。外文书名用斜体。经文版本、注释、教父与神学、哲学与心理、物理与能量、中国思想、德麦国际与 SDE，各成一类。凡正文里标〔待核〕的转述，统稿时据此逐条查对原书页码。本书对学者的话一律转述大意，不作逐字引文。

读书建议：书目很长，从哪里读起？先读和合本十三章三遍，再读一本短注释（如 Hays 或赖特的《人人读保罗》），然后读克尔凯郭尔的《爱的作为》，最后回到日子里。

一、经文与版本

1. 《圣经》和合本，1919。
2. 《圣经》和合本修订版，2010。
3. 《圣经》新译本，环球圣经公会。
4. 《圣经》思高本，思高圣经学会，1968。
5. 《圣经》吕振中译本。
6. 《圣经》现代中文译本。
7. 《圣经》当代译本。
8. Nestle, Aland 等：Novum Testamentum Graece，第 28 版（NA28），2012。
9. Aland 等：The Greek New Testament，第 5 版（UBS5），2014。
10. 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1611。
11.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1952。
12.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1989。
13.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2001。
14.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1978。
15. Rahlfs：Septuaginta，1935。

16. Bauer, Danker：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BDAG），第 3 版，2000。

17. Liddell, Scott, Jones：A Greek-English Lexicon，第 9 版，1940。

18. Kittel, Friedrich 主编：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英译本，1964—1976。

19. Louw, Nida：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Based on Semantic Domains，1988。

20. Blass, Debrunner, Funk：A Greek Grammar of the New Testament，1961。

21. Wallace：Greek Grammar Beyond the Basics，1996。

22. Metzger：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1971。

23. Metzger：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1964。

二、哥林多前书注释与研究

24. Fee：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NICNT），1987。

25. Thiselton：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NIGTC），2000。

26. Thiselton：1 Corinthians: A Shorter Exegetical and Pastoral Commentary, 2006。

27. Hays：First Corinthians（Interpretation），1997。

28. Garland：1 Corinthians（BECNT），2003。

29. Barrett：Th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BNTC），1968。

30. Conzelmann：1 Corinthians（Hermeneia），英译本，1975。

31. Collins：First Corinthians（Sacra Pagina），1999。

32. Fitzmyer：First Corinthians（Anchor Yale Bible），2008。

33. Ciampa, Rosner：The 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Pillar），2010。

34. Robertson, Plummer：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aul to the Corinthians（ICC），1911。

35. Morris：1 Corinthians（Tyndale），1958。

36. Weiss：Der erste Korintherbrief，1910。

37. Wright：Paul for Everyone: 1 Corinthians，2003。

38. Witherington：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Corinth，1995。

39. Theissen：The Social Setting of Pauline Christianity，英译本，1982。

40. Meeks：The First Urban Christians，1983。

41. Winter：After Paul Left Corinth，2001。

42. Martin：The Corinthian Body，1995。

43. Carson：Showing the Spirit，1987。

44. Spicq：Agape in the New Testament，英译本，1963—1966。

45. Furnish：The Love Command in the New Testament，1972。

46. Dunn：The Theology of Paul the Apostle，1998。

47. Wright：Paul and the Faithfulness of God，2013。

48. Barclay：Paul and the Gift，2015。

49. Hays：The Moral Vi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1996。

50. Attridge：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Hermeneia），1989。

51. Lane：Hebrews（Word Biblical Commentary），1991。

52. Moo：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NICNT），1996。

53. Dunn：Romans（Word Biblical Commentary），1988。

54. Jewett：Romans（Hermeneia），2007。

55. Cranfield：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ICC），1975—1979。

56. Moo：The Letter of James（Pillar），2000。

57. Achtemeier：1 Peter（Hermeneia），1996。

三、教父与神学

58. 奥古斯丁：《忏悔录》（Confessiones），约 397—400。

59. 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De doctrina christiana），396 年起，427 年定稿。

60. 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约 399—419。
61.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413—426。
62. 奥古斯丁：《约翰一书讲道》（In epistolam Ioannis ad Parthos），约 407。
63. 金口约翰：《哥林多前书讲道集》（Homilies on First Corinthians）。
64. 阿奎那：《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1265—1274，第二集第二部论爱德诸题。
65. 阿奎那：《哥林多前书注》（Super I Epistolam ad Corinthios lectura）。
66. 伯尔纳：《论爱上帝》（De diligendo Deo）。
67. 路德：《海德堡辩论》（Heidelberger Disputation），1518。
68. 路德：《论基督徒的自由》（Von der Freiheit eines Christenmenschen），1520。
69. 路德：《罗马书讲义》，1515—1516。
70.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1536 初版，1559 定本。
71. 加尔文：《哥林多前书注释》，1546。
72. 爱德华兹：《爱及其果子》（Charity and Its Fruits），讲道 1738，出版 1852。
73. 帕斯卡：《思想录》（Pensées），1670。
74. 克尔凯郭尔：《爱的作为》（Kjerlighedens Gjerninger），1847。
75. 尼格伦：《Agape 与 Eros》（Den kristna kärlekstanken），1930—1936。
76. 巴特：《教会教义学》（Kirchliche Dogmatik）第四卷第二分册，1955。
77. 巴特：《死人复活》（Die Auferstehung der Toten），1924。
78. 莫尔特曼：《盼望神学》（Theologie der Hoffnung），1964。
79. 潘霍华：《团契生活》（Gemeinsames Leben），1939。
80. 潘霍华：《追随基督》（Nachfolge），1937。
81. 蒂利希：《爱、权力与正义》（Love, Power, and Justice），1954。
82. 蒂利希：《信仰的动力》（Dynamics of Faith），1957。
83. 刘易斯：《四种爱》（The Four Loves），1960。

84. 刘易斯：《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1952。

85. 本笃十六世：《天主是爱》（Deus caritas est），2005。

86. Outka：Agape: An Ethical Analysis，1972。

87. Singer：The Nature of Love，三卷，1966—1987。

88. Ricoeur：Love and Justice，论文，1990。

四、哲学与心理

89. 柏拉图：《会饮篇》。

90.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九卷。

91.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1797。

92. 斯宾诺莎：《伦理学》（Ethica），1677。

9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1927。

94. 布伯：《我与你》（Ich und Du），1923。

95. 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Totalité et infini），1961。

96. 阿伦特：《爱与圣奥古斯丁》（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1929。

97. 舍勒：《同情的本质与形式》（Wesen und Formen der Sympathie），1913。

98. 舍勒：《爱的秩序》（Ordo amoris），遗稿，1957 年整理出版。

99. 马里翁：《论爱的前提》（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1986。

100. 马里翁：《情爱现象》（Le phénomène érotique），2003。

101. 韩炳哲：《爱欲之死》（Agonie des Eros），2012。

102. 韩炳哲：《倦怠社会》（Müdigkeitsgesellschaft），2010。

103. 弗洛姆：《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1956。

104. 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Ein Psycholog erleb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1946。

105. 西蒙娜·薇依：《等待上帝》（Attente de Dieu），1950。

106. 默多克：《善的至上性》（The Sovereignty of Good），1970。

107. 努斯鲍姆：《思想的剧变》（Upheavals of Thought），2001。

108. 吉利根：《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1982。

109. 诺丁斯：《关怀》（Caring），1984。

110. 麦金太尔：《追寻美德》（After Virtue），1981。

111. 泰勒：《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2007。

112. 鲍尔比：《依恋与丧失》（Attachment and Loss），1969—1980。

113. 温尼科特：《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The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1965。

114. Gottman, Silver：The Seven Principles for Making Marriage Work，1999。

115. Fredrickson：Love 2.0，2013。

116. Waldinger, Schulz：The Good Life，2023。

117. Werner, Smith：Vulnerable but Invincible，1982。

118. Masten：Ordinary Magic: Resilience in Development，2014。

119. Luthar, Cicchetti, Becker：〈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载 Child Development，2000。

120. Bonanno：〈Loss, trauma, and human resilience〉，载 American Psychologist，2004。

121. Tedeschi, Calhoun：Trauma and Transformation，1995。

122. Tedeschi, Calhoun：〈Posttraumatic growth: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载 Psychological Inquiry，2004。

123. Dweck：Mindset，2006。

124. Duckworth：Grit，2016。

125. Turing：〈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载 Mind，1950。

126. Searle：〈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载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1980。

127. Weizenbaum：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1976。

128. Turkle：Alone Together，2011。

129. Bender 等：〈On the dangers of stochastic parrots〉，2021。

五、物理与能量

130. 费曼, 莱顿, 桑兹：《费曼物理学讲义》（The Feynman Lectures on Physics），1963—1965。

131. 费曼：《物理定律的特性》（The Character of Physical Law），1965。

132. Kleppner, Kolenkow：An Introduction to Mechanics，1973。

133. Morin：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Mechanics，2008。

134. Goldstein：Classical Mechanics，1950。

135. Landau, Lifshitz：Mechanics，英译本，1960。

136. Callen：Thermodynamics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rmostatistics，1960 初版，1985 第 2 版。

137. Atkins：The Second Law，1984。

138. 薛定谔：《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1944。

139. 普里高津, 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La nouvelle alliance，1979；英文版 Order Out of Chaos，1984）。

140. Maxwell：A Treatise on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1873。

141. Faraday：Experimental Researches in Electricity，1839—1855。

142. 爱因斯坦, 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Physics），1938。

143. Purcell：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1965。

144. Carroll：From Eternity to Here，2010。

145. 罗韦利：《七堂极简物理课》（Sette brevi lezioni di fisica），2014。

六、中国思想旁证

146. 《论语》。

147. 《孟子》。

148. 《墨子》（《兼爱》诸篇）。

149. 《老子》。

150. 《庄子》。

151. 《荀子》。
152. 《大学》《中庸》。
153. 《礼记》。
154. 《诗经》。
155. 《周易》。
156. 《六祖坛经》。
157. 《金刚经》。
158. 《大智度论》（论慈悲）。
15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160. 王阳明：《传习录》。
161. 孙诒让：《墨子间诂》，1894。
162. 杨伯峻：《论语译注》，1958。
163. 杨伯峻：《孟子译注》，1960。
164. 钱穆：《论语新解》，1963。
16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
16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1931—1934。
167.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1968—1969。
168.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
169.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1963。
170. 费孝通：《乡土中国》，1948。
171. 陈来：《仁学本体论》，2014。

七、德麦国际与 SDE

172. 王德生：《SDE 本体论入门：世界是如何发生的》，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173. 王德生：《发现与发生》，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76 号。
174. 王德生：《SDE 三方程导论》，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51 号。

175. 燕群：《与神同乐同哭——从一个人的眼泪说到发生学》（王德生指导），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73 号。

176. 李佳城：《圣经中女子智慧的缝隙和补缺》，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00 号。

177. 王德生：《321 智慧：从三视角到 SIO 的桥梁》，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11 号。

178. 王德生：《三视角发生学导论》，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30 号。

179. 王德生、牟军：《三视角方法论与实践应用》，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12 号。

180. 王德生、李昕：《谈尼采视角主义的错误》，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59 号。

181. 王德生：《SDE 价值发生学》，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55 号。

182. 王德生：《心理学的典范革命：从主体的发现到发生》，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06 号。

183. 王德生：《主体间性的发生学入门》，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16 号。

184. 王德生：《婴儿：SDE 活体发生学》，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49 号。

185. 王德生：《夫子之道》，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31 号。

186. 王德生：《一的传心网络——〈孟子〉的 SDE 解构》，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40 号。

187. 王德生：《道德经 SDE 解构导论》，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97 号。

188. 王德生：《道德经的缝隙与填补》，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11 号。

189. 王德生：《上帝掷不掷骰子？——爱因斯坦与玻尔的表面之争和缝隙之争》，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05 号。

190. 王德生、胡敏：《健康的三个本来》，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432 号。

191. 王德生：《价值是谁创造的？》，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91 号。

192. 秦莉：《心在哪里？——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心理学》，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390 号。

193. 胡敏：《业力是什么——消业与用业》，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444 号。

194. 王德生：《SDE 红学：情悲发生学与空化解释学》，德麦国际出版社，第 232 号。

附录

附录六件，供查、供对、供练、供读。附录一是经文全文，读正文时随时翻开对照；附录二是九格速查，一页看完整张表；附录三登记王德生博士的八条口述命题，查它们的原话与落点；附录四列十个常见的误读；附录五写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以及怎样算它们错了；附录六是三十天练习，每天一行，按十编走一遍。

读完某一编想回头看全局，翻附录二。碰到一句经文想核对，翻附录一。想知道哪句话是王德生博士的原话，哪句是本书的说法，翻附录三。

附录一

和合本《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全文

（1919 年和合本，逐节。公有领域。）

1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2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3　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5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6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　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9　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10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11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12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附录二

九格速查

	学科	在土里的样子	三个性质	能量	动力	经文落点
信	信息	定态（站住的）	稳定、整体、独立	内能	连接	13:2；来 11:1
望	逻辑	波（走动的）	轨迹、速度、粘性	动能	次序	13:7；罗 5:3—5
爱	数学	场（托着的）	连接、次序、结构	势能	结构	13:4—7；13:13

三句话记住它：望立次序，信接实底，爱守结构。

能量怎样转：爱（势能）放出望（动能），望经粘性（忍耐）落成信（内能）。信又生出新的望，所以不落空，因为场一直在。

看一个人、一个家，先问三样：有没有可以站的实底（定态），有没有往前走的波，有没有托着这两样的场。

三个性质怎样用：

	性质一	性质二	性质三	缺了会怎样
信	稳定：挪不走	整体：拆不开	独立：不靠别人替它站	摇晃、散架、依附
望	轨迹：有路	速度：有快慢	粘性：被拖住、被磨	乱走、急躁、断裂
爱	连接：连得上	次序：排得开	结构：经得起时间	孤立、混乱、塌

场塌的八个征兆（第五编）：嫉妒，把连接切成对比；自夸张狂，一个点要当整片场；作害羞的事，次序乱了；求自己的益处，把场收成一个账户；轻易发怒，波断了；计算人的恶，把场冻成账本；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场和真并在一起。

场里含着什么（第六编）：包容是屋顶与承托，相信是定态，盼望是波，忍耐是留在底下。

一张表上的误会：爱不是与信、望并列的第三样，而是二者所在的场。最大，是层级最大，不是程度最大。

使用提醒：这张表是本书的说法。用它看人，先看自己；用它看别人，先看他有没有被托住。

附录三

口述命题登记

以下八条，是王德生博士 2026 年 10 月 20 日的口述，本书照原话登记，没有改写。第八条为当日补充。

号	原话	日期	落在哪里
1	信，是连接的动力；望，是次序的动力；爱，是结构的动力。	2026-10-20	第一编第 4 章；第八编第 40 章
2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希伯来书 11:1）。	2026-10-20	第一编第 1、5 章；第二编第 11 章
3	信是信息维度 E2 的符号，即特征纠缠的稳定、整体、独立。	2026-10-20	第一编第 1 章；第三编第 13 章
4	望是逻辑，是特征纠缠的波，即轨迹、速度、粘性。	2026-10-20	第一编第 2 章；第四编第 18 章
5	爱是数学，是特征纠缠的场：特征纠缠的连接、特征纠缠之间的次序、特征纠缠的结构。	2026-10-20	第一编第 3 章；第三、四、五编
6	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	2026-10-20	第一编第 4、5、6 章
7	信、望、爱是 E（特征纠缠），是经过不停地回写——即 S 显露的回写——而加厚的，通过 D 的差异序列：顺利通过苦难之路。	2026-10-20	第二编第 7—12 章
8	刚硬的心，石心，就是「信望爱这个 E 被固化，拒绝回写」。	2026-10-20	第二编第 9 章；第五编第 26 章；第七编第 35 章

每一条的经文旁证：

第 1 条，旁证 13:7 的四个「凡事」。第 2 条，直接是来 11:1。第 3 条，旁证 13:2 的「全备的信」。第 4 条，旁证罗 5:3—5 的忍耐与老练，以及 13:7 的「盼

望」。第 5 条，旁证 13:4—7 的一串形容。第 6 条，旁证 13:13 的三样排序。第 7 条，旁证罗 5:3—5、雅 1:2—4、彼前 1:6—7。第 8 条，旁证结 36:26、结 11:19、来 3:8、可 3:5，以及出埃及记里法老的心。

八条之间的关系：

第 3、4、5 条把一张表立起来，第 6 条给它配上能量，第 1 条给它配上动力，第 2 条是钥匙，第 7 条是发生式，第 8 条是发生式的反面。

本书的推论不在此表：九格表、层级最大、能量转换、三步次序，都标明是「本书的说法」，可推翻处见附录五。

附录四

十大常见误读

一、爱是一种感觉。感觉会有，也会走。13:4—7 写的是场的样子，不是心跳。一个人在最没有感觉的夜里替另一个人掖了被角，那片场仍在。

二、爱是靠意志决定的。把爱写成一个人下的决心，仍是把人当发动者。本书的读法是：那片场托住了他，他在里面显出一个能爱的样子。人不是爱的发动者，是爱显影的地方。

三、「最大」是说爱最强烈。本书读成层级最大：场大于场中之物。信和望都在场里，场不在其中任何一个里。这是本书的读法，附录五有它的推翻条件。

四、这一章是婚礼致辞。它写在一封吵得很凶的信里。哥林多教会正为恩赐争高低，这一章是写给吵架的人看的。它放在婚礼上读，没有错，可它的原来位置是一间吵闹的教会。

五、忍耐就是忍气吞声。场撑开了的忍耐，是留在底下托着；一个人被压住，是场塌成一个点。第 20 章专门分过：前者里面还有路，后者里面没有。

六、苦难自动让人长厚。不会。卡在里面走不过去的，不加厚，久了反而硬成石心。顺利通过，才回写。苦难本身不是教师。

七、信就是相信某些命题。信在本书里是站住的定态，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不只是点头同意一些说法。一个人可以把所有教义背得很熟，却没有一点实底。

八、望是乐观。乐观是心情。望是把一个「尚未」立起来，成为次序。它会被拖住，会被磨，会落成信。

九、13:3 说牺牲最重要。13:3 说的正好相反：没有场的牺牲，于我无益。周济与舍身，在场外，是一笔账。

十、本书把爱还原成了物理。本书用物理作旁证，不作还原。能量的对应标「本书的说法」，爱不是被物理量取代，而是在同一张账上有一格。

附录五

本书自认最弱的几处与推翻条件

本书是一次读法，不是定论。下面九处，是本书自己看得最不放心的，每一处都写成「怎样算它错了」，再写「错了以后，哪几章要重写」。

一、信、望、爱对上信息、逻辑、数学。这是本书的说法，经文本身没有这样分。若有人用同一批经文与日常事实，给出另一套对应，解释得同样多、漏得更少，这一条就要让位。受影响的是第一编全部与第四章的九格表，其余各编的论证会跟着换一套词，但不会塌。

二、「最大」读成层级最大。若 13:13 的上下文能被证明只在比较三者的持久与强度，而与「场」无关，这一读法就不成立。本书的理由是：13:4—7 的一长串，全是爱的样子，信和望则出现在 13:7 的「凡事」里，被爱含着。若注释家能给出同样好的、只讲程度的读法，本书会把第 39 章改成两种读法并列。

三、能量转换：势能放成动能，动能经粘性存成内能。它与物理账目相合，可合不等于证明。物理里势能、动能、内能是同一个系统的账，本书把它搬到人与人之间，是类比。若把它用到具体的人际现象上，预测与日子反复对不上，这一条只能降为比喻。第 5、6 章要改写。

四、「顺利通过」才加厚。这一条难以检验，也容易成了幸存者的回头话。走过去的人回头看，当然觉得苦难有用。若长期追踪发现，走不过去的人与走过去的人，之后的信望爱没有分别，就要推翻。第二编的第 8、9 章是它的主场。

五、石心＝土被焊死、拒绝回写。这是命题 8 的读法。若发现有人长期拒绝回写，却依然在场里与别人保持连接与次序，这一条就要收窄。「固化」与「稳定」的分界，本书只给方向，没有刻度。信本来就要稳，稳到哪里算硬，要靠日子来量。

六、真善美旁证（内能近真、动能近善、势能近美）。标「待裁」，不承重。若这一条被推翻，对九格表没有影响。

七、几处希腊原词的读法。如 ὑπόστασις 读成「站在底下的」、ὑπομένει 读成「留在底下」，依注释家通行说法，本书的落点是自己的。若语言学研究证明这些落点站不住，对应的几章要重写。

八、陪读人物与经文无涉。沈秀芝一家是虚构的，他们的故事可以被换掉，不承担任何证据。若有读者觉得某一章是靠这个家庭才立得住，那一章就要改写。

九、全书对宗教立场的处理。本书不站护教，也不站反教。若有读者觉得这一读法把经文读空了，或把它读成了某种教义，本书愿意被指出。

十、一条总的推翻条件。若有人能指出，一个人在毫无苦难、毫无回写的情形下，信望爱也一层层长厚了，而且能说清怎么长的，那么命题 7 就要重写，判词的前半会被改掉。

附录六

三十天练习

每天一行，三天一编，按十编走。不必连着做，哪一天断了，从断处接着做。每一行都在一天里做得完，不需要别人的配合。

天	编	练习
1	第一编	抄一遍 13:13，圈出三个名词，不加解释，只抄。
2	第一编	想一个你站得住的东西，说出它的稳、整、独各是什么。
3	第一编	想一件你正在盼的事，写下它的轨迹、速度，还有今天哪里把它拖住了。
4	第二编	写一段你走过的难，写出它是哪一天走过去的。
5	第二编	找一个现在卡着的难处，写出它卡在哪一步，只写，不解决。
6	第二编	给走过去的那一段写一句回写：它留给你什么，今天用在哪里。
7	第三编	找一件你做得很好、却没有爱在里面的事，写下它缺了哪一格。
8	第三编	想一次你说得很对、对方却关了门的对话，写出场是在哪一句塌的。
9	第三编	问一个爱你的人：我做的哪件事，你觉得是应付。听完不辩。
10	第四编	找一件你耐着性子做了很久的事，看它有没有变得合手。
11	第四编	对家里人做一件小事，不让对方知道是谁做的。
12	第四编	分清今天哪一次是撑着，哪一次是压着，各写一句。
13	第五编	记下今天哪一刻拿自己比了别人，比完之后连接变了没有。
14	第五编	记下今天哪一刻想当那个说了算的点，那一刻谁被你挤出去了。
15	第五编	写下心里记着的一笔旧账，然后撕掉那一页。
16	第六编	找一个你一直包容的人，写出你托住了他什么。
17	第六编	写下你今天相信了什么，盼望了什么，各一句。
18	第六编	在一个难处里，找出你留在底下的那一个动作。
19	第七编	列三样将要散去的东西，不必难过，只看它们是哪一类。
20	第七编	找一件你只知道一半的事，今天不下结论。

天	编	练习
21	第七编	想一个你曾被别人先看见的时刻，谢谢那个人。
22	第八编	数一数你手里常存的三样，写下各是什么。
23	第八编	问自己：今天是哪片场托着我，写下三个名字。
24	第八编	用你自己的一件事，排一遍望、信、爱的次序。
25	第九编	对伴侣或最近的人，做一次不为说服的倾听。
26	第九编	对孩子或学生，少说一句，多托一下。
27	第九编	在工作里，帮一个人把事接住，不抢功。身体或心里的难处真的大了，请找医生或心理咨询师。
28	第十编	读一家注释里关于 13:13 的一页，写下它与本书哪里不同。
29	第十编	读一页克尔凯郭尔或刘易斯，同样写下不同。
30	全书	写一页：本书哪一处你觉得错了。寄回给我们。

后记

◆ 一、这本书怎样写成

2026 年 10 月 20 日清晨，王德生博士说了几句话。

先说的是：信，是连接的动力；望，是次序的动力；爱，是结构的动力。这一句落下来以后，他又接着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再往后，信是信息的符号，望是逻辑，爱是数学。再往后，信是内能，望是动能，爱是势能。最后一条讲的是怎样长出来：信望爱是土，是经过不停地回写，通过苦难之路，才一层层加厚的。后来又补了一条，说刚硬的心，石心，就是这片土被固化，拒绝回写。

这些话不是一次说完的。是在一次对话里，一条接着一条长出来的。后一条出来，前一条的意思就换了一个位置：说到「信是内能」，「信是实底」才有了落点；说到「加厚」，「恒久忍耐」才有了去处；说到石心，「回写」才有了反面。

本书的书名叫「新解」，可这次写作本身，就是一次回写。每一条口述落到纸上，纸上的字又回头改了下一条的说法。

本书的做法是：王德生博士立题、口述承重命题、裁定；Claude 执笔、统稿。陪读的一家人是虚构的，他们不承担证据。书里的判断，凡是他的原话，附录三里照原话登记；凡是推论，标「本书的说法」，附录五写了怎样算它错了。

◆ 二、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读这一章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被读过太多次了。教父读它，经院学者读它，宗教改革的人读它，今天的人在婚礼上读它。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问题放进去，每一代人都从里面读出一点别人没读到的东西。

本书不敢说自己读出了最后的东西。本书只想做一件事：把这一章从「应该怎样」读回「是怎样」。不是劝你去爱，而是看一片能爱的场，是怎样一年一年长厚的，又是怎样一根弹簧一根弹簧断的。

这样读，有得，也有失。得的是，它让这一章可以放进一间教室、一间病房、一张办公桌。失的是，它少了一点祷告的味道。本书把这个得失，老老实实留在这里。

◆ 三、感谢

感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它是一封吵得很凶的信里最安静的一页。

感谢两千年来读过这一页的人：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克尔凯郭尔、尼格伦、刘易斯、潘霍华、蒂利希，以及 Fee、Thiselton、Hays、Garland、Barrett 这些把希腊文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注释家。本书在他们的肩上站着，也在他们停下的地方接着走了几步。

感谢燕群与李佳城两位作者。他们在德麦国际出版的《与神同乐同哭》与《圣经中女子智慧的缝隙和补缺》，让本书知道经文可以这样一步一步读。

感谢德麦国际的同事，在体例、书目、排版上帮着一遍遍对。

感谢每一位读到这里的人。

◆ 四、请读者回写

一本讲「回写」的书，最希望的，是被读者回写。

你若在家里、病床边、教室里、办公桌前用过这张九格表，哪一处用起来不对劲？请告诉我们。你若读过希腊文，觉得某个词读错了，请告诉我们。你若觉得「最大」不是层级而是程度，凭什么？请把你的理由写下来。这本书，会因此改。

一本拒绝被回写的书，就是一颗石心。

◆ 五、一次回写的细节

回头看这次写作，有几处是能指出来的。

第一处，是「实底」。清晨最早的口述里，信只是连接的动力。等说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书里整个前半部的次序就变了：不是信先、望后，是望在先立一个尚未，信再把它接到现在。这一处，前一条被后一条改了。

第二处，是「爱不是并列的第三项」。九格表一排出来，三行三列，看着很匀称。可经文自己不匀称：13:7 的「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是爱的事。表是匀的，场是不匀的。写到这里，书里就多了一句话：定态与波都在场里，场不在任何一个定态或波里。

第三处，是石心。那一条是最后补的。补上以后，回头看第 9 章，才发现「卡住」那一半一直缺一个名字。名字有了，章里的几处就换了说法。

这些都是回写。每一次，都是后面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前面的路。

◆ 六、下一本见

这本书只读了一章。哥林多前书还有十五章，保罗的其余书信，还有等着一页页翻开的福音书与诗篇。下一本，我们接着读。

写到这里，窗外是一个很平常的秋天。出站口的人都散了，保温桶空了，闸机那头又有人走出来。

信、望、爱，在人手里一层一层地长厚，又一层一层地被人传下去。其中最大的是爱。

判　词

信是站住的，望是走动的，
爱是托住二者的那片场——
所以最大的是爱。

——本书判词

腊月二十九，高铁晚点四个小时，一家人在出站口等。等的那几个小时里，有人站得住，有人坐不住，有人把大家托在一起。

本书把《哥林多前书》第 13 章里的信、望、爱，从三种德目读成一片土：信是土的定态，是内能；望是土的波，是动能；爱是托住二者的场，是势能。它们不是带来的，是每顺利走过一段苦难之路，显露就回写一层、加厚一层；拒绝回写，土就焊死，那就是石心。

不护教，也不反教。写给每一个读过这一章、却没读懂它的人。

望立次序，信接实底，爱守结构。

ISBN 979-8-90690-175-0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德麦国际专著第 503 号 · 十编五十一章 · 约 23 万字
定价 US$23.40